

霍尔果斯的早晨

李传珠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录

阿力麻里行思	1)
国门卫士	1)
关徽金灿灿	19)
口岸枪声	15)
节庆在雪岭	12)
国门上的人们	16)
一只橄榄守国门	12)
霍尔果斯的早晨	109)
国门第一哨	140)
西部的月亮	166)
牧地,领起大西北口岸风骚	184)
兰花	193)
国门一条街	112)
一丛丛荆棘一支支歌 ...	134)
西部北斗	152)
谷壑峥嵘	166)



阿力麻里行思

阿力麻里，距古‘丝绸之路’之驿站霍尔果斯口岸 30 公里，坐落在北边的塔尔奇山中。它曾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领地——察合台国的首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中亚的名城。透过口岸□望塔 40 倍望远镜向它打量，它幽居在霍尔果斯河发源地的山垭中，低处绿葱葱，山腰雾蒙蒙，山顶雪皑皑，看不到它的身姿，寻不到它倩影。惟一望到的是影影绰绰的守卫着它的 19 世纪 50 年代修建的军事□望塔，在望远镜中只有模模糊糊的一小点，它幽居得愈深，对人们愈具神奇的诱惑力。

1988 年 9 月 10 日下午，我以口岸管委会工作人员的身份陪同国家煤炭部部长、伊犁地区雷以亮副专员一行参观完口岸，顺着蜿蜒的中苏界河——霍尔果斯河东岸的巡逻公路，乘车向



阿力麻里驰去。

穿过柳树丛丛，一个个小水电站列队欢迎的 9 公里柏油公路，拐过驻扎在清朝哨卡旧址上的红卡子连的哨楼，跨上了戈壁路。车缓缓而行，逆水而上，绮丽的霍尔果斯河又闯入我的眼帘。

宽阔的河面，碧波粼粼；硕大的卵石突出水面，时而撞起朵朵浪花。河道中心线上，划了一道看不见的、不可逾越的国际界线，左边是苏联的，右边是中国的。水的两边，虽在不同国度，却都镶着一条宝石似的很宽的卵石带，卵石有红的、白的、褐的、黄的、灰的、花的，五颜六色，耀人眼目。再往外，便是护卫它的两道连绵巍峨葱绿的山脉，右边山脚下，是座宏伟的红卡子一级水电站。霍尔果斯河像一条缀满珠宝的白练，在霍尔果斯口岸腰间耀眼生辉。

“前面那房子是谁的？建造得真漂亮！”煤炭部杨江有秘书赞赏地问道。我向他笑笑，说：“这是苏联基洛夫集体农庄的东方作业组。”

作业组在河对岸。一律独立方形铁皮尖顶别墅式的房子，光亮的油漆顶或红或灰，在太阳照射下，熠熠生辉。房子门前花墙内，有苏联人晒着衣服，不时走动，说话的声音隐隐传来。房屋傍着河岸，布局有致。房区宽 300 余米，长 2 公里多。高大成行的白杨，把一幢幢房子掩在林间。

我们这边是柳树的王国。遍地的柳树，有的干粗而直，形成一个庞大的蘑菇状树冠；有的斜长着，树冠扫着地面，活像放在地上撑开晾着的一把雨伞；有的不成树木，却成丛丛灌柳，给人



一种自然之美。离河岸不远,靠路两三米,与马路平行地生长着7棵合抱粗的柳树,残留着两个合抱粗的50多厘米高的柳树桩,这就是传说的周恩来总理关心的9棵树。他老人家一再指示要保护好这9棵树。如今,9棵树老朽了两棵。老朽的树根还在,根部生发出繁茂的枝条。牛羊成群地在林边吃草,有的在树阴下静卧反刍。一位穿花裙子的哈萨克族中年妇女从河边挑水归来,向毡房走去。安定和平的气氛笼罩在霍尔果斯河的上空。同饮一河水的两国边民,隔河相望,说话都能听见,相互来往却不能。我想:口岸的重新开放,贸易‘互市’即在眼前,边民交往,实现互通有无的时候,将会不远了。

车子猛烈颠簸了一下,身子一闪,庄园、柳林不见了。车子拐上了盘山路。这段路,路面狭窄,右面靠山,左临悬崖,往下一瞧,惊心动魄。但是我们的老司机,手把方向盘,面不改色,左右拐,并不减速。技术如此娴熟,真叫人佩服。正当我感叹之时,从前方不远的高山迎面飞来一个刀劈似的断崖。偌大的断层,像挂在天宫的一个屏幕。远望,宽300米,高近百米,一片青灰色。近看,线条笔直,高低有致,像个巨大雕刻作品。整个画面素雅清晰,立体逼真。

‘停下!停下!’杨秘书叫了起来,分水桥到了。

分水桥为游客称道,并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雄伟建筑,它只不过是一座长70米、宽1.5米的钢丝吊桥。人们称道的是它沟通了两国边民的心,造福于六七万人民,是两国边民友谊的纽带。

这桥本来叫贸易桥,因霍尔果斯口岸开辟100多年来在此出口活牲畜得名。1968年将原腐朽的木桥拆除改修为今日的



钢丝吊桥，改称分水桥。

吊桥上铺着刷了绿漆的木板，两边的铁栏杆也是绿的。人们下了车，踏上了分水桥中国的一半，瞧瞧苏联的会晤厅，沿石级而上 102 个台阶，建在山坡上；厅的正面上方塑着镰刀斧头国徽，两边各塑 6 面旗子，是苏联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象征。内设餐厅、会晤厅、娱乐厅。望望中国的会晤厅，顺桥平伸百米，建在山脚下；餐厅、会晤厅、娱乐厅呈凹形摆开。中苏两厅对称典雅，造型优美，各具特色。看着桥下奔涌的哗哗流水，水清如晶，偶尔泛起乳白色的水花，使人觉得流的不是水，而是乳汁，是玉液。几个人经不住这清水的诱惑，跑下桥去，拥水畅饮，噎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声地赞叹道：“真甜！真甜！”

我告诉客人，以前这水任其流向两国的土地，哺育着两国的边民。1965 年 4 月 30 日成立了中苏联合分配使用霍尔果斯河水委员会，双方相继签订了协议、议定书，制定了工作程序，规定每年 4 月 5 日至 10 月 25 日逢 5 例行测水分水，如一方发生问题，还可全面测水，被邀一方必须在 24 小时内赶到。会晤地点，这次在这边，下次在那边。几十年来，尽管风云变幻，两国分水人员相处得十分融洽。

“鱼！鱼！好大的鱼！游那边去了，又游过来了！”人们惊喜地叫道。但是，由此也引起人们的沉思：鱼，一个小动物尚且能够自由地游来游去，人却给自己脖子上套个枷锁，一水之隔，却互不往来！这个历史过程何时是头呢？

我们又上了路。阿力麻里就在眼前。顺利通过了泥石流，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司机加大油门，呜地一声冲到了对岸。

后边的车子不见了，我们只好到阿力麻里等候。

爬上两个坡，便到了海拔 1 600 米高的阿力麻里。这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山顶，高高低低大约有几平方公里。三面是更高的山脉。絮云挂山腰，山巅在云上。一条絮云分明地把山分成了两个世界、两个季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曾经置疑，察合台为什么把首都建在这里呢？驻扎在这里的边防连指导员领我观看了城墙遗址。城墙是土垒的，高 3 米，厚 2 米，长百多米。墙上生满了厚厚的青苔和几撮秃子头上黄毛似的细草。我想：把城池建在这里，可能是军事上的缘故吧。后来伊犁地区文管所所长赵德荣给我介绍说，阿力麻里建于西辽时期，分为东、西阿力麻里。西阿力麻里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郊区，毁于战争。东阿力麻里出土的青花瓷碗、高脚杯成为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成吉思汗的高参邱处机在回忆文中说，阿力麻里方圆 50 里。阿力麻里列入了西亚研究的内容。为解此谜，许多国家来我国参观，但此时伊犁未开放。我才知道，阿力麻里是个大的概念。我陪同部长一行的游览原来没出阿力麻里呀。目前这里是解放军的一个哨卡。据说，《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首歌，就是根据这里战士在黑板上写的一首诗创作的。我们在阿力麻里等不到部长，正要返回，却见部长几个人步行往山上爬来，还边走边照相。一问，原来车子在河里抛锚了。部长在山上观看了阿力麻里遗址和这里的风光，在□望塔上与执勤战士合了影。我逗趣地说：“部长，这次山没白爬吧？”

部长哈哈笑着说：“没白爬，没白爬。我来到祖国的西天边，看了古人的遗址。这里的风光太美了，真是太美了！”



是的,这里的风光太美了。我们该怎样珍惜呢?

发表于《绿洲》1989 年第 5 期)



国 门 卫 士

——中苏边境口岸霍尔果斯边检纪实

脚下是祖国神圣的土地，
头戴着一颗金色的国徽，
日夜守卫着庄严的国门，
磐石般踞守在祖国的边陲。

.....

早晨，雄浑动听的歌声从绿柳白杨环抱的军营中传出，伴随着早晨的霞光，给坐落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当今世界瞩目的明珠——霍尔果斯口岸小镇，增添了无限的活力。

‘这是我们的站歌！’和我一块儿散步的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陈书年上校不无骄傲地说。



“你们的站歌？”我奇怪地问。

“是的。”上校肯定地说，“1985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第二中学教师尹世霖利用暑假自费从北京来到这里。当了解到我们边防战士希望有一首自己的歌时，答应给写一首。回北京后很快写好词，并请著名作曲家唐克谱了曲，国庆节前夕寄给了我们。当时正值中央慰问团来边疆慰问边防战士，南京军区文工团应我们的请求，在慰问演出时，首先演唱了这首歌。从此，这首歌就成了我们的站歌。每当新兵入伍，首先要学会它；每当老兵复员，大家都唱着它离开部队。

“尹世霖老师不仅为我们谱写了站歌，而且还请书法家赵士恒先生为我们题了‘国门卫士’四个大字作为赠言，送给我们。

“这一首歌，一幅书法，表达了祖国人民对我们边防武警的关怀和爱戴，寄托着人民的希望。”

我来到这个口岸也有些日子了，每天映入我眼帘的，是头戴国徽的武警战士排着队越过洁净的柏油马路去检查厅、去国门、去界桥，一天到晚地履行着出入境旅客、交通运输工具的检查，保障着孔道的安全。是什么东西激发了尹世霖的激情，如此真情地为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谱写站歌呢？我要了解它的内涵。我摊开了边检站的一大堆材料，步入了边检站的官兵之中——

奔向自己的最佳位置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武警支队。

一位高个头儿精瘦黧黑而又文静的青年军官来到范支队长



办公室门口，礼貌地喊了声‘报告’。

“进来。”

伏案看文件的范支队长抬起头来，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同自己共事6年的侦察员，严肃地说：“你的报告总队批下来了。”

“调哪儿？”青年人眼里立刻放出了欣喜的光芒。

范支队长并不正面回答转而反问道：“霍尔果斯听说过吗？”

“听说过。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最西端的地方。”

“是啊。那里离这里200多公里，你爱人又生孩子……”范支队长想起与他相处的友谊，禁不住眼圈红了，像是在挽留，又像自言自语。他舍不得这个长年工作在国境线深山老林智勇双全的侦察员啊！可他又想到，年轻人学的是俄语专业，目前学非所用，应该支持他到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去。他暗自责备自己，一个军人，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于是，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郑重其事地告诉年轻人：“组织上答应你的请求，决定调你到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当俄语翻译。你看有什么意见？”

“这太好了！太好了！我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年轻人高兴地从凳子上跳了起来，在原地转了个圈，急不可待地说：“啥时报到？”

“看把你高兴的！”范支队长假嗔地说，“家里的事就不管了？”顿了顿，“先去报到，后办手续。”

“是！”年轻人兴奋地说。

年轻人叫张明亮，与共和国同龄。他回到家里，妻子酣睡在床上，出生不久的小女儿睁着水灵灵的眼睛望着他，不觉心里一阵酸楚。他从家里走了出来，来到岳父家。岳父是4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政工人员，深知女婿的心愿，听后连连赞同：“孩子，去吧。好男儿



志在四方,应该到发挥自己才干的地方去。家里的事有我们呢,放心去吧。”

尽管妻子还在月子里,但她还是流着眼泪鼓励自己的丈夫尽快到用武之地去。他含着热泪,抽回了抚摸妻子的手,亲了亲襁褓中的女儿,义无反顾地转身离去。

他离开了繁华的城市,别离了亲人,抛开了熟悉的工作,去了偏远、荒凉、工作生疏、刚刚重新开放的口岸。

他岂止一个人走了,他还带走了家里的欢乐——收录机和电视机。他要新的岗位上精益求精地钻研俄语,收看苏联电视,熟练应用俄语。

6年后的今天,他俄语应用自如,与苏交往大显身手,成长为边检处中校副处长。

边检站的官兵和张明亮一样,抱着共同的志向,一批批年轻人从西安、西宁、乌鲁木齐等各大城市来到这里;一批批从廊坊、夏县等武警院校毕业的学员自愿奔赴到这里,使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出色地完成了霍尔果斯口岸从1983年11月16日重新开放以来57 826人次中外籍人员出入境的护照证件检查工作,以及运载进出口货物51.8万吨,价值45 218.7万瑞士法郎的63 952辆车子安全顺利通过的任务。1988年10月7日下午,由欧美7个国家123人组成的“丝绸之路东方快车旅游团”,途经8个国家后到霍尔果斯口岸,亲临中国的边防检查时,100多位客人无不满面春风,高兴地与欢迎的社火队伍一起载歌载舞。



小桥河水静静流

1989年3月1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客运站院里，人山人海。在一排粉刷一新的平房门口竖起了一块白底红字引人注目的崭新的木牌，鲜亮的‘中苏联运班车售票处、候车室’12个大字十分耀眼。木牌的对面楼房门前挂着一条‘热烈庆祝中苏联运班车通车典礼’的大红布横幅。会议开得特别热烈、隆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阿不力孜在祝词中说：‘伊宁—清水河镇—中国霍尔果斯口岸—苏联霍尔果斯口岸—潘菲诺夫市中苏联运班车的开通，是中苏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它对发展中苏两国的友谊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有谁知道，这条中苏联运线开通的使者竟是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呢！

人们记得，口岸开放的头几年里，出入境旅客都是在长不过20米、宽不足6米的小小界桥交接的。在每天上午、下午例行的两次交接里，年年有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遇有这样的恶劣天气，旅客和检查官就是有上天的本事，也得任凭天公的摆布。尽管如此，中苏两国的人民还是源源不断地被这磁石般的小桥吸引过来。小桥宛若一颗灿烂的明星，在过境旅客的心里，亮晶晶，耀眼明。

一次，边检站副代表陈书年到界桥察看交接旅客情况，一阵旋风刮来，把一旅客的手绢刮下桥去。陈书年立即下桥为旅客去捡。手绢漂在水上，顺流漂去。他追赶了好长一段，才把手绢捞上来。他想：手绢刮到水里能够移动，是靠了活动的水。难道



交接旅客就不能像流水一样延伸到两国的口岸吗？所以，他在1987年5月的中苏会谈中说：“界桥交接旅客太不方便了，冬天冻，夏天晒，风雪雨天，旅客太遭难了。这也不符合中苏两国改革开放的精神。我有这样一个设想，为了方便旅客往来，我们中苏两口岸之间能不能对开班车呢？”

陈书年的话音刚落，苏方代表赞同地耸着肩大叫起来：“啊——好极了！好极了！不过，这是一件大事，回去要请示我们的上级。”

不久，中苏双方就达成了中苏两口岸对开班车的协议。1987年6月16日，中苏每月一轮对开班车的日子就开始了。从此结束了在界桥交接旅客的历史，旅客十分叫好。

以后，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逐步改善，出入境的旅客人数每年成倍增长，从口岸向外地输送旅客又成了困难。献身于对外开放事业的边检站领导产生了实行联运的新设想，又得到了苏联的赞成，于是“伊宁—清水河镇—中国霍尔果斯口岸—苏联霍尔果斯口岸—潘菲诺夫市”，中苏两国统一票价，统一售票，统一结算的旅客联运新的一章就开始了。缩短了旅客到达目的地的距离，程序简化，方便旅客，如小桥的河水一样，源源不断。

在春风初至的日子里

严冬，关闭了国门的口岸小镇，街上拂去了短暂的热闹气氛，没有行人，一片雪白、萧条、冰冷。寥寥无几的工作人员居住的散乱的几幢破旧土房子孤零零地卧在那里，没有一点声息，惟



有联检大厅里不时传出说话的嗡嗡声，夹杂着孩子的哭闹声。

是谁在大厅里嚷闹？入境旅客。检查结束了为什么不离开大厅？旅客无处可去。

这是关闭十几年的口岸刚被党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时的情形。口岸没有旅社，没有饭店，没有输送旅客的交通工具，口岸的服务设施还未跟上。入境的旅客全靠自己的亲友派车来接。按时来车的，旅客可以走；不准时来车的，便只好待在大厅里。这种状况，春夏秋之夜好过，严冬之夜就难熬了。也就在口岸开放的速度超过服务设施建设速度的时候，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

冬天夜来得早。北京时间7点多钟，天已很黑了，接客的车辆还未到。13位旅客，其中有两个两岁的孩子，冻得瑟缩在大厅的沙发上，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没有住处。大人嚷，孩子闹，很是可怜。就在这时，边检站政委陈书年带着几个战士送来了被子、皮大衣，哈萨克族检查员塔伊本·别克把自家的茶水、馕送了来，感动得旅客热泪盈眶，由衷地道出肺腑之言：“还是祖国的人亲啊！”

旅客别离祖国20多年，本来就十分向往，内心蓄积着感情的波涛，如今刚踏上祖国的土地，第一个遇上的是武警战士，感情的潮水能不汹涌吗？

但是，做这样的事，对于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已经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事了。就是口岸设施逐步改善以后，他们也不断为旅客排忧解难。旅客入境晚了，兑换不了人民币，食宿有了困难，他们就扛上行李，到旅社担保，食宿先记账，待其兑换了人民币



后再付款，旅客有了疾病，不管是白天夜里，他们及时为旅客看病送药，旅客实在无人来接，他们就派车送旅客到目的地……在春风吹开口岸大门的几年里，他们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没人详细地统计过，也未有更多的记载，只是在旅客所到之处，听到的是“中国的检查官好！中国人好！”

警 徽 闪 闪

插旗会晤，是中苏双方边防检查站解决有关边防事务的一种联系方式。1987年6月28日，中方边防检查站在哨楼上插上了红旗，苏方边防检查站按协议时间来到了界桥会晤。苏会晤代表一听说是为一旅客忘在苏口岸的一件行李，不觉笑了起来。不过，随之又郑重地握住了中方会晤代表郭金标的手，佩服而感动地说：“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一件小行李，照说您们是不值得管的。您们对我们苏联人太好了。”苏方很快把行李送了来。如此举动，在世界各国能有多少？谁见到过？苏联代表见到了，因而大加称赞地说：“你们中国的服务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

1986年8月，旅客在界桥接送。一天下午，出境的一对年轻夫妇到了界桥，女客突然发觉她的金耳环丢了一只，马上就要出境了，这可怎么好？边检站翻译张明亮说：“找找吧。”女客望了一眼闪闪的警徽，摇着头不抱任何指望地说：“这么点小东西上哪里去找？”张明亮还是驱车返回口岸，从厅外找到厅内，一直找了40多分钟，才在大厅门口角落处找到了这颗金灿灿的蚕豆



粒大的金耳环。这是女客和亲人分离拥抱时碰掉的。女客拿到了金耳环,托在手心里,亲了又亲,激动地一步一回头地登上了回国的汽车。车子徐徐开动了,女客还探出车窗向头戴国徽的检查官挥手,无限感激地喊着:“中国同志,谢谢你们,再见了——我还要来中国的——”

畅通的孔道

实行对孔道的监护管理,保证出入境车辆畅通,是边防检查站的重要任务之一。夏天,一般问题不大,到了冬天,常因雪厚车辆打滑汽车走不了。为此,站领导常常带领官兵挖雪、拉煤渣、推土垫车。有时天很晚了,邮局下了班,无法和在家坐阵的领导联系,就用步话器与领导对话,简直和打仗一样。

边检站领导是这样教育官兵的:要用战斗的姿态保证出入境车辆的畅通。官兵们清楚地认识到,车辆的通畅是进出口货物完成的保证。进出口货物的完成,是促进中苏两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环节。目前,承担进出口任务的是苏联一方,我们中国一方应做好畅通的保证。

一次,苏联一司机车开得较快,不慎滑下坡去。站长谢永宽立即赶赴现场,对苏联司机进行安慰,并亲自到外运司联系吊车,同时与苏会晤,说明情况,解除了苏联对苏司机的处理。苏司机十分感激,苏官方也十分满意。如今,这位司机一直奔驰在国境线上,为两国贸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警惕的眼睛

口岸的重新开放,象征着中苏两个主权国家的友好。但在友好之中,又围绕着主权存在着很尖锐的政治斗争。

这是 1985 年的一天。

一个体态肥胖的中年男子来到我国检查厅证件检查室,持苏方护照,且有中国驻苏使馆的签证,要求出境。敏感的我方检查员很快发觉此人是上级交待的内控对象。检查员及时报告了站领导,站上立即组成了重点检查小组,同时报告了上级。在对此人的 9 件行李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照片、录音带、笔记本和信件,均进行了翻拍、转录和摘抄,对他所带的一箱书也逐册进行了详细检查,不失时机地为上级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正常公务中,也无不夹杂着政治风云。

1989 年 1 月,苏联一中年人未获得中国驻苏大使馆签证,乘车到了我检查站。我们插旗会唔,苏联方面说不知。此人违犯了我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属非法入境,经与苏方交涉,拒绝此人入境。

1984 年 1 月 23 日,在我们口岸中苏举行会谈,休息时,苏检查站副站长巴尔托什上尉乘机跑到我邮局,顺手拿了几张《新疆日报》塞在怀里,被我方看见,当场要回。

1985 年 2 月,苏联邀我边检站在苏联欢度春节,在代表休息室里,我方代表助理郭金标发现茶几上摆的书中,其中有一本的部分内容是攻击毛泽东主席的。郭金标当即交我方代表谢永



宽，向苏方边防代表提出谴责，迫其当即认错，赔礼道歉。

1989年8月12日凌晨1点半，在国门站哨的19岁战士陈朝辉，在天阴漆黑的条件下，发现情况采取措施，在同志们的协助下，抓住了10天前越境未逞受教育释放后又企图外逃的甘肃省天水县无业人员刘文新。

.....

边防检查站在斗争风云中，为维护国家主权，发展中苏友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忧思与抉择

口岸地处边境，人烟稀少。边检站年轻的警官们存在着找对象难、住房难、结婚后妻子找工作难。这三难折腾得边检干部心头焦虑万分。

城里的姑娘不愿嫁给边境干部，日月推进，边境干部年龄不能等，只好找农村要求不高的姑娘。对象找好，结婚又没住房，就是结了婚，妻子也难找工作，因为口岸没有安排就业的地方。小两口就凭着这100多元的工资生活。一个闲，一个忙。闲者寂寞，忙者忧心，这兵还当不当下去。就是在农村承包一些土地，凭着小两口勤劳的双手，收入也不比当兵一个人挣钱少。检查员褚德利，找了个农村姑娘，婚后媳妇在不景气的夏天开、冬天闭的口岸幼儿园里当临时阿姨，这还算是很幸运的，很多媳妇还没找到工作呢！实在是可怜可悲。但是，这能怨谁呢？全都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还穷啊！这些青年干部很能体谅国家的困



难,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打天下的精神激励自己,把忧虑压在心底,安心当好国门卫士。他们说:‘惟此才能有利于国家的富强,口岸的条件才能尽早改善。’褚德利在家庭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两年自强不息,自学俄语,担当起了半拉子翻译。今年,他被推荐到自治区党校俄语大专班学习。

边检站的材料我看完了,又走访了些官兵,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我们是祖国忠诚的卫士,
灿烂的青春闪耀着光辉,
白天在哨楼□望着远方,
愿四化列车奔驰如飞,
夜晚也睁着警惕的眼睛,
愿十亿人民都能安睡。

我又听到了边检站歌。是啊!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本身就是一首歌,他们不应该歌唱吗?

发表于《中国西部文学》1990年第1期)



关徽金灿灿

这一天，霍尔果斯海关关长库甫回家刚迈进屋门，屁股还没坐稳，妻子张玉芳用围裙擦着手从厨房走出，着急地说：

“人家都在告你的状，你还蒙在鼓里呀？”

“告什么状？”

“压港呗。”

“噢，我知道。”库甫放下了悬着的心。

妻子看这事未能引起丈夫的注意，严肃地警告说：“我说库甫呀，你可是个才提起来的年轻关长，压港之事，可不能大意！”

“我正与几个老海关商量解决呢。”库甫平静地说。

妻子听罢，“哦”了一声，又钻进了厨房。

库甫看着妻子的背影，十分感慨：每到关键时刻，妻子总是



给予提醒，他为有这样的好妻子感到幸福。

可是，压港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外运公司告急：压港！口岸管理委员会告急：压港！！自治区告急：压港！！！！

压得刚上任的霍尔果斯海关关长库甫喘不过气来。

1983年11月16日口岸重新开放后，客货量越来越大，形势发展很快。中苏贸易除国家贸易外，1986年又开展了地方贸易，进口货物一年达10万吨以上。然而，条件还是原来的条件，监管方式还是从前的方式。库甫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两幅画面：
货场。

1万平方米的一个露天货场，除去过车的8条通道，全是堆积如山的钢材、化肥、水泥和进口的汽车；600平方米的5个大型货仓、650平方米的3个敞篷也被电冰箱、萨码瓦、汽车零件和出口的轻工产品塞满。他几乎天天到货场察看，指导监管员工作，帮助处理问题，然而，验收速度还是没法加快。

一天，他和外运公司严副经理在货场商讨货物的堆放问题。他指着正在卸钢材的几辆苏联货车对严副经理说：“老严啊，那堆钢材刚验完，还未放行，这车钢材离这么近卸，很容易出差错呀。”接着，他又指着正在卸的另一车钢材问道：“这两车钢材是同一批吧？”

严副经理说：“是的。”

“那这两车钢材卸在一起，监管时就用不着东跑西颠了。不仅节约时间，还可减轻业务员、监管员的工作强度。”

严副经理坦诚地说：“这个问题，我们迅速纠正。不过，你们



海关的验收速度是不适应对外开放形势的，尽管你们很辛苦。如果明年贸易额再大一些，你们怎么办？”

一句话把他给问住了。

验放速度是压港的重要原因。然而，验放慢的原因又是外运公司报关环节拖得太长。外运公司离海关半公里，货管室设在海关驻地。一批货从报关到报关单退到报关员手中，需要一周时间。如出现报关不实，再通知报关员拿去订正，一来一去又得几天。如此程序，岂能不压港。

“下雨了！下雨了！”有人叫了起来。

他们拔腿就跑。雨来得快，人还未到办公室，衣服早淋透了。

唉！报关员，货管员，一年四季泡在货场，要经受多少风雨霜雪酷暑严寒！

旅检厅。1986年8月23日。

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大厅里还有十几位旅客没有检查。

大小行李摆了一地。库甫和关员们在紧张地细查细验。6月的高温把他烘烤得汗流浹背，疲惫的旅客焦急不安，热得拽着衣襟当蒲扇。

“库关长！这个旅客昏过去了。”一个关员叫道。

他急忙撂下笔，奔到昏倒的旅客身边。

病人是位老太太，脸色蜡黄，两眼紧闭。他立即组织了抢救。

老太太是中暑，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她是苏籍华人，哈萨克族。随同她回国的50多岁的儿子似有所怨地说：“我们在两个



口岸折腾一天了,没吃没喝。老太太本来身体不好,非要在死之前回祖国看看。中苏两口岸检查这么长时间,天气又热,年轻人都觉得够呛,老太太咋受得了?”

.....

从货场、旅检现状,库甫深切感受到,现在的指导思想、查验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了。改革势在必行。经过深思熟虑,他把一份改革草案提交党支部、关务会议讨论。

没想到,草案一出台,海关炸锅了:

“我们是海关,干嘛把货管室搬到货场?”

“《旅客登记簿》取消了,旅客的基本情况怎么掌握?”

“这样一改,海关的威严不就削弱了吗?”

“海关本来就是管他们的嘛!”

一句话,海关是管人的,货主、旅客是被管的,被管的就应该承受一些磨难。压港,责任根本不在海关,而在于货主和旅客。

库甫心情沉重。多少年来形成的观念,能在一个早晨改变吗?关键时刻,老海关、副关长、共产党员关忠英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多数同志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乌鲁木齐海关也批准了他的方案。于是,货管室从海关驻地搬到了货场,在现场办理审单、查验和放行。经过一段实践,又把征税、统计放到现场完成,建立了联合办公一条龙。

与此同时,严密监管环节,内部简化手续,按货物种类进行具体分工,责任到人,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为解决报关环节上的“老大难”,他组织外运公司的进出口货物交接承运代理人,进行报关业务培训,提高了报关员业务素质。这样,过去从审单、



验货、征税到放行七八天完成的任务，现在只需一天就完成了。旅检，首先取消了实际意义不大而又容易引起旅客反感的《旅客登记簿》，仅此一项就大大缩短了旅客在海关接受检查的时间。同时，又针对旅客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年来第一次回国，携带物品多的情况，从不查不放心转为注重察颜观色，加强现场调研。一般只要申报清楚，即可放行。检查一名旅客只需两三分钟，速度比原来加快了七八倍。旅客减轻了负担，货主争得了效益，改革冲开了路子，客货畅流。

关长办公室。

库甫坚守在他的指挥岗位上。面前的几部电话和对讲机，把他和货场、旅检厅以及每个关员都联了起来。

电话铃响了。

他抓起话筒。哈萨克族青年、货管科副科长叶尔江报告：‘库关长，新疆石油管理局从联邦德国进口的 40 多辆沙漠专用车刚到，他们就急着提货。可是，一时又不能提交海关所需的全部单证。你看咋办？’

‘放！让他们先提货，后补交单证。’他回答得很果断。

老关员、共产党员张通勇报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贸公司向苏联出口的 4 200 箱啤酒和 4.8 万瓶酱油季节性很强，如不及时出口，势必造成经济损失。只是单证不全，请你指示。’

‘放！老办法，后补证。’他决断干脆。

叶尔江又报告：‘自治区地贸公司进口的 2 000 吨农用化肥，因无许可证，货物不能及时送往春耕第一线——’



‘放！让货主先出具保函，后补证。’

放！放！放！库甫呀库甫，你真是胆大包天！

其实，库甫是个很审慎的人。

贯彻海关总署关于把‘防范为主’变‘促进为主’的方针以来，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促进开放，库甫根据国家规定和进出口合同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设想，让关员们反复认真讨论，而后提请乌鲁木齐海关批准。他大胆而心细，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看似有悖规定，其实是把国家规定执行活了。

1987年初，苏联海关放宽了验放尺度，由以前每个人携带馈赠品总值100卢布增加到500卢布。随之，旅客携带的物品明显增加。

旅检科科长、共产党员彭生显报来入境旅客携带物品情况：一旅客带进各种衣物100件、布料100米、钐镰20把、手表7只、香烟10盒及一部分零星物品。这种情况，视其首次入境，国内亲属多，均是馈赠物，库甫指示予以放行。一旅客带进重点物品电冰箱、照相机2件，本应一件征税放行，但视其首次入境，都是馈赠品，而且其他物品少，所带物品总值与前类旅客物品总值基本相同，库甫也指示做免税放行。一旅客重点物品超出限量，价值也远远超出前两个旅客所带物品总值，库甫指示征收超出限量部分的税费，不做退运处理。这样做，合情合理，又坚持了原则，旅客欢天喜地。

对外开放如打开江海闸门，奔涌之水势必夹杂污浊。



镜头一：

1988 年 4 月 19 日上午，旅检科科长、共产党员彭生显正在紧张地为出境旅客检查行李。

苏籍探亲旅客××××·×××，男，50 岁，乌孜别克族，退休工人。其妻××××·×××，51 岁，乌孜别克族，家庭妇女。

1988 年 4 月 19 日来中国新疆喀什探亲。

他俩拿出衣袋内的 208 克珍珠报验，显然知道中国海关对携带珍珠的限额规定。

彭科长询问：“行李中还有珍珠吗？”

“没有了。”夫妻俩摇头。

彭科长在录音机内和一件行李中发现了藏匿的 6 本经书，夫妇俩慌张起来。

彭科长向他们解释中国海关的有关规定，再三询问：“是否还有未报物品？”

“没有了。”一口咬定。

彭科长打开了一只皮箱，女旅客××××·×××乘人不备，慌忙将一件散开的毛衣窝成一团抱在胸前。这一举动引起了彭科长的高度警惕，上前要过毛衣细看，发现他们将穿成串的珍珠，呈水波纹形状缝缀在毛衣的两襟上。他又查看其他 3 只皮箱，查出用珍珠缀成水波纹的毛衣 15 件。夫妇俩跺着脚长叹一声，抱头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

镜头二：

1990 年 4 月 12 日下午。



旅检科副科长、柯尔克孜族青年拜克·吐尔逊坐在桌后，迎接着涌进大厅的入境旅客。忽然，他发现 3 名体魄高大健壮的旅客神态有异，为什么填申报单时暗暗窥视桌后的关员呢？他决定亲自检查他们。

他接过 3 名旅客递过来的申报单：×××××·×××××，无国籍；××××××·×××××××××、×××××·×××××，苏联人。他看了看申报的物品，抬眼审视了一下他们的表情，×××××·×××××躲闪似地把脸扭向一边，这更加重了他的怀疑，于是，单刀直入，问道：“你们带羚羊角了吗？”

“没有。”3 人异口同声。

他嘴角向上一翘，把一丝甜甜的微笑投了过去。3 人轻松了许多。随之，他发出了命令：“过机。”声音不大，3 人却一惊。

机检。荧光屏上出现了羚羊角图像。他嘴角又往上一翘，冷笑着问这 3 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带羚羊角了没有？”

3 人有点慌了。你看我，我看你。

×××××·×××××定了定神，支支吾吾坦白了：“带……带了五六根。”

“还有没有？”

“没有了。”

“开包检查。”

一开包，真相大白，三四个大包和几只箱子里均有羚羊角，共查获 135 根，重量 24.18 公斤，价值人民币 60 450 元。

镜头三：



旅检大厅。

“海关同志，为什么没收我的书？”中籍复入境青年旅客 × × × × 从苏联带进各类书 350 多本，其中《岁月的奥秘》、《艾尼·巴图》、《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土地上》和《新生活报》、《祖国报》等 90 余件印刷品被海关没收，他情绪十分抵触地质问。

“因为这些书涉及我国政治、文化、历史以及有争议的中苏边界问题。”关员、共产党员张兆华解释说。

“我不管什么政治，我研究的是科学文化。”他辩解道。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新疆是伟大祖国的一部分。我们总不能让破坏祖国统一，制造民族分裂，煽动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的东西流进中国吧？再说，属于自然教科书、工具书以及古典诗歌之类的不是都放行了吗？”张兆华稳稳坐定，义正词严。

× × × × 无话可说，耷拉着脑袋呼呼地喘气……

镜头四：

从对面口岸反馈的消息。

1990 年 5 月 11 日，一个由 3 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回国。

代表团顺利地通过了中国海关的检查。

代表团团长 × × ×，系其共和国体委主席，53 岁，持外交护照 团员 × × × × × · × × × × 和 × × × × × 持公务护照。

国际规定 持外交护照的物品实行免检。

他们回到了自己国家口岸的海关检查大厅，心里踏实，高兴不已。



可能是太兴奋了吧，×××××·××××把团长×××的物品放在了机检输送带上。

机器‘呜——’一声，输送带把物品送到了荧光屏前。输送带停住了。

‘这是您的东西吗？’荧光屏前的海关关员问。

‘是的。’×××××·××××不假思索地回答。

‘您带违禁品珍珠了吗？’关员又问。

‘啊？！’这句话惊得他张开了大嘴，吓得连话都说不成句了，‘这……这……不是我的。’

‘谁的？’海关关员逼问。

‘是……是……’他吓得像犯了大错似地望了望站在跟前逼视着他的×××团长。

‘究竟是谁的？’海关关员紧逼。

‘是……是……是……×××团长的。’事到如今，不说不行了。他吓得筛糠似地出了一身大汗。他用拳头狠狠捶打自己的脑袋，连连咒骂自己：‘我真昏！我真昏！’

他是昏了头脑。×××的物品是免检的。×××的提包和他的提包颜色、样式粗看是一样的。

‘×××团长，请您到这里来。’海关关员命令说。

提包打开了，装的全是珍珠，一共 10.6 公斤，价值 33.92 万卢布。

在事实面前，这位团长灰溜溜地低下了头。

无独有偶。很快查出，这位团长 5 天前到中国出访时，走私羚羊角十几公斤，价值 8 万多卢布。



外交官走私,在这个国家是一大新闻。

这则新闻上了这个国家的《消息报》和《体育报》,轰动一时。

这一案件反映到关长库甫那里,库甫脑海里像翻涌的大海,感慨万千。

霍尔果斯口岸虽不曾发生重大案件,但随着旅客的不断往来,旅客逐渐认识到中苏两国市场物品差价现实,探亲旅客的观念也在改变,所带的物品从多样化——馈赠品,向单一化——商品化发展。据旅客自己讲,一进一出能赚一大笔钱。铜臭诱惑着一些旅客头脑发昏,把羚羊角藏在取掉马达的空壳子吸尘器里、油箱里、车胎里、箱子夹层中,把珍珠藏在内裤、胸罩、松紧带、头巾和衣服夹层里,挖空心思,违法走私。走私的主要物品,入境以羚羊角为主,多则 20 多公斤,少则几公斤;出境主要是珍珠,多则 10 多公斤,少则六七百克。走私人员,从一般旅客发展到文化、体育、艺术、贸易、政府等各代表团成员,甚至高级干部。组织形式,从个体发展到团伙。1990 年查获走私案 131 起,其中羚羊角 32 起 $\times \times \times$ 公斤;珍珠 86 起 $\times \times \times$ 公斤;其他案件 13 起。合计总值达 30 多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口岸开放以来 6 年走私总值的 6 倍。

近年来,国际敌对势力也加紧了对中国的渗透活动,企图把颠覆分裂新疆,破坏祖国统一的《鞑依木汗》、《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土地上》、《艾尼·巴图》、《火焰山》、《岁月的奥秘》、《东土耳其斯坦与中亚》、《火环》、《迁移》、《火球》等大量反动书刊、地图、唱片通过口岸流入新疆,海关均严格进行了把关,予以查禁没收,真正体现了海关在外国人面前是中国海关,在中国人面前是人



民海关的威严。

××××年×月×日下午6时许,一辆‘草上飞’急驰在霍尔果斯口岸至霍城县医院的路上。

‘哎——哟——’,库甫怀里躺着一位老者,老者难以抑制伤痛,不时发出呻吟。

库甫不忍看老者血染的两腿,揪心地对司机说:‘快点!快点!’车斗里还坐着抱胳膊捂脸的四五个受伤者,从长相、服饰看,显然分属不同民族、不同国籍。

老者和其他人均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是离开祖国多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的苏联旅客。

意想不到的的是接客人的汽车在离口岸2公里的地方出了车祸:一老者双腿砸断,一青年断了胳膊,其他12人均不同程度受伤。老者父女俩本不坐此车,但因没人来接,又没钱租车,说了半天好话,才搭乘此车。

库甫闻讯后,立即赶到出事地点,迅速把伤者送到附近的团场医院抢救。团场医院条件有限,老者和几个伤重者必须尽快地送往霍城县人民医院。

库甫的身上糊了一片片泥血,只有白色的大盖帽是洁净的。他的眼睛一刻不离地注视着老者的神情,可能是焦急的原因,他那红红的脸上汗水淋漓。

一青年伤员不离眼地盯着库甫白色大盖帽上金色的关徽,看着老者苍白的面容,好像看到了什么不祥,用汉语忠告库甫:‘海关同志,小心这老人死在您怀里,还是让他女儿抱着他吧。’



库甫虽然心里咯噔一震，但却坚定地摇了摇头：“她胳膊伤了，还是我抱着他吧。我们中国人要尽到最大的努力。”

“伊宁是我的故土——虽然我加入了苏联籍。故乡的人真好啊！”青年伤员喃喃自语。

医院连夜抢救。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外事办公室主任宋炽增同志闻讯赶到医院看望。老者转危为安。几个月后，老者躺在担架上回国，路经口岸，老者、女儿、亲朋握住海关关员的手感激涕零，赞颂中国海关，赞颂祖国故土。

海关的工作人员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代表着祖国。

一次，一位苏籍老人入境后关员让他填写申报单，他像吃了枪药似地吼叫：“我没文化，不会写字！不让我走，我马上回去！”老人的无名之火从何而来？关员感到莫名其妙，细一打听，才弄清原因。原来，老人携带的礼品让苏联海关扣留了。哈萨克族青年关员马拉提没有计较老人的态度，耐心、和气地给他解释中国海关规定，替他填写表。老人见此，不好意思地拉着马拉提的手说：“孩子，原谅我这没文化的人吧。我在苏联海关受的气撒在你们身上，真是气糊涂了。”

又一次，一位乌孜别克族农民搀扶着年愈八旬的老母亲从苏联探亲归来，身上没有分文，家人又没来接，食宿乘车发生了困难。关员们知道后，凑了 100 元钱给旅客，老人感激地流下了眼泪。

.....

这样的故事几乎天天都有。中国海关的形象、祖国的文明，随着旅客的足迹，如繁星点点，撒向他国，光照人寰。



一关员为购买紧俏物品，从关税收入的兑换券中换了点兑换券，被停职检查，免去副科长职务；另一关员从旅客那里买了辆摩托车，被严厉批评，退了摩托车。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员们议论起来：

“这又不是倒卖外汇，干嘛那么无情？”

“买摩托车合理合法，小题大作。”

……

是“无情”、“小题大作”吗？

连续几个夜晚，会议室的灯火通明，党支部书记库甫痛心疾首检查自己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过错。随后，接连召开支部大会、关员大会，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海关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和地位，坚决保持关风清正廉洁。经过充分讨论，制定了《工作人员守则》、《验检现场纪律》。

1989年4月2日黄昏，库甫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寒暄之后，陌生人道出了造访目的。原来前些日子，他从苏联探亲归来带进了父亲遗产——一辆卧车。由于手续不全，被海关暂扣。这时，他已办好手续，特地赶来缴纳税款。他是一名个体业主，为了少缴些关税，把装有2000元人民币的信封放在了关长家的玻璃茶几上。关长见此，给他讲党风，讲政策，讲海关规定，陌生人惭愧地低下了头，羞愧地把2000元现金收了起来。第二天，陌生人看到关长和副关长及估价关员，根据卧车的新旧程度认真估价，让他缴了新车关税的一半，心里不无感动，逢人就讲：



“在金钱万能的世界里，票子在海关面前却失灵了。”

关员张中新是税款征稽员。一天，一位在口岸工作的干部直言不讳大言不惭地对他说：“我亲戚带进的那辆卧车，你给你们领导说一说，少上一点税意思一下。事情办妥，我送你们5 000元私分。”张中新含笑婉言拒绝。

一旅客急着返苏，趁检查混乱，把未检查的行李装上车，被关员拜克·吐尔逊发觉后扣留。旅客拿出金戒指、照相机想“私了”，拜克·吐尔逊坚决拒绝。

在外事活动中，外国人主动向库甫、关忠英、张中新他们赠送礼物，尽管向其说明了我们党和国家的规定，仍难谢绝，就只好收了外国人的礼品。旅检中，众多旅客出于对海关关员文明服务的感激，真诚地向关员赠送花帽、头巾、手表、糖果、香烟之类的东西。不收，就会挫伤友人的一片诚意，不利国际交往。

不过，他们所收礼品并未装入私囊，而是造册登记，全部交公。

“我经过很多国家的海关，霍尔果斯海关是印象最好的一个。”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郑彼得先生1988年4月8日经霍尔果斯口岸去苏联时十分感慨地说。他这是为写长篇著作《丝绸之路》，沿“丝绸之路”采访第二次经过霍尔果斯。他指着宏伟的海关大楼对我说：“两年前，我第一次经过霍尔果斯口岸时，这里都是些破旧的平房。如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还在楼前庭院里建造了寿园、假山、小桥流水、草坪、蛟龙腾飞雕塑、花坛和高举金钥匙的巨手雕塑。两年，仅仅两年，霍尔果斯海关面貌一新。我要把你们，尤其是库甫关长写进我的著作中去，弘扬我们祖国



海关的庄严。”

送走了郑彼得先生，我又来到了镶嵌关徽的管制门前。仰头看，金碧辉煌的关徽好像在熠熠闪光。

啊！霍尔果斯海关，愿你在改革的年代为金灿灿的关徽增添夺目的光彩。

发表于《中国西部文学》1991 年第 5 期)



口岸枪声

—

“乒！乒！……”

清脆震耳的一阵枪声，震动了离国境线 800 米处的中国霍尔果斯口岸。

是谁吃了豹子胆，公然违犯国境线 2 公里内不准放枪的严格规定？

原来，这是口岸根据国家动植物检疫法规对进口疫苗采取的措施。

何以进口疫苗要在中国境内枪杀？

我顺着枪声来到口岸西南角，紧傍新建牲畜隔离场的霍尔



果斯河干河坝里。

这里挖了一个宽 3 米、长 6 米、深 3 米的大土坑，挖出的沙土在大坑边高高堆起。站在土堆顶上，朝下看，还真有些头晕。不过，躺在坑底血泊里的几头庞大肥壮的灰牛还是吸引着人们伸着长长的脖子向坑底探头张望。

“请靠边站！靠边站！”

一位身着蓝色制服、佩戴动植物检疫徽章、头戴白色大盖帽的中年人，大声喊着，向外驱赶着围观者。

围观者已在大坑周围站了里三层外三层，通向这里的路上还有人向这里跑着，他们大都是口岸的青少年和农场的工人。

此时，又从隔离场牵来了 4 头牛。这 4 头牛一律为灰色，高大、肥壮，灰毛闪光。这种阿拉托乌牛是邻国的优良品种。

4 头牛拉到了长形坑边的平台上，一边 2 头。4 头牛眼都红红的，泪水哗哗流，往日在隔离场隔着栅栏摇头翘尾低头喷气向人示威的劲头没有了，现在驯服地被人牵着，老老实实在地站着，泪流满面，令人心酸。这时，五六名被请来的边防武警战士端平半自动步枪、手枪，对准了 4 头牛的脑壳或胸部，随着武警班长的一声口令：“放！”4 头庞然大物枪响命亡。枪响的霎那，灰牛的胸、头热血喷流，躯体猛地一颤，头猛地一抬，墙倒似地倒在了坑里。有的牛还呆站在平台上，瞪着血红的大眼，无神地瞪着人们，武警战士不管它死没死随即又补上了几枪，推了一把，又是墙倒似地‘轰’的一声。4 头牛躺在大坑的血泊之中。

“闪开！闪开！”

那个身着蓝制服、佩戴动植物检疫徽章、头戴白色大盖帽的

中年人又吆喝起来。

人们闪开了一条缝，两三个和他同样着装的维吾尔、哈萨克、汉族青年人提着满桶的汽油挤了进来。

中年人指挥着青年人把汽油泼在坑里的 4 头牛身上，然后打发青年人躲远了，把沾有汽油的棉棒点燃，丢进坑里，只听‘轰’的一声，四五米高的火苗沿着大坑呼呼地蹿了起来。霎时，焦糊味、肉香味弥漫开来。

火苗呼呼地烧着，焦糊味愈来愈重。当火苗降到坑口下，发出青烟的时候，中年人指挥雇来的民工把焚尸掩埋起来。

牛就这样被处理掉了。

和中年人相识的人们凑到中年人的跟前，你一言我一语地问道：“刘所长，干嘛给我们进口病畜呢？”

“这么肥的牛，分给大家吃了不好吗？烧了太可惜了。”

“这损失该算谁的？”

刘所长叫刘志江，是伊犁动植物检疫所分所——霍尔果斯动植物检疫所的所长。他眯着近视眼，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说，他想告诉人们：他今天所采取的果敢行动是多么不易！然而，他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海外世界五光十色的强烈光束如 6 月中天的太阳，突然射进了门窗长期封闭的屋子，照得人们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尽管阳光是眩目



的,可人们还是衷心地欢迎它的到来,于是,应运而生了各种各样的代表团,出国热在中国形成。

1989年1月,自治区某厅厅长与该区某部的某部长到邻国签订了一个两国互换种畜的5年合同。无疑,这个合同的签订,对于促进两国畜牧业的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

这个合同交到了伊犁动植物检疫所。所长于秉德曾在当县长时,就以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而著称。他胸有成竹地把这个合同交给了由他考察推荐任命的霍尔果斯动植物检疫所所长刘志江。这个50年代农专毕业、从新疆开始组建动植物检疫机构就一直从事动植物检疫工作近30年的专业人才,一看这个合同,心里就着了急。1月签订,9月就要交换种畜。按动物检疫的规定,进出境种畜,要报批国家动植物检疫总所,要规定两国的检疫条款,要修建进出境牲畜隔离场。时间太紧迫了!他经伊犁动植物检疫所批准,火速通知了合同的我国有关方面,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9月,开始交换种畜。进:阿拉托乌牛40头,白头牛8头,半细毛羊400只,柯尔克孜马10匹,银黑狐20只;出:细毛羊195只,阿勒泰大尾羊5只,黑白花奶牛42头,骆驼165峰。

中国检疫官对出口牲畜按规定条款检疫的认真程度是无可挑剔的。对进口的牲畜检疫,也同样极为认真。

刘志江在伊犁所动检科科长彭保边的大力协助下,带着他的检疫官员来到了进口牲畜隔离场,一种种、一群群、一个个地观察。他们察看了几天,竟没有一个人看出对方对这些牲畜进行过检疫的痕迹,于是警惕地下了‘对方可能没有进行检疫’的

断语。

刘志江心情沉重起来，白净的脸上罩上了一层乌云，眉心结了个疙瘩，使得他那不戴眼镜的近视眼更加眯缝。他心里暗暗叫苦：国际惯例规定，进口牲畜必须在 45 天之内拿出检疫结果，以此提出如期索赔的要求。然而，他们检疫所只有 5 名动检人员，设备又差，有些试验还要送往兰州、天津、塘沽、上海所去做。按照规定，牛检 11 种病，羊检 7 种病，狐狸检 3 种病，马检 5 种病。这么多的牲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完成得了！这么大的工作量在新疆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在全国其他大口岸同时交换这么多种畜，也是少见的。

刘志江和他的检疫官员按照上级于秉德所长的决策，采取请进来，派出去，争取兄弟单位支持和帮助的办法，夜以继日地拼搏了 39 天，终于按时、按规定的操作规程和判定标准，高效率地完成了进口种畜的检疫任务。这真是一个创举！

令人惊异的是，对方给我国进口的种畜除银黑狐和马合格外，48 头牛进来 3 天就死了 1 头，余下的 47 头有 27 头分别患有结核、副结核、布氏杆菌病、鼻气管炎、口蹄疫病，有的患一种病，有的患两三种病。400 只羊，每只都做了 7 种病的试验，有 27 只分别患副结核、布氏杆菌病、口蹄疫等病。

我国动植物检疫条例规定：在一群牲畜中如发现一头牲畜患有严重的传染病，如口蹄疫病等，那么，这群牲畜则做全部退运或捕杀处理。

刘志江把检疫结果和处理意见告知了合同的我方代表，并敦促其迅速约见对方会谈。



我方代表向对方发出了电传，对方派来了代表团。在铺有高级和田地毯、装饰考究的专用会谈室里，大型会谈桌两边分别端坐着两国的谈判人员，插有代表两国小国旗的长方桌两端坐的是两国的首席代表。我方代表是于秉德。

刘志江和动检科科长彭保边作为口岸动植物检疫所代表也参加了会谈。

当转入正题，对方赞扬我国出口的种畜完全合格的时候，刘志江不慌不忙地介绍了对该批进口牛羊的检疫情况。对方一听，一位高个儿金发蓝眼珠的团员，激动地挺着腰杆儿，派头十足，高举并摇晃着一沓子化验单，耸肩摆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给贵国的牛、羊全检查过了。我们国家已 30 多年没发生副结核、口蹄疫病了！”

一身正气的刘志江哪受得了这般傲慢无礼！早已压抑的热血在他心中涌动。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位金发蓝眼的高个儿，在我国出口马铃薯时，骄横无理地蔑视中国的情景又闪现在眼前。

那时，两国签订了一个出口马铃薯 1.1 万吨的合同。在合同上，该国未向中国提出任何检疫条款，但中国还是按以前两国植物检疫协定检了 3 种病。但是，该国代表为检疫问题和中国会谈时，却傲慢地摇着中国的检疫证书盛气凌人地叫嚷：“不行！不行！你们这样检不行！”

刘志江听了，眯缝的两眼射出了利剑似的光芒，冷冷地反问：“为啥不行？”

该国代表板着面孔：“熏蒸！你们为啥不熏蒸消毒？”

刘志江反驳质问：“合同里有这项要求吗？既然要求熏蒸，

为啥不写到合同里？”

“这……”该国代表语塞，却又马上分辩，“签合同同时，我们植检人员没参加。”

“那是你们的事。”刘志江毫不客气，进一步重申：“我国没有违反合同。现在我们按 1988 年 10 月 12 日两国签订的植物检疫协定已检了 3 种病。”

“协定？什么协定？我们怎不知道？”

对孤陋寡闻的该国代表，刘志江不无讽刺地说道：“你回去问问你们的上级就知道了。”

“……”该代表理屈词穷，张了张嘴，无言地耸了耸肩，白脸憋成了红脸。忽地，又像喝了兴奋剂，他的眼睛明亮起来，用一种谅解宽宏的语气说：“□——，这样好了，”他指着中国的检疫证书，“你们把检疫证明改一下好了。”

刘志江看他又嚣张起来，气得右手一挥：“不行！我们的检疫证书完全正确，一个字都不能改！”

对方愕然了，睁圆了大眼，审视起这位看似文静的中国中年人。少顷，他被中年人不容蔑视的凛然正气镇住了，尴尬地耷拉下了脑袋。

会谈进入僵局。

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几位中国代表耐不住了，小声地似埋怨似商量又似命令地对刘志江说：“改一下行了，给个台阶下嘛！”

刘志江一听就火冒三丈。中国人不替中国人讲话，反为外国人讲情，简直岂有此理！他涨红着脸，一点不留情面地怒吼



道：“这是我国的尊严，证明不出则已；已经出了，既然没错，就不能改！我们不能拜倒在外国人的脚下，让外国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该国代表虽不懂中国话，但从中国人的表情已闻到了中国人之间的火药味。他不愿僵持下去，也不愿继续把自己置于尴尬之中。此时正是下台阶的极好时机。他找了一个托词：“这样吧，我今天回去，问一下我们的检疫部门，同不同意这个检疫证书。明天我来告诉情况，行不行？”

‘可以。’刘志江同意了，随即又重申了中国的坚定立场，‘要马铃薯，就是这个证书。不要就算了。除非重新订合同。’

没想到一年后的今天，在进口动物的检疫上，人家又要开了大国脾气。

中国早已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了！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中国的尊严再不容洋人轻慢了！

‘老刘，你怎么啦？’动检科科长彭保边捅了一下刘志江。

刘志江醒过神来，拿起对方的化验单，和彭科长认真看起来。发现化验单上标示着的结果与我们的检疫结果截然不同，便拿出我们的化验结果和表明检验结果及症状的整套彩色照片送给对方看，并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就请你们留下来，让我们共同对贵国的种畜重新检查一次。”

高个儿蓝眼珠儿定睛一看，眼珠子骨碌碌转了几圈，叹了口气，用探询的眼光扫了扫他左右的同伴，笔直的腰板儿塌成了弯弓，僵硬的脖颈变软了，鸡啄米样地点着高贵的头哭笑不是地自找台阶道：“你们的结果对，我们的结果也对。赔不赔，那是上边

的事。’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认可了我们的检验结果，但又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虚伪狡诈。

这么多不符合规定的种畜运进了我国！退运，怎么退？索赔，怎么赔？

合同上明文写着：“人员费用互付。交换的种畜，在哪方面发现问题，就由哪方面负责。”两国签订的具有法律效用的合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在初实施的过程中是不能单方强求改动的；退运或索赔只不过是探索性的说法而已，旨在提醒对方，加强友好，讲求信用，遵守合同。

显然，退、赔无望，只有捕杀了。

可是能杀得了吗？

我方合同代表争不过代表国家执法的动植物检疫所，只好上北京国家总所做工作。国家总所指示 隔离半年后再检，仍有疫病再杀。

1990 年 3 月 2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视察霍尔果斯口岸时巡视了牲畜隔离场。这天，春光明媚，覆盖大地的 10 厘米的雪被，一脚下去就是一个雪坑。检查团跟随其后，一个圈一个圈地查看。近 60 岁的铁主席，光着头，花白的头发任寒风吹拂。他看得仔细，兴味甚浓。待整个圈全部看完时，他向陪同的刘志江问：“这些牛、羊什么时间进的？”

刘所长：“1989 年 9 月 13 日。”

铁主席：“进这么长时间了，为啥不拿走？”

刘所长：“经检查，有传染病。”



铁主席：“有病，要这干啥？还不退回去？”

刘所长：“我们也是这个意见。××厅不同意！”

说到此，铁主席返转身，挥手对着圈里的种畜有力地划了个弧线，继续问：“一天花多少钱？”

刘答：“据说，一天人工、草料费 2000 多元。”

铁主席沉思片刻，掐算了一下，惊讶地自语：“呀！光草料、人工费就 10 多元了呀！还有这么多病畜呢！”继而加重语气问：“这么大损失，算谁的？”

刘答：“合同是这么订的——在哪国发现问题，就由哪国负责。”

铁主席一听，愤愤地说：“哼！怎么订这样的合同！要是他自己的钱，能这么慷慨！”

铁主席当即指示随行人员，让××厅立即派人前来处理。

铁主席一出隔离场，记者就把刘志江围了起来。

当晚，记者将铁主席视察口岸牲畜隔离场的情况和指示，电传给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将此作为一个问题进行了果断处理。

三

1989 年进口的种畜，我国损失了几十万元，吃了大亏；1990 年春补订了条款：发现有病，谁出的牲畜由谁负责。

1990 年，是互换种畜的第二年。这个国家给我们进口了 16 头阿拉托乌牛，经检 15 头有病，只有 1 头合格。

为此,我方约见对方会谈。

会谈桌上,刘志江按照伊犁动植物检疫所制定的方案,直截了当地问:“进的牛你们检了没有?”

对方代表领教了上年中国的检疫水平,趾高气扬的派头没有了,郑重其事地回答:“检了,送我国首都检的,没病。”

刘志江庄重而肯定地说:“有病。”哗哗出示了检疫证明,随即又说:“你们既然检了,能把证明拿给我们看看吗?”

“可以。”

刘志江一看,确实是邻国首都检的。不过,证明上写的是28头,不是16头。刘志江问:“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做了解释。原来,对方从市×农庄的两个群里挑了28头牛,送往首都检疫,检出8头黏膜病,4头鼻气管炎。他们把认为合格的牛给我们进口了。他们看了刘志江展示的15头牛有病的证明,一个个目瞪口呆。

我国取得了谈判的主动权,刘志江步步紧逼:“可以互换一下化验单吗?”

“不不……”他们连连摆手,赶紧收起了化验单,惟恐别人抢去似的。

在他们处于被动之时,刘志江仍不放松,又紧逼一句:“这些牛,你们打疫苗了没有?”

对方又是连连否定:“没有,没有。”

他们违犯了两国关于出口牲畜必须是两年内未发生规定检疫病种的健康群的条款。

在这种有理、有利的情况下,提出退运、索赔、捕杀是符合补



充条款的,对方是无法拒绝的。

可是,不可思议的是,掌握大权的我方物主代表却做出了不退、不赔、不杀的决定!

完全可以拿到手的巨额赔款不要了!如此慷慨大方,对方当然求之不得。

谈判桌上,对方明明承认进的16头牛没打疫苗,可我方代表为了实现不杀的目的,竟然跑到对方取来了打过疫苗的证明,又跑到国家动植物检疫总所求情。因为打了疫苗,必须是6个月后再检。国家总所不了解情况,准许了隔离一个月再检、重病再杀的意见。

隔离,隔离,要花多少代价隔离!重病再杀,国家要遭受多大的损失!

真不明白,在牵涉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掌握进口物主大权的人们,拼死拼活硬着头皮坚持这么干,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物主的一位懂业务的下属干部道出了心中的苦衷。他说:我们公司1988年盈利38万元,因进口种畜的损失,1989年利润大大下降,1990年不仅没有了利润,反而还亏了8万多元。我们实行的是承包责任制,赔了后,上边的母公司不管,再上头的主管厅也不管。而订合同的是他们。一旦出了问题,又是上边定调子,让我们执行。吃亏的是我们,工人工资发不出,奖金发不了。我们没有自主权。这样经营法,企业怎么搞?

对此,刘志江毫无办法,无限忧虑。他只能把眼睛盯在自己的检疫岗位上,下大力气,为祖国执好法,把好关。

——中苏两国签订了向中国进口 4 005 立方米木材的合同，急需木材的自治区木材公司、自治州木材公司、地区木材公司按规定进口日期，分别派人、车云集口岸等候木材。但是规定的日期到了，一天没来，两天没来，一直等了 15 天才拉来了 3 车木材。这 3 车木材，对急用单位不啻是久盼而来的甘露。可是拉来的不是方木，而是圆木。不仅成倍加大检疫费用，而且圆木出材率小，损害了我国的利益。为此，他和植检员齐水刚坚持合同，排除了需材单位唇枪舌剑的围攻和外国代表的纠缠，坚决地把 3 车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木材退了回去。

——自治区体委滑雪队队长，从国外带回两只小狗，未报检，悄悄带到了乌鲁木齐。事发后，他报告伊犁所所长于秉德，于所长派彭保边专程去乌鲁木齐市，把人、狗带回口岸。他组织人对两只小狗检了一个月，并让该队长去北京补办手续，交检疫费 200 元，对其罚款 400 元。

——自治区科学院种质资源所的某人，从国外带回 2 000 粒小麦新品种，被他截留、检疫，让其去北京补办了手续。

——自治区农业厅是动植检的代管上级。某厅长出访归国带进 2 公斤棉籽，同样截留、检疫、交款，到北京补办手续。

——某共和国马戏团首次到新疆演出，带进的动物按规定要隔离、检疫一个星期。马戏团一团员对他蛮横威胁说：“我们到美国、英国、法国演出，从没隔离、检疫。你们要隔离，我们马上就回去！”

自治区文化厅某人哭丧着脸向他哀求说：“照顾一下，高抬贵手吧。隔离一天要花多少钱！演出广告都贴出去了，头头都



等着看呢！您真隔离，我就不管了！”

威胁无用，求情不行。他的一身正气和法律的威严，使外国人、中国人，服服帖帖服从了动植检的规定。

——又要进口种畜了。对方已把 40 头牛赶到了对方口岸牲畜隔离场。

为了不再吃亏上当，刘志江让人过境询问，是否打了疫苗？如果没打疫苗，决定过境检查。还好，对方明确答之：已经打了疫苗。

懂行的人谁都知道，打了疫苗必须隔离半年才能检出正确结果。

刘志江报告了伊犁所，果断地做出了决定：通知对方，不准入境。

对方代表万万没有想到，中国这次竟如此难以通融。从驻地到他们口岸千余公里，老远拉来，又拉回去，得耗费多少！“不行！非过境不可！”他们横下了心。我国的物主代表有的也说情要进。但是，在国境上，进与不进，就不是领导意志所决定的了。代表动植检的刘志江在这一点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让进就不能进。然而，对方和我国物主代表表示，一定要进。刘志江毫不退让。他请来了口岸管委会主任王存发，召开联检会议，做出了决定：如强行入境，就调部队堵回去。不愿以身试法的对方和我国物主代表，这才没了咒念。疫畜终于被堵在了国门以外。对方面对着 40 头种牛，计划着拉回去不合算，在口岸隔离花费又大，不得已降价处理给了对方口岸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

一桩桩，一件件；外国人，中国人；高级领导，一般干部；远的，近的，亲的，疏的……凡违反原则的，他都不留情面地顶了回去。

多少人为他唱赞歌，多少人又为他担忧。

霍尔果斯动植物检疫所的上级伊犁动植物检疫所所长于秉德给了他鼓励和支持。他被伊犁所党组织评为优秀党员，被群众选为先进工作者。他领导的口岸所，被口岸党委授予文明单位，评为1990年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先进集体。他被评为‘共建’先进个人。

一位看破红尘的朋友为刘志江捏着一把汗，痛心疾首地劝他说：“老刘呀，上边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吧，干嘛这么死心眼？”

刘志江一声长叹，对朋友说：“理虽是这个理呀，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也懂得党章规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道理。可我不能为保全自己，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于国于民不利的事啊！再说，我们是条条管理，是执法单位。在执法问题上，也说不上下级上级的问题。”

刘志江的这位朋友告诉我：当时，刘志江说这番话是很动情的，声音不高不低，不快不慢，两眼因激动变得通红，像喝多了烧酒，连喘气都不匀了。

朋友看他那个固执的样子，进一步点拨他：“你这样做的结果，对你有什么好处？”

谁知这句话竟使他忽然哈哈大笑，又戛然而止，嘴巴紧闭。一向以文静而闻名的他一反常态，忽地站了起来，像和谁拼命似的连声吼道：“对我没好处！可对国家有好处！”



他的一反常态吓得朋友连连告饶：“行了！行了！算我没说！算我没说！”他却没有任何反应，朋友连忙抓住他的肩膀狠摇了一下，难过地说：“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可能是朋友摇他过猛，把他从痴迷中摇醒了。朋友看他平静了，才爱怜地埋怨：“你呀！你呀！你这又何苦呢？”

他清醒了，眼里涌满了泪水。他觉得对朋友太过分了，便紧紧地握住朋友的手，歉然地说：“谢谢你了。请原谅……我的好哥儿们……不过，我已铁了心，只要不撤我的职，我就这样干到底！”

“唉！你干嘛非一头撞到南墙上。你这个犟牛啊！”

“我犟？我算什么？”他不屑地淡淡一笑，神情敬重地说，“我们伊犁所所长于秉德才叫犟呢！”

他告诉朋友：“你还不知道吧？我们所是伊犁所的分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伊犁所的决策，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于秉德所长策略的体现啊！”

他给朋友讲了这么一件事：

那是铁木尔·达瓦买提主席视察口岸后不久。某厅的某厅长拿着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该厅互换种畜问题弊端处理的内参，找到了正在乌鲁木齐办事的于秉德。他怀着满腹的牢骚，责备刘志江向铁主席反映问题，是如何如何无知、狂妄、不会算账。同时，拿出一变二、二变四，以原子裂变的道理，说明互换种畜不是吃亏而是大有赚头的给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两份辩解材料，以示与口岸所不肯罢休的决心。

可是，这位厅长大人哪里知道，刘志江所做的一切，都是于

所长制定的方案实施的结果！

所以，在厅长办公室里，一个怒，一个笑；一个说，一个听。丁当了几个小时，于所长非但无责备刘志江之意，反而还连连夸赞刘志江如何如何好。厅长听了，真是七窍生烟。

四

“乒！乒！”口岸牲畜隔离场的枪声又响了。

这是两国互换种畜以来枪杀疫畜的第五次枪声。两年多来，共枪杀牛 14 头、羊 27 只，长期隔离牛 29 头、羊 271 只。

这次枪杀的是 7 头阿拉托乌牛。

7 头牛被拉上平台，红红的眼里泪水哗哗流。但是，刘志江的泪却在心里流。刘志江的心好沉好沉，好重好重，沉重得脸上罩上乌云，嘴巴死死地闭着，近视眼紧紧地眯着。

围观者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人们的兴味已大大减少了。人们看到刘志江愁苦的脸，劝慰地说：“刘所长，甭愁，党和国家不是正在治理吗？自治区主席不是也在着手解决吗？我们的事情会慢慢办好的。”

可刘志江仍愁云不解。他知道，事情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乐观。

“乒！乒！”口岸牲畜隔离场的枪声又响了。

发表于《中国西部文学》1992 年第 1 期)



节庆在雪岭



栩栩如生的徐悲鸿骏马图雕，宛如一群长啸奔腾的龙驹，仿佛要从富丽堂皇的雪岭宾馆门前的雕座上奔向辽阔的原野。

进得大门，踏着猩红色地毯登上二楼便是灯火辉煌、装饰豪华的有月门相通的大小餐厅。小餐厅内，两张大型米黄色圆桌上的茶色有机玻璃转盘上摆满了佳肴。客人已经坐满，从他们潇洒的仪表、谦和的言辞、面溢的红光可看出，他们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物。今天，1991年11月8日，他们为共同的事业——中苏旅游事业——谈判的成功而相聚庆贺。

他们难得相聚，聚一次也尽是恭谨的联络感情的话语。惟



独主宾席上首先让人触目的两位‘橄榄绿’嘴巴闭得紧紧的，脸上挂着真诚的微笑。两人的年龄不相上下，都是40多岁。左首那位上校叫贾文魁，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边防代表。他洒脱地坐着，左手两指夹着香烟，古铜色脸上那目不斜视的老是眯着的双眼，好像在谋划着什么。他的右首是略瘦黧黑的高挑个儿的中校李鹰，是他的代表助理、边防检查负责人。

大餐厅的宴席刚刚开始，客人陆续入席。面对月门坐着的李鹰，一看入席的全是苏联人，一问才知道原来是11月8日入境的3个苏联旅游团共100多人为庆祝十月革命74周年，今晚在这里聚餐集会。

两个国家，两个宴会，不同的庆祝，巧遇在中国雪岭宾馆。方兴未艾的旅游事业架起了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善在国门做友好工作的李鹰在这千载难逢的时机，脑海里立刻爆发出两朵灿烂的火花：一是建议东道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兼伊犁旅行社总经理叶肯尔拜代表伊犁旅行社向旅游团致以节日的祝贺；二是向第一个参加旅游团来华的苏方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军官家属、副站长阿列克·郭尔巴夫上尉的妻子维拉表示欢迎和致意。

叶肯尔拜总经理端起酒杯祝酒，热烈祝贺苏联十月革命节，祝贺旅游团朋友在中国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此时，李鹰心里惦记着的是他们的同行朋友——苏联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副站长阿列克·郭尔巴夫上尉的妻子维拉。

11月6日，中苏两国为发展国际旅游事业，约定在中国霍尔果斯会谈。按照惯例，在哪国会谈，哪国的会谈人员必须在本



国的边防检查站边防代表或代表助理的监护之下才能到界桥迎接。李鹰为代表助理，当然的监护人。在接上苏联谈判人员乘车返回的路上，负责苏方谈判人员监护的苏联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副站长阿列克·郭尔巴夫上尉转身指着后边跟上来国际班车，兴奋地对李鹰说：‘喔——，我的妻子维拉在这车上，参加旅游团到中国旅游来了。’李鹰礼貌地立即表示：‘非常欢迎！我因公务不能亲自接待，请原谅。我让我的同志和朋友接待，给予关照。’随即来到检查厅，在阿列克·郭尔巴夫上尉的引荐下，与维拉握手见面。

匆匆一面，事过几天，如今不期在宾馆邂逅。几天来，他就一直为没向他的朋友的妻子维拉表示问候惴惴不安。不料，天赐良机，今晚将如愿以偿。然而，在这觥筹交错的众多的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人中，怎么去找记忆中形象已模糊的维拉！这使他焦灼不安。

6月28日，新疆塔城的一对50多岁的汉族夫妇，已办好手续准备去苏联探望30年代在苏联定居的父母，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签证过境时间未到，提前3天来到口岸。苏方检查站站长卡丘辛少校得知后，视其情况，疏通关节，准其过境。

11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县在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首都伏龙芝种菜的57名菜农回国，北京时间22点到达苏联霍尔果斯口岸时，早已下班多时。天气很冷，没地方吃住。阿列克·郭尔巴夫与口岸查验部门联系，对其进行了查验。没有班车，他找了辆载重20吨的卡玛斯车将他们送往界桥，使菜农免除了冻饿之苦。



1988年一次会谈，赠送给苏边防副代表维辛涅维茨基上校一只新疆产的暖水瓶作为纪念品。下一次会谈时他对我方代表说：“你们的暖水瓶质量好，24小时还能泡开茶。我们的暖水瓶12小时就不行了。我向我们的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我们准备进口你们的暖水瓶。”结果真的进口了我们的暖水瓶，由年出口5万只、18万只、20万只、40万只向上增长，后来发展到新疆暖水瓶厂和苏联联营建了两个暖水瓶分厂。

.....

桩桩件件，阿列克·郭尔巴夫几年来和他的同事们，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贸易发展做了多少益事。今天，他的妻子作为边防军人的家属第一个来到了中国，情意不能不表。如果今天找不到维拉，不能在这神圣的节日里向她致意，我李鹰心中的负疚感不仅会加重，甚至将是一生中的遗憾！

他请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旅行社副总经理王保胜到外厅找了两遍未找见。

他只好端上酒杯来到旅游团宴会中间。脚还未定，话还未表，旅游团朋友们的眼光就被他那身橄榄绿，以及洋溢着友好的潇洒神情所吸引。他没带翻译，他讲汉语。外办的一名导游帮他译成维吾尔语，苏联的一位女领队再翻成俄语。当苏联朋友听到他代表边防检查站首先祝贺各位旅游愉快，在中国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纪念苏联人民的伟大节日，为中苏人民的友谊‘达得那 卮杯’的时候，全场起立，频频举杯。

继而，他抱歉地说：“维拉就在席间，因只见过一面，未找见。现在，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我的朋友、苏联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



阿列克·郭尔巴夫上尉的夫人维拉女士致意！”

大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此时，维拉女士羞答答地站起，隔着三张桌子红着脸向他走来。边走边说：“塞巴 谢谢）！塞巴！”全厅的苏联朋友把羡慕的眼光唰地投向了维拉。

维拉，二十七八岁，1.60 米左右的个子，身材苗条，金黄的短发，腼腆雪白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对迷人的蓝眼睛。一个地道的俄罗斯少妇。

李鹰把维拉、女领队邀到主宾席，她们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旅总经理马尔旦·艾依提和我国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边防代表贾文魁上校的欢迎。

维拉、女领队本来不喝酒，但受了这欢乐气氛的感染也喝了白酒。大厅的朋友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几位女青年跳进雅座邀请中国友人，马尔旦·艾依提经理、贾文魁上校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舞姿随着歌声，歌声伴着掌声。宴会厅气氛特别热烈，而此时李鹰的心情，比这场面更加热烈。

二

1991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苏联两辆大型班车开到了中国霍尔果斯。一辆座无虚席，一辆仅坐了半车。座无虚席车上的人下车后，像无首的群龙，吆喝着扶老携幼三三两两匆忙地向检查厅涌去，坐半车人的则齐刷刷的都是大人，竟没有一名儿童，实



为口岸恢复开放 8 年多来所罕见,且有一个人指挥。他们很有秩序地刚走到检查厅门口,就有一名中国的公务人员高兴地说着:“欢迎!欢迎!非常欢迎。”迎出门来,热烈地和领队、所有的人一一握手。更不同的是,检查完毕后,群龙无首的那群人又上了中国的大班车,有人指挥迎接的那群则又分乘着装有空调、装饰豪华的日本进口尼桑中轿,向中国的伊宁市驶去。

同是旅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

李鹰中校告诉人们 这就是探亲散客和旅游团之别。

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1991 年 3 月 1 日,我国和苏联遵照两国人民的意愿,就双方团体旅游互免签证问题达成协议,并互换了照会。在此基础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签订了合作开展苏联公民来华旅游的合同书。

合同书规定,苏联公民凡持有效护照,只要向组团部门交够用于乘车、住宿、用餐等的费用,都可以参加旅游团体,来华旅游。

今天来的是苏联的第一个旅游团,所以令人瞩目。

旅游时间为 4 天。旅游地点为中国伊宁市,距国境 97 公里。到中国后,旅游团成员按人数由组团者向中国旅行社每人缴纳 66 美元,用于中国境内的交通、三天住宿、两顿用餐和每人 25 元人民币的工商管理费。

中国伊宁市仅是个边境小城,所有的风光尽兴游览也不过半天,然而它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它汇集了它所管辖的三个地区的最大优势,工农业产品极为丰富。



走进各大商场、商店、巴扎（自由市场），经营者不管是全民还是集体、个体，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令游客目不暇接。这也好，那也好，物美价廉，诱惑着他们都想买，但又没力量都买全。4天旅游，他们很满意，但又感到不足。强烈的商品购买欲，使得他们胃口大开，恨不得把中国的商店搬回去。

一个人就是一个宣传员。他们把带回的五彩缤纷的物品，展现在亲朋面前。他们讲述在中国的种种见闻，讲述他们带到中国的呢子大衣、毛料西装、睡裙、礼帽、男女式手表、电动剃须刀等中国人所喜欢的商品。一件700卢布的呢子男式大衣，在中国能卖200多元人民币，可买回4套运动衣，而一套运动衣在苏联就卖600~800卢布。他们称赞中国的改革，赞扬中国的开放，能允许他们带回1万美元的商品。这些商品在苏联市场都是抢手货，卖掉可净赚1~2万卢布。到中国旅游一趟，开了眼界，得了实惠。玩、利双收的生意，在亲朋心里引起了惊讶、产生了魅力、涌起了波澜，仿佛在地球上又发现了一块人们理想的‘新大陆’，而这个‘新大陆’就是中国！于是，参加旅游的人愈来愈多，在苏联公民中掀起了一个来华旅游热。他们把中国的商品大包大包地买回去，又在苏联大包大包地倒出去。短短数天，获利逾万，超过月工资数十倍。瘾头大发，一次来了二次来，二次来了三次来，越来越瘾越大。从7月18日开始至11月30日135天，有的竟来了五六次。旅游团成员急遽逐月增加：7月2个团57人；8月5个团91人；9月18个团504人；10月77个团2800人；11月110个团3713人。

组团者由一个加盟共和国，到11月发展到9个加盟共和国



以及已独立的拉脱维亚、立陶宛两国，占苏联原 15 个加盟共和国的 2/3 多。从中亚发展到欧洲，旅游团数量惊人地膨胀起来。仅以 10 月 8 日为例，入境的 9 个旅游团 289 人，就是由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 5 个加盟共和国和已独立的拉脱维亚国组织的。这一天，我国检查官加班加到晚上 11 点才下班。检查设施还是原来的设施，人员编制还是原来的编制。旅游团如此猛涨，口岸哪承受得了！为了保证旅客和代表团的正常出入境及接待部门的承受能力，中苏两口岸不得不商定每天只限定入境 6 个旅游团。即使如此，苏联口岸仍积压了 30 个旅游团 1 000 多人，旅馆住不下，只好住在汽车里，忍着冻饿排队等待。

伊宁，已客观地成了中亚乃至东欧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理想之地。

旅游团，实则是购物团。旅游团购买的大都是我国生产过剩的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反映出苏联轻工业生产的薄弱，市场的萧条。游客们说 我们的改革改得商店都是空空的，连件呢子大衣也买不上，要买上必须是先行贿。自由市场上的一件呢子大衣，要比商店的贵出五六倍。中国的大批商品流入苏联，大大缓解了苏联市场的矛盾。反之，中国找到了销售市场，换取了外汇，促进了生产。购物旅游，对两国都有益。

三

1991 年 11 月 4 日下午，边检站边防代表助理李鹰中校在



检查厅带班，费了好多唇舌刚把几个不符手续的旅游团退回去，才坐进值班室喘了口气，国际电话就‘嘀铃铃’地响了起来。

‘您好——’他伸手拿起了电话。

‘呢得拉斯维其 您好)。您是中国边防检查站吗?’电话是从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打来的。

‘是的。’

‘很对不起。请找一下代表助理李鹰中校好吗?’

‘我就是。’

‘噢——！太好了。我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际旅行社的代表迪力夏提。过去，您和我们的合作很愉快，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晚，我们诚恳地邀请您和您的检查官到我们霍尔果斯宾馆做客。’

‘那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你们的心意。’

‘请您一定赏光。’

‘请原谅。’

没有多余的话。他放下了话筒。

一会儿，又来了电话。迪力夏提二次电邀。

不多时，对方开来一辆白色小卧车，直驶检查厅。迪力夏提亲自驾车来邀，非把李鹰和检查官请去做客不可。当然得到的结果同样是拒绝。

这位迪力夏提，也真是把中国的检查官看扁了。这天，他组织的4个旅游团手续都不太全。来到检查厅，中国检查官明确告诉他：中国的大门始终是向朋友打开的，随时都可以来参观旅游，但请先回去补办手续。可这位先生，缠了几个小时还不走。



最后,他的部下向中国的检查官提出了放行一个旅游团交 500 美元的条件。

牵涉到人格、国格、主权的问题,李鹰毫不客气,对他的部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即使这样,对方还在穷追不舍地邀请。这不能不引起李鹰的一些联想。

一天中午,入境旅游团的 3 名俄罗斯中年男子,检查完毕后,本该上车,但他们大摇大摆地朝通向中国纵深方向的铁栏杆走去。哨兵阻拦了 3 次都没阻止住,态度十分傲慢。值班干警只好收了他们的护照,找来他们的领队。领队常来中国,知道不服从中国管理的利害,对他们好一顿训斥,要求中国对其重罚。两人当即认错,得到了我方谅解,退还了护照。另一名却佯装糊涂,则从严处理,令其回国,这才害怕,连忙悔过。

作为国门的卫士,素质、人格、警威、国格是连在一起的。要依法做事,必须从点滴做起,从严做起,才有益于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那天下午,已经工作到晚上 8 点,开过饭了。还有 5 个旅游团 150 多人未出境。他们来得太晚了。按规定,口岸 6 点半闭关,来晚了就不能出境了。但是不出境,口岸的宾馆、旅社都已客满,这么多人吃住怎么解决?再拉回近百公里的伊宁?不行,惟一的办法,就是让旅游团如期回国。但已是下班的时间,关系到两个国家两个口岸,且涉及每个口岸检查、检验、检疫好多部门的工作,取得联系征得同意上岗加班的难度会是多大,李鹰中学校心里十分明白。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先国内后国外一个个联系,终于取得了理解。霎那,检查大厅灯火辉煌,加班查验。旅



游团按期出境，博得对方检查部门和旅游团的赞扬。

四

在检查厅出境通道履行各种检查的旅游团中，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不下 1.90 米个头儿的白俄罗斯人，胖胖的体态，鹤发童颜，惊人的魁梧，70 岁左右的年纪，给人一种高贵威严的感觉。别的旅客回国都是购买六七个大包的物品，而他与一位中年丽人（后来知道是他的妻子）仅仅提了两个小包，在边防检验窗前踱来踱去，时不时抬起蓝眼睛，好像在寻找什么。边防检查员吴世运中尉出于职业的关系，从检验室走了出来。那人的眼睛立时放出了光芒，脸上涌上了笑容，欣喜地赶紧迎上前来，亲切而礼貌地对吴世运中尉说：“亲爱的中尉先生，请问这里谁是翻译？”

吴世运警觉而友好地说：“我就是。”

“啊——！”他兴奋地肩一耸，眉飞色舞，高兴地向吴世运伸过一只暖暖的毛茸茸的手，狠劲儿摇着吴世运的手说：“太好了！太好了！”那高兴劲儿简直像遇到了思念已久的亲人。

他恢复了平静，喘了口气，正待说什么，贾文魁上校和助手李鹰走了过来。

吴世运把贾文魁、李鹰介绍给了他。他和他俩热烈地握手。他说，他叫阿拉科夫，是随旅游团旅游来的。

他对军衔颇通，亲热得像一家人似地摸着贾文魁鲜亮的两杠三星的上校肩章，自豪甜蜜地说：“18 年前，我也是上校。”他

略略抬了抬头，眨了眨眼，深深地看了看吴世运和李鹰，充满感情地对贾文魁说：“我对中国的过去太熟悉了，我太热爱中国了……”

他说，苏联卫国战争以后，1945年，遵照斯大林命令，他跟随朱可夫元帅到我国东北与日军作战，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解放了我国东北。那时，他是司令部的上尉作战参谋，跑遍了各个战场，当时22岁。两年后返回莫斯科。他想念他曾流过血的中国，直到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多年的夙愿才得以实现。他说，1973年他转业了。在阿拉木图一个区里搞过农业、工业，当过领导。退休后，国家在阿拉木图国家宾馆给他分了3套房子，配了2辆小车、3个公务员。10年来，他曾三次到乌鲁木齐，这是第一次到伊宁。看了中国的现在，他十分怀念列宁、斯大林时代，钦佩中国共产党，羡慕中国的改革。他说：“我已是48年的老布尔什维克了。苏联虽然取消了共产党，可党在我心中。我今天找你们的目的不是说我的过去，我是说，中国在这么贫困的基础上，人口这么多，经济却搞得这么好，各方面蒸蒸日上，国家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了不起呀！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对头的。现在我们的情况你们也知道。60年代，两国关系不好，那是历史。”说到这里，他紧紧地攥起两只拳头，在胸前晃着说：“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要钢铁般地联合起来。人民友好，日子好过，快快发展，尽早地恢复到斯大林、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关系。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古巴、越南、中国，你们最大，你们的负担很重。所有的党都应该总结教训，不总结教训就会和苏联一样。这就是我一个老



布尔什维克对我所热爱的中国的一点心愿。”

“谢谢您了，老前辈。我代表边防检查站谢谢您。请您放心，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奋勇前进的。”贾文魁上校感激地说。

“这正是我衷心的祝愿！”

旅游团检查完都上车了，一领队恭敬地过来请他上车。他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对贾文魁上校说：“请把您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还要来的。下次来，我一定到您家里去。也欢迎您到阿拉木图我家里去做客。”他哗哗哗写了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与贾文魁上校做了交换。

出境的车辆已经离开检查厅驶上老远的桥头了，他还探出头来，频频挥手致意。

这件事，在李鹰中校的心里掀起了情感的波澜。多少旅游团员到中国购物旅游一趟，感慨万端，多少人游后由衷地对检查员表达肺腑之言：“你们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取得的成绩了不起。过去我们是你们的老大哥，今天你们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中国共产党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人民的心中摆到了越来越高的位置。不由得李鹰自豪地在心里默默称颂：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

五

“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了李鹰的遐思，耳边清晰地传来俄罗斯女领队悦耳的声音：“请中国的中校检查官跳

舞！”话音未落，一位肩披金发的俄罗斯窈窕淑女翩然而至，向他发出了邀请，窘迫得他红着脸连连摇手：“我不会！我不会！”不过，他还是被中外朋友推着拥着走进了舞场。

跳着，跳着，不觉过了 10 点，彼此间的友情随着优美的舞曲更为密切。

明天旅游团就要回国了，聚会不得不结束。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和他的领导贾文魁上校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表达了美好的祝愿：“欢迎朋友们再来！”许多朋友拿出金戒指、手表等要送给他俩留念。他俩窘迫地摇晃着双手，连连谢绝：“谢谢，中国的检查官绝不会收的！……”

气氛尴尬地僵住了，但随即又活跃起来。无奈的苏联朋友“唰！唰！唰！”写了一个个字条，留下了地址、电话号码，个个殷切地说：“欢迎中国检查官去我们国家做客！”

辉煌的大厅里充满了浓烈的诚挚的依依惜别的气氛……

发表于《中国西部文学》1992 年第 2 期)



国门上的人们

对 峙

又是一个晴朗晶蓝如水的好天。太阳一出来口岸就罩上了一层明晃晃的光环。10点刚过,洁净宽阔的柏油路就挨着排了1公里多长的国内外货车,两边人行道上汇满了潮水般喧闹的游客。游客热得扇着风,新奇地观赏着霍尔果斯口岸的风光,蠕动着缓慢的步子,顺着人流流向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孔道口。

孔道口10来米宽,身着橄榄绿的两名武警战士守卫着。跟前竖着一块‘边境禁区,车辆行人禁止通行’白底红字的油漆牌子。半人多高的灰色铁栏杆把游客挡在了外面。

紧靠栏杆,孔道左边,连着水泥地广场有一座很大的底层镶

着茶色玻璃门窗的霍尔果斯检查厅,和孔道平行。两个进出的门,各种肤色的旅客有秩序地出出进进。广场上大包大包的行李堆积如山。往前看,约 800 米处,边境线有两个哨楼。再往前看,目光所及的绿林处,是哈萨克斯坦的口岸。有的人在口岸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车到离哈萨克斯坦口岸不远的中哈边境线中国哨楼上饱享眼福,而众多游客都被挡在了外面。

一对潇洒的男女青年在霍尔果斯海关一个关员陪同下,来到了孔道口,欲进检查厅,被两名武警战士挡住了去路。

“干什么?”

“去检查厅。”关员说。

“这两位呢?”

“广州海关的。进去看看。”

“不行!”

“怎么不行?我们都是海关的。”

“不行就是不行!”

堂堂的关员在客人面前丢了面子,脸,腾地红了。看着武警战士,望望栏杆外人山人海不少游客的目光……只见这位关员眉头一拧,眼睛炯炯一闪,对两位客人说:“走!我们走!”

检查厅是建在卡拉苏河岸边的。检查厅的另一边面向河滩,没有障碍物,也无哨兵守卫。这位关员领着客人绕了个圈子,进入了检查厅。两位武警哨兵看在眼里,用报话机报告给了站领导,就箭也似地跑进检查厅和两名上尉官检查员咕噜了一阵,4 个人候在边防检查站检查室门口了。

海关检查室是半封闭式的,和边防检查站检查室紧紧挨着,



门口距离远不过 4 米。客人没在大厅里浏览,而到海关检查室里去了。边防检查站不敢到海关检查室里抓人,只能在外边等候。

约过了半小时,两位客人在那位关员的陪同下,高高兴兴地出来了。值班关员送至门口寒暄握别。就在这时,候在边防检查站检查室门前的 4 名武警,看到目标忽地冲上前去,把两位远方来的客人气势汹汹地扭住胳膊架起就走。

关员们为之震惊万分,吵着、嚷着、跑着、抢着、呼叫着追至检查厅出口,都无济于事。检查厅里正在进行检查的国内外众多旅客,惊愕地注视着这一幕。

这一幕,被在检查厅门口的海关副关长关忠英碰上了,他大声呵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海关的客人,不能这样!”

“海关怎么样?海关也得遵守我们的规定!”

“检查场是我们管的!”

“孔道 50 米之内是我们管的!”

关副关长上前拉人,被两名战士一把推了个趔趄。

两名客人被边检站人员粗暴地押走了。

有这么几天,口岸检查部门和外国司机反映,边检站有些警官和战士在国门、在检查厅执法过程中,购买外国人的手表、大衣。这天,边检站两名战士各夹着一件哈萨克斯坦灰色大衣从国门下哨归来,显然是在国门执勤时截留的,在路过检查厅前桥头时,被海关关员张中新看到,奔上桥头,挡住了去路,质问道:“大衣哪来的?”

“买——的。”战士拉着长音不以为然。

张中新看到战士傲慢的样子，皱了皱眉头继续追问：“在哪儿买的？”

“国门。”

“买谁的。”

“哈国司机。”

“你们知道这种行为是不被许可的吗？”

“……”战士张了张嘴。

“根据海关法，大衣没收！”

“这……不行。”两战士不自觉地把大衣放在了背后。

“拿来！”张中新发出了威严的命令。

“不给。”

关员张中新见他们纹丝不动，继而通牒：“给不给？”

战士没辙了，乖乖地交出了大衣。

海关一位德高望重的副关长陪同一位 50 年代曾在口岸工作并为口岸做出贡献的老同志想进检查厅参观一下，被边检的执勤战士挡在了铁栏杆孔道口。

副关长指着白发红颜的老者对哨兵解释：“这是 50 年代口岸的领导，几十年没来了，想进检查厅看看。”

战士听罢，一沉吟随即又黑下脸来，转向副关长，毫不让步地说：“不行！”

副关长青了脸，瞪着眼质问战士：“怎么我一个副关长就不能带客人到检查厅我们的检查室看看？”

“你进可以，客人不行。”

副关长气愤地说：“谁给你的权力？”



战士听罢，翘起大拇指往上一指：“我们领导。”

老者看出了个中原因，连忙和解：“好了，好了，不看了，不看了。”笑着连连收场。

边防检查站在联运班车开通的日子，邀请哈萨克斯坦口岸边防检查站过来庆贺，在边检站驻地就餐，打算把哈萨克斯坦联运班车司机邀请到站上一块儿吃顿饭，海关不让，使司机在车上等了4个小时，直等到哈方检查站就餐完毕回国……对峙在继续着。

同 心

天还很黑。北京时间凌晨6点，尹志忠就醒了，身上长了刺似的，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他到海关任职半年多了。海关和边防检查站这么疙疙瘩瘩的，协同不好，怎么搞好联合检查？他感到了担子的沉重。他是名军转干部，乌鲁木齐海关的一名副处长，还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尤其是缺乏海关的经验，把他放到新疆这么一个大口岸任关长，压得他真有点喘不过气来。他想起了红其拉甫海关和边防检查站结成对子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的事。为什么霍尔果斯口岸不如红其拉甫口岸开展得好呢？霍尔果斯海关为什么没能和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联合搞“共建”呢？

这时，在口岸丛林掩映的警营里，也有两位失眠的警官。一位年轻，只不过三十五六，他只是不像尹志忠那样在床上翻腾。

他干脆穿衣起床，掀亮台灯，拉严窗帘，在松软的地毯上悒

郁地踱起步来。他的心情像坠着铅块。

他是刚上任不久的边防检查站站长段永德中校，原任武警支队政治处主任，上任后，他验证了过去的耳闻并非是好事者虚构出的故事。两个单位在检查厅房连房，门挨门，验台咫尺之距，检查官、关员却是冷眼相看，‘老死不相往来’，绷紧的弦大有一拨即响的架势。关系越闹越僵，甚至告到自治区人民政府了。在国门闹，丢人都丢出国去了。叫老外怎么看我们呢？

还有一个为此焦虑的是边防检查站上校政委刘延斌。他是边防检查站的元老，两家到了这种火候他有推卸不掉的责任。现在，如果再不快刀斩乱麻，自己要成为国门上的‘罪魁祸首’了。他走出门来，营区一片静谧，满天星斗闪烁烁烁。他看到站长宿舍亮着灯，不忍心去打扰站长。他漫步在营区的林间小道上，柳丝拂面，浮想联翩，初春寒夜的微风吹在他的身上，头脑清醒了许多。远处，传来了雄鸡的啼鸣。他使劲攥了攥拳头，甩了甩胳膊。新的一天来到了。

起床号一响，他就急不可待地推开了段站长的门，向站长叙说了自己的想法。站长长叹一声，苦笑着，摇了摇头：“为这事，我折腾了一宿没睡好。”

他俩要走访海关。

站长段永德代表边防检查站向海关透露了打算与海关结对‘共建’的愿望。海关关长尹志忠一听，对着话筒叫起来：“好哇！好哇！我们想到一起了。我正为此事急得焦头烂额呢……”

段永德不等尹关长说完，就抢着说：“尹关长，为这事，我们组织了个走访小组，准备到海关征求意见。您看今天行吗？”



尹关长不示弱，也抢着说：“段站长，我们海关也组织了个走访小组，要到边检站征求意见。我看，你们别来了，我们去吧。”

“不。还是我们去吧。”

“我们去吧。”尹关长不让。

段站长急了，大声对着话筒嚷嚷：“尹关长，您不要争了！我们先提的嘛，理应我们去。”

尹关长不好再争了。

两个单位坐在一块儿了。说过去，谈现在，话未来……于是，诞生了《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互助公约》。

原 则

烈日流火。茫茫光秃的戈壁，被太阳烘烤得焦干火烫。戈壁蜿蜒干涸的河床（河水被引到两国灌溉土地去了）向上下方向延伸而去。这就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界河——霍尔果斯河，河上架了一座建有红绿栏杆、黑白条纹挡板的单孔水泥小桥。桥中间有一条明显的路面联结线，这就是国界线。桥为东西走向，东为中国的水泥路，西为哈萨克斯坦的柏油路。桥距中哈两口岸各 800 米。小桥成了游客向往参观的热点。这神圣的一线，令人望而却步，有着无言的凛凛威严。

小桥中方一边，有两座建筑物，一座是灰色的方形二层武警哨楼，一座是三层楼高的圆形古典式的八角解放军哨楼，绿色琉璃瓦金碧辉煌。两个哨楼给光秃的戈壁滩增添了灿灿蒸腾的灵气。

在武警哨楼 20 米处，设有一道路障，有一根能上下启动的杠杆式的横跨公路的钢管栏杆。紧靠路障的一头，有一个红蓝白阳伞，伞下放了张黄漆脱落的三屉桌，桌后端坐着一位相貌英俊的少尉警官，栏杆旁有 4 位武警战士。路上，过境的客、货车一辆一辆，排了一大溜。5 个人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对过境车辆一一进行登记、检查、放行。整个上午，连丁点儿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忙到快下班的时候，排着长队的过境车辆才检查放行完毕。

‘飒飒飒……’似轻风漫过树林的声音。

刚在阳伞下休息了片刻，哨兵视线就被从哈萨克斯坦方向传来的汽车引擎声吸引了过去。3 辆黑色锃亮的卧车，从界桥方向缓缓驶来。刹那，驶到了跟前。

“少尉同志，您好。”“同志，您好。”

从卧车里钻出来穿着雪白衬衣，系着领带，面部白皙洒脱的年轻人，在笑着和排长、战士一一握手，问好，递烟。但哨兵们威严地站着，任凭年轻人热情地握手。哨兵们不冷不热。热情的年轻人不尴不尬。

年轻人娴熟地掏出护照和工作证，亲热地递给年轻的少尉。他是中国新疆××贸易商行的经理，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开展易货贸易从哈方买了 3 辆第三国豪华卧车。进口第三国车辆国家控制得相当严格，但他没有国家批办的任何手续。他知道管进口车辆的是海关而不是边检站。他想让执勤哨兵通融一下，先把车开到国内来，然后再通融海关。买第三国车辆到国内销售并不是他的独创。不料说了半天，这位带班的少尉和哨兵板着



面孔，一点也不通融。于是，他灵机一动，把少尉叫到一边，避开士兵，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叠美元：“朋友，帮个忙吧！您若是将这3辆车放了，这一叠美元就是您的了。如果办成，再给您一大笔。您看怎样？”

少尉一下子变了脸，恼怒地说道：“国家的原则不能卖。收回你的钱吧！”

时隔不久，乌鲁木齐的一家公司，以同样的方式从哈萨克斯坦购买了4辆第三国高级卧车，拿出巨款向这位少尉行贿，叫行方便。少尉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方便我不能行。违反政策和法律的事我不能办！”

这个少尉叫田建军，是刚从武警学校毕业分配来的排长。按说，进出口车辆、货物是海关监管的事情，关您边防检查站一个警官什么事？但是，他受了边防检查站领导的委托，边防检查站是受了海关的委托。

1992年以来，中哈贸易蓬勃发展。但哈方易货贸易缺乏返还物资，出现了较大的顺差。这就等于中国向哈萨克斯坦提供了无息贷款，苦了中国的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在危难之中把目光盯向了独联体汽车市场第三国名牌小汽车。这些企业购买第三国的小车，很多却不符合手续，即使入境客商在口岸进行了边防登记，盖了验讫章，也不得不请边防检查站将“验讫章”注销，把车退出境去。时间一长，客商学精了。入境，边防检查站是第一关。客商入境在边防检查站进行了边防检查，把第三国车丢在检查现场，人就跑了。等过几天后再来，车也退不出去了。于是和海关软磨硬缠，打开了持久战。海关和边防检查站签订了

《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互助公约》以后，海关想请求边防检查站国门哨兵协助，凭海关放行单放行，直接把不符手续、没有手续的第三国的小车挡在国门以外。边防检查站接受了这个委托，于是出现了前边的那一幕。

据统计，1993年，国门哨兵阻挡了159辆第三国车辆入关，把没有手续的全部挡了回去。

稽查走私主要是海关的事。但，边防检查站给予了有力的配合。1993年7月21日中午下班，一个入境乌兹别克斯坦的旅客，趁检查厅无人，将未向海关申报的价值2万元的259个望远镜偷运出厅外，售给了检查场铁栏外的不法商人，被执勤的罗凯、李虎、杨宝健3个哨兵发现，报告给海关，追回了走私品。7月29日，一个哈萨克斯坦旅客，携带价值4700元的94条香烟，趁检查厅外无人，从厅外通过，想逃避海关检查，被哨兵赵勇发现，报告给了海关。9月、10月，边防检查站哨兵查获哈萨克斯坦驾驶员两次走私俄得克酒1374件，价值4万余元。6月26日、27日两天，边防检查站干警××向海关举报，××日报社、××部公司出境代表团走私美元，海关对其重点检查，查获未向海关申报、也无“外汇携带出境许可证”的美金11.3万元。据统计，1993年，边防检查站为海关稽查走私香烟、俄得克酒、望远镜、羚羊角、剃须刀、汽车配件、美元、人民币等较大案件9起，价值71.67万元人民币。

一个初夏的上午，刚上班，海关关长尹志忠到检查厅去。走到海关大楼走廊，淅淅沥沥下起了雨。他正在走廊下犹豫，见一队整齐的武警战士，正在雨中向国门走去。战士的衣服都淋透



了。尹关长心里咯噔了一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武警战士太辛苦了。来口岸半年多时间，他已不是第一次目睹这样的情景了。酷暑寒冬，风雨雪天，天天步行上哨，步行下哨。他曾经试图给边防检查站领导说一下，解决一下战士上下哨的交通工具。当然，这也是一种练兵。他是行武出身，对此能够理解。不过，他总认为，该给战士创造的条件还是应该创造的。因条件不足战士受苦和严格要求毕竟是两码事。于是在他头脑里，萌生了一个想法。

他向海关其他领导透露了自己的心事，海关领导双手赞成；他于是向边防检查站领导说出自己的打算，边防检查站领导高兴地握住了他的双手。不久，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海关为武警战士进口了一辆东欧国家的面包车。

边防检查站和他们的上级要去哈萨克斯坦会谈，人多车少，海关就把自己新近接的车让出来 边防检查站检查厅缺少维语翻译，海关就主动找上门去 边防检查站打字员忙不过来，海关就帮忙连夜加班 边防检查站过“八一”建军节，海关领导就带上慰问品上门慰问 边防检查站稽查武器渗透，海关就格外关注。1993年，海关帮助边防检查站查获外籍旅客、员工非法携带枪支案3起，没收德制瓦斯手枪3枝、猎枪1枝、瓦斯罐4个、子弹数十发、气枪1枝……

边防检查站老战士回家探亲带来了土特产，总是给尹关长送上一份 边防检查站干部有了想不通的问题，愿意跟尹关长聊一聊，他们把尹关长当成了知音。

清 风

1993年8月25日上午,过境人员特多。在出境通道,边防检查站检验台出现了骚动。边检处上尉代处长何京东忙过去向检查员陈英询问,原来是吉林省延边市4人出国证明书是复印件。这是不符合要求的,必须要正本。何京东把这4人叫到一边,以免影响后面人的检查。客人是远道而来,回去取正本确实太不容易。于是他给客人出主意,让他们打电话与外办联系,或发电传。结果,三天就把手续办好了。为了感谢何京东,吉林客人在出国临上车前塞给何京东一包硬盒香烟。何京东不会吸烟,随即把烟还了回去。客人又把烟塞过来。这样推来推去,招来很多人的目光。一位老太太嗔怪起来:“也真是的。他诚心给您,收下就行了。何必塞来推去的。不就是一包烟嘛!”何京东一听,心想:也是,别耽误旅客的时间了,就收下了这包香烟。但他后来发现,这包烟里装的是1500元人民币。他赶快报告给了领导,说明了原委,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组织。

海关查获中国林业国际合作公司驻哈萨克斯坦总代表甄×将6万美元交给哈方客商携带出境,未向海关申报,按规定要做没收处理。关长尹志忠看到甄×一趟趟向海关跑请求从宽处理。他考虑到当前国有企业做生意太难,就主动报告上级,经过批准,做了特殊处理,退回了暂扣的6万元美金,从而救了一个企业。甄×感激涕零,他托同事捎来感谢信,信里夹了1000美元。尹志忠安排一位副关长把钱如数退了回去。



边检站调研处处长卡得尔的维吾尔族老乡，出国做生意带了很多货物，超过了限量。他对卡得尔说：“帮个忙吧，您和海关熟，帮我找车送过去，我给您美元！”卡得尔说：“您做买卖，我不反对，这是国家允许的。专车送办不到，凭着美元过去更办不到。”

海关哈萨克族旅检科科长马拉提，外表看来剽悍粗犷，其实内里秀气沉稳。1993年4月27日，在旅检中，偶尔遇到了一位出国做生意的10年前的维吾尔族好友。这位好友所带物品在限量之内，通过了检查，两人匆匆惜别。可是不久，这位好友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夹寄了1000元人民币。朋友，您合法做生意，我支持您，您干嘛给我1000块钱呀？咦，难道他想买通我，为后日的歪门邪道铺路？他给好友写了一封长信，一顿炮轰，好友醒悟了。这位好友不断出入国境，合法经商，成了一位有名气的企业家。

王新祖，23岁，秦皇岛海关学校毕业生。1993年担任旅游购物团物品验放工作。7月13日上午，王新祖在检查现场刚验放完一个团，一抬头，一位浓妆艳抹的金发丽人翩翩而至。

“孜德拉夫斯特吾依切 您好）！王同志。”金发丽人伸出了热情的手。

“小姐，您认识我？”小王友好而诧异地与其握手。

金发丽人睁大了眼睛：“小王，我是阿拉木图旅行社琳达。上次，不是您帮了我的忙吗？”

啊！王新祖想起来了。那是上月，伊犁环球旅行社导游员卓娅领来一位哭哭啼啼的俄罗斯小姐——阿拉木图旅游团领队

琳达。她在伊宁洗澡时,2 000 美元被偷,为银行美元兑换水单数额不够出不了境担心而哭。因为,独联体旅游团回国买的物品很多,要凭银行美元兑换水单出境。中国的一辆大半挂车,规定必须有 1.5 万美元至 2 万美元的兑换水单,方可出境。而那次琳达的旅游团因被偷缺了 2 000 美元的兑换水单。但她有中国接团单位的证明,经请示科长、关长,就给予照顾验放出境了。琳达和环球旅行社对他都感激不尽。

“小王,您看,这大衣喜欢吗?”琳达递上了一件崭新的呢子大衣。

王新祖不失礼貌地接过随意一试,不由惊叹:“哟,这么合适?”

“嘻嘻。上次,您帮我那么大忙,我看了您的身材,专门为您做的。”

王新祖一听,笑着说:“不行!不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说着脱下了大衣,塞还给了琳达。

琳达执意要给,王新祖坚决不收。琳达摊开一只手,头一歪,肩一耸,感慨地仰天长叹:“唉,中国竟有这样的关员。”

过境旅客对边防检查站如此大方不是没有原因的。海关对过境物品有查、免、检、放、罚、没、扣、退 8 种权力,对过境人员有放行入出境的权力。这些权力对那些不符手续和携带物不符要求的显得格外重要。人要过境,物品要带走,于是送钱、送物,拉老乡,拉民族,套宗教、裙带、朋友、同学关系等等,甚至用美色。在异国口岸,小恩小惠,买过路钱,女色攻关,套各种近乎,司空见惯。可是到了中国海关,金钱、女色、关系就失去了魅力。在



边防检查站，旅客把护照递给检查员，护照里夹上 50 美元、100 美元，或者更多些，还送上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请看看我的！”有的旅客，被阻走不了认识了领导和检查员，伸出长长的手和你握手，你一握，不是美元就是人民币，扣在你的手心里了。内秀的关员、检查员一个微笑，给你个一言不发，把钱、物推给你，性子直的关员、检查员，则不失礼貌地厉声警告：“你不要害我呀！”就把钱、物操给对方。这样的事，在海关、在边防检查站，天天有，平常得没法去统计。至今，这里没有发现一个受贿放私的。

两位吉尔吉斯斯坦入境驾驶员，汽车坏在中国口岸的河坝里，修了 3 天还没修好，带来的钱全部花光了，吃饭不敢到餐馆去，便买了几公斤马铃薯在河坝里烧着充饥。这事被值勤的战士杨海柱、张锋友看到了，走上前去问明了原因，两人便凑了 30 元人民币送给驾驶员，感动得两位驾驶员抓住两位中国武警战士的手连连摇晃：“巴里勺依，斯巴斯巴 太感谢您了）！维也里卡亚，克衣达阿亚（中国伟大）维也里卡亚，克衣达阿衣斯卡亚，阿拉米亚（中国军队伟大）！”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国代表团来到口岸，正是因瘟疫而闭关的第二天，要闭关几天还是个未知数。回吗？大老远地来了。等，等到何时？延边同志傻眼了。边防检查站比延边同志更着急，就专门为延边同志与哈萨克斯坦口岸举行了会晤，在海关部门的协助下，破例地两国开关，把延边同志送出境去。

哈萨克斯坦农庄主席主动找到在哈方雅尔肯特会谈的我方边防检查站代表，表示要以柴油、皮革等物换取我方的大米、面粉，愁于没有伙伴。检查站探明了换货数量和价格，立即传递给

当地霍城县政府，促成了贸易的开展。

霍尔果斯海关、边防检查站第一年结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终于灿烂地开放了。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全国口岸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表彰大会上，他们被授予‘结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王乐泉接见了霍尔果斯海关关长尹志忠等与会代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在霍尔果斯口岸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霍尔果斯口岸党委、口岸管委会联合发出通知，宣扬他们的事迹，开展学习霍尔果斯海关、边防检查站结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的活动。

授旗仪式的第二天晚上，月亮格外圆，海关关长尹志忠带着他的助手们来到边防检查站警营。等候在大门口的武警官兵，列队热烈欢迎他们。这晚，海关、边防检查站亲热地交谈到很晚，很晚。

发表于《绿洲》1994年第4期)



一只橄榄守国门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一条宽阔平坦明晃晃的大道，横穿荒古戈壁漫长的国境线，把国境线划开了一个口子。这种口子，世界习惯叫国门。于是就有了守国门的部队。中国的国门是穿橄榄绿的武警部队守卫着。

通常概念，国门即口岸。这是一个组建 100 多年的口岸，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它复兴起来，复兴得人如潮、车如河、货如山、楼如林、路如网，复兴得让人发狂。就在这样一个口岸的马路上，谁都能够看到，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总有两队挺着胸脯、迈着整齐的步伐、甩着双手、雄赳赳气昂昂的橄榄绿走过：一队去边境哨卡，一队去检查厅。从高俯瞰，活像一只绿色的橄榄。

这只绿橄榄检查着过境人员，为祖国把关，不卑不亢；为旅

客服务,设身处地。发生的故事多如天上的星星……

第一章 酸甜苦辣

祸起萧墙

一切都还笼罩在传统春节浓厚的气氛中,一个电话,把边防检查站站长贾文魁上校从祖国的大西北边沿霍尔果斯口岸叫到了 600 公里外的边防局。

猩红的地毯,酱色的沙发,茶色的玻璃茶几,棕色的办公桌,豪华的局长办公室此时的气氛却是严肃紧张。坐在桌后的大校局长板着面孔,副局长坐在一边,贾文魁在另一边沙发上正襟危坐。3 人都闭口缄言,沉默中蕴含着风和雷。

局长抬起眼睛,直射向贾文魁:“接待×市市长的任务你完成了吗?”

贾文魁站起回答:“报告局长,遵照×副局长的指示,任务完成了。市长过境很高兴。”

“狡辩!”局长‘嘭’地拍了下桌子,站起来敲着桌沿呵斥,“人家都告到国务院去了。还有什么话说!”

“……”贾文魁望着盛怒的局长,张了张嘴,欲言又止,脖子、脸憋得通红。

局长冒火的眼睛瞪着贾文魁,待了好一会儿,长喘了口气,像是下决心,又似是做结论,痛心地说:“还想不想干?不想干就不要干了。”

“不想干”,在部队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几炮把贾文魁轰得懵懵懂懂。

状告北京城

霍尔果斯河少有的春来早，不宽的冰封的河面上不知何时被春的雷声震成了碎块。河面上漂浮着轻飘飘的冰块，静静地慢悠悠地向下游流去。阳坡，河水滑过岸边的地方，竟冲出了小草的嫩黄。天空，春光融融，成群的乌鸦‘嘎——嘎——’地叫着，在岸边觅食。这春的气息，与死寂的口岸成了鲜明的对比。以繁华闻名的口岸突然变得萧条，往日门庭若市的机关、商店、餐厅齐刷刷地关了门，刚刚崛起的楼群听不到一点声音，宽阔明亮的马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寥寥可数的几幢锅炉房上，插入云天的烟囱有气无力地懒洋洋地冒着灰烟。惟独各大门口上方悬挂着的‘欢度春节’红底黑字鲜艳的横幅标语和楼房顶上飘扬的彩旗，解释着口岸寂然之谜，昭示着口岸潜在着无比的活力。

口岸街心马路飘带似地漫过戈壁向西飘去，飘带的边沿明灯似地系着几个不大的比较显眼的建筑物，从‘中国霍尔果斯口岸’开始，依次向西排列：中国霍尔果斯检查厅，并排的中国武警哨楼和解放军哨楼，中哈界桥，哈萨克斯坦铁塔哨楼，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口岸。

从距离上看，界桥居中，中国霍尔果斯和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建在距界桥相等的距离上。两口岸相距不足 1.6 公里。两口岸是两国开放友好往来的门户，界桥两头的哨楼是两国各自国门的哨卡。

这是大年初二，春节放假闭关后的第二天。



晚 7 时 30 分,哈萨克斯坦铁塔哨楼上挂起了一面红旗。这是两国协议规定要求会晤的表示。谁要求会晤谁先升旗。被要求的一方,如果同意(其实,作为礼貌,没有不同意的时候),就为本国哨楼上也插一面红旗,这叫回旗。回旗后,双方乘车前往界桥会晤。界桥是纽带,哨楼哨兵是观察联络员。这样会晤,好天,一般在桥上;刮风下雨,就在桥头的小会晤室。两国在桥头各自的一方都建了小会晤室。中国建的是砖木结构的,哈萨克斯坦是蓝色木制小房。坏天气会晤时,或在这边,或在那边。

此次,中方回旗后,边防检查站会晤代表李鹰和参谋张燕飞按惯例前往界桥会晤。哈方会晤代表先一步到达桥头,看到中方会晤代表下车,才列队健步前往界桥中心线。中心线即国界线。中哈两方代表庄重地迈着军人的步伐,‘唰!唰!’走至中心线,并不越线,各站在本国土地上,平行各列一队,面对面礼节性地隔线立正、敬礼,胳膊越线握手、问候。随即会晤开始。

哈方:“你们×市有个代表团到雅尔肯特市访问,准备从这里出境,是否可以?”

中方:“根据上级有关通知和双方边防代表协议,2月2日至9日放假闭关,原则上不宜放行。”

“……”哈方代表茫然耸肩。

“是否这样——”中方补充,“我们请示上级,同时和其他联检部门协商一下,明天中午14时答复你们?”

“好。”

会晤结束。又是立正、敬礼、握手、话别。

2月4日上午11时30分,中方升旗要求会晤,哈方未回



旗。中午 14 时,中方会晤代表亲自前往国门命令哨兵摇旗紧急会晤,哈方仍未回旗。15 时 30 分,中方撤旗,代表返回。16 时 30 分,哈方升旗要求会晤;16 时 50 分,中方回旗前往界桥与哈会晤。

‘对不起,我们把表看错了。’哈方表示歉意。

“×市代表团什么时候入境?”中方开门见山。

‘明天(日)。我东部军区司令来电让我们放行。’哈方回答。

‘那好。我们再请示一下。有何变化,随时联系。’中方说。

2月5日下午15时,口岸办李秘书去边防检查站转达上级的指示:“×市×州长指示外办给口岸管委会来电话,速将×市市长代表团接待入境。”边检站值班干部说:“站长到六十二团场拜年去了,待请示站长后再做答复。”

值班干部乘车去请示站长。站长说:“节假日闭关双方有协议,不准人员入境。如果是特殊情况,必须边防局通知,×州长说了不行。”

口岸委将此话转给了州外办。

16时45分,口岸委催问:“为什么不能开关?”

边检值班干部:“没有接到上级开关的通知。”

口岸委:“州长已指派州政府办一主任带一辆中轿来口岸接团了。如那样,我们和你们边防局联系。”

17时许,国门哨楼哨兵文刚林看到哈方升旗要求会晤。没过多久,哈方一小车驶至霍尔果斯河桥头。一哈军官从车里出来,招手要中方哨兵过去。哨兵赶到桥头,得知×市市长也到了



桥头。

市长走下车来。哨兵向市长敬军礼。

市长急切地要求说：“希望能让代表团早点入境。”

哨兵回答：“请您稍等。”即跑步到站里（哨楼的电话坏了），向值班室报告。

哨楼离边检站驻地1公里，市长在哨楼等候。

哨兵返回国门。

市长已经不耐烦了，问：“还要等多久？”

哨兵答：“快了。请不要着急。”

市长：“你们站长到哪里去了？”

哨兵：“拜年去了。”

市长听罢，沉吟片刻，表现出由衷的关心：“你们生活得怎样？节过得好不好？”

哨兵：“生活得很好，这个节过得很愉快。”

哨兵回到哨位，市长乘车返回哈方口岸。

18时整，边检站值班室接到边防局电话，×副局长指示：“立即做好接待×市市长代表团入境准备。要热情周到，事后将情况报告局值班室。”

站长得到边防局指示，随即回站，安排边检处处长李鹰带翻译前往国门与哈方会晤。哈方无车送团，会晤同意让中方车到哈方口岸检查厅接团。

中方车赶到哈方。

哈方口岸检查场是封闭式的，周围是一人多高的砖墙，前后有入出两个口，中间是白色的两层楼式的很小的检查厅。向着



中方口的围墙内,有几只凶猛的狼狗蹲在铁栏内,一见生人就跳跃着狂吠。

中方车子一停,哈方边防军人和中国代表团就围了上来,礼节性地欢迎中方接团人。市长和蔼可亲。

哈方边防检查站对中国代表团复验了护照,把团送上车。中方接团回国。

在中国检查厅。临时召集来的联检人员对代表团履行检查,简化了手续。市长特别高兴,赞扬了检查人员坚守边关为国奉献的精神,并一一给检查人员送了名片和礼品。

春节放假闭关期间少有的接团任务完成了。口岸又恢复了闭关期间的寂静。

然而,有谁知道,在这寂静中,从哈方升旗要求会晤开始,就酝酿了一起令人无法理解的难以承受的灾难。

一切本来是很自然的。

闭关,是两国的协议;开关,也必须两国会晤。就是在本国一方,闭关期间开关,也不是边防检查站一家说了算。国家明文规定,入出境旅客实行联检。联检,由卫检、动植检、海关、商检、边检 5 家组成,各司其责。5 家代表着 5 个系统,独立的执法部门,互相之间存在的是制约、监督、协调的关系,没有谁领导谁、谁服从谁的权力和义务。开关,必须协商,管委会也是协调基础上的管理,还得经过上级批准;现正是放假,各单位留守值班人员能不能赶来参加联检都是个问题。

何况,市长代表团原定行程安排没定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回国。市长突然改变行程,口岸毫不知晓,毫无准备。恰巧又是

春节放假。延误时间是毫无办法、无能为力的。对此,边防检查站和检疫、检验人员看到自己的市长滞留在异国口岸,无不羞愧难当。因为,在口岸工作人员的心目中,市长的面子就是中国人的面子,国家的面子。

可悲的是,在升旗、会晤、请示、协商中耗掉的两天,并不被人理解。市长晚入境两天,就认为是边防检查站故意刁难,玩忽职守。罪责全怪罪到边防检查站站长贾文魁的头上。案子告到了京城国务院。

一厅长出国,不愿乘坐旅客拥挤的国际大班车,他要求自己的专车到对方口岸,海关、边防人员给他解释,车子出国,国家是有规定的,是极特殊、极少的。出国的车子是有严格审批手续的,批准了的车子才能出国。口岸没有这个权限,批准权限在省级外办。用他的车子送出国是不被许可的。并进一步表示:如果厅长执意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出国,海关、边防人员也是可以努力的,不过,要经过中哈两国会晤,会晤是要时间的,会晤要升旗、回旗,两国边防人员乘车去界桥会晤,快则一个小时,慢则两个小时。上午厅长就出不去了。厅长不听则已,一听就火了,瞪起眼睛:“你们狂妄,你们看不起我!”

说罢,一头钻进了国际班车,吓得随从无所适从。

一地区专员从异国归来。下了异国送他到中国口岸的车子,看到地区接他的人员,立即要登上接他的车子走。他持的是因公普通护照,按规定不能免检,只有持公务护照和外交护照的才可免检。海关、边防检查人员要他把行李物品运到检查厅履行检查,他立刻就掉下脸来,声音不高地拉着长音,连讽带刺:



‘我一个专员，你们还不相信。好——检查吧，看看我这个专员有没有走私，合不合格？’表现出极大的不高兴。

事过一天，这个地区就传开了海关、边检对他不尊的流言……

这些人，在过境官员中虽然是极少数，但对口岸工作的干扰、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这些极少数的官员，目无法纪，在口岸“一关四检”（即海关、边检、卫检、动植检、商检）的头上演绎出了诸多悲壮的故事。

外交官暴跳如雷

边检员中尉徐晓江复验完护照，跳下出境的客车，发现停在检查场等待检查的B国豪华乳白色伏尔加卧车和旅客不见了。一个疑惑的信号猛烈地敲击着他的神经，高度警觉的目光沿着孔道向国境线扫去，一辆白色伏尔加风驰电掣般地向国境线奔驰的背影进入了他的视线。伏尔加眼看就要出境了，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火速转身，越过厅道里杂乱的行李，挤过众多的旅客，奔进检查厅边防检查室抓起通向国门的电话。

国门高度戒备起来。伏尔加堵在了国门内。

红绿色的铜管栏杆不可逾越地横挡在伏尔加车头前，显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警威、人威。在中国的国境内，乃至中国版图上，不容任何外国人恣意进行有损中国神圣形象的活动。

漫长的国境线上，象征国门的边防检查站哨楼和人民解放军哨楼门神似地对称把守在两边的孔道，空气紧张起来。年轻

的武警战士说着汉语打着手势，让伏尔加立即返回。伏尔加里的人视若无睹，纹丝不动，‘哒’地推开车门，伸出一个黑卷发、蓝眼睛、高颧骨、鹰鼻梁的脑袋，眯着蔑视的眼睛质问战士：“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战士只说这是边防检查室的命令，并不多做解释。争执吼叫也没用。片刻，因国门不通，国境线两边的柏油路上堵塞了长长的一溜进出境的汽车。他们无奈，只好气呼呼地调转头，懒洋洋地开回检查场。

边检处李鹰、张明亮正副处长和边检员徐晓江已在检查场等候。从伏尔加里钻出了 5 个人。他们是出访中国的 B 国 D 州代表团。那位胖大的老者是 B 国 D 州议会代表、州长。他走下车来，以不凡的气度咆哮起来。李鹰、张明亮不气不恼，不亢不卑，反复冷静地做解释工作，讲明我边防检查的严肃程序。而这位自命不凡的议会代表、州长仍然气势汹汹，暴跳如雷：“我去过美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都没有像你们这样对待我！我持的是外交护照。外交护照免检，你们懂吗？”并向我边防检查官威胁：“从明天起，我禁止我国的货车到中国送货，不给你们钢材、化肥、木材，不准中国车辆入境。”并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声言：“我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那里去告状，告到北京，把事情闹大。”指责我检查员：“根本不懂涉外纪律，要考虑自己的下场。”

这种骄横在 B 国不乏其人。

B 国 E 州外贸局负责人内桑巴耶夫，开车到中国伊宁市洽谈贸易，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边防检查室验台，验其手续相符，但邀请单位人未来接。按边防检查管理规定，外国人没有中国邀



请单位人陪同,吃、住等困难,不准直接独自到中国纵深地区。他非要自己开车去伊宁,中方不允,就暴跳起来,要挟中国:“不谈了!造成的后果你们要负责!”要返回。边检处处长李鹰忍无可忍,严正警告:“好,你想回就回。不过,我马上通知你们边防检查站,你是不受欢迎的人。”内桑巴耶夫的嚣张气焰立刻被杀了下去,态度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

B 国×部代表团持公务护照来到中国口岸,按规定免检,应放其过关。但是中国边防检查站不给予免检,不让入关。代表团莫名其妙,问其原因又不予解释,一味地堵他们“回去!回去!”团长发起火来:“中国边防太不像话了,连国际准则都不执行了。”暴怒地声言:“我要控告你们!”

我们的检查官李鹰处长并不和他们发火。这是李鹰处长维护中国国格、中国国威的一计。李鹰看着火候到了,才严正地告诉他:“不是我们不执行国际准则,是你们不懂得国际准则!”

“卡克尔娃里特 这话怎讲)?”团长追上一句。

“昨天,我国北京体委摔跤队一行 8 人,持公务护照到达你们口岸。你们的边防检查站不问青红皂白毫无礼貌地给挡了回来,是你们不执行国际准则。”李鹰平静地怒斥他们。

“依吉欧特 混蛋)!依吉欧特 混蛋)!我回去要收拾他们!”

这种骄横也波及到第三国的客商。

土耳其塔兰奇兄弟皮革有限公司在伊宁市建立了个皮革厂,是我国对外开放以来伊宁市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很受中国人青睐。塔兰奇常常路经 B 国。受到 B 国的影响,塔兰奇把中国



对他的优待，当成了中国人对他的乞求。一次，他要出境，他的签证已用完，边防检查室主动与上级联系，经许可放其出境。二次他回来，仍未办签证，不让进就发脾气，诬蔑说中国边防检查站刁难他，扬言要告状。

.....

李鹰、张明克面对 B 国这位议会代表、州长，不放弃原则，冷静、沉着地再次强调我边防检查的严肃程序，解释其中的误会。这位骄横的州长，理屈词穷，不得不交出护照，接受复验。

这不是虚惊

边防检查站新任站长段永德中校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出境旅客李文甫要出境了。

检查大厅出境通道，旅客拥挤着提着拖着行李向厅外移动。一位橄榄绿帮助一个中年男子提着行李。这是边防检查负责人吴世运上尉在为出境旅客李文甫送行。段永德看到他俩的背影，隐隐歉疚的心情得到了些许的平衡。

李文甫经哈萨克斯坦去澳大利亚，护照、签证、出境卡，所有手续一应俱全，应该按时放行。也怪他和他的陪送人弄巧成拙。

前天上午，他在两位自称自治州人民政府干部的青年人陪同下，乘一辆豪华卧车来到口岸，并以特殊的身份被送至检查大厅出境通道。通道里旅客特多，各检查单位验台前都排了长长的队伍。他还是很自觉的，一进通道就去排队；而他的两个陪送人，一扎进检查厅通道，其他检查部门瞄也不瞄，直直找上边防检查室负责人吴世运上尉，声称李文甫是澳大利亚老板，和州



政府签了 2 000 万美元的投资合同，州长进行了接见，举行了欢送宴会，要求边防检查站简化手续，快验快放，如果今天出不去会造成怎么怎么的影响。吴世运听后很重视，既然是政府的客人，检查时一定优先检查放行。为了做好边防检查时优先的准备，吴世运还叫陪送人把李文甫边防检查的手续拿来先看了一遍。李文甫的手续是齐全的。可是，在将要下班的时候他沉不住气了。他一次次地看表，站在队列里不安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 10 月霜寒、检查厅还未送暖的情况下，他竟满头大汗。他的两个陪送人，其中的一个在向吴世运卖弄，他是管复转军人安置工作的，吃、喝、拉、撒、睡他都管。如果吴世运转业，工作安置他包了。但，不管怎么海侃，话不离其宗，即李文甫是有身份的人，要快验快放。这引起了吴世运的疑虑 李文甫手续齐全，干嘛那么着急？上午走不成下午走嘛。凭直觉，吴世运觉得李文甫有点问题，他产生了拖的念头。他的想法自然得到了新站长的支持，吴世运扣留了他的护照。

李文甫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

他的陪送人责问吴世运：“李老板出不去怎么向领导交待？影响了 2 000 万美元的投资，责任你负得起吗？州长要找你们领导的。”见发脾气没用，他们去找边检站某领导，并写了放行的条子。吴世运以站长做后盾，以陪送人出言不逊为由均不予理睬。他们没辙了，向吴世运说好话，这种没骨气的猥琐做法，令吴世运作呕，更坚定了他考察李文甫的决心。但是两天过去了，并没有发现李文甫什么问题。疑虑消失了，该放李文甫出境了。

好端端的旅客被耽搁了一天，作为边防武警对情况把握不

准,是不称职的表现。段永德陷入了深深的反思,目送着李文甫登上出境的客车。

复验护照的边防检查员跳下汽车,车子开动了,段永德的一桩心事才算了结。段永德转身要回边防检查室,一警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告站长,特急电报!”

段永德接过电报一看,是一份边控通知。电文是:“案犯李文甫因特大走私倒卖汽车、黄金饰品,于1990年9月19日被公安机关逮捕,在关押期间,趁外出看病之机潜逃。为了防止该犯从口岸出境,现将李文甫的边控通知书发你们,请迅速布控。如发现被控人犯,应立即予以拘留,严密看管,防止再次逃跑。”后附李文甫的传真照片、籍贯、性别、年龄、职业、体貌特征。

几行电文,对站长段永德不啻是个晴天霹雳。‘这个人就是李文甫。’可是李文甫已经坐上国际班车走了。他立即通知国门哨卡,进行阻截,派出特别小组前去缉拿……

边防检查站终于阻止了逃犯出境,缉拿了逃犯。

第二章 一道密封的墙

‘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边防武警战士,是有觉悟的战士。对于来自左的、右的,上边的、下边的,中国的、外国的,大的、小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有碍于实施国家入出境管理法的阻力,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己任,清醒地予以处理,非但没有因委屈影响了国家入出境管理法的实施,反而百折不挠地为国家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密封的墙。’新任站长



段永德任职半年后，了解了边防检查站的过去和现在，拨去了入出境检查过程中方方面面强加给边防检查站的灰色的烟云，真切地看到了边防武警战士沉稳、坚定、聪慧、洒脱的英姿，在心底刻下了这段碑言。

镜头之一

这是一座并不豪华，面积不过千平方米的一层房建筑，位置偏僻得再没有这么偏僻了。它建在霍尔果斯口岸西北角上通向哈萨克斯坦孔道左侧卡拉苏河东岸，称得上中国西北部房屋建筑的偏僻之最。但是，它的位置并不因它的偏僻而影响它的繁荣。这里是当今人们想往的热点，通往他国的桥梁。

这就是口岸瞩目的焦点——霍尔果斯检查厅。

霍尔果斯检查厅为长方形东西向建筑，大厅中间顺东西向建了一排通到两头的隔成许多房间的南北相通的房子，把大厅隔成了两条通道，按实际需要一条定为入境通道，一条定为出境通道。每条通道里侧的一间间门口依次挂着卫检、边检、海关、动植检、商检的牌子，标志着在此执法的单位。这些执法单位都在窗内设了个验证检查台。每天只要是开关的时间，通道里就会挤满过境旅客，自觉地按程序到各执法验证台实施检查。

9月15日上午，边防检查验台坐着的是一位武警中尉，胖胖红红的四方脸，一直低着头，忙着验证、验人、盖章。他叫吕贵全，上班一个多钟头了，还没歇一会儿。验完一个，又一个把护照递进来。他接过护照，翻开验查，里边夹了张两指宽的纸条，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活像蹦跳的蝌蚪，跳进他的眼帘：“吕先

生,请今晚到口岸宾馆 209 房间谈谈好吗?您若放我出境,我愿出 5 000 元人民币。”没有署名。吕贵全扑闪了下眼睛,脑子里展开了激烈的分析、判断。他想摸摸这个人的底。主意已定,他不动声色地抬起头来,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此人是浙江省公民金锦友,因无查验证明被阻止出境在口岸滞留 3 天了。看来,这家伙要孤注一掷了。他将护照还给了主人,点了下头,表示同意赴约。

当晚踏进宾馆,暖融融的热气迎面扑来,209 房间的客人肃立恭候,吕贵全的到来自然不亚于救星的降临,客人的接待之热情自不必说。

刚刚坐定,客人就不加掩饰地袒露了出国的激情,诉说了办证之难、出境之苦;把百元票面的 5 000 元人民币摆到了茶几上。吕贵全佯作同情。对于 5 000 元现金没说收,也没说不收,一味地与客人侃侃而谈。

在神侃海侃过程中,客人侃出了办证的途径和今后的出境计划。

客人的哈萨克斯坦签证是花 2 000 元人民币在哈萨克斯坦驻××总领事馆加盖的;

客人的捷克斯洛伐克签证是花 3 000 元人民币在捷驻××使馆加盖的;

客人护照中的罗马尼亚签证为假签证。

客人以此次放他出境为条件,愿出 5 000 元现金作为第一次给检查员的好处费。

客人说:他到国外后,利用电话同家乡 12 人联系,每人出



3.5 万元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他还可以继续组织，每出去一个人都给检查员可观的一定数额的好处费。

这是客人与检查员的较量，钱和权的较量。

钱，客人携带十几万，只要能出境，可以再加 5 000 元。权，萝卜头大的印章，举手之劳，只要一盖，5 000 元就到手了。茫茫众生，放走一个，天不知，地不晓。

客人相信钱的力量，吕贵全相信法的威严。

较量，细雨无声，说说笑笑，挚诚寓理，交战高雅。

客人败在了吕贵全手下，金钱失去了万能。

镜头之二

这天，边防检查站检验台外挤了好多争相检查的旅客，目不转睛地盯视着验台检查员检查的动作。检查员名叫田清波，他时而抬眼看一眼旅客，时而低头查验手续，动作快捷而严谨。

“金鹏飞！”他拿起一个护照，看了一下手续。照主是新疆保温瓶厂派往阿拉木图的劳工，他按照护照上的名字叫了一声，验其相片和出国人是否相符。

“——有。”随着喊声，窗口外人头攒动中，一个黑黑的高个青年怔了一下，不干脆底气不足地应了一声。

田清波问：“您就是金鹏飞吗？”

“——是……是——”回答还是不利索，眼神流露出一不自然的神色。

旅客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长年生活在基层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首次出国的人，第一次经历检查厅这么多执法单位



联检的阵式，心情紧张是常有的。

田清波对其送去一个可亲的微笑，验证了相片与人，眼神回到护照“出生地”一栏上。

田清波不看则已，一看，神经不由被什么牵动了下。

这根弦是什么？稍一定神，这根弦逐渐清晰起来。‘特照人……金鹏飞。出生地……上海。’上海人说的是浙江话，大城市人却是乡下人的相貌。浙江话——上海人，乡下人——大城市人，奇怪地连在一起，不能不叫人费解。

经盘查，在行李中发现其身份证：姓名吕村尧，男，汉，1968年3月25日生，住址：浙江省上虞县横塘乡杨源村。而护照上名为金鹏飞，出生年月明显改动，出生地为上海。是一起冒名顶替案。

在事实面前，其人不得不承认：真名吕村尧，在家乡一乡镇企业干活，掌握修理模具技能。此乡镇企业与新疆保温瓶厂是联营单位，故派他和桑百江、张国森等3人在新疆保温瓶厂帮修模具。新疆保温瓶厂在阿拉木图设有分厂，但缺乏模具修理人员。该厂办韩主任故让吕村尧顶陈新江，桑百江顶牛宝兴，张国森顶方旭东，在自治区外办办理了护照，9月4日随保温瓶公司代表团一行5人从霍尔果斯出境。但张国森出国后，神经不正常，分厂派吕村尧护送张国森于9月13日入境至乌鲁木齐。因阿拉木图分厂急需修理模具，新疆保温瓶厂厂办韩主任又让吕顶替金鹏飞又办一本新护照，让其9月24日返阿拉木图，不料因口音在检查中被查阻。



镜头之三

在检查厅通往左右入出境通道的边防检查室中间小客厅里，坐着 6 个人，两位是武警警官 边防检查处中校处长李鹰和边防检查员高金生；4 位是衣冠楚楚的中国男性青年，玻璃茶几上的棕色皮护照和身份证铅印着他们是陈秀荣、卢爱文、林泽发、郑龙生，均是福建省连江县个体公民。

陈秀荣，男，服装个体户，清秀暗灰的表情令人怜悯。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他发了财，跻身于出国热的潮流中他想发更大的财。

他通过关系结识了 3 个月前移居荷兰的连文权。连文权将他介绍给了‘蛇头’倪发达。倪帮他办了去泰国的签证，因过期未逞。他仍不死心，倪发达收取了他的 8 000 美元，拿去了他的护照，答应为他办理出国手续。9 月下旬，倪从香港来电话让他 29 日乘福州—北京的 48 次列车到北京，他巧遇同乘一列车来的林泽发、郑龙生、卢爱文。倪发达亲自接他们，将他们 4 人安排在北京水利招待所。半月之后，倪把护照、罗马尼亚签证、哈萨克斯坦过境签证和北京—乌鲁木齐的机票给他们。

卢爱文，无业，急于出国，通过同乡认识了定居意大利的李七九，以 3 000 美元让李七九帮他办护照和去泰国的签证，因故未去成。李七九将他介绍给了倪发达，倪发达收了他 7 000 美元。

林泽发，水产个体户。他经定居美国的朋友唐国光介绍认识了倪发达，倪收了他 8 000 美元，为他伪造了证件。

最后一位，郑龙生，25 岁，风流倜傥，他通过表兄连文权向



倪交了 8 000 美元,并由倪办理了伪造的出国手续。

他们 4 人 17 日下午 7 时乘飞机到达乌鲁木齐,租车连夜赶往口岸。

18 日上午,他们到检查厅进行例行检查,准备 12 点乘国际班车去哈萨克斯坦。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用重金换取的国内公民出境卡纯属伪造,护照上的印章和口岸加注章也纯属伪造。

倪发达,男,汉族,40 岁,高胖,天庭较宽,原籍福建省连江县,现为香港人。会说广东、福建、香港话,还会一些英语。他每年往返香港、广州、福建、北京等地,是专门从事偷引渡的“蛇头”。他认为 霍尔果斯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管理松懈,易于出境。在南方沿海各省市,类似倪发达的蛇头很多。他们有钱、有势,和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联系和一定的势力范围。公安机关曾多次打击,收效甚微。

镜头之四

漆黑漫长的国境线,死寂,死寂。突然,两国边防军几乎同时好像在边境线发现了什么,都派出了小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国境线不同的方向箭也似地扑去。

境内,中国孔道 从口岸检查场至边境线,路两边左右 50 米,即过境通道)内的戈壁滩上出现了几个蠕动的黑影,向国境线移动。中国边防军人抢到黑影的前头,截住了黑影的去路。境外,离中国孔道 1.5 公里的地方,也出现了若干蠕动的黑影,黑影刚从中国越境踏上异国的土地,还未来得及看一眼异国黎明前的夜景,就迷迷糊糊成了异国边防军人手中的猎物。



这是中国西部 3 月 25 日早晨 7 点多钟发生的事件。

偷渡者并不陌生。境内抓获的两人：林徐标，男；廖爱葱，女。两人为姨表姐弟，要经哈萨克斯坦去法国。异国移交来的 3 人：陈柏雄，男，经哈萨克斯坦去奥地利；章淼生，男，詹小媛，女，经哈萨克斯坦去意大利。5 人均是浙江省青田县个体商人。

3 月 24 日，他们一行缺乏护照和签证的查验证明，被阻止出境。偷渡，就成了他们的选择。

他们两年前申领了护照，办理了去意大利、奥地利、法国的签证。

但是，因近年浙江地区偷渡、伪造证明很多，各口岸对浙江公民出境人员加强了验证，没有查验证明，一律不予放行。他们的护照、签证不是从正道来的，哪能经得起查验？

他们四处找门路。1994 年 12 月，他们和夏范南搭上了关系。夏范南，浙江省青田县人，男，50 多岁，无业，子女均在国外，长女在奥地利，儿子和次女在意大利。夏范南自夸海口：“谁想出国，我可以办。”办妥一个，付款 7.5 万元，并商妥了付款的办法。

1995 年 3 月初，夏范南把他们的护照要走，交给陈柏雄，让他即刻到北京办理哈萨克斯坦过境签证，同时让其他人取道上海去乌鲁木齐市，到新疆饭店找倪少丘，一切出国事宜，听倪少丘安排。

3 月 13 日，陈在北京办好了过境签证，即给住在新疆的倪少丘发电报。19 日，他们在新疆饭店如约与倪少丘会面。23 日，倪到口岸活动，企图打通关节。24 日，他们缺乏查验证明被阻。倪眼看他和夏范南精心安排的引偷渡计划破灭，仍不死心，



就和他们商量出境问题。他谎称：“哈萨克斯坦民族节放假，口岸关闭，星期五才开关放行。现在我也没办法。否则，我会帮你们办手续，买好国际班车票送你们去的。”

他又说：“你们的过境签证 29 日到期。我看你们徒步过去。你们身上有护照、签证，哈萨克斯坦会接待你们，让你们到第三国去的。”

之后，他们决定次日（15 日）凌晨分批行动，拉开距离，偷越国境。

由此来看，在浙江、新疆已初步形成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偷渡集团。首犯夏范南，坐镇江南，通过在国外的子女，向出国得逞的人员收取费用。主犯倪少丘，以做生意为掩护，频繁来往于乌鲁木齐市、口岸，到处拉关系，交朋友，企图从口岸打开缺口，为其进行闯关、偷渡打开一条通道。

第三章 墙内和煦的风

检查厅内入境通道墙壁上，‘边防检查’四个大红字下，2 平方米长方形的窗口并不大，窗内条桌似的验台并不高，桌后坐的黄皮肤检查员个头并不魁伟，然而它（他）在过境旅客的眼里，窗口很大，验台很高，检查员很神圣而魁伟。这里是旅客检查手续的地方。这个地方，对于手续不全者、伪造证件者、引偷渡者，不啻是一道高不可攀、近不可靠、密封的墙；而对于手续齐全者、本分过关者，倾注的则是人类的爱、民族的情、和煦的风。

4 月 23 日，边防检查站调研处维吾尔族处长卡得尔在值



班,看到一位入境的外籍中年旅客验完手续走来走去,不住地向他投来犹疑期盼的目光,好像有什么话说。这引起他的注意。于是,他走出门去,礼貌地说:

“对不起,先生,您还有什么事吗?”

中年人抓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是的,检查官。我想找一个人,您能帮助我吗?”

“您想找谁?”

“我的父亲。”

“您父亲到中国来了吗?”

“不,不。我的父亲在中国。”

“您不是哈萨克斯坦人吗?”

“是的。”

中年人叫克尤木江,维吾尔族,哈萨克斯坦国籍,祖籍中国新疆霍城县。出生后3天,母亲就死了。他被送给了同民族的邻居。1955年移居哈萨克斯坦。他长大后,养父母告诉了他的身世。他的生父叫达吾提阿洪。中苏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后,他曾几次通过政府、探亲人员寻找父亲,但都因住址变迁,未能找到。他也就断了回中国探亲的念头。这次有幸到中国,是随公司总经理到中国霍尔果斯来洽谈贸易。他不懂汉语。他入境到中国检查厅边防检查室进行例行检查时,偶尔听到中国检查官卡得尔说维吾尔语,顿时倍感亲切,多少年断了的寻找父亲的念头又冒了出来。他怀着侥幸的心理,抱着一丝的希望,想对同民族的中国检查官诉说一下自己的身世,打动中国检查官的恻隐之心,也许无望中能寻找到希望。他是一位汽车司机,在得到



总经理许可的情况下，他没有出检查厅。但是，当他真的准备找中国检查官卡得尔时，他被卡得尔黑铁塔似的形貌镇住了。这样的人能帮助我吗？他犹豫了，又不死心。不料想，威严的卡得尔竟有一颗美好善良的心。

卡得尔了解了自己同胞的身世，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报告给了站领导，站领导给予了支持，指示办好此事。

一个月后，克尤木江随总经理又来中国了。他安顿好总经理，立刻返回边防检查室找中国检查官卡得尔，两人一见面，亲热得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克尤木江急不可待：“有消息吗？”

卡得尔兴奋地说，“找到了！找到了！”

“什么找到了？”诧异地问。

“您父亲呀！”

“什么？什么？我父亲找到了？”

中年人趴在卡得尔肩头，孩子般地哭了。待了好一会儿，喃喃自语：“这不是梦吧？”

他怎么能够相信呢？中国霍尔果斯口岸恢复开放后，他找了10年都没找到，现在怎么会一个多月就找到了？可是事情成功与否，不是以时间长短、付出多少来决定的。卡得尔是费了颇多周折的。他跑遍了霍城县所有的乡镇派出所，查找了所有的维吾尔人，向每个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克尤木江的故事。人与故事一个一个地核对。乡乡镇镇，家家户户，终于对了出来。他父亲现住霍城县兰格乡鲁先巴大队。

卡得尔拍着他的肩膀，再次郑重地告诉他：“是真的，不是梦。一会儿，您就可以和您的父亲见面了。”



“什么？和我父亲见面了？难道我父亲知道我今天来？是胡大告诉他的？”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

卡得尔赶紧告诉他说：“是的。当您进检查厅的时候，我就报告了我们刘政委。刘政委已经派车接您父亲去了。”

面对中国检查官、同胞、亲人，再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克尤木江的真情。他只觉得，心里甜甜的，鼻子酸酸的，身上暖暖的。中国检查官是伟大的，中国是伟大的。

不论是跨国民族的商人、政界要人、科学家和平民，多次来中国深谙中国情况的，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不熟悉中国情况的，在通过中国边防检查的时候，无不领略到中国边防检查官崇高的情操。

于是，在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国家，传播着中国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的溢美之词。边检员的职责是检查，检查之外就不属边检员的职责了。而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边检员实行检前、检中、检后“一条龙”文明执勤、文明服务，把检前、检后份外的职责列为创建文明形象的内容。检前，帮零散旅客填写入出境登记卡，深入过境大型代表团下榻处分发入出境登记卡，讲明边防检查程序，提醒注意事项，不厌其烦地回答代表团提出的各类问题，极大地方便了大型代表团过境，既节约了时间，又使边防检查程序化，保证了检查任务圆满完成。

扶老携幼，解决旅客忧苦，树立国门良好第一印象，是他们多年来奉行的行动准则。边检员何京东，见一俄罗斯老妪行动不便，陪伴同行的孙女年幼，在三伏火烤的天气下，就把老妪背下车，背到检查厅检查，再背着送上车。检查员张建忠，看到一哈



萨克斯坦老翁过境没钱缴检查费,就把自己的 20 元人民币送给老翁……

检查后服务给旅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独联体 40 周年集体农庄钻井队受中国之邀去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打井抗旱。入境检查完人员、车辆手续后,找不到接团人。边检员先后 3 次到检查场寻找察县接团人。接团人不懂接团程序,来口岸不与边防检查室联系。边检员只好到检查场铁栏外围的人群中一个一个地询问,费了三四个小时才找到接团人,接团人顺利带团入境,赢得了抗旱时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地质大队 5 人经邀到新疆博乐勘察地质,接团人不和边检联系,直到下班后,边检员吕贵全才找到接团人,但是,已经晚了,地质人员开着车辆设备返回哈萨克斯坦去了。边检站根据返回的时间、距离估算,第二天一早边检站派出车子出国追到潘菲洛夫,把地质勘察人员追了回来……

检查中放宽条件,革故鼎新,为开放大道铺设坦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邀请哈萨克斯坦塔尔迪库尔干州农工委员会领导、集体农庄主席、农业专家 33 人访问,其中 6 人手续不符,27 人身份证加附页,按规定不准入境。但接团人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批件,而文件未到,又不能在检查厅等待。边检站从大局出发,提出革新方案,征得上级批准,放行入境。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冶金学院 6 人讲学团,身份证加附页到中国来了;吉尔吉斯斯坦到中国拉运活畜的车队,身份证加附页到中国来了;中科院兰州冻土沙漠研究所 4 人代表团到独联体考察,原申请从乌鲁木齐航空港出境,因携带物品多,临时自作主张改为从霍尔果斯口



岸出境。这在边检条例中是不被许可的。但是，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了。边检站在电话线路少的情况下，打了半天的电话，与边防局、地方外办、兰州研究所取得联系，疏通了路子，确认了事实，准予出境。这岂只关系到兰州冻土沙漠研究所的利益？这关系到中科院的利益，乃至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室在过境旅客脑海里树立的良好的国门第一印象，越来越深，边检员的形象越来越高。

第四章 对号入座

湖北宜昌。11月还没有冬的寒意。北国中国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代表来此参加全国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活动表彰大会，感受特别新鲜。11日，会议达到高潮，霍尔果斯海关关长尹志忠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站到全国63个结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行列之中，接受国家口岸办主任唐筱光的授旗。

霍尔果斯海关和谁结对？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站现任站长是谁？段永德。段永德手捧着结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锦旗，心潮翻涌，浮想联翩。成绩的基石是谁领创的？前任站长。这面锦旗有着老站长的汗，老站长的血，老站长攀登过的路。段永德心底不由呼喊：“老站长，您在哪里？您知道了吗？”

发表于《中国西部文学》1995年第5期)



霍尔果斯的早晨

一个真实的梦

满谷的卵石埋在泥沙里，在霍尔果斯河这条很宽的自然干涸的季节性河槽里沉睡了多少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雷声苏醒了。泥沙上长了些枯黄的小草，石头被5月的太阳烤得热烘烘的。过去无人光顾寂静得可怕的日子没有了。如今在口岸外贸事业的诱惑下，这里热闹起来，热闹得让人有点发狂，连草都长不起来的卵石谷价值陡增成了宝地，不到一年黄金地段竟划光了。

这里是霍尔果斯口岸总体规划的中心，所有划到地皮的公司、厂家都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号子声、吆喝声、机器声、喇叭



声接连不断从各个工地阵阵传来，在河谷里组合成一种高昂的气氛，把天空撑得老高老高。

“嘀铃铃铃……”

脆响震耳的闹钟把口岸管委会主任刘水惊醒了。他感到脑袋发沉，他做了一个梦，一个真实的梦。猛然醒来，他感到有点心悸。他摇了摇头，看了看表，刚好北京时间7点，是起床的时候了。今天他要早起床，从中国新疆的最西边向新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乌鲁木齐进发，去反映、谋求解决口岸体制的办法。他站起来，忽觉得头晕。在他这个年龄，不该这么憔悴。40多岁的人，该是精力充沛能征善战的时候。而他，消瘦的1.67米的个子，面颊的肌肉已经松弛了，缺睡苦涩的眼圈总是黑黑的。两年前，他却并非是这个样子，那时他来上任的时候，脸色还是红润的，说说笑笑，很像个小伙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为什么，他的笑逐渐减少了，脸上红润退去了。增加的是深沉的眼神，平静的面孔，持重的神态和有时无奈的叹息。

司机推门进来，看到他脸色不好，闭眼倚桌而立，知道他过度劳累，心中不忍，便说：“刘主任，休息会儿再走吧？”

“不，晚上要赶到乌鲁木齐。”

他毫不犹豫地和司机走了出来。

楼外，东方天际露出了鱼肚白，曙色给口岸罩上了一层灰白色的光环，崭新的楼房，光洁的水泥马路，松、楂树相间的林带里穿了雪甲的玫瑰丛全都披上了朦胧神秘的面纱；早晨冰冷清新的空气，使这位管委会主任头脑清醒了许多。口岸有一种圣洁的静谧，一切都还甜甜地沉睡着。他惟恐惊醒破坏了她，向她爱

恋地送去了深深的一瞥，悄悄钻进了“北京 212”，向东方驶去。

“刘主任，赛里木湖到了。”

盘过果子沟，攀上松树头，一阵冷风扑来，司机提醒说。

他抬头望去，披上银装的湖面飞进眼帘。闪耀着银光的望不到头的赛里木湖宽大的胸怀，给他以无比的轻松。传说这里有天马出现，偶尔被人看见，描述得绘声绘色。说每年夏季的雨天里，天马就从湖里出来，跑到在湖边喝水的马群里给母马配种。伊犁马是它的后裔。伊犁天马由此得名。

湖面好白好静啊！满湖的白雪被阳光一照鳞片似的忽忽闪闪，撩拨起他对许多往事的回忆。

司空见惯

简陋的会议室里，没有地毯，没有考究的椭圆桌；青灰色的水泥地面上，四周漆黑锃亮的矮条桌后面摆了一圈黑毛粗线面料的低沙发。沙发上坐满了人。没有人说话。人们脸上带着无奈、肃穆、压抑、愤慨、乐观等不同的神色。沉默、沉默着。看来人们对会议的内容心中了然。沉默得让人不耐烦。主持会议的他和口岸党委书记陆家新交换了一下眼色，平静地以不紧不慢不高不低的声调启示地说：“对州党委这个决定，你们有什么意见，总得表个态呀？”

他对这样的会议开得多、见得多了，尽管他到口岸的时间才仅仅两年。然而口岸两年的磨砺，胜过他在政府部门 10 年的磨砺，他的锋芒减少了，变得深沉了，性格坚硬了，处事稳重了。他



不急不躁，游刃有余。

‘你们’是谁？当然是有指的。他的声音一落，会场上人们的眼光‘唰’地瞄向了几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身上。

这几个人张了张嘴，出了口长气，又闭上，两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又沉默起来。

一位白发苍苍年近六旬的汉族老汉活动了下身子终于发了言，沉沉地说：“州党委已经决定了，还有什么意见？给就给吧。”

他是口岸客运站老站长。看得出从他身上割这块肉很痛。他刚说完，他的上级、公司经理，一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彪形大汉对口岸党委书记、口岸管委会主任瞪了一眼激动地说：“你们这些吃皇粮的，就不知道企业的死活！”

口岸管委会主任刘水听罢笑了笑，和缓地说：“奴经理，这不正是为了企业的振兴和口岸的发展嘛！”

‘说得好听！’奴经理怒发冲冠，头扭到了一边。

‘奴经理，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刘水看到奴经理思想不通，还是笑吟吟地不慌不忙地说，同时也感到心里隐隐作痛，暗暗责备自己是不是偏激了有不妥之处。他对于奴经理的思想不通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如果这件事摊到自己身上又会怎么样呢？尽管这块肉过去没有发生过多大作用，但到了真正要把它从身上割下来的时候，还是有切肤之痛的。这毕竟是自己身上的肉啊！

客运站是 50 年代在口岸建设的老站。它和口岸的一些老单位一样，地盘比较大，在口岸的中心位置上。但是现在口岸发展了，口岸制定了建设总体规划，不按总体规划尽快建设，就会

扯迅速发展的外贸事业的后腿，影响新疆对外经济的发展。口岸各单位都在热火朝天地大干大上，口岸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而客运站还是 50 年代的老平房，院子里是土地面，汽车停在里面，开进开出，尘土飞扬，尤其是一到下雨天，汽车就把院子里的泥巴带到新修的打扫得非常干净的口岸中心马路——亚欧路一级路面上。夹在楼缝间的破旧房子与周围焕然一新的高楼大厦极不相称，院子里的黄土地面与门外的水泥路面极不相称，弄脏了口岸明亮的马路，污染了洁净的空气。1993 年刘水到口岸管委会任职不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占地 2 公顷多，不建设，因为无力建设。而有一些单位想在口岸建设，又苦于买不上地皮。口岸工商银行就是一家。1993 年上级拨下 500 万元人民币欲建一幢新的金融大厦，因没有地皮，只好把钱收了回去，至今还在破旧低矮的小楼里办公。1994 年，迫于业务的急需，非建不可了，工商银行又拨下 1 500 万元非建一幢大的金融大厦不可，否则，开展不了业务。口岸管委会给不给解决？怎么解决？作为楼房建筑，一次投这么多资金，是口岸重新恢复开放以来的第一家，口岸管委会支不支持？

口岸客运站的现状，摆在了口岸管委会面前。刘水作为口岸管委会主任，曾为其独建、合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但是，客运站和他的上级公司是多年的亏损企业，无力回天，独建无望，合建又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为了促其快建，管委会甚至把他们对着亚欧路开的大门用焊条封了，给予卫生污染罚款，但也未起到作用。为此，口岸管委会限其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建设。如不开工，客运站的地皮将征为他用。



一年过去了，客运站和他的上级依然故我，还是无力建设；而工商银行手里拿着钱在后边催促着，于是口岸管委会就产生了征用客运站地皮的念头。然而，这个念头一说一实施，问题就来了。客运站不同意，交通局不同意，交通厅不同意，一次次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州党委一位副书记、州政府三位副州长过问此事，给口岸管委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口岸管委会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坚持总体规划，要么放弃总体规划。恰在这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书记康克俭带领工作组到口岸现场办公来了，口岸党委和口岸管委会向康书记汇报了这一情况，康书记认真做了调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支持了口岸管委会的决定。

此时的口岸管委会并没有半点轻松和丝毫的乐观。他们为企业的艰难焦灼着。客运站是口岸的老单位了，过去对口岸的存在和发展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决不能让企业吃亏，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企业重新振兴起来。他们找到了口岸工商银行和他们上级。工商银行被口岸管委会美好的心愿感动了，乐意拿出 60 万人民币作为征用客运站 3 500 平方米地皮的补偿费，同时首开先例，为亏损企业贷款 200 万元建一座客运大楼。这该使管委会满意了吧，但口岸管委会还觉有点不足。客运站的 2 公顷多地皮紧旁亚欧路边呈长三角形，口岸管委会征得土地分局的同意，又无偿地从后面补上 3 800 平方米，把一个三角形补成了一块仍靠路边的长方形。这回该满意了吧？然而客运站和他的上级，还是感到心痛。

也难怪，地再多是自己的。有感情嘛。



口岸管委会主任刘水动情地说了来龙去脉，奴经理的气顺了，扭着的头也转了过来，望着管委会主任刘水，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会议室上午的光线是那么明亮。

荧屏下的思索

过了国境线就是一溜望不到头的汽车长蛇队，全是独联体满装的载重 20 吨的卡玛斯半挂车。长蛇队有多长？坐着吉普车往前行跑到头跑了 17 分钟，看了看方向盘前面的里程表，一算是 7.8 公里。然后吉普车调过头，边走边采访。翻译是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的中尉检查员，名叫吴世运，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吉普车停在一位白脸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长相非常英俊的大个子青年跟前——

记者：“您拉的什么？”明知故问。

蓝眼睛：“钢材。”

记者：“您是哪个国家的？”

蓝眼睛：“俄罗斯。”

记者：“您在这儿排队几天了？”

蓝眼睛：“5 天。”

记者：“您常到中国去吗？”

蓝眼睛：“是的。”

记者：“这里前不靠村后不着店，您怎么吃饭？”

蓝眼睛：“您看——”

他打开一个纸箱子，箱子里放的全是面包、馕，另一个箱子



装的是啤酒、饮料、罐头。看来是个有经验的司机，早做好了路上排队等车的准备。

记者：“过去您在这里最长时间等过几天？”

蓝眼睛：“8天。”

记者：“原因是什么？”

蓝眼睛：“独联体国家出口中国的物资很多，哈萨克斯坦优先放行他们国家的车子。”

吉普车往前又走了一会儿，停在一位卷头发鹰钩鼻子黑胖的中年人跟前——

记者：“您拉的什么东西？”又是明知故问。

鹰钩鼻子：“化肥。”

记者：“您是哪个国家的？”

鹰钩鼻子：“土库曼斯坦。”

记者：“在这儿等了几天了？”

鹰钩鼻子：“4天。”

吉普车又走。一路上共采访了11名司机。他们分别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11名司机没有一位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些国家的司机对哈萨克斯坦很有意见。他们拉的货主要是化肥、钢材，其次是汽车、电冰箱、钢琴、沙玛瓦，全是出口中国的。

刘水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中国记者的现场采访，感慨很深。那时他还不是口岸管委会的主任，他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信息处处长，作为州党委派往霍尔果斯口岸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他为中国外贸发展形势而高兴。他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形

象,看到了中国的前景。

他把视线移到了国内——中国口岸货场。不过,他看的不是录像,而是在货场的亲眼所见。他看货场不是这次州党委工作组工作的内容,工作组也没有安排他看货场。他看货场的目的完全是出于一种不自觉的责任感,好作为一个问题调查清楚后向领导反映。

一个偶然的机,他接触了一些人。他们都是搞边贸生意的,性质有全民的、有集体的、有个体的。据他们讲:他们进的都是化肥,本来是可以赚钱的。但因口岸仓储设施条件太差,化肥放在露天黄土地上,雨淋水泡,损失惨重。有的为此被撤职,有的记大过,好的收支平衡,差的赔了账,甚至破了产。他们咒骂口岸不负责任,害了他们。是不是这个情况?他一个货场一个货场地去察看。整个口岸共有 33 个货场,大的 5 万平方米,小的仅千百平方米。盖有棚子的、有硬化地面的只有 1 个,有的还正在筹建。老货场存货轮不到后来的公司,不管是全民、集体还是个体的,全是开放初期的几家老公司。货场堆放的主要是化肥。一个维吾尔族个体户从哈萨克斯坦进了 200 吨化肥,放在黄土地上,没有雨布盖,三天的连雨天,他的化肥损失过半。他绝望地站在雨天里看着化肥雨淋水泡,失声嚎啕:“我的化肥呀!我的化肥呀!”雨天并不因他的绝望嚎啕而受到感应,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

经查,全口岸积压化肥 7 万多吨,其他物资 4 万多吨,流通不出。什么原因?是外贸无计划地进口所致,新疆饱和了,内地一时运不出去。为此,上级政府曾组织过几次疏港,但都收效甚



微。出的多,进的也多。

两年后的今天,当然不能和那时相提并论了。现在已建成了较大规模的货场 22 家,占地 65 万平方米,拥有 41 台装卸机器,6 台地磅,总投资 6 100 万元。实现了货物分货场、分库储存,打破了独家经营机制,实现了公平竞争,完善了货场报关、报验、结算、入出库制度,简化了手续,减少了收费,使口岸具备了年吞吐 300 万吨的综合过货能力,初步建成了西北地区联合‘走西口’的一个重要通道。

刘水当时曾埋怨过口岸,货场为什么不建大一点、不建好一点呢?后来经过调查,他才认识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口岸重新恢复开放的时候,国家是按年进出口 5 万吨的量设计的,哪想到口岸发展得这么迅猛,年进出口量一下子猛增了十几倍,货物怎能放得下?建设得有时间,而建设资金又从哪里来?国家拿不出,地方拿不出,只有‘以口岸养口岸’。然而在这里,‘以口岸养口岸’只能是说说而已,贯彻下去谈何容易!又是个体制不顺的问题。

冒险家愿做冒险事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他站在卵石滩上。是春风把他刮到了这里。他站在曾经是成吉思汗建立察合台汗国的地方,曾经是‘丝绸之路’新北道建立驿站的地方,曾经是中俄两国开辟口岸的地方。1881 年开辟口岸至今 100 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一条长了草的黄土

路，路旁两条参差不齐的白杨绿色林带，几间低矮的泥顶平房，离房远点的路旁白杨已经枯死。上午还有些人活动，下午6点钟后就看不到一个人影了，街上寂静得十分怕人，霍尔果斯河不大的水流声如风呼林啸。看到的仅是房顶上几缕白色的袅袅炊烟和街上的那两行绿色林带的摇曳。林带里的蒿子丛中时而钻出只野兔探头探脑，慢腾腾地越过黄土路。

在这里投资能行吗？春风吹得他暖洋洋的。他要把鸿图定在这里。他相信古人看准的地方没错，春风到达的地方一定会有鲜花盛开的春天。当然，到达春天的路上，可能会遇到风雪，遇到霜冻，甚至会遇到冰雹的袭击。但是，不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吗？他要做一个开发口岸的冒险家。

他并不是莽汉。他脑子清醒，看准了势头。

他叫杨晓迪，石油专业毕业，精通经济工作，胆大心细，不落俗套，勇于开拓。新疆石油总公司新欧亚开发公司就是他创立的。他现任着新欧亚实业开发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公司是新疆石油总公司的一张王牌，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石油总公司要打一张王牌，他本人也在跃跃欲试。石油总公司和他要在口岸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闯一闯。他在口岸不同的地段征地2公顷多，一开头就拿出1500万元人民币建万吨石油中转库、文化娱乐厅、体育场、商业楼、公寓、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其速其势令国内蜂拥到口岸开发的厂家、公司咋舌。

杨晓迪的新欧亚实业公司在口岸并不是大户，真正的大户是乌鲁木齐集装箱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出任经理的贺捷，30多岁，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甩手就是2000万元人民币，在口岸



仓储圈子里建了个头号一流的大货场，连 50 年代组建的不断发展的仓储业元老中国外运总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也不能与之抗衡。

乌鲁木齐市协力友谊大厦经理马树理，是经济潮中的老手，不张不扬不气馁，稳实地掏出 1 400 万元，往卵石滩上一拍，一座综合服务大楼拔地而起，向人们昭示了他的固有实力。

金鑫公司、克拉玛依大酒店、霍尔果斯宾馆、科诚总公司、仙桃宾馆等全国 128 家单位蜂拥口岸，投资 31 123.4 万元人民币，建工厂，建综合服务楼、宾馆、仓储、写字楼、公寓等，在口岸先期崛起，改变了口岸的面貌。原有的土房土路、蒿草沙石、野禽狐兔，悄然隐遁。

在乌鲁木齐至霍尔果斯口岸的“312”国道上，有一辆“北京 213”风驰电掣般地向口岸方向驶去。与司机并排的前座上坐着一位精瘦精瘦、漆黑漆黑、细高细高、面善目聪的老年人。他两眼炯炯发光。

“严总，这次全靠您了。祝您成功。”昨晚新任处长在为他饯行的便宴上信任地说。厅长也出席了便宴，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长时间来，乌鲁木齐卡玛斯自动装卸车热得让人难耐。进口的车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有车的单位让人踏破了门。有些单位还没有边贸权，通过一道手、二道手弄来的车，出手之快、价格之高叫人难以置信。一个集体所有制厂的一个公司，只有 3 个人。从霍尔果斯口岸通过转手一次弄来 8 辆车，每辆 18.5 万元人民币，运到乌鲁木齐 3 天，就以每辆 21.5 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口岸之行不足半月，就净赚了 24 万元。在乌鲁木齐买不

上车,就到哈尔滨去订,到黑河口岸去订。卡玛斯车是紧俏货。卡玛斯车好挣钱,一时成了新疆人、内地人的热门话题。哪里要这么多车?长江三峡、海南填海工程。国家这么大的工程,还需要大吨位的自卸车?

在这个时候,他退休了。他叫严正兴。他没有经过商。他当了10年的处长,在厅里有威望,在国外也有威望。他在国外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退休了,他耐不住在家里的寂寞,正好厅里在改革开放的促动下,也想组建一个盛达进出口公司,让他出任总经理,于是这个公司很快就诞生了。一组建就遇上卡玛斯车大战的绝好时机,于是他马不停蹄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国,去哈萨克斯坦,不去中亚几个国家,那里有他原来工作时结交的朋友。

他一路上分析着商潮中的形势,筹划着进口卡玛斯车的计划。他第一次踏入商海,第一批生意不想做得太大,想摸着石头过河,他的那些朋友是够哥儿们的,没过半月,就找到了两家可靠的货主,以出口白糖为条件,签订了16辆3吨半的卡玛斯自卸车易货贸易合同。没过一个月,16辆卡玛斯自卸车就开到了霍尔果斯口岸。进货的速度够快的,价格够便宜的了,上完关税一辆车16万元整。这时已是1993年6月的时候,是卡玛斯车从顶峰往下跌的时候。卡玛斯车从1992年尝试进货,一个合同从几辆发展到十几辆、几十辆,到1993年5月顶峰为止,共进卡玛斯车1600多辆,走过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历程,每辆价格从17万元、18万元发展到21.5万元,再也上不去了,而且开始下跌,下跌得厉害。严总看准了这个形势,来了个速战速决,16辆赚



了2300元,总算没赔。5月份以前进的都赚了大钱,6月份以后进的,凡存有多赚两个侥幸心理的、动作慢的都赔了钱,到后来,一辆16万元都没有人要。至今货场上还存着20多辆,赔得很惨。

与汽车同时走俏的是钢材,但钢材品种很多,不赚钱的和赔钱的也很多,走过的路坎坷不平。惟有新疆海宇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研究员、院长王本年按照自己认准的路子走,做钢材生意稳打稳拿,两三年立于不败之地。他,1.78米的个子,四十五六的年纪,标准的白面书生,气质高雅,学者风度,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莫测高深,说话、不说话脸上总是笑咪咪的,好像他对世界很熟悉,世界对他也熟悉。做钢材生意不是他的主业,他的主业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开发。近年来,他和韩国、美国、日本以及独联体几个国家,搞了十几亿美元的项目,在中国,在中国新疆颇有影响。钢材生意仅是他的业余工作。他知识渊博。他了解中国和中亚诸国的市场,对产品质量、应用颇有研究。他不随波逐流。当口岸热火朝天大做螺纹钢、角钢、槽钢、线材生意的时候,他却把目光盯上比较冷门的中板、薄板生意。他在口岸进口了3万多吨中板、薄板,没有大呼大轰,进得来,出得去,平平稳稳,公平交易,不随着两国的差价大抬大赚。和他做生意的人头脑清醒,没有欺诈。几年来,他做的钢材生意,畅销无阻。问他赚了多少钱,他总是笑咪咪地说:‘可以,可以。’两年他向国家缴税800多万元,没有丝毫的春风得意。

跨过1993年,开始皮毛大战。进口皮毛逐月剧增。1994年1月至9月,已进口皮张120万张、毛4万多吨,是1992年和



1993 年两年进口总量的 10 多倍。据统计,1994 年已签订合同通过霍尔果斯口岸进口的毛 10 万吨、皮子 300 万张,有一半还在履行。皮毛的大量进口,极大地促进了新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边贸易的繁荣,吸引了大批区外客商云集口岸。

但是,又面临皮毛的消化问题。伊犁、乌鲁木齐处理能力有限,大量皮毛积压在口岸。随着气温的增高,致使一些皮子霉烂变质,客户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不管怎么说,进出口货物的结构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着、变化着。1992 年进出口货物 50.4 万吨,其中进口以化肥为主,占进口总量的 70 % ;出口以玉米为主,占出口量的 70 %。1993 年进出口货物 67 万吨,其中进口以有色和黑色金属为主,占进口总量的 83 % ;出口以白砂糖为主,占出口总量的 70 %。1999 年进出口货物 42.9 万吨,其中以黑色金属、畜产品、棉花为主 ;出口以白砂糖、俄得克为主。

大凡过热的商品结局都是不理想的,这可能是万物发展的一种规律。由此也反映出中国客商的一些问题 :中国商人在哈萨克斯坦竞相抬价抢购紧俏物资,相互拆台,缺乏统一口径、团结协作、一致对外的精神。商业道德和外贸素质低下,造成对方货物价格不断上涨,导致中国利益受损,哈方坐收渔利 ;私下进行现汇买卖,将易货贸易的差价转为自己的利润 ;与哈方司机勾结,将进口的货物不办手续,私下变卖处理,以逃避关税,牟取暴利。

口岸的建设并没有因为曾经轰动全国红极一时的在霍尔果斯口岸建设‘加洲边贸城’的香港一洲集团有限公司对‘加洲边



贸城’的缓建而受到任何影响。反之,马来西亚极富实力的龙合控股有限公司经过半年多的考察、了解,经与中方协商,在口岸达成将口岸 34 762 平方米的土地出让给该公司投资开发的意向和有关协议。这是外商独资开发建设霍尔果斯口岸的又一个较大的项目。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口岸将参照‘加洲边贸城’项目的有关政策和少数民族改革开放实验区可以超前和突破的政策精神,给予该公司多项优惠的投资开发政策和宽松的投资环境。口岸将积极促进该项目的尽快实施开工建设。

据统计,口岸现在建成区 4.5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6 500 人,日流动人口万余人,常驻机关和事业单位 38 家,各类企业和办事处 500 多家。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外和香港地区的 272 家单位和公司,在口岸 1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征用土地 4.8 平方公里,合同投资额 20.64 亿元人民币。已完成建设的 128 家,投资 31 亿元人民币,其中竣工楼房 42 幢,房屋建筑面积 29.85 万平方米。建成街道和环城路一、二级路面 20.78 公里。供排水、供电、通讯、仓储、商住、医疗、教育、绿化等设施日益完善。1995 年正在建设的 69 家,到位资金 2.57 亿元人民币。

口岸已具城市雏形。但是,口岸的建设速度还是赶不上外贸发展的步子。口岸还是常常为商业、居住等问题绞尽脑汁。一个小小的霍尔果斯口岸,尽管在新疆首屈一指,建了 8 个现代化的宾馆,拥有 2 000 多个床位,宾馆还是人满为患,利用率 100%,甚至 100% 以上。

一幢商业楼还未竣工,租柜台、租房间、租大厅的客商涌来,踏破门槛,吵吵嚷嚷,争黄金地段,争得让人头痛。

到了晚间,口岸成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个舞厅、电子游戏厅、海员俱乐部、音乐茶座挤满了人,喝茶的,唱歌的,跳舞的,谈生意的,好不热闹,紧张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在尽情地松弛自己的神经。口岸成了不夜城。

诸如此类,人多了,房少了,货多了,库少了,钱多了,玩的地方少了。

几年前的冒险家们,没想到几年后会如此的红火。宾馆、舞厅的建设投入,一般一年多,最多两年就收回了。商住楼、综合楼、仓储、边民互贸市场,虽赶不上宾馆、舞厅的效益,但三四年又换回一个商住楼、综合楼、仓储、边民互贸市场,总是可以的。

当初冒险家们的几分担心早已被欢快的笑语替代了。

最 红 火 的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春暖花开的季节,中国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会晤代表李鹰中校应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友好协会和苏联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苏共第一书记叶尔郎的邀请,于1992年4月随伊犁地区旅行社赴阿拉木图考察,当晚下榻于国家宾馆——哈共中央疗养院。李鹰中校一行分别受到国家旅游部部长、副部长,青年部部长、副部长,哈—澳友协主席,国际旅游公司经理、副经理的频频接见,并陪同参观游览了世界著名的麦奥迪高山滑雪场。

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李鹰中校同样受到前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共和国旅游部老部长自始至终的接待,临分



别时，他紧紧拥抱着李鹰中校，热泪盈眶，喊着：“列宁——毛泽东。”

1991年3月1日，中苏签订了互免签证的旅游协议。同年7月开展了3日、5日、7日游的活动。当时苏联处于解体前的动荡阶段，国内生产不好，轻工业产品极为缺乏。原来协议的初衷纯是旅游，通过旅游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往来、增强友谊；后来逐步发展为旅游购物，购物上升到主要位置。购物旅游一旦渗透进了经济的内容，形势的发展就如同奔涌的潮水，迅猛而不可阻挡。每个旅游团规定为31人。由每天入出境三四个团，发展到六七个，十几个团；组团的加盟共和国由一两个，发展到五六个，十来个，最后发展到13个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的旅行社组建得很多，仅哈萨克斯坦就有大小旅行社386个。每年入出境旅游人次剧增，年最高达16万人次以上。再加上零散旅客和其他人员，年过境旅客猛增到四五十万人次，比原来增加了五六倍。据统计，仅入出境旅游团，1991年7月至12月就达424个团14357人次，1992年达5410个团162764人次，1993年达741个团18618人次，1994年达4980个团54044人次。中国口岸检查、检验、检疫人员，编制未增加，设施未改善，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工作量很大。哈萨克斯坦联检人员更少，检查厅也小，更承受不了旅游大潮的冲击。于是，中哈两国口岸会晤商定，早晨9点上班，中午1个小时吃饭，晚上11点下班，保证每天工作13个小时；旅游团进7个，出7个，再多了就影响其他旅客正常入出境了。

但是，规定归规定，旅游购物团还是如潮水似地从前苏联各

个加盟共和国涌来,检查不完出不了境就住在口岸。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口岸只有一个 30 多个床位的小宾馆,住宿解决不了,不得已就住在汽车里。中亚冬天的气温一般都在 -30°C 左右,低则近 -40°C ,在有暖气的房子里还觉得很冷,汽车里的温度可想而知。汽车的油门尽管昼夜轰着,车内还是和冰窖一样。1993 年 1 月 27 日,哈国口岸检查人员动了恻隐之心,插旗和中国会晤,中国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李鹰带翻译前往。哈国边检人员先请李鹰等人察看旅游团在口岸积压的情况。旅游购物人员在冰天雪地里所受到的寒冷之苦,实在目不忍睹。有的团已经等了 15 天。李鹰一查,积压在口岸的共有 32 个团 922 人,来自独联体 9 个国家。会晤开始,哈国征求中方意见 怎么办?加班加点,放。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在哈方的配合下,仅 3 天时间,32 个团全部顺利入境,哈方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天下午,李鹰中校到检查厅检查工作,看到一个俄罗斯的旅游团被卡住了,卡住的原因是打印的团员名单把有的护照的号码打错了。这是打字员的错误。按规定,团员名单号码与护照号码不符,不准入境。领队的是一位浓妆艳抹的俄罗斯少妇。这位领队少妇正为过不了关愁得一筹莫展,看到来了位中校,立即眼明心亮,认定中校是这里的大官,高兴地以俄罗斯奔放的性格张开双臂,嘴里喊着“列宁——毛泽东”,翩翩跑上前来,就要拥抱李鹰中校。李鹰红着脸连连后退,但退了三步,退不动了,后面有堵墙,少妇把他拥抱住了。大厅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旅游团的团员们连连呼喊“列宁——毛泽东,毛泽东——列宁”,中苏人民友好的气氛在大厅里洋溢。李鹰摆脱了尴尬的



局面,查明了该团属于可放可不放的情况,就把他们放行入境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留在了俄罗斯人民的心里。

独联体国家的购物旅游热辐射到了波兰。一大学生和他的对象在莫斯科留学,看到莫斯科人到中国购物旅游能赚钱,连学都不上了,回国凑足了钱,独自到新疆旅游,乘飞机来,在乌鲁木齐买 5 万美元的货,坐汽车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他的对象在莫斯科大学门口开了个商店。一趟赚纯利 2 万美金。在 1992~1993 年近两年里,他几乎是 20 天一趟。因为这人较瘦、黄头发、红脸蛋、大胡子,着裤衩背心,腿、胳膊满是红毛,长着两米多的个子,脖子特长,很招人注意,来去与检查人员混熟了,人们都喊他长颈鹿。

旅游团多了,人多了,很难每个人的手续都齐全,也有没有邀请书的黑团,对方的代表明确告诉:“放吧,放一个团给 500 美金。”

中国新疆的旅游部门原来只有 2 家,后来发展到 15 家。外国人到中国购物旅游,接待部门是有偿服务。按人头计算,开始时,每进一个人向旅行社缴纳 75 美金,一个团规定 31 人,除去 7 天或 5 天的吃、住、交通费,接一个团净落 7 000~8 000 元人民币。起初,旅游部门少,一个旅行社每天可接三四个团,效益十分可观。后来,旅行社多了,也为接团竞争起来,明明不是他们旅行社邀请来的团,他们也要接走。旅行社之间产生了矛盾,为了接团,甚至在检查厅打架,让外国人看笑话。竞争的结果,使人们聪明起来,各旅行社都在阿拉木图设立了办事处,派出了常驻代表在阿拉木图接团。为了拉团,这些代表在私下里就降

低了规定的每人 75 美元的收费标准。第一个旅行社这样做了，第二个旅行社也照着做，比你降低的标准更低。这样争来降去，75 美元的标准降低到 48 美元。中国人自戕，让外国人占了便宜。旅行社的‘阿 Q’们，还自得其乐：‘不错，还行，接一个团还赚三四千元。’

甚至有的旅行社直言不讳、大言不惭地对李鹰说：‘您给我放吧。您给我放一个团，我给您 200 元。’李鹰如果答应了这个旅行社的许诺，1992 年一年，李鹰就是 20 多万元的富翁了，因为这个旅行社接了 1 000 多个团。然而李鹰没有这样做，仍然是两袖清风。

每年数百万元的旅游利润鼓噪着旅行社的人们忘乎所以。

然而，中国的、外国的法外之术都失去了它的灵验，中国的边防检查人员堂堂正正、顶天立地，该放的就放，不该放的施什么法术都没用。

中国的边防检查人员维系了旅游事业的命运。

闭市也有好风光

十来个人在封闭式的寂静庞大的“U”形大棚下，走走停停，看看说说。两边的两溜平房都上了锁，平房前 3 米外两溜高 1 米、宽 0.8 米、长 1.5 米的一节节柜台上空荡荡的，两溜柜台之间是宽 4 米的洁净的通道。棚檐下不时有成群的麻雀鸣叫着飞来飞去，看不到一个人，只有这个市场到那个市场的大门口有一两个穿公安服装的人在执勤。这十来个人，从长相、服饰、个头、



语言来看,显然不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身份也不尽相同。有一个人好像是要人,大个子,白脸,高鼻子,黄头发,三十七八岁,气质高雅,风度翩翩,其他人总是围着他,恭敬地说着什么。他叫巴格达·撒依特诺夫,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有4位和他长相类似的人,是他的随员。其他是标准的黄皮肤中国人,分别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宋识增和霍城县、口岸管委会、边防检查站负责人,他们是负责接待、陪同巴格达·撒依特诺夫一行到市场考察的。

这个市场不是一般的市场,它是建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境线中国一边的“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这个市场是中哈两国政府根据两国人民的意愿于1992年8月15日建成开业的。当时,仅是完成的第一期工程4000平方米、27套房子、200个摊位,年底总营业额就达2750万元人民币,征收工商管理费和税收129.9万元,相当于第一期工程投资的1.7倍。市场内商人的效益非常好,28号摊位新疆巩留县一家国有企业,一天销售阿迪达斯运动衣13万元人民币,获纯利4.6万元。一日纯利润一两万、两三万元的比比皆是。当然也有不赚钱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货源对不对路。货源对路了,不管你10万、8万元的货,哈方商人只要看上,就全部拿走。如果货源不对路,可能一天分文无收。但总的平衡起来是很赚钱的。市场内摊位、房子非常紧张。尽管一个柜台摊位仅1平方多米,月租金180~210元,房子月租金450~600元,但能租上一个摊位、一间房子是很了不起的。后来随着两国人民的需求,市场发展到总面积9.3万平方米、7个市场、125间营业房、1235节柜台。如此规



模在全国口岸边民互市贸易中也是首屈一指,这里将成为中亚诸国购销中国商品的集散中心。

互市贸易增进了中外人民的真挚友谊,增进了中外商人的互相信任。有的中外商人联手合作;有的中国商人把几万元人民币的货赊给几面之交的外国人,外国商人也敢把数千美元的现金交给中国人去组织自己需要的货。守信誉的中外商人形成了一股主流,把中国的商品源泉似地运往中亚各地,促使了互市贸易的红火发展。

然而,这种红火的势头也出了一些问题。从互市贸易市场出去了些质次价低漂亮的商品,给国外一些人以口实,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此,1994年4月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遵照外交部的批示,暂时关闭霍尔果斯口岸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进行整顿。这一闭市,引起哈萨克斯坦强烈反应。因为哈萨克斯坦等中亚5国经济开始复苏,政局稳定,人民生活需要改善,急需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这些用品必须到距离最近的邻邦中国互市市场去买。4月14日,哈萨克斯坦雅尔肯特市副市长阿扎提·阿不都克里莫夫为进口煤炭问题率团到中国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阿不力孜会谈,从入境到出境仅3个半小时,就5次提到会谈之外的霍尔果斯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尽快开市的问题。他一再强调:“霍尔果斯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开市对两国都有好处,如果在你们这里不方便,就把市场搬到我们那里去。”4月18日,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巴格达·撒依特诺夫为闭市问题专程到中国霍尔果斯调查。巴格



达·撒依特诺夫说：“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了解霍尔果斯边民互市贸易市场闭市问题。”入境后，他直接到边民市场实地查看，了解市场的规模，每日进入市场的人数，主要是哪些人，商品经营利润情况，中国政府对闭市的态度等。

当他们听到闭市的原因主要是贯彻中哈协议从2月1日起实行签证且签证难（当然不能直说是为了整顿市场）的情况后，巴格达·撒依特诺夫对雅尔肯特市的代表说：“雅尔肯特市以政府的名义向外交部写报告，外交部再和中国使馆、中国外交部协商。”同时又对中国陪同人员建议说：“中国方面也逐级上报，寻找一条捷径，解决签证难的问题，尽快开放边民市场。”

当谈到市场的建设时，他说：“中国投入很大，要利用好。我们是邻国，利于发展两国经济的这种市场建得太少了，应多建几个。哈萨克斯坦也应建个这样的市场。”

对于边民市场开放的时间，他希望李鹏总理访哈之前开放市场，开展物资交流，发展两国经济，增强两国友谊。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方面对霍尔果斯边民互市贸易市场所持的建设、发展、开放态度。

闭市增强了外国人的购买欲和霍尔果斯边民市场对外国人的诱惑。

闭市为中国清理假冒伪劣商品、完善设施争取了时间。

这次清理出假冒伪劣商品 97 770 包并运出市场、运出口岸，这部分商品大多为服装、鞋类、提包、小百货、电器等，约占市场内商品总量的 82%。在清理的同时，还对货柜、照明线路、消防、防盗设施等进行了调整、完善、更新，修建了厕所、餐厅、外汇



兑换中心、休息棚、2.5 万平方米的存货棚，打好了装车点和市场内所有的水泥地坪，购买手推车 100 多辆，组建完善了装卸队。

闭市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商人为了长远的利益和中国的形象，严把质量关；工商、税务管理部门由涸泽而渔变为放水养鱼，积极扶持；外国人的购买欲不再狂热，了解了中国，对物品有了冷静的选择；中哈两国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简化手续、方便往来的有关协议。

哈方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回国，很快为哈方边民进入中国边民市场制定了新的签证办法：凭护照在阿拉木图填一个到中国霍尔果斯边民市场的单子，单子有效期分为一年、半年、三个月 3 种，然后在哈方口岸边防检查站再填一个出境卡，当日有效，返后收回。新的签证制度，为边民市场的正常发展提供了方便。

闭市使市场走向了成熟的道路。中方口岸管理委员会和市场管理部门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市场管理规章和经营设施，严把商品质量关，减免部分工商、税收和管理费，吸引中哈商人入市交易。哈方取消了到中国边民市场购物地域组团的限制措施，由雅尔肯特市扩展到阿拉木图及整个哈萨克斯坦，乃至独联体其他国家。1993 年经数次闭市后，全年贸易成交额 1.2 亿元人民币，创汇 800 万美元，收工商、税务、管理费 317 万元；1994 年，开市仅 150 天，接纳哈方购物团 2 450 个，18 750 人，成交额 6 420 万元人民币，收兑外汇 570 万美元，收取工商、税金和管理费 87.8 万元。进入 1995 年后，哈方每天入市



平均 130 人左右,日成交额由 1994 年的四五十万元,上升到百万元左右,有时高达一百二三十万元。哈方购买商品过去以服装为主,1995 年主要是酒类、录音机、糖类、鞋类 主要是布鞋、拖鞋),占购物量的 95%。曾一度畅销的红山牌俄得克因提价销量大减,使其他品牌的俄得克销量猛增。目前,录音机、游戏机、糖类商品销售平稳,酒类呈下降趋势,布鞋销售前景看好,进货量很大,占进货量的 80%。

炎黄子孙

大白天,联检厅旁的河滩里燃起了一堆篝火,火苗蹿了两三米高,引来一些围观的人。望着火堆里的呢子大衣、毛料西服、礼帽等什么的,不时有人小声议论:“啧啧,这件大衣真漂亮,在伊宁要卖千把元呢。”“啊!您看那件西装还是新的,烧了多可惜!”“可惜什么呀,如果真有细菌,穿在身上得了病,那才是得不偿失呢!”……

一位穿卫生检疫蓝色制服的高个黑瘦男士拿着根长棍不住地在火堆里翻动,往上泼汽油。篝火越烧越旺,火苗越蹿越高,‘五九’的新疆寒天里,火苗烤烘得人们站在两三米以外。这位男士是口岸卫生检疫局的负责人丁毅。他默默地听着。人们已经辨明了独联体旅客带进的这些破旧带菌的衣物的危害性。他从心里赞佩中国新时期的国民的觉悟。

近年,独联体的旅游购物团和探亲旅客带进了大批的做工精细的呢子大衣、毛料西装、布料、礼帽等,其中一部分是穿过的

旧大衣、旧西装。鉴于这些旧物一般大都携带病菌，且外国人到中国出售旧衣物有失中国人的尊严，卫检局果断把关，严禁携带旧衣物入境。凡已带来的，均没收当众烧毁。这样一来二去，携带旧衣物入境的趋势基本遏制，但还是时有发生。这天焚烧的400多件衣物是一个月查收积攒起来的。

这是口岸管委会主任刘水在国门第一哨卫生检疫局看到的一幕。

也是一个白天，商检局业务科副科长李惠杰监管出口砂糖对装，发现出口砂糖的车辆，几乎都是独联体国家出口拉运羊毛、皮张的返程车辆。这些车辆卸货后，车厢内积存的羊毛、粪渣、油污、尘土等均未清扫，就对装砂糖。他一看，眼里冒出火来，冲动地指着车内的羊毛、粪渣对一位外国司机愤慨地质问：‘你就是这样装回砂糖让你的父老、你们国家的人民吃吗？’外国司机脸红了，羞愧地低下了头。他看到出口砂糖的公司的副经理站在一边，尽管他比他年龄大，他该叫他大叔，他还是以一个国家商检人员的身份，问那位经理：‘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出口食品吗？如果是你，这车装的食品你吃吗？中国的声誉、中国人的声誉，都叫你们这号人糟蹋了。’那位经理惭愧得无地自容。

没过两天，商检局出台了《关于加强出口食品运输工具卫生管理的规定》，开展了槽车清洁检验工作。监督的范围从砂糖扩展到所有的食品、饮料、酒类，为出口食品的安全卫生创了新局面。

刘水知道这件事后感慨很深。近来，口岸货场仓储能力供大于求。个别货场为了招徕客户，协助贸易单位对进口商品逃



检。方法是边入库边出库,只留下一部分货物甚至全部放走而以其他公司的货物供检样,以种种借口敷衍商检人员。为了严肃法纪,商检局对几家逃检的公司和协助逃检的货场分别给予了批评、警告、暂停报验、罚款等处理,有力地打击了不法活动。

商检认真把关的形象在口岸树立了起来,海关、动植物检、边检的形象也日渐树立了起来。

他们把严格把关融于服务之中。

动植物检疫局利用学习班、座谈会、咨询会、赠送材料等形式,宣传检疫法及配套法规,向货主提出具体要求,使货主少走弯路,减少开支,快进快出。

把检疫工作做到产地和国外去,以减少压港,减少损失。伊犁出口清油、面粉、苹果,就到榨油厂、面粉厂、果窖采样检疫。伊犁进口种羊、羊皮,石河子农学院引进犬就派人员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考察、检疫。采取边报验、边消毒、边检样、边对装、边检疫,或者将进出口畜产品调到加工厂家检疫的办法,为客户排忧解难。

对进口皮毛及其他畜产品的审批指标的期限和使用,进行变通处理。对办好审批指标不能如期到货,货到时指标作废的,就一方面让其补办指标,一方面将作废指标延期使用。对未办好指标先到货的,让其一方面办指标,另一方面给其介绍有指标的客户,让其签订协议,暂用指标,先行进货。对有指标有货,而无加工厂家的,就给其介绍每个厂家的情况、特点,让其自由选择,促其结对加工。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急,减少了国际间的退货现象。另外还变通收费程序。按规定,货报检要缴纳 50 % 的



检疫费,货放行前要缴清全部费用。为方便客户,商检局常常冒着收不上费和收费难的风险,对客户实行先报验,后缴费;先放行,后缴费。

海关坚持‘促进为主’的方针,深化改革,积极参与,提供咨询服务。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在“一关四检”海关、卫检、动植检、商检、边检)身上充分体现了出来。

太阳冉冉升起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

以朴素、大方为基调布置起来的带套间的办公室内小外大。新疆冬天的早晨,虽已上班了,外边天却还是灰黑,办公室的灯亮着。室里没人吸烟。沙发上坐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面向着一个比较胖的方红脸膛儿、左脸长了颗绿豆粒大的红痣的老成坦然的中年人正襟危坐。那位中年人就是在新疆赫赫有名的从山东调来几年的山东大汉、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王乐泉。那些正襟危坐的人是来自自治区民政厅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同志。他们为霍尔果斯口岸的体制而来。口岸近年发展了,人多了,口岸的建设速度却太慢了。口岸建设需要钱,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口岸的许多钱从各个渠道流入了其他财政,做了他用,致使国务院关于‘以口岸养口岸’的精神不能落实。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口岸建立一级人民政府。可在建什么级别的政府上,自治区和自治州产生了不同意见。自治区说:先建镇;自治州说:



不行，口岸是州上的口岸，口岸建成镇，作为一个副省级人民政府不可能去领导一个镇，提出口岸建市。然而，自治区民政厅说，口岸建市条件不够。为此，口岸建立一级政府的问题拖了下来。在这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口岸建设非常重视，曾经给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以县级政府的权限管理口岸。然在实施过程中还是不顺。因此，口岸管委会给州人民政府做工作。口岸再拖下去实在不行了，州人民政府才同意了口岸先建镇后建市的过渡措施。这不，州人民政府办公厅、州民政局和霍尔果斯口岸的负责同志，征得自治区民政厅的同意，一起来找王乐泉副主席（现自治区党委代书记）审批建镇的问题来了。

王乐泉副主席对口岸体制极为关心，征求了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主席的意见，现在又听取了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主任刘水的汇报，便以询问的口气胸有成竹地说：“为什么不建市非要建镇呢？”

自治区民政厅区划办主任载宏说：“条件不够，只能建镇。”

“教条！”王乐泉斩钉截铁语气凝重地提出了异议，“口岸是特殊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建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已授予霍尔果斯口岸县级人民政府的权限，作为建市的过渡措施。为什么贯彻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建镇，这是一种倒退。”稍停，略加思索，缓了下口气，决定似地说：“就这么办吧！建市一步到位。如果是条件问题，那就创造条件，一至两年建成。”

体制跑了几年总算有了眉目。口岸管委会主任刘水耐不住心中的兴奋，迅即把这特大喜讯用电话告诉他的搭档——口岸党委书记陆家新。



太阳出来了,房内的灰暗随着太阳冉冉地升起渐渐退去。
刘水的心里像房内的光辉一样明亮。

发表于《萌芽》1995 年第 11 期)



国门第一哨

国门,在这里并不是国都的大门,而是国家的边境口岸;口岸的第一哨,并不是通常概念穿军装的士兵,而是不穿军装的老百姓。而且,这不穿军装的老百姓在第一哨位上的某种意义,要比穿军装的士兵还要重要。

他们是国门卫士,健康的使者——国境卫生检疫。

国际交通运输中传染病病媒昆虫和啮齿动物的传播是严重的。

传染病病媒昆虫和啮齿动物,由于其易于藏匿于交通工具及货物容器中,故而常常随着交通运输从一个国家或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并把传染病带到这些国家或地区。随着交通运输和贸易的发展,通过媒介生物传播疾病及造成的危害



也日益严重。

在美洲 历史资料记载,由于帆船的携带,一种传播黄热病和登革热的埃及伊蚊开始从非洲传入美洲。之后又通过内河航运、铁路、汽车以及近代的飞机及货物容器传到美洲各地。这样,使大约占美洲大陆 40% 的地域有了埃及伊蚊,使黄热病成为南美洲的地方流行病,至今仍在一些地区流行。

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就有老鼠随着西班牙的船舶进入美洲。由于鼠类传到该洲,1971~1980 年发生 1 966 例鼠疫病,其中死亡 92 例。

在亚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岛海空运输发展很快,但未能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30 多年来,很多新的媒介生物相继传入 原来只有 7 种蚊种,现在有几十种,并引起了一些蚊媒传染病流行,1975 年该岛爆发了登革热,使千人发病,数十人死亡。

在非洲 :1943~1944 年从苏丹南部将冈比亚按蚊传入埃及,在埃及的居民中引起疟疾大流行,死亡 50 万人 ;1950 年又发生第二次流行。

在欧洲 :1970~1989 年发生了几十例 ‘机场疟疾 ’病,病人均系被外来飞机或国际机场外来容器中隐匿的蚊虫叮咬。

15 世纪起,国际上便有了卫生检疫。

中国的卫生检疫开始于 1873 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卫生检疫,50 年代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条例》,1986 年又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中国卫生检疫部门有了行动的准则。



这里记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霍尔果斯卫生检疫。

第一章 壁垒森严

篝火熊熊

漫漫边境线中国一方，洁净宏伟的检查厅一旁，离边境线只有百余米的地方，燃起了一堆奇特的大火。

这是用衣物燃烧起的大火。这不仅是霍尔果斯口岸 1983 年 11 月 16 日重新恢复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也是霍尔果斯口岸 1881 年组建 100 多年来的第一次。

这新闻不亚于在口岸放了一颗小原子弹。它的震波，随着过境旅客的足迹广远地传播开去。

中国人围观，完全是出于新奇的满足；外国人围观，则是看着自己被没收的物品痛心。

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局长曾泉和他的业务科长丁毅，带领在检查厅值班的检疫人员，把当天没收的大衣、西服、皮帽、靴子等衣物从封存室运到检查厅旁的霍尔果斯河河坝里，泼上汽油。小山似的衣物，火把往上一丢，‘嘭’的一声，随着一股浓重的灰烟，火苗‘腾’地蹿了起来。曾泉和丁毅手里各拿着一根长棍，不住地翻动衣物，灰、黄、红、绿等各色呢子大衣像浸了油似的，烧得特欢，不时随着火苗的呼呼声发出噼啪声。

曾泉挺直了酸痛的腰背，用手捶了捶，力不从心的苦痛隐现到他那苍白的脸上。几个熟悉的人影闯进了他的眼帘：挤到前边的一位紧皱双眉的 30 来岁的金发少妇，名叫阿来克喜·依夫

娜，白俄罗斯族，阿拉木图人。她第一次参加旅游团，从一些退伍军人那里购了 23 件浅蓝色旧军用大衣，打算到中国出售后，买回中国的物品。但是刚踏进中国大门，就被检查厅的第一关——中国卫生检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为依据，将这批污染带菌物品没收。她在护照里夹了 200 美元，趁人不备，送给曾泉。曾泉看后笑了笑。她以为可以通融了，正在高兴之时，曾泉拿着护照从检疫室走了出来，用护照指着门楣上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的‘中国卫生检疫’大字严肃地对她说：‘请您看清，这是中国。您携带污染带菌物品，违犯了中国的法律，侵犯了中国的卫生主权。因您是初次到中国，仅做了没收处理。如果您再不识趣，就要处罚您了。’说罢，把护照和钱甩到了她的手上。

这位金发少妇怔住了，看着威严的曾泉，连声说道：‘好，我不要了。’红着脸走到一边。

和白俄罗斯金发少妇并排站着的是一位俄罗斯男士，三十五六岁，风流倜傥，名叫奥切斯·维克多勒维奇，阿拉木图人。他带的 10 件西装、6 件毛领灰色呢子大衣也被没收了，但因是第一次而免于罚款。但是，这人手脚麻利，瞬间，他把他的一大包衣服转送到了车上。这事恰被丁毅看到，令其收回包裹，依法给予 200 元人民币罚款。

靠近曾泉的那位维吾尔人，名叫肉孜耶夫·库尔班江，曾经多次到中国旅游。这次只带一个小包，内装 5 套洗过的毛料西装，言称是自穿送人。中国接这个团的翻译，恰是他的亲戚，也前来为他说情。他是 60 年代随父母移居苏联的。一问一答，不



能自圆其说。翻译挨了批评,衣服照样没收。因是明知故犯被处罚 100 元人民币,他的脸上挂上了不满的神情。

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和独联体国家的旅游活动内容不再是单纯的旅游,而是以购物为主的商贸旅游。同时,中国和中亚 5 国有血缘关系的人互相探亲的次数也频繁起来,他们探亲携带的物品不再是自用或赠送,已经从探亲变成了经商。中国的轻工业十分发达,可供独联体的产品应有尽有,独联体的人民也想把属于自己的本国产品带到中国出售,但是没有可带出的轻工产品,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多凑些到中国采购的资金,便在民间收购军人的大衣、制服、靴子、西服、内衣等旧衣物拿到中国出售。这不但贬低了中国人民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独联体国家的某些地区是霍乱疫区,因此独联体国家旧衣物带菌污染十分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明确规定:霍乱是国境卫生检疫传染病之一,要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从国内传出,捍卫中国的卫生主权,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传染病指的主要是鼠疫、霍乱、黄热病。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把堵截来自独联体的旧衣物当做卫生检疫查验的重点,凡带来出售的旧衣物,一律没收焚烧。1991~1994 年没收焚烧的衣物达 17 565 件,1995 年已经完全杜绝。

这次 8 个旅游团没收旧衣物 1 923 件,人们情不自禁地把崇敬的目光投向了卫生检疫局局长曾泉。

哈萨克斯坦发生了霍乱

哈萨克斯坦潘菲洛夫区。一个朴素洁净的小会议室,漆黑



锃亮的长椭圆形桌的一头，插着两国国旗，这里是中哈两国官方人士会谈会晤的地方。

在两面国旗前就坐的是两国的首席代表。中国的首席代表是曾泉。

近日来，他已获悉，哈萨克斯坦发生了霍乱，但是没有官方确实的消息。经联系，他亲自带领卫生检疫小组前往哈萨克斯坦卫生组织访问调查。

两国的卫检人员严肃地把目光投向了两位首席代表。

中方：“据悉，贵国阿拉木图一带最近发生了霍乱，有这事吗？”

哈方：“有。”

中方：“霍尔果斯口岸恢复开放 10 多年来，我们两个卫检组织一直配合得很好。听说这件事后，我们一直在等待你们的准确消息。”

哈方：“事情刚刚调查完毕，请你们能够理解。”

中方：“能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吗？”

哈方：“可以。前不久，从阿拉伯国家飞往阿拉木图的飞机上，发现两名乘客呕吐、腹泻，下飞机一查是霍乱。护照证明其为哈萨克斯坦人。后因霍乱死了两人。霍乱在东哈萨克斯坦蔓延，至 8 月份，扩散流行到几个州。”

两国卫检组织商讨了国境具体防治的措施，达成共识后，潘菲洛夫卫生检疫局负责人友好地陪同曾泉一行又访问了阿拉木图，进一步掌握了霍乱病发生防治的情况。

于是就此拉开了在中国霍尔果斯口岸预防霍乱的序幕。



中国霍尔果斯口岸检查厅卫检室的地板胶上放了 20 多个 10 公斤装和 5 公斤装的白色塑料壶,都用白布包着。靠墙的黑皮沙发上,坐着六七个 50 多岁的维吾尔族黑脸大汉,个个是强壮伟岸的块头,令人羡慕。门窗外约有 20 来个维吾尔人焦虑地拥挤着向屋里张望,目光从塑料桶移到卫检人员身上,好像塑料桶里装的是琼浆玉液。其实塑料桶装的东西在这些维吾尔人的眼里,比琼浆玉液贵重得多。

伊斯兰教徒把麦加视为圣地,穆斯林群众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就是到麦加去朝觐。但是新疆与麦加相隔千山万水,今天,经济还不富裕的新疆穆斯林能够去得了麦加的仅是少数。

沙发上、门窗外的维吾尔人都是穆斯林中的幸运儿。他们实现了一生的宏愿,到麦加拜谒了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画像,并且每人从穆罕默德曾饮过的水源里装了一壶水回来。穆斯林视这水为圣水。能喝到这水的人,不招灾,不生病,身体好,一生平安。他们把这水带回家里,一般人是不给喝的,只有来了尊贵的客人,才给倒上一小杯。

他们把这水(圣水)看得比金子还珍贵。

他们对放在检疫室的圣水不放心,便推出了六七名代表看着。

他们不愿意检疫,更反对消毒。卫检人员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一大堆,他们才勉强同意检查消毒。

一位哈萨克族女客带来一大包马肠子,不让检疫消毒,给予没收罚款。硬顶是不行的。他们的代表顺从地一把塑料壶外边的白布拆开,让卫检人员一一取水化验消毒。卫检人员严格



执法,他们也保住了自己的“圣水”。两相满意,顺利地通过了国门第一关。

卫生检疫局在口岸常驻单位开展了预防霍乱宣传活动和实施预防接种发药工作。霍尔果斯卫检人员只有 11 人的编制,光白天国门、货场检查、检疫、消毒就够忙的了,哪里还有搞预防霍乱的人!曾泉也犯了难。他带领检疫人员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为常驻口岸单位的 1 000 多人制定了晚上预防接种、发药的计划,让各个单位直接到卫生检疫局进行实施,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仅用了 4 天时间,口岸的预防接种、发药工作基本完成。武警四支队、十八间房子检查站、集装箱公司、汽车运输队等单位离卫生检疫局较远,加上工作比较特殊,不能按计划到检疫局,检疫局就分组上门。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预防接种问题,不属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管。但是曾泉到阿拉木图访问路过使馆门口的时候,就想到:大使馆的同志不知预防接种了没有?驻在霍乱疫区不预防接种是不行的。回到中国霍尔果斯,他在买药做计划时,就将大使馆做进去了。药怎么带过去呢?曾泉十分着急。恰在这时,驻哈大使馆的车子回中国霍尔果斯来了。他想:他们一定是又回国采购蔬菜来了。他迎上前去,才知他们是回国来采购药的,听局长已给他们准备好了,连口岸的农贸市场都没顾得上进,就掉转车头回阿拉木图去了。

紧张的预防战斗两个月过去了,霍尔果斯口岸未发生一例霍乱,也没有一例霍乱从国外传入。



通融一下行吗

迈进检查厅出境通道，检查的第一关就是卫检，然后才是边检、海关、动植检。和入境通道一样，过不了卫检，你就什么也别想检查了。

这天，天还不亮，检查厅前的广场上就来了许多等待出境的旅客。一位十七八岁的维吾尔族少女和栏杆外一对 50 来岁的维吾尔族夫妇拉着手哭泣。少女和老妇人都哭红了眼，维吾尔族老汉眼里含着惜别的泪水。栏杆里和少女站在一起的一位 60 多岁的维吾尔族老翁，毫无表情地把少女搂在怀里，拍着少女的肩头说：“你们放心好了，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开关的时间到了。广场上的旅客提着行李自然地排成了长队。维吾尔族少女挣脱老翁的怀抱，放开喉咙喊着“妈——”，扑向妇人，和妇人抱头痛哭。老翁不高兴地催促道：“你看你们。快去检查吧，再不去，上午就出不去了。”少女这才啜泣着一步一回头地进入了出境通道。

曾泉和检疫人员看到这一幕，觉得十分诧异：现在和 10 年前口岸刚恢复开放时完全不一样了，20 年未见面突然重逢时哭一场、分别时哭一场的动人场景很少见了。为什么这几位旅客与众不同呢？曾泉心里想：这里面定有缘故。

这时，老翁已领着少女来到了检疫窗口，曾泉特意向少女看了一眼。这一看，才发现这位维吾尔族少女原来是个绝代佳人。少女看了一眼检疫窗口，羞涩地低下了头。

老翁递上了证件。

检疫员汪福英接过证件翻看着，怔了一下，又看了少女一眼，对老翁说：“她的健康证呢？”

“她没有。”

“没健康证不能出境。”

“这……”老翁张口结舌。

“她……她是您的什么人？”汪福英多问了一句。

“她是我的胡屯儿 老婆)。”

“什么？”汪福英懵了。曾泉也睁大了眼睛，“诈骗”、“拐卖人口”的字眼儿立时警觉地出现在了脑际。

“她是我的胡屯儿。”

汪福英镇静下来。

“您是土耳其人，她是中国人。你们的涉外婚姻检查证明书呢？”

“没来得及检查。”

“您要知道，涉外婚姻不经过检查结婚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法》的。那么，你们没有检查，我们可以给你们检查。”

“多长时间？”

汪福英说：“抓紧点时间，下午就可以走。”

谁知，一查麻烦出来了。少女患有性病。

一个18岁说话还脸红的少女，怎会有性病呢？事出蹊跷，经询问才知道，她叫娜亚古丽，家住南疆农村。老翁叫阿拉木江，中国华侨，皮革商，南北疆都有他的分公司。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在南疆农村察看皮革行情，看上了这位少女。少女家里很



穷，经人说合，促成了这门婚姻。如今结婚才一个月余，丈夫带着她回土耳其去。‘姑娘的性病很可能就是这位老翁传给她的，老翁的健康证明很可能是假的。’汪福英向局长断然说道。

曾泉想到这事涉及到民族和华侨问题，指示汪福英按照原则谨慎处理。

汪福英把老翁叫到跟前平静而威严地说：‘您的健康证明是怎么来的？’

‘土耳其发的。’

‘您有性病吗？’

‘没……没有。’

‘要重新检查。’

老翁一听，眼睛一下子失去了光芒。

正如汪福英所料，老翁果然有性病。老翁不得不承认，他的健康证明是在土耳其买的。

他苦苦哀求通融一下，让他们过去，花多少钱都行。他那大款、老者的风度不见了。汪福英不理睬，曾局长不答应。他纳闷儿，在中国我的钱怎么不管用呢？他只好按照检疫局的意见，在这里治疗。

一治就是半月多。病好了，老翁、少妇说不出的高兴，踏上了出境归国的行程。

是多好的事啊！人有病而瞒着不治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人类的愚昧。治愈愚昧靠的往往不是医药，而是启蒙教育和社会的法律。

一天，八一（蒙古人名字）值班，一位维吾尔族妇女领着儿子

来办理健康证明书。儿子长得非常漂亮,但是一查,患有性病。八一告诉他治好后再办证明。母亲死气白赖地就是不走,扬言要给多少多少好处费。幸亏八一有一张灵巧的嘴,说得母子俩舒舒服服高高兴兴地离去。治愈愚昧,人类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1991~1995 年以来,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共检查入出境车辆 29 万辆,入出境旅客 102 万人次,入境货物卫生处理 88.4 万吨,预防接种 1.98 万人次,健康检查 2.4 万人次;口岸卫生监督 1 022 次,签发健康证 2 667 份。

第二章 齐筑心碑

旅客在口岸

宾馆一间客房的床前,一个输液体的铁架子上吊着一瓶液体,液体顺着透明软管一滴一滴流进床上躺着的一位白胖人的胳膊里。这人是南京一个机械厂的厂长,要到吉尔吉斯斯坦一个机械厂去谈一笔生意,电话约定对方厂长在 3 月 20 日开车到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口岸接他。不料一路劳累、受凉,到霍尔果斯口岸就发高烧、咳嗽,别说出境,连床都起不来。今天都 18 日了,再等两天约定时间就到了。厂长心急如焚,更加加重了病情。曾泉得知此事,立即组织了一个出诊小组,到宾馆诊治。

这位厂长叫白先贵,50 来岁,懂俄语,为了节约开支,连个助手也没带。真正是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干部啊!曾泉心里不由暗暗赞佩。白先贵看到老局长亲自带医务人员来宾馆为他



看病,并很快确诊,挂上了吊针,十分感动。

两天的吊针,烧全退了,虽然还有些咳嗽,已经无妨。出国的客车已经快出国境线了,白先生还从窗子探出头来大声说:“老局长,我会永远记着你们的。”

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海关一位女关员,到中国霍尔果斯办理公务,在货场对装白砂糖,在对装快要结束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大雨。虽然是6月,新疆的雨水还是十分凉的。中国装砂糖的车无遮无盖,帆布已经揭去,未对装完的砂糖只有十几袋了,与其拉上帆布再盖上,还不如加把劲干完,砂糖也浪费得少。她向装卸工说明了她的意思。剩下的活儿只几分钟就干完了。她把哈萨克斯坦的集装箱车打上了铅封。雨还在不停地下,在回身向办公楼跑去时,她不慎滑倒,一条腿插进正在维修的下水道未盖好的井口里,小腿肉被生铁盖子划开了10多厘米长的血口子,血流如注。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闻讯,局长立即派车赶到现场,把女关员扶上车进行消毒、包扎、止血。事情发生得快,急救进行得也快。检疫局的人员看伤口已止住了血,她也从惊恐中挣脱出来,便提出护送她回国。女关员在出境的车上耸着肩膀风趣地说:“一切都在眨眼的工夫,我好像在梦中。中国卫检办事神速。好。”她竖起了大拇指。

7月8日,又是一个大热天。检查厅旁的国境公路上停了十几辆装满了编织袋大包的半挂车,检查厅出境通道门口站着、坐着的有六七十号人。这是趁夜晚凉爽回国的旅游团。检查厅门口闹哄哄的,果皮、瓜子皮、饮料盒丢在地上,一片狼藉。检查厅清洁工扫了一遍,一会儿又弄脏了。开关时间到了,卫检人员

看了很不高兴，给旅客上了堂讲究卫生人人有责的课才走进检查大厅。

“快来人啊！不好了，有人昏倒了！”

听到喊声，丁毅疾步走出检疫室。大厅里的人很多，热得像蒸笼。大厅中央围了一圈人，丁毅挤进去一看，一位胖胖的哈萨克族女游客躺在水磨石地上，嘴眼紧闭。围观人群中，有几个大概是女客的同路人，看医生来了，就想动手扶女客。“别动！”丁毅立即制止，又叫来一位助手，就地进行检查。女客血压很高，脉搏加快，并有心脏病症状。丁毅立即组织抢救，使她脱离了危险。

女客是旅游团的游客，哈萨克斯坦人，60年代随父母移居苏联，她这次到中国伊宁市采购了将近一汽车的货，不想因天热、劳累而病发。“还是祖国人亲……”她醒过来后，看到同伴都已经离去，守护自己的是中国人，眼里充满了泪水，望着丁毅无限感慨地说。丁毅说：“别激动，静静地躺着，都是中国人嘛！待您恢复好了，我们送您回去。”接着，丁毅又补充了一句：“您的货物已经被您的领队带走了，他说请您放心。”

女客的危险期过了，血压降下来了，脉搏、心脏恢复了正常。丁毅他们又观察了一个小时，才放心地找了位同时出境回国乐于助人的旅客伴着，送出境去。

秋高气爽的9月。维吾尔族检疫员卡米热在大厅里捡到了一本夹了许多美元的护照。局长让她在检疫室等，因为检查的第一关是卫检。可是，她等了好长时间，离下午闭关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了，厅里只有寥寥数人，都不像丢失东西的样子。



卡米热走出了检查厅。广场上没有人，只有到铁栏杆外去找。口岸这么大，岂不是大海捞针？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在栏杆的入口处等。卡米热等了十来分钟，就看到一个俄罗斯族老妪领着一个 10 多岁的俄罗斯男孩子哭哭啼啼地走来。卡米热对了下护照上的照片，‘对。就是她。’卡米热高兴地迎面走去，用俄语问：‘老奶奶，哭什么呢？’

‘我的护照丢了。’老妪边哭边说，‘我那护照里夹着好多钱哩。这下，连回国的路费也没有了。’

卡米热装着若无其事同情地说：‘您的护照在哪儿丢的？’

‘不知道。’

‘是不是在这口岸丢的？’

‘是的。’

‘您不到检查厅去找，跑出来干什么？’

‘我的孙子跑丢了。这不，刚把孙子找回来，才发现护照又丢了。喔喔喔……’

卡米热赶紧取出护照说：‘老奶奶，您看这护照是您的吗？’

老妪哆嗦着双手接过护照泪眼一亮，连连说道：‘是——是——’老妪把手里牵着的小男孩往前一推，‘舒拉，快谢谢姑姑。’

小男孩上前一步，拉住卡米热的手甜甜地喊道：‘谢谢姑姑。’

卡米热亲切地摸了一下小男孩的脸蛋，又转向了老妪，甜甜地说：‘老奶奶，您看看您的钱少了吗？’

‘不少，不少，……大好人哪！’



卡米热领着祖孙俩办完了手续，把他们送上汽车安顿好。老姬带去了卡米热的情，卡米热留下了老奶奶的意。

为了企业的兴旺

凡在霍尔果斯口岸做过外贸生意的企业，无不知道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和曾局长，无不赞扬他们在国门第一哨为企业开绿灯，为企业谋利益，扶持企业兴旺发展的高尚精神。

1996 年春，在霍尔果斯口岸通向哈萨克斯坦的国境公路上，每天有十几辆或几十辆拉煤的半挂车向西运行，每辆黑绿色的车门上环形喷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运输公司’字样。十几辆、几十辆煤车排成长溜，浩浩荡荡，好不威风。

可是这个企业是亏损企业。

1996 年是霍尔果斯口岸对外贸易滑坡的一年，由于种种原因，外贸生意很不好做，多少家外贸企业心灰意冷，甚至转移到其他口岸。在这个时候，新疆第三运输公司却大做起了煤的生意。1996 年与哈萨克斯坦签了个年出口煤 3.5 万吨的合同。

国境公路上的煤车都是开往哈萨克斯坦潘菲洛夫的。

做煤的生意有利可图吗？利较小。胃口大的企业不愿做这种生意。可是，就是这小利，又有多少人知道其中包含着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的代价呢？

1994 年是口岸贸易发展最快的一年，年进出口贸易达 67 万吨，入出境旅客 55 万人次。然而，就在这样的年份里，伊犁州交通局的领导、三运司的经理甚至伊犁州政协的主席带着中哈两方签订的向哈方出口 3 500 吨煤的合同，找到曾泉门上说情



来了。言称：三运司是亏损企业，希望在检疫费用上该收的少收，能不收的尽可能不收。

曾泉十分为难。他的景况也是不好的呀！

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经济紧张得别说没有基本的检疫仪器，连辆基本的工作车也没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92年5月始，国家总局把口岸局上划为国家总局直接领导，给了三年的优惠政策，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收费，其费用全部留口岸使用，尽快装备口岸局的一切设施。

企业的利益和卫生检疫局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摆在曾局长面前的决策只有两条，要么按规定收费，要么检疫局少收费或者不收费。

他出生在香港，母亲是九龙人，父亲在香港做工。日本鬼子侵占香港时，全家跑回老家广东，不幸途中跑散，母亲饿死在破庙里。这都是因为穷呀！想到这些，他觉得检疫局虽困难但还不至于没饭吃，可是三运司却面临倒闭的危险。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全局的同志，取得了共识：有了企业，口岸才能收上费，企业富了，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检疫局做出决定：三运司出口煤炭检疫费全部免收。检疫局少收煤炭、驾驶员检疫费23 500元。

1996年，新疆三运司效益回升仍不太好，不能卡它的脖子。如今出口3.5万吨煤，要再给它一个喘息的机会。氧气足了，还怕公司还不过阳来？到那时，再收费也不迟嘛。

1996年仅新疆三运司一家就少收18万元！那么其他公司呢？

这天，霍尔果斯口岸党委书记陆家新、管委会主任刘水召集



“一关四检”（海关、卫检、边检、动植检、商检）、工商、税务领导开会。卫生检疫局服务中心主任段国庆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商讨减少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的收费问题。陆家新讲了减少收费的必要性。一说必要性，段国庆十分理解。1994年7月26日，他在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值班，发生了2000多名中国个体商人罢市。罢市的主要原因：一是自1993年7月以来，市场关闭停业频繁，短则10天，长则百日，真正营业时间不足一半，给国家、集体和广大个体经营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二是在新疆开展的“打假”工作，打的仅是口岸市场的“假”，而在其他城市和口岸依然售“假”；三是市场直接管理者和受益者只顾眼前利益，工商、税收和其他收费不结合实际，“杀鸡取卵”，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超出了经营者的承受能力。对此，口岸管委会主任刘水讲了减少收费，培育费源，发展口岸的意见，请各单位拿出具体措施。段主任向局长做了汇报。曾泉听后，心里不觉一震：边民互市贸易市场是检疫收费的一个大头，减免少了不痛不痒，都减了对检疫局而言损失太大。但为了顾全大局，他决定互市贸易市场的检疫费全免。对此，检疫局中层领导给予了支持和理解。

互市贸易市场一年的检疫费至少要少收100万元人民币。从1994年至今3年都免了，这笔检疫费该是多少？如果收回来，检疫局能办多少事情？

免费的这些单位都是新疆的企业，那么外地企业呢？

1995年9月至1996年3月，中原油田到阿拉木图打井，上万吨的机器、长龙似的车队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按照国家规



定,收检疫费每吨 5 元,每辆车 90 元,每人办一个健康证明书 100 元,三项合计 24 万元人民币。中原油田赴阿拉木图打井队出国揽工程做了多少年了,知道这些规定。中原油田也不是贫困企业,这些钱并非拿不起。但是这一次出国揽工程不完全是以利益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任务。这个打井队的队长持着中原油田的函件和中原油田与阿拉木图签订的打井合同来找曾泉建议免了这笔检疫费,因为这笔出国检疫费是由国家出的。曾泉征求了中层领导的意见,将这笔检疫费免了。

3 年来,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免收检疫费累计达 400 万元之巨。

健康的使者

卫生检疫局。

7 月口岸白天的屋里,被茫茫戈壁烘烤得像蒸笼。没有风扇空调,又高又胖的吴祥瑞却扎进屋里不出来。只见他汗湿的背心贴在身上,手抱着话筒嬉笑着吼。

话筒里传来哈哈笑声,有人在大咧咧地说:“我年轻力壮,一顿能吃只小羊羔,检查什么病呀!您让我睡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出车呢。”

“不行,不行。病不在于人年轻体壮。”

“我太累了,要检查,下次吧。”

“不行,不行。我说,你累就是病,得快点检查。”

“吴医生,您看您这黏糊劲。您饶了我吧。”

吴祥瑞不笑了,送去了板硬的话:“你究竟来不来?”



“不去。”

“好——你不来，我去。”

“……”对方没了声音。

“你等着啊？”吴祥瑞催促地大声喊，正要放话筒，传来一声笑，说：“我去！我去！”

这人名叫甄庆元，是运输公司的驾驶员。体检不是甄庆元一个人的事，口岸接触的人很多，为了保证驻口岸人员的身体健康，防止传染病传入传出，口岸卫生检疫局决定免费给常驻口岸单位人员进行体检，特别是驻口岸单位活动性比较大的驾驶员、业务员。这是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甄庆元高高兴兴地来体检了。话真叫吴祥瑞言中了，甄庆元患有乙型肝炎，阳性，传染。甄庆元一听结果，大热天竟出了一身冷汗。

停止工作住院。他是多么感谢吴医生啊！

卫生检疫局岂止一个吴祥瑞这样的好医生呢？从局长曾泉到中层领导丁毅、丁宝、段国庆，以至检疫员汪福英、八一、卡米热、刘新杰，他们都是检疫局的好医生。

卫生检疫局的人很少，什么活儿都得干，每年垃圾池、食堂、公厕、检查厅都无偿地多次消毒，不用和有关单位联系，背上喷雾器就去干，货场、库房及公共场所灭蝇、灭虫、灭鼠发药问题，轮到谁谁就去。

口岸远离城市，外贸发展很快，人口增加很多，饮服业猛增。大宾馆好管理，都能按要求办理健康证明书；而几百家小旅馆、小旅社中，相当一部分没办健康证明书。这一部分人为了挣钱



有的是边开业边体检，有的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体检，缺乏饮服常识。卫检局鉴于口岸人多吃饭困难的实际，没有立即封门，采取了限期的办法，办不了健康证明后再予封门。

这已经是很变通的了，但有的人就不买这个账。马某，回族，租了一间房，开了个餐馆，凭着一手拿手的拉条子、炒菜，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到这里吃过油肉拌面或碎肉拌面得挨号排队，纯利润每天都在 300 元以上。她没有按检疫局的限期去体检办健康证明书，丁毅把她的门给封了。她一屁股坐门口大哭大闹，声言要推开门。曾泉冷静地对马某说：“有本事你就推。你敢推，我就狠罚你。你不听罚，我就告派出所处理你。”马某没辙了，爬起来拍拍屁股走了。没过几天，办来了健康证明书，往丁毅、曾泉面前桌上一拍：“办来了，怎么样？”气还没消呢！丁毅、曾泉笑了：“办来了，好。早该这么办嘛！”

也是这位马某。丁毅组织口岸有关单位检查饮服卫生，检查到马某的餐馆，3 平方米的后堂，挨着后窗倒了一堆剩饭菜，酸臭熏天，给予停业整顿 2 天，罚款 50 元的处罚。她叹了一口气：“600 块钱没了。”

第三章 艰难的历程

昔日回眸

冰封不宽的河面上，停着一辆人力平板车，车旁蹲着一老一少，抡着斧头轮流砸河冰。几缕乳白色的煤烟直上青天，显出口岸的一点生气。远处山林的松涛传来，陪伴着黄昏的口岸。河



坝里冰块很长一段被人拉光了。随着冬天的延伸，河冰还在一点一点地减少。天快黑了，他俩麻利地把冰块抬上车子，码好，向口岸方向拉去。

河坝有一个小坡，虽不陡，但较滑。快到坡顶的时候，青年脚下一滑，脸被擦破了皮，冰也撒了一半。他俩重新码好冰，等拉到家，天已经黑了。他们单位没有食堂，在半里外的外运公司搭伙。放下车，拿上碗筷就往外运公司食堂跑，可是开饭时间已经过了，他俩白跑了一趟，饿着肚子快快而回。

想买点东西吃，商店早锁了门。

他俩回到单位，捅旺了火炉，化冰烧水，煮方便面吃。

这是口岸重新恢复开放初期卫检的真实记录。

青年叫孔祥煜，医科大学毕业生，才貌双全，是检疫局的业务尖子。老者叫曾泉，河北省医士学校毕业，1954年分到刚组建的卫生检疫局。局长是苏联人，叫伊万诺维奇。后来，伊万诺维奇回国了，口岸客货也少了，检疫局也就撤销了。1983年口岸重新恢复开放时，曾泉被任命为检疫局负责人。

刚刚恢复起的卫生检疫局是个空架子，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请看职工人数：1983年2人，1984~1985年3人，1986年4人，1987年5人，1988年6人，后逐渐发展到15人。夏天喝河坝水，冬天化冰吃，吃饭没食堂，检疫没仪器，办公没房子，交通没车坐。霍尔果斯离伊宁市95公里，职工家都在伊宁市，每个星期六回家和星期一上班都是坐公共汽车或者搭别的单位的车。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9年。在这9年里，曾泉到处奔走呼吁，跑细了腿，喊干了嘴，霜雪飞上了鬓发，唤来了以



后的峥嵘。

然而,在即将渡过难关的时候,才子孔祥煜熬不下去了,对口岸失望了。恰巧在这时,他的爱人和孩子有病,他却找不上车赶回去,在口岸空跑了一天。站在夜晚星辰下空廓的大街上,他绝望了。曾泉苦苦地挽留他,拖了数月,才不得不心痛地放他走了。

曾泉每次提及这事,总感到心里隐隐作痛。

前哨三步曲

吊尔提汗和他的妻子库尔西汗下午拿到健康证明书无限感慨。早晨,他俩来到口岸办理出国健康证明书,四五个室一跑,那么多的仪器,三下五除二检查完,下午就出了结果,还耽误不了出境。

“早知这样,我们何必到伊宁白跑一趟。”

在一旁处理业务的丁毅知道他俩是南疆喀什人,便问:“怎么,你们到伊宁去办出国证明吗?”

“5年前我们去过。”吊尔提汗说罢,补充道:“实不相瞒,我们是第三次从这里出国了。我是搞卫生防疫的,想不到你们卫生检疫局变化这么快。记得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你们就一个人在检查厅值班,还是你们的局长,对过往的旅客只口头问一下就算完了。第二次出国就要了健康证明书,我们从霍尔果斯口岸又返回伊宁,在伊犁地区人民医院体检,然后到你们驻伊宁的签证处领取健康证明书。这么点小事,就办了两天,真叫人头痛。现在可好了。你们对过境的车、货消毒还和以前一样吗?”

丁毅答道:“也是三步走。第一步,只是口头问问、眼睛看



看,有没有污染 第二步,背着农用喷雾器消毒 第三步,已经是现代化了。等会儿上车出国时,您一看就知道了。”

说着话,检查厅所有查验部门都查完了。出于同行友谊,是丁毅帮他查验的。在他上车的时候,他看到货车通道里,一辆专用电动消毒车和一架紫外线仪器正在对车辆、货物消毒。老局长曾泉在现场指挥着。看到此,他想起第二次出国时看到、听到的情形。

那时,还是在一个比较简陋的老检查厅。厅旁的国境公路上,停了一长溜望不到头的进境的货车。两名消毒工背着个手压喷雾器在 8 月晴天的烈日下喷雾消毒,油一样的汗水把衣服溻得透透的也不敢歇息一下。外国司机老老实实在地耐心等待消毒。中国司机就不同了,说话就有些放肆:“看你们检疫局的效率,就凭这玩艺儿(指喷雾器)扩大口岸开放?”有些客户,特别是比较‘牛’的大公司的经理说话就更不客气了:“中国人的脸都叫你们丢尽了。凭你们这玩艺能消什么毒?就这样收我的消毒费不觉得脸红吗?”

作为同行,他很想为检疫局说几句话。但说什么呢?

瓜儿为什么那么甜

丁毅从防疫站调到了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

没过几个月,防疫站领导看到他回家便找上了门:“老丁啊!不是人走茶凉,撵您。您住的这里要推倒盖楼房。给您 20 天时间,早点搬吧。”

10 天过去了,住在这里的人都搬走了,他还没找到房子。



他那个急呀！为自己拖延了人家的工程，算啥？他找到了曾泉，局长觉着脸红，也帮他找。最后租了两间民房。

一个星期天的夜里，睡梦中听到外边下了大雨，一滴一滴的凉丝丝的雨水把他滴醒了。一摸被子都快湿透了。拉电灯，没电，房子里有几处漏也不知道，只听到雨水的嘀嗒声。他摸索着起来，找了惟一的一块塑料布和老伴把床铺盖上，其他就顾不上了。他和老伴打着雨伞坐了一夜，天亮时，雨小了，可雨水都从泥巴屋顶渗了下来。外边小下，屋里大下。

他打着雨伞去买塑料布。去得早，大商店没开门，跑了十几家小商店都没有。他只好耐着性子在大商店门口等。

这一场雨把他家作践得狼藉不堪，损失惨重。

就这样的房子他住了两年。

“老丁，您发什么呆呀？大家都到齐了，您这主持人还不发话呀？”

“啊？对对对。”他从回忆中惊醒，向摆满瓜果的大会议桌四周坐满了的同仁们看了一眼。

这是 1995 年元旦座谈会，也是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乔迁新居团圆会。

在此之前，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 15 名正式职工和丁毅一样，住着外单位的房子或租民房，像天上的星星撒在伊宁市。

他定了定神大声说：“1995 年元旦乔迁新居座谈会现在开始！请曾局长讲话。”

大家热烈鼓掌。

曾局长笑了笑，说：“我们检疫局重新恢复十几年来，总算有

了自己的窝,各方面有了发展。今天团圆团圆,乐和乐和,主要是大家说。”

大家边吃边谈,屋里暖气融融,凉丝丝的西瓜、甜瓜吃到肚里甜醉了心。曾几何时,一个叫花子似的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靠领导批条子、靠友邻施舍房子办公、寒酸狼狈不堪的检疫局,如今有了高档次的办公楼,雅致实用的住宅楼;有了工作车、交通车、生活车、消毒车和一流的检疫仪器;个人每年的收入也在万元以上。条件改善,工作舒心,生活甜蜜。好心境吃瓜瓜也甜。饮水思源,甜是怎么来的?他们心里立着一座高大的不朽的丰碑。丰碑上记载着曾泉在卫生检疫局艰难的岁月带领检疫局同仁,克服困难,坚持检疫,艰苦奋斗搞三产,年创收30多万元;上下奔走,不断呼号,唤来了春雨——1993年口岸卫检上划到国家总局管理。记载着国家卫生检疫总局给了政策收费三年不上缴,实现检疫设备、交通、办公、住房、收入高档次要求的优惠政策。

如今,国家检疫总局的要求实现了,霍尔果斯卫生检疫局同仁们的愿望实现了,元旦乔迁之喜团圆茶话会上的瓜果自然是格外甜了。

然而,他们的曾泉局长鬓发如雪,把一生献给了卫检事业,人已老了!他们深情地望着老局长老迈的形容,想到老局长将要退居二线,心里不觉酸楚。朦胧中,他们又觉得老局长并没老,仍是那么年轻。

发表于《中国西部文学》1997年第3期)



西部的月亮

如果把贸易性贸易比做太阳,那么非贸易性贸易就是月亮。

——笔者的话

月亮升起来了

斗转星移,天有白有黑,是大自然的法则 ;贸易性贸易,非贸易性贸易,有兴有衰,是市场经济不可改变的规律。

这里有一组枯燥的数字 :

1996 年 1 月至 11 月底,中国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贸易性进出口货物 71 134 吨,与 1995 年同期 40.2 万吨相比,下降 82.3 % 进出口贸易总金额 4 126.7 万美元,与 1995 年同期



28 674.7万美元相比,下降 85.6%。

看到这组数字,口岸党委书记陆家新感触很深。

曾几何时,霍尔果斯贸易性贸易红极一时,一个规划设计年进出口五六万吨的小小公路口岸,自 1983 年 11 月 16 日重新恢复开放后的 8 年,不冷不热,平稳过渡。之后,骤然升温,国内外商贾云集口岸,年进出口货物猛增到 67 万吨,跃居全国对独联体公路口岸之首,以后几年虽稳中有降,但最低年进出口也不下 40 多万吨。然而到了 1996 年,却突然冷了下来。

当然这主要是国际大气候所致。内部环境如何呢?陆家新潜心深入开展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活动,“结对”、“结片”蔚然成风,1996 年这里被评为全国先进口岸,试图力挽大气候冲击波掀起的贸易性贸易滑坡之势。然而他白费心思。国际经济有它自身的规律,人为的因素,对它没有多大意义。

让陆家新欣慰的是异军——非贸易性贸易——互市贸易和旅游购物贸易得到持续稳步的发展。

他喜欢晨跑,差不多每天 8 点钟起床,向国门方向跑。一是锻炼身体,二是了解出境车辆货物情况。每当他跑到国门检查厅的时候,总看到一辆辆满载货物的汽车排着长队,宽宽的公路上有时双队排到一两公里。起初,他以为是贸易性贸易出口,后来才知道绝大多数都是购物旅游团的出境物品。这些车辆都是从乌鲁木齐、昌吉、伊宁等地赶来,是国内车,出发前,购物旅游团领队交待好了的,天亮前要赶到霍尔果斯,否则就出不了境。这就使口岸成了不夜城,每到夜里,汽车车灯闪烁,一会儿一辆,一会儿一辆,编织出口岸一方夜景。由于车多、货多,汽车往往



有时出不了境。新疆海宇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驻口岸办事处张主任找到口岸管委会来了，他们向吉尔吉斯斯坦出口两车学生用品，车子在前一天晚上就排了号，眼看再过一小时就闭关出不去了，今天出不去，明天合同期就到了，过了期限就违约，恳求管委会前去协调，早点出关。陆家新想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急客户所急，保证客货畅流，是国务院口岸领导小组 1987 年 5 号文件《关于开展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活动的意见》规定的重要内容。“共建”活动开展这么多年了，年年深化，1993 年还评了全国的“文明口岸”，怎么这件事就处理不好呢？他拿起电话，向检查厅询问了解情况，提出解决的意见。海宇货车很快放行出境。他从这件事意识到：“共建”活动还需加大力度。

8 月的一天，陆家新陪同广东省一位副省长到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观光，在市场边走边看，边问边答。走到 4 号市场一个服装摊前，这里围着很多人，从服饰、脸形、语言，外国人中国人分得清晰可辨，生意红火诱人。这位副省长从口音听出摊主是广东人，就停下脚步，待摊主交易完，用广东话与摊主交谈了起来。

副省长：“您是广东人吗？”

摊主：“我是广州人。”

副省长：“来了几年了？”

摊主：“3 年。”

副省长：“生意好吗？”

摊主：“还可以。”

副省长：“货是怎么来的？”

摊主：“都是广州厂家直接发来。”



副省长：“祝您发财，为广东人争光。”

摊主：“一定，一定。”

他们又转了半个小时，来到外国停车场。停车场停满了各种颜色的大轿车和 20 吨的大卡玛斯车，大约有六七十辆。四周馒头柳绿树成荫，停车场地全部水泥硬化。场地一头搭了一排同停车场一样宽的铁棚子，里面修了许多排列有序的长条凳，是专为外国人歇息用的；另一头，修了一排砖木平房，是厨房餐厅，房前也有一排铁制大棚，棚下摆了许多桌凳，那是为外国人就餐用的。靠近停车场大门一边，修了一个大厅式的白瓷砖墙的房子，一个门通向停车场内，一个门通向停车场外，两个门楣上方都竖着一块庞大的写着“外汇兑换中心”中俄两种文字的牌子。副省长听了陆家新的介绍，感慨地说：“这个停车场建得很配套啊！”

陆家新介绍说 这个停车场面积约有 0.42 公顷，原来都是戈壁。互市贸易市场也是从小到大建起来的。1992 年 8 月 15 日开业时只有一个市场，面积 0.25 公顷，27 间房子，200 个摊位 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建了连在一起的市场 8 个，面积 75 公顷，共建房子 1 800 间，摊位 1 500 个，形成了比较大的规模。这个规模是跟着进出口贸易走的。1996 年以来，贸易性进出口贸易滑坡很大，真担心互市贸易市场投资那么大，互市贸易也滑向低谷。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现在外国商人越来越多，每天不下二三百、三四百人，每天营业额都在百万元左右，有时高达 300 万元。

副省长听了不住地点头。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原是伊犁州州长，几年后回到口岸惊呼：“变了！变了！霍尔果斯成了城市了嘛！边民互市红火得很哇！”

三四个月过去了，陆家新看了看截至 1996 年 11 月底的统计：

边民互市贸易成交额 38 458 万元人民币，比 1995 年同期增长 80.9%；为国家创汇 3 134 万美元，比 1995 年同期增长 52.8% 税收 581.4 万元，比 1995 年同期增长 53.3%；工商收费达 222.1 万元，比 1995 年同期增长 122.8%。哈萨克斯坦边民互市团组 4 278 个，计 47 308 人次，中方入市 138 万人次，都比 1995 年增加了许多。

旅游购物贸易：11 个月入出境旅游购物团组 10 810 个，旅游购物出境物品 59 490 吨，比 1995 年同期增长 24%；出口物品金额 55 524 万元人民币，比 1995 年同期增长 32%；为国家创汇 68 901 美元，比 1995 年同期增长 28.2%。

谁能想到，红火一时的贸易性进出口贸易带动起来的边民互市和旅游购物贸易——非贸易性贸易，到了 1996 年，竟翻了个个儿，贸易性贸易进出口货物总金额 41 260.7 万元，只占到非贸易性贸易——边民互市和旅游购物贸易出境物品总金额 93 982 万元人民币的 44%。互市贸易和旅游购物贸易竟成了口岸的主要气候。难怪安建忠这个市场管理处处长说起话来气粗腰也直了。



月儿弯弯出河山

远离口岸 50 公里的霍城县县委书记曾令奉，长时间被霍尔果斯波起浪涌的对外贸易搅扰得食无甘味睡无宁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这是做的什么官？古时边民都能自由往来，互相交易，今天是什么年代了？我不能守着口岸甘受穷，抱着金碗饿肚子。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两个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认定古人能办的事，今人一定能办。口岸在霍城的地盘上，他要充分利用口岸的天时地利人和和党的好政策，在口岸创办一个中国—哈萨克斯坦边民互市贸易市场，依托口岸，振兴霍城经济。他的设想得到了霍城人民的支持，报告一级一级递上去，报到了国务院。但是曾令奉是个急性子，干事从来是风风火火，拖黏的事他不干。他派出副县长杨生字在北京坐等一个月，1992 年 3 月 28 日把批文拿了回来。

到了干真格的时候了。他心中没底：一无钱，二无模式。他毕竟是当了多年县委书记，靠程振山、吐尔逊·吐尔迪、赵秀民等一班人的智慧，靠上级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及时拿出了建设互市贸易市场的总体设计。

然而，互市贸易市场建起来以后成功的系数有多大？靠招商引资，在茫茫戈壁上建设现代化的国际贸易市场，花这么多人民的血汗，他不能不焦虑。不过，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他决定把县工商局推出去，抛砖引玉，招商引资。广东三茂铁路发展公



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保险公司独具慧眼,积极响应,与县工商局三家联合投资 78 万元人民币,甘愿瀚海冒险。经过四个半月的努力,办好了国内国外一系列繁琐事。在口岸国境线中方一边,完成了霍尔果斯边民互市贸易市场 0.25 公顷、27 间房子、200 个摊位封闭式的第一期工程建设任务,保证了中哈两国签订的 1992 年 8 月 15 日开业的协议。还好,天助人意,互市一试成功。至 1992 年底,开业三个半月,总成交额 4 500 万元人民币,合计共收工商管理、税收、房租等费 129.1 万元,相当于边民互市市场第一期工程总投资 78 万元的 1.7 倍。摊位经营户效益喜人,日盈利千元、万元的比比皆是,有的达到五六万元,最高达十几万元。

市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霍尔果斯是宝地,霍尔果斯建了个国际市场,霍尔果斯市场能赚钱,等等。新闻媒介的传播,风也似地刮遍全国,传到国外。于是搞房地产开发的,搞商贸经营的,政府、国有、集体、个体等各种考察团组蜂拥霍尔果斯。霍尔果斯汇成了人潮。互市贸易市场不再愁没人投资。区内的、区外的、香港的、新加坡的等十几家企业都申请建国际互市贸易市场。这当然不能由着申请者的一厢情愿。这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新疆的情况、口岸的规划和对国外市场经济预测而定。

涌进口岸人潮中的个体人数为最多,其中又以江浙沿海农村人居多。口岸很小,扩大后的面积也不过 12 平方公里,吃、住存在很大问题。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进市场做生意。可是市场得一步步扩建,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忽地建起来。既是按规划建起来,也容不下全国十几个省拥来的这么多人。形势摆在眼前。

拥来之人随着口岸贸易性贸易升温、膨胀而进市场的欲望愈来愈大。他们在口岸没有居住地,就后撤到七八公里外的团场、农村去住,白天再到口岸来托熟人、找门子,设法搞到摊位、房子。市场扩建就是那么大,不可能人人都能进去。一时间,摊位、房子成了争抢的中心,市场管理部门成了争取的对象。市场管理部门不安宁了,党委的、政府的、企业的、事业的、上司的、部下的、亲戚的、熟人的电话、条子一个接着一个。电话频频响,条子像雪片。更让人难耐的是说客登门,喋喋不休。

一个刚刚诞生的小小的边民互市贸易市场产生的魅力和轰动效应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那时,在伊犁州党委当处长的陆家新早有耳闻。1993年他调任口岸党委书记兼口岸管委会副主任后,了解了现任伊犁州外贸局局长、当时的霍城县县委书记曾令奉的功绩,不由得到很多启示。

陆家新不只一次地对笔者说:“将来写口岸史,一定要给曾令奉注上一笔。”

刮来一块灰灰的云

“开市万岁!”

他是在秋高气爽果坠枝头的10月的一天下午喊出这句话的。他住在亚欧公司大院,许多个体商人都住在这里。这天天气很热,一些男女百无聊赖在外边乘凉,听到喊声,都扭过头来,一看是“小浙江”。“小浙江”个儿不高,有一副得体的身材,好看



的脸，聪慧敏捷，经商有方，浙江来的数他赚钱最多。听他说开市，大家自然心里高兴，就都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谁知到跟前一看，“小浙江”却泪流满面，人们不觉奇怪起来，刚才还是笑容满面，眉飞色舞，眨眼间怎么就成这副模样。触景生情，人们的脸上也都挂上了苦涩的笑容。秋天该是收获果实的时候，而他们在荒芜的土地上非但没一点收获，反而要从他们身上挖下肉来。还是那位大姐想得开，一看大家又沉浸到商潮苦难的深渊，就故作迷惑地说：“哎——，大家是怎么了，开市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大家该高兴高兴嘛——”

年轻人一听，望了眼这位刚毅的大姐，心想：男儿还不如一个柔弱女子，便强打精神附和着说：“对，对。”尽管有的人眼里泪汪汪的。

这位大姐又对准了“小浙江”，揶揄地说：“‘小浙江’——，”其实她的年龄也才二十四五岁，比“小浙江”大不了几岁，“我说兄弟，你今天是给大家报喜助兴呢？还是带领大家哭灾难呀！你不该是得了神经病吧？”

“小浙江”一向对这位大姐有好感，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姐姐对待，便赶紧说：“没，没。”“小浙江”笑了，大家也活跃了起来。消息很快传播开去。

其实大家都有一肚子苦水。

他们大都来自江浙。江浙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把他们培养成经商的能人。来口岸的大多是江浙青年人中的佼佼者，脑子灵活，很会揣摩哈萨克斯坦商人的心理。他们看准哈萨克斯坦并非是个富裕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人喜欢式样好，颜色好，又便

宜的货物。他们家乡，乡乡镇镇、家家户户都是加工厂。于是式样好、颜色好，又便宜的运动服、运动鞋、羽绒服等各式各样的服装、鞋、帽应运而生，江浙通向新疆的公路、铁路干线上，汽车、火车满载着这些货物昼夜兼程，浩浩荡荡，源源不断，似一股铁流，似一支大军，又似一场场狂飙，从东南沿海拥向新疆、拥向霍尔果斯。霍尔果斯充满了东南沿海的产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4 国的市场上充满了东南沿海的产品。这些产口，都是低档产品。外国商人为了赚钱，把低档商品当高档商品卖。外国人民把低档货当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给中国货、中国人，乃至国家造成了恶劣影响。

他是一位哈萨克斯坦商人，对中国货一向钟情。他买的、卖的、用的、从头到脚穿的，都是中国货。他是位国际商人。买了货回国去，在渡过霍尔果斯河的时候，标有‘中国’商标的皮鞋却掉了底子。这是一张丑化中国货，糟蹋中国人，贬低中国形象的夸张的漫画。

中国人不得不挽回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坚决的措施。

这是口岸党委、管委会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题词，在口岸建设‘文明窗口’的一大举措。

以工商局、商检局、海关、卫检局、动检局等执法部门为主，以市场管理处协助为辅的清除低档商品的战斗打响了。

为清理低档商品，闭市 3 个月，对边民贸易市场的商品进行彻底的清理检查，查出 20 多种低档商品，价值十几万元。

‘小浙江’损失最大，一个人就近 2 万元的货物被焚烧。

3 个月的闭市清理低档商品，对商人来说损失是太惨了。



他们心痛的不是那点被焚烧的商品，而是黄金般的时间。所以，一旦听到渴望已久开市的消息，没有一个不兴奋激动，欢声雷动。但是清理低档商品的余悸又无不在他们心里隐隐作痛。

口岸党委书记陆家新到市场和个体商人交谈较多，十分理解个体商人的心理。他也想竭力和市场管理处处长安建忠积极配合，出主意，想办法，为个体商人创建一个文明良好的经商环境。但是有时又无能为力。这次开市后就是个例子。闭市3个月又烧了那么多低档商品，该让个体商人恢复下元气，还还阳了。可是商人们哪里知道，市场又投下了闭市的阴影。几天前，他从官方消息得知，哈萨克斯坦发生了霍乱，对外关口正欲封闭。果不其然，边民市场不久闭市。一闭又是两个月。个体商人心中的阴影越发沉重了。

月光银亮如玉盘

这是辆两轮架子车，车上装满了纸箱壳子，拉车的是位中年人，看上去三十六七岁样子。他一个人躬身拉着，穿着短裤背心，背心湿淋淋地贴在身上，脸上的汗水嘀嘀嗒嗒往下掉。他把纸箱壳子拉到一个空地。这是和大门相连通向各个市场的必经通道。这里一派繁忙景象，和水泥的，推浆的，抹平的，掌夯机的，分几个组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水泥地坪。骄阳就像个火球，把人们烤得汗流浹背，但谁也顾不上凉快一会儿，只有带盐的汗水流到眼里蜇得生痛时才用手甩一把。中年人把纸壳拉到地坪跟前，自个卸下来，把纸壳轻轻地盖到地坪上，谁也顾不上过来帮



他一手。

他叫安建忠，边民互市管理处处长。他原是惠远乡党委副书记，霍城县委把他任命为管理处处长，任务就是让他自力更生建好、管好边民市场。这是1993年5月13日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月。眼前自己动手打地坪就是他决定的。他不例外，人人有份，奖勤罚懒。处长身先士卒，谁敢落后。

正是这种精神，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在霍城县委、政府和口岸党委、管委会的领导和指导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迅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过去戈壁滩上建起来的互市贸易市场，道路、通道、停车场全是石头、尘土，管理人员没有办公室，没有房子住，哈萨克斯坦客商来了没有吃饭处、歇息处，枯燥的市场看不到一点调节环境的景点和绿色。可是在安建忠的努力下，市场内的道路、通道、停车场、办公室、宿舍、食堂、餐厅、假山、林带、草坪竟魔术般地起来了。他所走的路子是以市场养市场。在他到任三年多的时间里，为市场投入了1 000多万元人民币。

——初建起来的市场治安混乱，经营无序，黑市猖獗。针对此况，他建起了一支拿得起，放得下，能拼善战，过得硬的600多人的治安、卫生、装卸、管理队伍，创建了一套互市贸易市场的管理模式，把市场引上了稳定有序的轨道。

——在市场繁荣上做文章，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他为客商开源创利，利用客商资金，开建了进货场，解决了中国客商开市以来从未解决的进货难的问题。

——与哈萨克斯坦政府沟通，联络感情，增强友谊，互通情



况,相互了解,保证了中哈双方每年协议签订的顺利进行。

与“一关四检”、武警、解放军开展“结对”,共建精神文明,开创了绿色通道,外商进入互市畅通无阻。

随着中国边民市场内外良好环境的建立,通向哈萨克斯坦的商贸大道越来越宽广。

盛夏的 1996 年,互贸市场的生意随着夏天温度的增高还在升温,这是 1995 年以来一直持续向上的发展势头。这天,生意特别兴隆,人们喜笑颜开。在人们忙于谈生意的 4 号市场,漫步着四五个仪态端雅的人,谈笑风生,洋洋洒洒。中间一位比较高胖的人,大盖帽下领子上缀着领花,这是哈萨克斯坦海关工作人员的标志。此人是雅尔肯特地方海关副关长冉衣木。和冉衣木并行的年轻潇洒的中年人是市场管理处处长安建忠。冉衣木是来调查商品质量的,是今年第二次专访。前面一个摊位毛衣高悬,各色各样,耀眼醒目。他们来到摊拉前,冉衣木拿起一件,看看颜色,摸摸厚度,拉拉弹性,瞧瞧质地,肩膀一耸,抬起头来,一看是一位女卖主,笑了,先问了声:“您好。”然后掂起手中的毛衣问:“多少钱?”

“30 元。”女卖主答道。

“什么?”冉衣木睁大了眼睛。

“30 元。”女卖主加重了语气,随后又疑惑起来:“贵了吗?”

“不贵,不贵。很好,很好。”

他们又来到鞋摊,卖主是小伙子。冉衣木拿起双皮鞋左看右看,正瞧竖瞧,弯来窝去,一问价格 60 元,肩膀又是一耸。

“贵了吗?”小伙子问。



‘不贵。’冉衣木。

‘不好吗?’小伙子又问。

‘好。’冉衣木竖起大拇指。

他们继续看下去。他们共看了十几种商品。冉衣木感慨万端面对安建忠说：“从去年以来，中国的商品质量提高了。从我们哈萨克斯坦的需求来看，现在高档的买不起，但低档的我们不要，中档的最合适。”

安建忠说：“中档的我们能够保证。请您放心。”

稍停。冉衣木郑重地提醒说：“安先生，请您注意，从下个月开始，我们来的人将会增多，两个车队交替而来，阿拉木图的人也要来，请你们多准备些货物。”

‘没问题。’安建忠很有把握地点头。

他们最后来到停车场，看到装车的大包小包，大的很大，小的很小，不好装车。冉衣木提出一件包装规格 100×40×60 厘米)，尽可能求得统一。安建忠当即表示：“一定努力。”

冉衣木成了中哈边贸市场的友好使者，时刻关注着边贸市场的发展。

有一次，哈方一位叫波拉提的客商，在边贸市场倒卖了 200 美元，被中方保安人员抓住后处罚，又在营业厅吸烟被罚款 50 元。当天无异议。但回国后，心怀不满，给他一位在雅尔肯特政府为官的亲戚告状。这位官员就给进互市贸易市场的领队施加压力。冉衣木副关长听说后，亲自到中国来调查。当他了解实情后，向中国道了歉。

对这些用心血换来的友谊，市场管理处十分珍惜，并时时处



处在为这种友谊添砖加瓦。

一天,安建忠从市场刚回到办公室,一个保安员领着一位哈萨克斯坦女客商急急忙忙进来,说她买的货,卖主少给她价值3 000元的货物,卖主不见了,请给予查找。安建忠一听,立即派人去处理。其实,是她自己没把货拿够。卖主等了她半天她没来,恰巧卖主的货到了,不得不去接货。这不,接完货就来了。女外商取够了货高兴而去。

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的发展,是中哈两国人民积极努力维护的结晶。

口岸党委书记陆家新陪云南省人大副主任又来到了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看到的是车多,人多,货多,生意多,一派祥和兴旺的气氛,不由地从心头惊叹 啊!边贸市场支撑起了口岸的半个天地呀!

星星捧着月亮走

口岸管委会副主任齐星海又出国了。他踏上异国土地,感到肩上担子山样的沉重。副州长马里格吉达洪亮的声音和口岸党委书记陆家新、管委会主任刘水殷切的嘱咐还萦绕在耳畔——

‘老齐呀!你要把塔尔迪库尔干州州长给我请来。’副州长不容置疑地交待。

‘齐老爷子,此事关系重大,您一定要办好。’口岸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话语里充满尊重和期待。



齐星海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得到副州长如此器重和口岸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礼遇？他不过是个副县级干部，叫他去请一个外国州长，有多大能耐？

齐星海，锡伯族，会中、俄、维、哈、锡5种语言，霍尔果斯口岸重新恢复开放后一直在口岸管委会工作，有关地方会谈会晤外贸联系差不多都由他参加，他同哈萨克斯坦县市、州乃至国家一些部长及对方联检单位和客商建立了十分友好融洽的关系，凡他出访洽谈的事宜，都取得了预期效果。即使是苏联解体，与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各级政府官员，也保持了良好关系。马里格吉达了解他，陆家新、刘水信任他。他这方面的神通不用怀疑。

齐星海这次出国确实非同小可。

霍尔果斯边民互市 1992 年创立时，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政府定下的边民互市协议是一年一签。

然而 1995 年 12 月签订 1996 年协议的时候，霍城县和雅尔肯特谈崩了。协议签不了，就意味着边民互市 1996 年开不了。霍城县申办这个边贸市场不容易。霍城县隶属伊犁地区，伊犁地区不好插手口岸的工作。口岸是伊犁州上的，而地区也是伊犁州的。州要为地区排忧解难，要下大力气扶持边贸市场继续发展。所以，伊犁州政府决定，还是让管委会出面协调，并派副主任齐星海出国邀请雅尔肯特区上级——塔尔迪库尔干州政府首脑前来伊宁商谈。

这不，会谈结束后，塔尔迪库尔干州副州长一行在马里格吉达副州长、口岸管委会副主任齐星海的陪同下在伊宁大街、商店、风景名胜浏览来了。他们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很感兴趣，问这



问那，谈笑风生。一看这轻松的气氛，友好的言辞，就能猜到会谈是什么结果。虽然哈方提出的问题未解决，但哈方从尊重主权国家国际准则中理解了中国的规定，回去给雅尔肯特政府做工作，合签了 1996 年协议。

马里格吉达意味深长地对陆家新、刘水、齐星海说：“边贸市场以后还会遇到困难。口岸管委会、建设分局过去为边贸市场开业供水供电、修路架桥做了不遗余力的扶持，今后还要一如既往。从国家整体来看，边贸市场既是霍城县的，也是州上的。边贸市场是口岸窗口重要的一部分，边贸市场两个文明搞好了，口岸文明窗口才能建起来。”

马副州长说得真好啊！

马副州长一席话，使得陆家新心潮翻涌。

支持边贸市场的岂止口岸管委会、建设分局。他到口岸管委会任职 4 年，亲眼目睹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啊！

春光明媚，正是万物复苏季节。星期天闭市的边贸市场失去了开市的喧闹，只有极少的麻雀在大棚里飞来飞去。不同的是，市场内露天道路上、停车场四周边沿处出现了一道风景，许多解放军战士修畦田建林带。戈壁上挖出的树坑都是石头；一名战士开着辆绿色军车，从遥远的地方来回穿梭，拉来一车车土，战士们飞快地把土填到一个个树坑里。这是口岸驻军边防连战士利用休息日帮助边贸市场植树造林、种花种草。于是市场就有了绿色，加快了绿化。

边贸市场紧靠边境线。边防派出所在担负边境线 9 公里管理任务的同时，肩负边民互市的封闭管理。为维护边境的安定，防止



偷渡,他们自筹资金 2 万余元,制作‘边境禁区游人止步’警示牌,截至边境线 不定期经常性坚持边境线巡逻 对入市人员加强验证管理,进行国防、边境管理法规教育 每天派出干警到市场值班。市场开市 4 年多,越境事件、治安案件一年比一年减少。

边贸市场,仅限于‘边民’。不是边民,就不能进入市场。但为了市场的繁荣,对进入市场的外国商人,边防检查站征得上级认可,不是边民的也放宽了政策,开辟了绿色通道。

为了减轻外商的负担,卫生检疫局、动植物检疫局、边防检查站把国家规定对外商收取的费用从平均每人 47.5 元降到 25 元。商检局货物查验费从每车 1 000 元降到 100 至 300 元。

出口物品是有限量的,有些商品可出可不出的,海关给予了变通。

边贸市场是口岸新出土的一棵小苗,驻口岸许许多多的单位关注着它,维护着它,浇灌着它。

边贸市场管理处处长安建忠把驻口岸的许许多多单位视为园丁,看做星星。

安建忠带领着市场管理处,和边检站结对,和边防连结对,和公安局结对,还将和‘一关四检’结对,把市场引向文明。

1996 年底,边贸市场挂上了霍城县‘创三模先进单位’、‘精神文明单位’、‘治安模范小区’的桂冠。

口岸的阳光和雨露哺育了边贸市场。

发表于《绿洲》1997 年第 4 期)



牧地，领起大西北口岸风骚

大西北，遥远，偏僻，荒凉。沿海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向了大西北，隔山隔水望潮听潮的大西北人梦想成真，抓住历史赐予的机遇，弄潮拨汐，在寂静已久的 5 400 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南起红其拉甫，北到塔克什肯，东至老爷庙，西到霍尔果斯，沿线洞开了 17 个口岸，边境突然喧闹起来。

17 个口岸，17 朵浪花，大小不同，是谁独领风骚？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岸办历年统计，作为对前苏联、独联体的公路口岸，1983～1998 年 15 年间，进出口货物总量和出入境人次，不管是口岸兴旺发展时期，还是鼎盛时期，亦或是稳定发展时期，霍尔果斯口岸均在 17 个口岸之首，同时在西部也位居第一。



探幽，寻找古人的足迹

1989 年。

金秋 10 月，天高气爽。下午 6 时 35 分，5 辆闪亮的“玄壮”牌豪华型轿车陆续从前苏联缓缓开来，停在霍尔果斯联检场上。宽阔的联检场水泥地面洁净无瑕，着装整齐的检疫、检查官和海关关员各就各位，脸上挂着恬静的笑容；焊着白色“和平鸽”的铁栏杆外看热闹的群众人山人海；由人扮演的狮子、龙、金鱼、大头娃、旱船队在通向联检场的马路上舞了起来；肩扛录像机、脖挂照相机的记者们忙碌得满头大汗。这是霍尔果斯正在迎接应铁道部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的邀请，由英国促进旅行社组织的欧美 8 个国家 123 人的旅行团，这个旅行团是继 1985 年“东方快车——丝绸之路 2100 周年”旅行之后又一次的途经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前苏联等 8 个国家进入我国的“丝绸之路”大型铁路旅行团。我方检疫、检查官和海关关员按先后顺序登上车去，礼貌地对客人以及行李一一进行检疫检查，速度比往日缩短了 4 个小时。

客人走下车来，满面春风。100 多位客人中，绝大多数是白发苍苍、西装革履的老人，许多客人手拿照相机边照边通过社火队伍，其中一位老妪不顾 40 多天征途的疲劳，在通过社火队伍时，笑逐颜开地随着锣鼓的节奏与演员一起扭起来，惹得欢迎的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社火结束了，群众正欲散去，许多客人离开自己的队伍，又



返回来与演员合影，一直玩了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东方快车——丝绸之路’旅行团意在循着古人的足迹，体味古人的伟大精神和创业的辉煌。

‘霍尔果斯’系准噶尔语。《西域同文志》表述为‘牧地遗矣也，地客游牧，故名’。

它位于东经 80.5° ，北纬 44.2° ，新疆境内天山西麓，伊犁河北部，霍尔果斯河东岸，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境内，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距霍城县水定镇 50 公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 96 公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 660 公里；距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口岸 1.5 公里，雅尔肯特市 35 公里，阿拉木图 390 公里。面积 12 平方公里，常年暂住人口 7 500 人，日流动人口万人左右。

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海拔 713 米，气候湿润，年平均气温 8°C ，无霜期 179 天，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霍尔果斯口岸对外贸易历史悠久。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开辟了新北道，霍尔果斯便成了新北道上的重要驿站。18 世纪末，俄国商人自发地与伊犁开展民间贸易。1851 年，俄国通过武力威胁清政府与之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两边商人互相贸易’，‘彼此两不抽税’。通商时间定于每年的‘清明’至‘冬至’。官方通商前贸易额 1850 年为 21.2 万卢布；通商后，1853 年就发展到 67.6 万卢布。特别是 1881 年签订《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霍尔果斯成了中俄两国之间的正式通商口岸后，俄国商人入境来往络绎不绝，自由出入伊犁，贸易有了较大发展。进口货值 1905 年达 406.1 万卢布，1906 年达 646.25 万



卢布,1913 年高达 1 827.3 万卢布。进口商品有白糖、烟草、纸烟、靴鞋、火柴、蜡烛、玻璃、瓷器、镜子、生铁、钢材及其制品、棉纺织品、呢绒等,出口商品是农畜产品。那时的贸易章程是不平等的,中国人不到俄国去经商,新疆变成了俄国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

1917 年,俄国革命爆发,大批俄旧党败兵涌入新疆,为维护边境安全,清政府从霍尔果斯遣返俄败兵,随即关闭了口岸。伊犁工业品困缺起来,农畜产品滞销。

十月革命后,1920 年 5 月,中苏签订了《伊犁临时局部通商章程》,霍尔果斯口岸成了必经之路,7 月 1 日得以恢复开放,在口岸建立了税关。当月,出口牛 5 头,羊 5 万只,进口工业品若干 按值百抽五,新疆统税标准收兑白银 3 万两。1923 年贸易额上升到 154.89 万两,1932 年贸易额达 2 800 万卢布。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实现了国共合作。苏联政府决定援华。1927 年 8 月 21 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8 年 10 月,我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海上交通被切断,中国沿海港口被日寇封锁,苏联援华物资及中苏贸易转向西北,甘新公路成了重要通道。根据中苏贸易条约规定,从 1937 年冬季起,大量物资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口。从此,霍尔果斯口岸出口贸易进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时期,1938~1941 年共出口货值 26 480 万卢布,年平均出口 6 620 万卢布。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62 年,中苏贸易进入了兴盛时期。1956 年,进口商品达到 72 768 吨。新疆通过霍尔果斯口岸进口



的大量生产资料,约占当时新疆进口总额的 90%。这些生产资料武装了新疆的工农业。大量的拖拉机和机具使当时新疆工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时期,伊犁以农牧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但是,‘5·29’事件以后,中苏关系恶化,霍尔果斯口岸除保持通邮外,停止了进出口贸易。伊犁对外贸易走向了低谷。

哈萨克人的经商热

耻于经商的哈萨克人一旦觉醒,经商热要高于其他民族商人 10 倍。

在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在口岸各大仓储货场,在海关报关厅,在检疫、检验、检查单位,在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商人群中,哈萨克人占着相当的比例。这在商人结构中开拓出的新风景,犹如骆驼走进了羊群,格外的引起人们瞩目。

哈萨克人世代游牧,不善经商,耻于经商。1983 年 11 月 16 日,口岸得以恢复开放,使新疆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和移居异国离别多年的亲人得到了团聚的机会。

这是一个最初的记录。1987 年 12 月,笔者刚调到口岸管委会工作,早晨在口岸马路上跑步,从检查厅方向传来恸哭的声音,笔者感到震惊就跑了过去,一看检查厅门口站着一大片人,大多是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三个两个地抱头痛哭,有的四个人抱在一块儿哭。严寒天气里,场面十分悲壮。‘老口岸’告诉笔者,这是外国人探亲回国和中国亲人送



别分离的场面。口岸开放以来,每天都是这样。几十年妻离子别,离亲背友,几十年的情和意,在短暂的探亲时间里难以用语言表达,就用人类最本能的哭声表达大喜与大悲。迎接时哭,回到家时哭,送别时哭,一直送上车,车里的人探出头伸出手来,和铁栏杆外摇着手的人互相摇手致意时还是哭。意和情都在哭之中,哭的表达淋漓尽致,哭的文字都能互相读懂。车子缓缓离去了,一直到车子走得看不见了,这种恸哭悲壮的场面才在唏嘘之中结束。

这都是口岸开放之初四五年的景状。

人类自古有以赠物表达情感的传统。两个国家的亲人互相来往自然要带一些本国的物品互相赠予。在口岸开放之初的四五年里,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互往探亲所带之物完全是赠送式的。但是,随着来往的增多,赠送的观念变了,所带物品不仅送给亲戚,还可卖给亲戚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善于经商的维吾尔人先走了一步,触动了哈萨克人的灵感,予以效仿,从指甲刀、泡泡糖做起,数量越做越大,品种越做越多,小提包满足不了用大包,大包满足不了用车拉,最后干脆成立公司,互签合同,亲戚联亲戚,朋友联朋友,片联片,区联区。在新疆,在异国,形成了哈萨克人庞大的商贸阵容。这个阵容壮大了霍尔果斯口岸对外贸易的气势,既做大贸,又做边贸,既开展以物易物,又开展购物旅游,把个口岸搞得翻天覆地,红红火火。进出口货物量直线上升,恢复开放 10 周年的 1993 年进出口货物达 67 万吨,出入境旅客达到 55.8 万人次,货场由 1 个增加到 23 个,涉外宾馆由 1 个增加到 8 个。即使口岸贸易进入低潮的 1995~1998 年,年过



货量也在 30 万吨以上,入出境的客人也在 28 万人次以上。尤其是 1992 年 8 月 15 日开业的占地 7.5 公顷的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每日数百名哈萨克斯坦商人和数千名包括哈萨克人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入市交易,平均日成交额 250 万元,收兑外汇 15 万美元。1997 年边民互市贸易成交额达 5.8 亿元人民币,收兑外汇 2 873 万美元。1998 年 1~6 月,市场交易额 28 348 万元,收兑外汇 1 974.9 万美元,税收 550.2 万元,工商费 151.5 万元,分别比 1997 年同期增长 39.7%、55%、48% 和 37%。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入出境旅游购物活动日益活跃,1997 年旅游购物出口 21.8 万吨,贸易额 2.6 万美元,约占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的 57%。边民互市和旅游购物已成为霍尔果斯对外贸易的一个热点。

觉醒起来的哈萨克人,中国的,外国的,智慧显露,经商意识日浓。

邹家华注目霍尔果斯口岸建设成就

1995 年 11 月,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门前。上方,悬挂着“全国小城镇村庄建设成就展”红底白字大型横幅,地上,排了几行长长的看不到头的队伍,缓缓地向馆内移动。馆内大厅,明亮洁净,布满了全国小城镇和村庄建设成就图表和模型。参观者进来一批又一批。馆外,虽是冬季严寒,馆内却是温暖如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建设部侯捷部长等人的陪同下与来自各地的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一起来了。



‘霍尔果斯口岸建设成就展’醒目的大字吸引了邹家华, 不由得在这里驻足观看。

口岸偏僻, 远离城市。1983 年 11 月 16 日重新恢复开放。口岸从“一条土路几间房, 兔跑狗叫真荒凉”, 现在发展到规划面积 12 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 4.58 平方公里, 常年、暂住人口 6 500 人, 日流动人口万人左右。常驻口岸机关和事业单位 45 家, 各类企业和办事处 500 家, 个体工商业户、私营企业 2 000 余家, 外贸仓储(库)货场 23 家。已建成 20.78 公里城镇街道和环城路, 35 千伏 22 回路输变电工程; 日供水 6 000 立方米的水场及其配套设施, 供排水服务面积已达 4.58 平方公里; 开通伊犁至霍尔果斯口岸 420 路数字微波光缆通讯, 程控电话 5 000 门, 同全伊犁地区电话联网, 即将开通同欧亚 14 国光缆通讯; 来自区内外、香港的 218 家单位、公司在口岸征用土地 4.8 平方公里, 合同投资 21 亿元人民币, 已开工 128 家, 到位建设资金 3.11 亿元; 已竣工楼房 63 幢, 建成各类房屋总面积 40 余万平方米; 检查、检疫、商住、仓储、运输、供排水、供电、通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绿化等设施日益完善, 并享受伊宁市边境合作区的有关政策。国内外到口岸考察、立项、投资开发、开展贸易的客商络绎不绝。

霍尔果斯口岸位于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中端, 同独立后的中亚 5 国开展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存在着较强的贸易互补性。经霍尔果斯口岸转口同欧洲开展贸易具有路途短、费用低、周转时间快等有利条件。现已具备年入出境旅客 300 万人次、进出口货物 200 万吨的通关能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



的进一步深入和向西部倾斜的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北疆铁路精—伊—霍段的开通,霍尔果斯口岸作为亚欧大陆桥中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将成为中国西北 5 省联合‘走西口’和我国对中亚、欧洲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之一。

霍尔果斯口岸的建设成就使人们发出由衷的赞叹。邹家华副总理对霍尔果斯近年的建设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发表于《中国口岸》1998 年第 4 期)



兰 花

—

窗内，坐着一位端庄、秀丽、娇小的女警官，时不时抬起甜甜的笑脸，说上几句外语或汉语，接过一本本伸进去的护照，庄重审慎地看、摸、签字、盖章，快捷、麻利、井然。

窗外，排着长长的双队的旅客随着女警官护照的验毕在逐渐缩短。

“她叫什么名字？上校阁下。”

金发、碧眼、高个儿、大鼻子的俄罗斯客商卡赛莫夫感触地望着女警官，向在联检厅值班巡视的边防检查站政委华永新上校，用生硬的汉语一字一顿地问道。



他认识华永新上校已经几年了，每天都去霍尔果斯边民互市贸易市场旅游购物，和华永新上校混得很熟。

‘兰花。’华永新上校突然被俄罗斯客商一问，笑着回答。

‘兰——花——，’卡赛莫夫扑闪着睁大的眼睛饶有趣味地扯着外国腔进一步问道，‘用你们中国话说，这是什么意思？’

华永新回过神来，略一沉思，又望了眼验证窗口内的兰花，收回目光，看了看庞大的熙来攘往的检查大厅，想了想坐落在荒芜漫长国境线上繁华起来的中国霍尔果斯口岸，不禁感慨万千地说：‘兰花，本是指叶子丛生，条形，先端尖，春季开花，淡绿色，味芳香的草本植物，这里说的兰花，却是实实在在的人。她代表的是边防检查窗口。这个窗口代表的是霍尔果斯口岸，而霍尔果斯口岸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兰花是口岸的化身。’

‘啊——！’卡赛莫夫听了仍闪动着两眼，似懂非懂的样子。这触动了华永新长期以来在心底萌发的宣传李兰花的意念。李兰花这个人岂只卡赛莫夫要了解她，很多旅客要了解她，生活在霍尔果斯口岸的人们也要了解她。他翻开了她的档案。

二

白色面包车行驶在宽阔的水泥路上。沿路两边种着丛丛玫瑰、三四米高的葱绿的冠形植树和墨绿色的塔松，间栽有致的设计把通向国门的通道装饰得优雅、鲜活、灵性，撩拨人心。前边飘扬着一面中国国旗的低层建筑挡住了视线。这就是中国霍尔

果斯检查厅。在检查厅左右两方土黄色的茫茫戈壁墙上，有一条蜿蜒的中国—哈萨克斯坦界河——霍尔果斯河。这条河养育着中哈两国十几万边民，河对面不远有一片绿色，那是哈萨克斯坦的霍尔果斯口岸。下了车，踏进检查厅入境通道，洁净、明亮、恢弘的气势扑面而来；卫检、边检、海关、动植检各自的徽章依次高悬在窗口上方，熠熠生辉，闪耀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威严。

1991 年李兰花毕业后，走上边检专业的第一天，边境口岸国门的一切是那么新鲜，吸引得她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兴奋不已。

李兰花第一次坐在了边防检查窗口内神圣的验证台前。

入境旅客一批接一批拥进入境检查大厅，不一会儿大厅就挤满了人。李兰花看着身边带班的老检查员接过五颜六色的护照，说着流利的俄语，面对着窗外晃动着的肤色不同的面孔，一个个护照证件验毕飞快地递出，窗外旅客眼见得减少，只觉眼花缭乱，不由在心里对老检查员上乘的素质、熟练的工作顿生敬意；但也在同时，心里觉着自己好像少了点什么，怯意油然而生。

老检查员大概是出去有事，亦或是有意考考兰花，一个小时以后离开了。验证台前留下了不足 1.60 米个头，梳着可爱的娃娃头，浑身上下未脱稚气的兰花一人。兰花睁着大大的眼睛，接过一本本护照。护照分公务护照、普通护照、因公普通护照、外交护照等诸多种类，颜色也分红、绿、紫、棕、黑、蓝、黄，封面标志不一样，文字也不一样。上岗前本来背诵、熟记得清清楚楚，可一到了单独实际操作，竟然分辨费劲了。短暂的时间，要听懂几种外语，识别每个国家的护照，认识多种文字，很快地处理完护照的验证，辨出真假，不出问题，真不是一日之功啊！



一位俄罗斯族金发女郎来到窗口递进一大摞护照。女郎落落大方、气宇轩昂，不难看出，她是旅游购物团的领队。待李兰花把全部护照验毕将护照递还女郎时，女郎抽出一本护照用俄语说了半天，兰花睁着两只大眼没有听懂，女郎只好又说又比画，兰花还是听得稀里糊涂。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女郎着急了，跺着脚转圈子，又耐下心来再说再比画；兰花脸涨得通红，求援的眼睛向外张望，盼着老检查员快点回来。老检查员救星般地适时回来了，笑着歉意地向女郎一问才弄明白。女郎高兴了，兰花的心也落了地。原来，这是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旅游团。女郎说，他们这个团 32 人，其中 1 人要留下，31 人要赶快出境，到阿拉木图乘飞机回比什凯克，出境晚了就坐不上飞机了。

这一件事对李兰花刺激很大，内疚了很长一段时间。

李兰花 1991 年从新疆武警边防教导大队毕业来到了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成了一名边防女警官。边防专业很多，领导看她个头小，人如其名，清新秀丽，腼腆爱哭，稚气很浓，虽学的是边检专业，却安排她当了出纳。她哭着去找站领导。领导对她说：“你看你这哭哭啼啼的样子，又是小姑娘，你能干边检专业？边检专业是很神圣的，是代表国家和很多外国人打交道的哩。”她听罢领导的话，把泪一抹，头一昂，倔强地说：“我不哭，我能干。”“你行？”“我行。”“好。那就试试吧。”

从今以后再没有人看见她哭过鼻子，她总是昂着头，大人的样子装得让人想笑。

边检专业可不是好干的。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而启开这个窗口的钥匙，则是边检员对外语的熟练应用。面对蜂

拥而至的独联体国家入境人员,李兰花在教导大队学习的那一点俄语显然是不够了。她那一口地道的‘中国俄语’使入境的俄罗斯人听不懂是可想而知的。

李兰花是位倔强的小姑娘。她翻出俄语课本背,向老边检学。从发音练习开始,一字、一词、一句地背。早晨,她比别人早起床半小时,怕影响别人休息,就悄悄跑到屋外面、林带里,反复背诵学来的词句;白天,她拜旅客为老师,主动与俄罗斯人对话,把自己置于俄语人群之中,尽量地不往华语人群中靠,逼迫自己想俄语、背俄语、说俄语,在俄语天地里生存。晚上,她躺在床上,脑里想着,嘴里念着,手在铺单上写着,复习白天自己所规定学习的词句、与俄国人的对话。想着、念着、写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有时进入梦乡,梦里仍读念复习词句。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她都用上了,她学俄语入了迷。她走路念念有词,跑操念念有词,开会念念有词,坐车念念有词,陪客人参观点念念有词。她几乎到了学俄语无我的地步。听说口岸夜晚举办俄语培训班,她自费报名,夜夜前往。凭着一股迷劲、苦劲、钻劲和巧劲,半生不熟的俄语一组组地煮烂了,溶化了,流到了血液中,印到了脑海里。陌生的俄语,运用自如了,梦境真正地变成了现实。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出入境的旅客不仅是说俄语的人,说英语的人也频频增多。现实要求兰花要有新的冲刺。兰花猛地一醒,又在酝酿英语梦,继续攻克新的难关。

俄语、英语,兰花在不断地攀登,在不断地深入新的境界,让人庆幸。在庆幸之际,叫人更兴奋的是,她对护照的研究认识也在迅速提高,悟出了新意,迈入了新天地。目前在口岸出现的世



界 100 多个国家各种色彩的护照,在兰花的眼里再不是眼花缭乱的五颜六色了,而是清清楚楚明晰地呈现在面前。她对各国护照的文语种类、项目、特征烂熟于心。就护照封面印证而言,如加拿大的镀金枫叶、埃及的鹰(头朝左)、叙利亚的鹰(头朝右)、澳大利亚的袋鼠、黎巴嫩的一棵小树、孟加拉的国家地图等等,都牢记在她的脑海里,植根到她的血管里,只要一本护照到手,立即就可辨别出是哪个国家的哪种护照,其快、其准,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在边防检查站内外、国内外引起的反响,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赞扬。

她对于知识的贪婪,像海绵吸水那样汲取着。《边检法规》种种,她能逐条背诵。在处理边检问题的工作中,她能马上让问题对号入座,立即说出违犯了哪一章哪一条哪一款,让听者惊叹。这些知识的取得靠什么,靠时间。她惜时如金。要做妈妈了,休产假了,该是好好休息了。但是她怕产期荒疏了业务,硬是要求丈夫从站上把她的各种业务书籍从办公室搬到了家中,边休假边学习,如饥似渴地丰富着自己。产假满了,她忍痛扔下孩子,立即投入了站里的业务考核之中。谁知业务考核竟名列前茅,并代表全站参加了 1996 年全疆边防业务知识竞赛并获得第二名。一个弱小的姑娘,以自己巨大的能量,在边防开拓了强者的人生道路。

三

茁壮的小苗,必定枝繁叶茂,长出硕大的花蕾。

又是一个晴朗的天。出境检查大厅灯火辉煌。还未到上班时间,检查大厅门口的广场上就聚集了许多等待检查出境的旅客。厅门一开,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拥入大厅,排队检查。兰花端坐在验证台前,井然迅速地进行着检查,只见她接过护照,一看、一摸、一盖(盖上章子)、一递(把护照递出去),护照流星般地接进来递出去,不多时,旅客验完了多半。兰花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扫了眼检查大厅,旅客还在三三两两地进来,窗口外挨号检查的旅客队伍又在不断加长。兰花赶紧收回活跃的思绪,投入检查,进入忘我的境界。但是工作了一会儿,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心里总觉着有点什么事。这是什么呢?噢,对了,她刚才往窗外瞥那一眼的时候,看见了三位好像来自南方的人,肩挎简单的挎包,流露出左顾右盼的眼神,犹犹豫豫地站到了验证队伍后边,魂不守舍似的。凭她的直觉,虽不敢断言,但估计这三个人可能有问题。

轮到三个人验证了。他们交上了护照。兰花接过护照一看,三个人护照中的‘福建省出入境管理局’印章和出境登记卡上的‘福建省出入境管理局’印章,两个重叠在一起,对着灯光一照,字码不太吻合;又发现贴像片处有揭换的痕迹。护照盖着上海虹桥机场检查的印章,证明他们从虹桥机场出过境。兰花灵机一动,笑脸相迎,温和地问:“请问,先生,你们从虹桥机场出过境,是吗?”

“啊!是的。”三人受宠若惊讨好地争先回答。

“请问。虹桥检查站在几楼?”兰花的话语甜蜜,目光直射着盯住三人笑问。



‘啊！’话未出口，三人一愣，张口结舌，懵了似地你看我我看你，没想到‘黄毛丫头’会来这一招，再不敢小看这个‘黄毛丫头’了。原来，他们进检查厅前，就先派了个人进厅内边检窗口进行探示，看到的是位说话和气、面带春风的女警官，便有了安全感，‘闯关’的勇气便油然增加，可‘闯关’毕竟是冒险，对女警官又不熟悉，心里无底。这不，眼看就要露底了。

‘在一楼。’瘦个子说。

‘在二楼。’矮个子说。

‘在一楼，干嘛说二楼呢？’稍年长的圆脸捅了下矮个儿。

兰花看得真真切切，进一步问道：“究竟在几楼？”

“……”露馅了。三人翻了下白眼低下了头。稍时，稍年长的笑嘻嘻地抬起了头，不死心地对兰花说：“小姐，帮帮忙吧。我们一定不会亏待您。来，我们讲个条件……”

兰花听罢，沉下脸来，严肃地说：“对不起，先生，你们的护照有问题，不能出境。”

偷渡梦破灭了。三人乖乖地接受了法律的制裁。

兰花从中长了见识。这样的事处理得多了，也就总结出了经验，认识到了其中的奥妙。

违规者惯用的手法莫过于用钱贿赂。

导游小姐月收入颇丰，一月的工资相当于兰花一年的工资。导游小姐常常炫耀自己的富有，诱惑兰花向钱看齐。说实在的，兰花心里真产生过不平衡，幸亏党和领导及时敲了警钟，使她坚信了自己的选择，坚信了牺牲的必要性，感到了手中验讫章的分量。

她有一位地方上的好友，受一位维吾尔族老人的委托，一个星期之内，曾三次追她到商店、家里、路上为老人说情，求她放老人到阿拉伯麦加去朝圣，留下许多许诺。她拉下脸质问好友：‘他手续不全，我这次放他出去，收他好处。下次呢？难道你就愿意看着我犯错误吗？如果你硬让我犯错误，你还能是我的朋友吗？’她的这位朋友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出这番动情的话，惭愧地低下了头。

这是理解兰花的一位朋友。不理解的呢？便结下了芥蒂。即使亲戚也不例外。

兰花的舅舅在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做生意。一天，兰花正在吃早饭，看到舅舅急匆匆地跨进门来，兰花赶紧起身盛饭。舅舅拦下：‘别，别，我有急事。两位浙江朋友急于出境，过去他俩帮过舅舅大忙，今天你得给他俩帮个忙。’面对舅舅的请求，兰花第一个反应是他俩是否有符合出境要求的手续。作为一个边防检查员，不能拿着国家赋予的权力做人情，于是，她详细询问了情况。情况明了后，笑着抱歉地告诉舅舅：‘手续不符，不能出境。’舅舅一听大为光火：‘兰花，舅舅从不求你。就这么一次，你都不肯帮忙！’兰花看舅舅生了气，连忙好言好语解释：‘舅舅，不是我不肯帮忙。您知道，这是国门，出入境不能像左邻右舍串门子那样……’舅舅哪听得进外甥女的话，气得上气不接下气，眼睛都气红了：‘好，兰花，你对那些外国人总是笑脸相迎，热情得不得了，可对舅舅呢？舅舅在你眼里，还不如一个老毛子（独联体人俗称）。’说完，舅舅摔门而去。兰花的心上嘭地一声，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是不是对舅舅太无情了。’兰花扪心自问。她想



起了小时候舅舅对自己的关爱、教育，把着手教自己写字，指导她怎样读书，领着她逛公园……一幕幕往事电影似地闪现在眼前，止不住的热泪如决堤之水奔流。‘兰花，你要好好工作，为家争气，为国增光。’又是舅舅的声音。舅舅可能是气昏了，一时糊涂，舅舅冷静下来对自己是会理解的。舅舅是个有文化、有头脑、有远见的人啊。想到此，她抹去了眼泪，穿过朝晖，来到了检查大厅，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庄严而神圣的工作。

自从走上边防检查岗位那天起，‘神圣’二字无时不把她的心弦绷得紧紧的，她的脑子、她的眼睛无不处在百倍高度的警惕之中，她对手中的验讫章无不看得千斤、万斤之重，她把头上高悬的警徽无不视作党和人民不可侵犯、不可玷污的象征。她觉得她身上肩负的担子崇高、伟大、自豪而沉重。

伊犁‘2·5’事件以来，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分子遥相呼应，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了对我境内的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在霍尔果斯口岸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4·6’偷运武器弹药案，并企图进行更隐蔽、更大的活动。形势严峻，上级布下的查控任务是边检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分裂、暴力恐怖分子出入境一般是手续齐全的，在国境上查控他们只能靠边防检查员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他们的年龄、住址、名字、相貌等的强力记忆，在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于细微变化中捕捉异常现象。1998年上半年，一位自称华侨的乌兹别克斯坦维吾尔族青年，持的是中国护照，说是刚加入乌兹别克斯坦国籍，手续齐全，正要盖章放他出境，兰花脑海里忽地跳了一下，怎么这张脸似乎见过？她迅速地在心里查阅布控名单，名单查到了。

面前的人和心里的人好像一张脸,不同的是 现实的人长胡子,比较老相 ;心里的人不长胡子 并且跟前的人名字和心里的人名字有较大的差异。兰花脑子里激烈地分析着,认为现实的人、心里的人可能是一个人,名字的差异可能是父名、本名谁省略谁的问题,或是维文翻译成汉文用字问题。兰花的主意已定,将这人的疑点汇报给站领导,站领导报告给地方公安局,核查结果,此人正是布控缉拿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重要人物。1998 年至今,兰花和她的战友查获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多人。据记载,上级所有要求布控缉拿的边控人员从没有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漏掉过,他们在边境线上为国家筑起了一道‘反分防渗’的钢铁长城。

四

这天上午,兰花在入境检查厅上班,边防检查窗口发生了一场风波。

兰花面前的验证台上放着一个约长 30 厘米、宽 20 厘米的紫红色金丝绒包面的非常精致耀眼的长方形盒子。兰花端详了一下,立即将盒子拿了起来,笑着递给窗外穿皮夹克的一位 40 来岁的维吾尔族人,而维吾尔族人也红着脸动情地说着什么,大庭广众之下自然招人眼目。本来验完该走的旅客有的驻足扭过头来,有的返回窗口,这引来了检查厅内海关、卫检、动植检工作人员的目光。这个注目的焦点,给人们第一个反应 这里在行贿受贿。兰花尴尬了,维吾尔族人尴尬了。但兰花的尴尬仅是一瞬,一笑即逝,随之焕发出来的坦然自若、不卑不亢和不可违抗



的威严，令维吾尔族人不敢执拗，只得把盒子接过来。大厅里的旅客、检查检疫工作人员询问的目光一下子投向维吾尔人，维吾尔人不得不开口，把场子收一下。

那是半个月前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兰花在出境厅执勤，一位维吾尔族旅客夹着皮包急匆匆地跑到边防检查窗口，汗流满面地把护照递给兰花，兰花接过一查，发现他缺公安机关签发准予出境的证明，于是他被告之不能出境。他一听“不能出境”，说着：“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急得团团转，眼泪都快急出来了。他带着哭腔焦急地对兰花说：“唉呀，同志，您一定要帮助我。我是一个个体户。今天，我的30多万元的货已经出了境！如果我出不去的话，我的货就全完了。”兰花望着他急得发红的眼睛，恻隐之心从心底升起，暗暗为他着急起来，可自己又不能擅自处理，经过短暂的思考，兰花对他安慰道：“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想想办法。”说罢，兰花迅速把情况报告了领导，征得了领导的同意，带着他与有关单位联系，补办了手续，使他顺利出境。半个月后，他做完了这笔生意，再次入境。他要对帮助他免受损失的边防检查女警官表示心意。他是新疆人，知道祖国的国情。这天，他第一批入境，旅客很多，检验、检疫人员也多，他怕人多给女警官送东西引来人们的非议，别人排队检查是往前排，而他则是一次次地往后排，想等着人少的时候把礼品送给女警官兰花。好容易等了一个多小时看着人少了，赶紧走上边防检查窗口，亲切而急切地对兰花说：“同志，真是太感谢您了，多亏了您，使我免受了一次大损失。”说着，从提包里取出一个非常精美的紫红盒子，“这是一套法国高级化妆品，是我特地送您的，请您一

定收下。’他把紫红盒子往验证台上一放，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地长出了一口气。谁知女警官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却不领他的情，把紫红盒子往窗口一推，淡然一笑：‘谢谢您，您的心意我领了，东西，您拿回去吧。’“这怎么行呢？我……’他又把紫红盒子推给女警官。这样，紫红盒子在兰花和他之间推让了片刻，他一急，说话声不自觉地也放大了，招来了人们的注意，引起了一场误会。他还是强拗不过女警官，只好把紫红盒子收回来。紫红盒子托在手里，他也不装回提包里，就这么托着走过大厅。此时的紫红盒子再不是行贿受贿的象征。紫红盒子倒像是女警官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结晶，熠熠生辉。

这是兰花无瑕的心和美好的精神之辉。

每天，当朝阳冉冉升起普照万物，庄严的国门徐徐打开，一批批的入境客人进入检查厅的时候，兰花和她的战友们早已满怀真诚的友谊，面含热情的笑脸亲人般地迎候在检查大厅。他们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对于偷渡‘闯关’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无疑是难以战胜的克星，而对于合法的过境人员，则是热心服务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树公安边防新风’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句口号，然而对于他们，那就是开展工作的准绳，为之奋斗的目标。

有人说：‘兰花执勤给边防检查增加了一道风景。’是她年轻、美貌？还是她赢得了人心？多数人赞成后者。兰花执勤，不管是旅客，还是大厅的工作人员，人们看到的是她热情洋溢的笑容，处理工作的从容，大方得体的谈吐和乐于助人的诚恳。每当兰花看到过境旅客中的老人时，她总是挤出点时间走上前去，安



排老人优先受检,帮助他们提行李,搀扶他们坐下。对于第一次入境的旅客,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释旅客关心的或不明白的问题。兰花的一个微笑、一份关心、一句贴心的话、一个公仆的行动,以及纯熟的业务能力,无不展示出中国边防检查官的风采。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简单、枯燥、单调无味的边防检查中,兰花都过得活泼、生动、庄严。9年多的实践,兰花就在这不断重复的简单过程中,创造着事业的新高峰,创造着人生的新自我,与战友们一起严守着祖国的西大门,保卫着祖国的边防。

当然,兰花也有‘偷闲’的时候,心会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1992年,她在《新疆日报》上看到为特困学生寻找帮助对象的‘希望工程’报名表格时,便主动填表报名。通过报社,她找到一位帮扶对象——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维吾尔族8岁的小学生饶子。从1992~1996年,前两年每月寄30元,后两年每月寄50元。在饶子最困难的时候,兰花伸出了援助之手,使饶子读完了小学。

这种‘偷闲’使兰花的美好心灵增添了光彩。这种光彩,又使兰花增加了创造新生活的动力。

五

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永葆青春的事是没有的,但是忘我奉献的精神却可以永存。

洁净明亮的三室一厅住着一对老人和一个不足5岁的孩

子，天伦之乐，悠然自得。与客厅连着的一间较大的卧室兼书房，长年累月地空着。此时这间房里的书桌前坐着一位年轻俊秀的上尉女警官，她胳膊支桌，两手抚着桌上的一摞资料，静坐着，纹丝不动。细看，下颌微微颤动，似在嘟嘟念念，像出家人静默诵经。

窸窣声幽灵般进入了这个房间，两只小手摩挲在女警官的大腿上，女警官下意识地将其拨开，随即小手又抓了上来。此刻女警官意识到了什么，正欲看去，“妈妈”，稚嫩悦耳的童音传进耳中，儿子心心正圆睁着渴望的眼睛，仰着红扑扑的小脸，胆怯地望着自己。女警官的母爱之心忽地潮涌浪翻，不自觉地去捧儿子的脸，差点流出泪来。但在此时，她心里咯噔一下：“我这是怎么啦？这是回家复习背诵边检知识，代表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参加全疆武警边防检查知识竞赛，不是回家逗孩子的。”无声的警觉镇得她心里潮平浪静，敛容心沉，爱怜地托起儿子的脸蛋，摇了摇头，歉疚地哄着他说：“心心，好孩子，妈妈在工作，到客厅里和爷爷奶奶玩好吗？”儿子身子一摇：“不——，您在边关工作，一年才回来一次，还工作吗？”女警官进一步耐心地解释：“心心，听妈妈说，妈妈这次回来不是和心心玩的，妈妈是代表很多很多叔叔阿姨参加全新疆的知识竞赛的。听话啊，心心乖……”“不——嘛——”爷爷、奶奶没注意心心跑到妈妈跟前捣乱，赶紧跑过来把心心拉走，这一拉不要紧，心心大哭起来，哭得爷爷、奶奶、女警官心里都酸酸的。

女警官噙满了眼泪。女警官就是李兰花。

兰花 1994 年做了妈妈，如今孩子已经 5 岁了。5 年里，她



清楚地记得，她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足 200 天。在孩子的心目中，只知道妈妈是名警官，只知道妈妈常常和他在电话里“见面”。孩子大点了才认她是妈妈。孩子小时和她生疏，会说话了，她给孩子打电话，希望听到孩子的声音，听孩子叫“妈妈”，可是，许多时候，孩子不肯听电话，不管爷爷奶奶怎么教，孩子就是不听，不喊妈妈。每当这时，她总是拿着话筒忍不住潸然泪下。她是一个母亲，她爱孩子。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休完产假后，每年只和孩子相处一个月，孩子全靠远在乌鲁木齐的公婆照料。5 年里，在千里之外边关的她，多么想孩子啊！不知有多少次，她都强忍住想请假看看孩子的冲动，暗自流泪。但是，她爱边防，离不开自己的事业。在孩子和边防都需要爱的时候，她首先爱的是边防，孩子是第二位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欠孩子的太多了。

公婆知道儿媳是个要强人，视边防事业等同于自己的生命。青海省老家她的父亲病了，她没时间回去探望；从小疼爱她的姥姥去世，她未能回去奔丧。有一次心心病了，高烧不退，“屋漏偏逢连夜雨”，心心的奶奶也病了。年迈的公公抱着孙子上医院，又要照顾老伴挂吊针，实在分身乏术，就给兰花打电话。心细的老人话到嘴边却是问候：“兰花，工作忙吗？”“最近很忙，全疆武警要在站上开现场会。”兰花喜悦地回答，继而又问：“妈和您身体好吗？心心近日好吗？”老人听了心里一震，眼睛一亮，连连说道：“很好，很好，心心他很好。”兰花很高兴，公公报来的平安鼓舞着她无虑地工作，现场会准备得很好，她受到了表扬。直到春节探亲，一家人坐在一起时，老人才说出这一遭辛苦，说得兰花

泪汪汪的。

丈夫王进立原也是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的警官。退役后，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他这个独养儿子放弃了回乌鲁木齐父母身边的机会，把家安在了霍尔果斯。当笔者采访这个问题时，李兰花黯然凄惻地说：“我俩的家真像个旅馆，他常年在外国做生意，回来一次窝还没暖热就又走了。我们这个家一年冒不了几次烟，厨房倒像个储藏室。我做警官，他经商，生活很不协调。早上，他在梦中时，我已经上班 晚上，他回家时，我已经入睡了。他商务很忙，有时他头痛脑热我也照顾不上。时间久了，我觉得心里凉凉的，歉疚感很重。我对他说：‘进立，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结合不太合适？’我一说，进立眼圈红了，眼里充满了泪水，抱住我，连连说：‘不，不，我早早预料到的。只是我觉得你太苦了。心，分得太多了。你，为孩子操心，为父母操心，为公婆操心，为我操心。如果不是这些，你会为所从事的你所最理想的边防事业做出更加闪光的更有益于强边护国的事情的。’听了进立对我说出的发自肺腑的话，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我的感情了，我扑进他的怀里哭了，让泪水尽情地流淌。他紧紧地抱住我颤抖的双肩。泪水把我心中的凉意冲得无影无踪了。”

兰花自豪自己拥有这么一个幸福美好的家。每每谈到丈夫、谈到老人、谈到孩子，兰花的眼里总是潮潮的；谈到边关、谈到口岸、谈到事业，兰花的眼里总是闪耀着忠贞顽强的光芒。丈夫与边关、老人与口岸、孩子与事业，孰轻孰重？兰花微笑不语。兰花的眼睛明亮得一眼望得到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前者，她不能像常人那样去拥有；对后者，她不能像庸人一样去应



付。不能‘拥有’的痛苦，她深深埋在心底；‘付出’的执著，她无怨无悔。她对笔者说，作为老人的儿女、丈夫的妻子、孩子的妈妈，她实在做得太少太少。但是，为了肩负起祖国人民的重托，她不得不放弃老人的需要、丈夫的需要、孩子的需要，还有她自己的需要。试想，如果没有李兰花，没有像兰花一样的千千万万的边防守卫者，我们祖国的边疆可会有常青的绿色？可会有牢不可破的‘城墙’？当我们合家欢乐、共享天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是谁牺牲了他们的欢乐而换来了我们的欢乐？当我们领着孩子走在公园的林阴道上，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可会想到是谁牺牲了自己与孩子在一起的快乐换来我们的幸福？是那些普通的边防战士，是那些以卫国为己任的军人，保卫了我们的和平，给了我们安定幸福的生活。

六

华永新上校合上了李兰花的卷宗，又来到了检查大厅巡视。厅外，阳光灿烂，车辆云集待检；厅内，灯火依旧辉煌，人流如潮。兰花依旧坐在边防检查窗口验证台前，笑迎着旅客，认真地工作。华永新上校到边防检查站任政委几年了，还是第一次真正地了解李兰花。因为李兰花的工作太平常了，站上那么多边防检查员哪个不是如此？哪一个不是一本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不过，作为一个女人，李兰花有她独特的地方。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同时又是警官。在双重的角色中，她选择了后者，她以军人特有的思想境界选择了‘大义’而对丢不



开的“小义”又不得不放在从属的地位疲惫地承担着。这样的人生是沉重的。沉重的人生才能创造自身和社会的价值。兰花是社会中人。她离不开家，离不开丈夫，离不开孩子，但她更离不开她钟爱的为之奋斗的曾经洒下汗水的边检事业。那熟悉的验证台，轻小却重如山的印章，那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过境旅客，那高悬在检查厅门上的国徽，飘扬的国旗，对她都是无声的召唤，令她难以割舍。她在奉献中寻找自己，塑造自己，也在塑造中国的边防军魂。

兰花，真正是植根于边防的芳香四溢的花。

发表于《绿洲》1999年第6期)



国门一条街

南国有条中英街,北国有条国门一条街。中英街驰名中外,历史悠远;国门一条街闻名遐迩,近年崛起。中英街以街心为界,由深圳、香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各在一边设店组成,一家一半,招徕对象是中國大陸、香港居民,来者可任在街面两边自由来往购物;国门一条街完全在中國大陸上,地点是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国门,大陆独有,招徕对象主要是移居到哈萨克斯坦的蒙古国籍哈萨克人和哈萨克斯坦的过境司机。

外国人的婚礼

1998年6月18日,星期四,在中国的大地上。

新疆的6月并不太热。上午的太阳把宽阔洁净的水泥马路、绿色的林带、畦田内的花卉照得更加明亮、鲜绿、娇艳，辉映得街两旁店铺内外琳琅的商品如镀上了一层金辉。店铺老板在这金辉里，满意地欣赏着自己摆放有致的商品，洋溢着说不出的舒心和甜蜜，悠然地期盼着客户的来临。

在通向国门检查厅的铁栏门口，开关时间一到，就聚集了很多扶栏而望，有的为了接旅游团，有的为了接客人，有的为了接货，有的则是为了抢购外国人携带的小商品。检查厅入境旅客终于出来了，扶栏而望的人们躁动起来。正在这时，三轮摩托‘的士’少有的轰响声从背后传来，吸引得扶栏躁动的人们回过头来看。只见几十辆绿顶红帷摩托‘的士’列队嗡嗡开来，最前头一辆摩托‘的士’上，坐着一位方脸黎黑有点脱顶的青年人，他就是不少人比较熟悉的霍尔果斯口岸管理委员会管理服务公司经理郭江安。显然，‘摩的’是他带来的。他今天精神抖擞，服饰整洁，带着阵容浩大的‘摩的’，不禁使人们疑惑，睁起好奇的眼睛，看他在搞什么新花样。只见他眼盯着前方，瞄向入境检查厅。‘摩的’来到检查场围栏门口，还没等‘摩的’停稳，他就跳下车来，迎向从检查厅出来走向围栏门口的一群客人簇拥着的一对胸戴红花的青年男女，高举起双手，嘴里喊着‘欢迎！欢迎！’并鼓起掌来。一些好奇的人受了气氛的感染，不由自主地也拍起巴掌，看着他和他的随员紧走几步，与走出检查场门口的戴红花的那对青年男女热烈握手、拥抱起来。

这对戴红花的青年，男的叫阿拜，27岁，女的叫阿尔特阿依，24岁，均是1996年随父母从蒙古国移居到哈萨克斯坦雅尔



肯特市的哈萨克族。雅尔肯特市离中国霍尔果斯口岸 35 公里，他们发现雅尔肯特市和中国霍尔果斯口岸在中国边境开辟了个很大的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每天哈萨克斯坦的居民组团到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购货，购回来后批发给本国商人或中亚其他国家的人，很赚钱。他们想参加去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的购物团，但是他们没有钱，都很穷，雅尔肯特市购物团的组织者也不欢迎他们。他们成了弃儿。他们幽灵似的到中国霍尔果斯口岸游逛，他们被中国霍尔果斯口岸的管理者发现，专为他们一条街组货、购物。中国人不歧视他们，哪怕是购一件物品，或是 1 元钱的东西，中国人都是满脸笑迎。他们有了活动的场所，他们常到中国口岸做生意，尽管本钱少得可怜，但毕竟是生意，一来一往，他们和中国一条街的组织者，和中国的商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条街是霍尔果斯口岸管理委员会管理服务公司筹建的，郭江安是管理服务公司的经理，当然，郭江安是蒙古国的哈萨克人最熟悉、最知心、最密切、最友好的人了。前些日子，在谈一笔生意时，郭江安听一位哈萨克商人说阿拜和阿尔特阿依相爱，快要结婚了，他俩一心想在中国举行婚礼，以纪念中国给他们带来的富裕和幸福。郭江安听了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欣慰，他为自己的口岸自豪，为自己的国家自豪，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口岸、自己的祖国得到外国人的赞誉和向往更自豪呢？他感到这荣誉和自豪有他自己的一份，他没有在口岸白待，他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他心里的欣慰不是满足，不是骄傲，只是认定了自己所走的路是对的，这更加坚定了他一条街上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他想：阿拜和阿尔特阿依是一条街的老客

户了,是信得过的蒙古国哈萨克商人,应该给予支持,让他俩的夙愿得到实现。于是,他找到了他俩,表明了管理服务公司的态度,商谈了举行婚礼仪式的过程。他俩听了非常高兴,以热烈的握手、拥抱表示致谢。

他俩都是蒙古国民,世代游牧为生,家里很穷。他俩资质聪慧,分别考上了大学,都因交不起学费在家放牧。实指望移居哈萨克斯坦后生活能有好转,谁知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的经济状况一样,家庭仍很拮据。他俩在蒙古国一东一西,并不相识,是哈萨克斯坦给他们创造了相识的机缘,是中国霍尔果斯口岸一条街使他们摆脱了贫困。他们持的是蒙古国护照,可以到中国口岸做生意。但是,他们没有做生意的本钱,一家连400元(坚戈折合人民币)也拿不出来。他们的居住点与中国口岸遥遥相望,夜晚辉煌的灯火吸引着他们。他们拿着全家仅有的几百元钱,到中国口岸买一点商品,回去再卖,这样捣腾了两三年,几百元的资本滚雪球似的增长起来,生意越做越大。资本大了,利润大了,家庭的状况有了改观。他们不仅在雅尔肯特买了房子,还在阿拉木图买了房子,购了小汽车。是中国口岸一条街让他们走向了富裕,是中国口岸一条街使他俩相识、相知、相爱。一条街是他们走向富裕的金桥,是他们心中的太阳。所以,他们渴望在口岸一条街举行婚礼,度过最幸福的时刻。

在一条街举行的婚礼是简单、热烈的。新郎、新娘以及新郎、新娘的亲属、亲戚20多人在郭江安等人引导下来到一条街举行婚礼的地点。在国门接团、接客的人以及一条街的商人都围拢了过来。婚礼主持人郭江安宣布结婚仪式开始,人们报以



雷鸣般的掌声。按照中国汉族人的习俗，证婚人讲话，新郎、新娘躬拜父母、亲友，夫妻对拜，新郎、新娘介绍恋爱史，新郎、新娘及亲友坐‘摩的’巡口岸一周。几十辆摩托嗡嗡嗡地围着口岸中心马路、环城马路跑了一遭。这样的婚礼，对新郎、新娘是风光，对父母亲属是风光，对霍尔果斯口岸也是一种风光。这样的气势，在口岸何曾有过！

奠 基 人

宽大的十字路口，正前方 300 米是国门检查厅，后方 500 米是霍尔果斯口岸繁华的中心，左边 400 米是中国最大的面积 7.5 公顷的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右边 20 米是香港一洲集团 1.328 平方公里兴建边贸城的围栏。路口右后角建有一个交警亭。路口，是口岸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枢纽。

路口左前角，顺路孤立地挺立着 5 间平房。这 5 间平房，是口岸在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老检查厅承受不了，新检查厅未建成，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从老检查厅分离出部分业务，为检查、检疫过境车辆兴建的临时用房。新检查厅竣工后，检查、检疫人员一搬走，5 间房就闲置起来。这 5 间房，对检查、检疫是闲置，对经商的人可是风水宝地。从口岸中心到国门检查厅 800 米的空间地带，没有任何商贸建筑，每天从这里过往、停留的数百辆中外汽车的司机以及上千名旅客需要食物和用品，许多人在出境前就近购物。利用这 5 间房办商店、办食堂是过往旅客的渴望，也是有识商人盯着抢争的要地。

5 间房是管委会建造的,受益者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口岸管委会管理服务公司。

郭江安——管理服务公司经理,看到了 5 间房的地位。

这是一种商贸意识。然而这种意识,对郭江安来说,却是在不久前才产生的。

他没经过商。他农大毕业后,20 多年一直搞科研,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把他推到了商海。

1993 年初,他调到了口岸管委会,任命为管委会干部招待所所长;1994 年 6 月,他被管委会聘任为管委会管理服务公司经理。

管理服务公司是口岸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产物。这里地处偏僻,远离城市,口岸刚开放时,没自来水、没电,吃的是河坝水,点的是煤油灯。为解决口岸人们的吃水、照明问题,口岸管委会相继打了两眼井,建了水塔,安装了自来水,购买了柴油机发电。管理服务公司应运而生。后来,随着外贸事业的发展步伐,口岸走向了正规化管理,1994 年春,水、电分别交给了供排水公司和供电公司。管理服务公司经营的主项没有了,只剩下了口岸发展初期在街面上盖的十几间已经开始漏雨的出租平房和一个不大的澡堂,职工工资没了保障。职工没事干,成天打扑克。这样一个摊子待他去接,他心中没底。加之,在聘任经理的级别上,又人为地出了问题:前任经理享受的是正科级,他任经理却是副科级。他心里别扭,没有劲头去赴任。直至 1995 年 10 月,他才正式接任,此时公司已呈瘫痪状态。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搞什么呢?他的弟弟在边民互市做生意,批发防冻液,很红火。



他找到了弟弟。弟弟看他难得喘不过气来，就把客户介绍给他。发防冻液比较挣钱，接着发清油，一月下来净利 5 万元。第一次做生意，挣了这么多钱，热血沸腾了，从早发到黑，心开了，眼亮了，胆大了，外国的客户也多了。胆子一大，利大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娜达沙，女，哈萨克斯坦客商，拿郭江安的防冻液和清油，有时钱不够，就记上账，下次（顶多一个星期）就能把赊货的钱送上来。时间一长，娜达沙的信誉在郭江安心里有了位置，有几次就多赊了些货，合计 4 万多元，谁料欠了一个月，她也没有来还。郭江安慌了。一天，郭江安听说她参加了三日游，到伊宁市去了。郭江安带上哈萨克族职工夏德曼到百公里外的伊宁市外事宾馆一个一个地查找，终于在桃园宾馆找到了她。服务员领着去敲门，她不开，服务员直接开门进，她穿着睡衣很不高兴。欠款总算追回了。

这是郭江安发清油比较多的一天，尽管是 12 月的天气，大棚下的气温犹如冰窖，然而郭江安和他的职工给外国客户发清油却累得头冒热气。此时，来了一位 30 多岁的青年人，向郭江安他们盯了一眼，走过去不哼不哈，提上 10 公斤的两桶清油就走。郭江安看见了，职工看见了，谁都认识他，但谁都把他怎么不了。他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在互市市场很有权威。他看见谁的生意好了，就眼红，就找茬，就逼着你送礼、请客吃饭。不请不送，你就安生不了。客户恨透了他，但谁也不敢对着干。郭江安认为自己是口岸管委会的公司，他的单位也是在口岸管委会协调管理范围之内，就没有买他的茬，但也不愿和他搞僵。他拿

了郭江安四五次清油，郭江安都嬉皮笑脸地和他要了回来。他呢？也很识时务，也不愿和口岸管委会的公司搞僵，能教训教训郭江安就行。谁知郭江安的脑袋是榆木疙瘩，就是不开窍，这使他很恼火。他给一些客户下话说：“他管理服务公司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打的管委会一张牌吗？管委会算什么，不就是协调管理职能吗？客气了，我听你的；不客气了，我理你还没工夫呢！”他要杀鸡给猴看，显示一下威风。否则，郭江安在互市开了先例，他的权威还有力吗？他决计和郭江安较量一番。郭江安的老办法不灵了。他拿走的两桶清油，郭江安怎么缠也没要回来。真格的来了，郭江安是聪明人，当然不会和他闹翻，只是在心中笑了笑。他还要在市场继续做生意，送就送吧，顺水推舟也做一次人情。

郭江安尝到了商海中的甘甜和苦涩。他初涉商海，在头脑里就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涉海越深，甘甜越多，苦涩越多。没有苦涩的大海，就没有甘甜的收获。苦涩和甘甜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不断地战胜苦涩，才有不断的甘甜收获。

口岸一角，一维吾尔族中年女子拦住了郭江安的去路。郭江安一怔，中年女子劈头就说：“我是口岸开饭馆的。郭经理，把您那两间房子租给我吧，我每月给您2 000元一间。”郭江安听罢，恍然大悟。原来说的是十字路口边上平房的出租问题。十字路口的5间房，郭江安留下3间做了商店，2间以每月1 000元一间的价格租给了一回民开食堂。食堂生意兴隆非常，每天营业额几乎都在两三千元以上，招惹得同行眼热妒嫉。已有一些人找过郭江安，以高回民食堂数倍的月租金挖墙角。这位维



吾尔族中年妇女也跃跃欲试。郭江安坦率地说：“谢谢您。不过，做生意要讲信誉，我不能为了多挣几个钱毁了信誉。毁了信誉就是毁了商业道德。没有商业道德的人，做生意是寸步难行的。”郭江安没有丝毫责备中年妇女的意思，完全是叙说自己的胸臆。这使中年妇女很感动。中年妇女继而进一步说：“我不要他的回民食堂了，我在他的食堂一边搭一个棚子再开个食堂行吗？”郭江安不假思索地说：“这里是国门，又不是难民营。怎么能随意搭棚子呢？”

然而过后，中年妇女的话却在郭江安心里忽地亮了起来。搭棚子不行，盖房子行不行？外国人需要，中国人需要，何乐而不为呢？

他知道，这里是口岸的要道，口岸正在发展之中，按口岸建设规划这里是建设的中心，是不准在这里建临时建筑的。但是，口岸目前还没有发展到按规划建设的地步。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究竟有多长，谁也估摸不透。他想，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有特殊的政策呢，口岸的过渡时期有何不可盖一些临时平房促进口岸过渡时期的经济呢？等到口岸需要按规划建设了，随时拆掉也不影响规划嘛。不过，这个主他是做不了的。他把中年妇女的启示和自己的想法一并报告给了口岸党委、管委会。

他的这个报告，口岸党委、管委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考察，写出了可行性调查报告，提交口岸党委、管委会分别进行了研究，统一了思想，做出决定，确定规模，建成国门一条街，批准了他的报告。

这个报告一批准,新闻媒介一传播,不少商贸大户争相建设国门一条街。在纷纭的争抢中,口岸党委、管委会批准了自治区建设厅建发公司和口岸管理服务公司在国门路两边先各建 45 间,试验一段以后再视情况发展。建成后一条街的总管理者为口岸管理服务公司。

方案定下来了,郭江安又高兴又难过。高兴显而易见,难过的是没钱。盖 45 套带地下室的房子,至少要 90 万元,90 万元从哪里来?他想到了中年妇女等许多客户要房子的迫切心情,便在电视上发了两个广告:要房者先来登记,预交 1 万元押金,顶用房后的租金;房屋建设填付资金,谁填付谁承建,开工即付一半资金,另一半一年后付完。

这两个广告一发布,没过几天,建设资金就全解决了。1996 年 5 月开工,年底交工,7 个月时间,在中国的国土上,国门一条街以特有的英姿展现在了中哈两国人民的面前。

国门一条街上是为哈萨克斯坦司机和出境的中外旅客承建的。

国门一条街上各种肤色、不同着装、操着各异语种的旅客摩肩接踵。在这众多的旅客中,有一段时间,郭江安和他的职工们,以及商店的老板们,都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外国人夹杂在旅客中游来逛去,既没有出境旅客的匆忙,也没有出境旅客购物的豪爽;说的是哈萨克族难以听懂哈萨克语;脸型像哈萨克族,却没有哈萨克斯坦哈萨克人的衣着款式和整洁,给人一种落魄的感觉。

他们是移居哈萨克斯坦的蒙古国籍的哈萨克人。从古至



今，凡穷者就被人看不起。蒙古国哈萨克人，也没有什么好境遇。这成了一种定律。

郭江安看到他们的遭遇，心中产生了怜悯之情，便找他们一个个谈心，帮他们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名义进入一条街，有什么愿望，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郭江安和一条街的老板们最大限度地帮他们实现、满足和克服。这样一来，他们进入一条街有人接了，组货有人管了，拉货有车运了。他们胸脯挺起来了，说话有气力了，心中洋溢起对中国口岸的感激之情。而一条街的商业老板们也增加了令人瞩目的购买客户。进入一条街的人数迅速增加，很快从每天四五个人发展到三四十人，四五十人，七八十人。购买力也不断增加。一条街一天比一天红火了。

在经营一条街的过程中，郭江安看到通过一条街的车辆太多，天天堵车，便萌发了在一条街房子的后边建立停车场的意向，这和口岸管委会想到一块儿去了，也遂了过境驾驶人员之想。停车场很快建了起来，紧接着又建了倒货场，成立了装卸队。国门一条街沸腾了。

人 质

郭江安在伊宁市办事，听说自治区执法部门人员在伊犁州人民政府人员的陪同下到霍尔果斯口岸考察国门一条街。郭江安想：考察一条街为什么不通知他一声，难道一条街出了事，明察暗访调查问题来了。他不由心中嘀咕，惶惶不安，哪还在伊宁市办得下去事。伊宁到口岸 100 公里，他一个多小时赶到了口

岸，待他到达一条街，考察组已经走了。他不知考察组神秘地匆匆来又匆匆去的缘由，“一条街肯定是出问题了。”他心里说，“但又是什么问题呢？”又不由十分疑惑。他心中没底，愈加惶恐起来。

到了晚上，消息终于传下来了，说是一条街扣了外国人作人质，违犯了外事纪律，责令限期查处。

郭江安是头脑清醒的，感到了问题严重。“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呢？”心中的自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对商店逐个细细查问，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郭江安找到了“人质”，而且不是一个。

库阿特，中等个儿，黑皮肤，神情潇洒，31岁，蒙古国哈萨克人，与中国一条街商人邹大平住在口岸环城公路桥头旅社。

“先生，您好。我是国门一条街负责人。请问您就是库阿特吗？”

“我就是库阿特。”

“是谁把您作人质扣在这里的？”

“对不起。没人扣我作人质。”

“您一个外国人，住在这里多久了？”

“两个月。”

“您不是人质吗？”

“我是人质。”

“是人质，为什么还说没人扣？”

“我是自愿留下的。”

“为什么？”



库阿特说：‘我们夫妻俩做生意，没有钱，每天来买不了多少商品。那边（哈萨克斯坦）销路好，拿回去的东西一下就卖完了。利虽小，赚不了几个钱，但总有赚头，所以天天到中国一条街跑。一天，我的一位住在阿拉木图市郊区的比我先半年移居哈萨克斯坦的亲戚来到了我的房子，他说，阿拉木图生意很好，相邻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一些国家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到阿拉木图购买中国货。他们说中国货漂亮、便宜。他和他们建立了联谊、联销活动。只要他把货运到阿拉木图，他们货到付款，包销到外国去。这是一个特大的好事，是个很好的赚钱门路。可是，他和我一样，在蒙古国时很穷，到了阿拉木图还是很穷。穷了，谁都看不起。幸好中国建立了一条街，中国不歧视，帮我们组成了团体，有组织地接纳我们到中国购物。我们蒙古国籍哈萨克人有决心、有信心团结起来，依法经商，靠生意脱贫，靠中国致富。但是话说回来，没草养不了羊，光牦马下不了驹，没马奶哪来的马奶酒呀。两个月来，他和我一块儿到中国一条街，和一条街的几位中国老板商量联手做生意的问题，中国老板连声叫好。可一说到先提货后付款赊账问题时，中国老板不吭声了。他们担心我们提了货不回来了。我的亲戚就和我商量怎么办，商量了几天谁也拿不出主意，还是我妻子脑子灵，她说，我们一同到一条街做生意的蒙古籍哈萨克人，拿货没钱，有的就自动留下和中国老板住在一起，给中国老板吃颗定心丸，让亲属提货，中国老板就放心发货了。妻子对我说：‘他们能这样做，我们为啥不能？我们和中国老板商量商量。’果不出妻子所料，中国老板的顾虑放下了，联手生意合同形成了。我就留下

来,和中国老板组织货源,亲戚就和我妻子忙着提货、运货、发货。生意很顺利,现在越做越大。与其说我是中国老板的“人质”,倒不如说中国老板是我不花钱的雇员和财政部长。郭老板不瞒您说,两个月来,我和我的亲戚净赚十五六万元人民币,我和妻子分了10万元。你说我这个‘人质’做不做呢?谁又能干涉我做这个‘人质’呢?”

这是合作的一种新方式。这种合作的方式已经远离了“人质”的真实概念。郭江安这么想。

郭江安从“人质”那里回来,在一条街撞上了一件费解的事。

一位30多岁的哈萨克妇女,领着3个不足10岁的柯斯(女孩)、巴郎子(男孩)在街上大包小包地购货,招来不少过往人员的注目。“这个女人不麻烦吗?带着3个孩子来购货。”

“麻烦怕啥,只要能赚钱。这些蒙古国籍哈萨克人做生意做精了,啥门道都想得出来。”

“怎么?”

“嗨!您还不知道啊。蒙古国籍哈萨克人到一条街购物限重啊,海关规定每人只能带70公斤,超过70公斤就纳关税呀。所以,他们购物带孩子,出境准带量是按人头计的,多一个孩子就多购70公斤物品呀。”

一条街几位小老板这样议论。

“生意确实不错。”郭江安心里赞道,“怪不得近来一条街发现了些小孩,原来是精明之举啊!带的小孩多,购的货物多,赊账的多,自做‘人质’的多。”

他向上级执法部门写了“人质”调查报告。“人质”现象竟成



了口岸一条街经济发展辉煌的象征。

春 雪

5月,绒毛似的白色春羔在一望无际的地毯般的黄绿色草原上跳跃在母羊身边,闯过冬天将浓密油光光的细长羊毛剪掉奉献给主人的大羊已赤身裸体红赤赤地走进春的怀抱,沐浴着明媚温暖的阳光,自由自在地吞食着鲜嫩欲滴的绿草。在这个月份,大片大片的羊群,呈现的差不多都是一大一小、一红一白的色彩,点缀得草原美景无限,又显示出神秘草原蕴含的财富的富有和潜在的希望。

然而富有和希望,往往是与灾难同时降临的。

郭江安在牧区接受再教育时和哈萨克牧民住在一起。辽阔的草原上只有几幢孤零零的土打墙平房和几堵羊圈。羔下完了,毛剪完了,药浴完了,正准备往夏牧场转,骤然天变,大雪加风,气温下降到摄氏零度以下,剪了毛的大羊没了御寒能力。小羊冻得瑟瑟发抖,卧下起不来,一夜之间大羊、小羊死了几十只。黎明时分,老牧民看着从圈里拉出来的一大堆死羊,望望还在飘的宛如鹅毛的雪花,凛冽的大风,痛苦地从心底发出深深的叹息:“雪啊,春天的雪啊,你真是杀向羊群的刀子啊!”

郭江安不由地想到了20年前这一幕,而且这一幕在脑海里浮现得真真切切,如在眼前。

郭江安想到这一幕是因为遇到了春天突降春雪般的寒冷之苦。

一条街生意红红火火，哈萨克斯坦司机和过境旅客有增无减。蒙古国籍哈萨克人进入一条街购物的从散客发展成团体，每天从一两辆客货车发展到六七辆，人数不断增加。一条街人多、车多、货多。一条街每天载满货物的卡玛斯车、客货车源源不断地开出境去。一条街活了，沸腾了。一条街的奠基者——口岸管理服务公司，在短短的4年间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为口岸管委会购买了福特车、红旗车、双排车、面包车，不要一分钱盖起了一条街，还清了工程款，翻新了原有的出租房，建了新的办公室。固定资产从原来的40万元发展到280万元，流动资金十分活跃。

发展到这一步，虽是微乎其微，郭江安心里总还是有了一点慰藉。

一天，一条街来了两位便装的陌生人，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开始并不为人们注意，但没过多久，就让人们注意得睁起了警惕的眼睛，绷紧的心吊了起来。

他俩是检察院的，是受口岸纪委委托调查郭江安的问题来了。

口岸纪委连续接到了自治区纪委、州纪委转来的郭江安贩卖假酒、以权谋私、敲诈勒索的举报信和上级领导的批示。口岸纪委审慎地办理此事。

事情总算查清楚了。

一天，哈萨克斯坦客商退回些‘安特伏特加’酒，说这些酒是假的，直接退还给了售酒商店。此事就平息了。但这事还是传出去了。‘安特伏特加’是销往独联体的名牌，出现了假酒，名牌



销售就出现了问题。‘安特伏特加’集团霍尔果斯总代理配合口岸工商所、边防派出所、电视台对假酒进行突击。结果在管理服务公司设在检查厅里的商店查出了‘假酒’²⁷箱，给予没收处理，并将给予处罚。

经理郭江安不服，据理力争。

1994年春，郭江安挂空档就任自治区经济信息中心霍尔果斯信谊公司经理的时候，与河北张家口‘长城伏特加’酿酒总厂，签订了订购一车‘长城伏特加’酒的供销合同。‘长城伏特加’也是专为独联体生产的，谁知在霍尔果斯销路不好，到了1995年下半年也未销出去，存在地下室里一年多。为此，信谊公司给‘长城伏特加’酿酒总厂退了货，留下百多件作为仓储费补偿信谊公司。信谊公司撤销后，郭江安就任口岸管理服务公司经理。在一条街生意兴隆的情况下就把百多件‘长城伏特加’拿出来卖，谁知外包装箱子有的烂掉了。于是从一条街搜集了些‘安特伏特加’箱子，装上了烂了箱子的‘长城伏特加’，和箱子未坏的‘长城伏特加’一同拿到检查厅商店去卖，而一部分用‘安特伏特加’箱子装的‘长城伏特加’酒的瓶子上的商标完全是‘长城伏特加’商标。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却碰在了查假酒的茬口上，将剩余的27箱装‘安特’箱子的‘长城伏特加’没收。

无独有偶。郭江安的亲戚季三良在一条街开商店。一天，一位称‘安特伏特加’代理的人找到了季三良，让其代销‘安特伏特加’。这样的好事还不干吗？‘安特伏特加’很快拉来了。但销到哈萨克斯坦去后，很快退回来了。季三良知道了酒有问题，就立即通知代理人全部拉走。谁知车子到了路上，被打假队查

住了。造假者是个黑户，一看不妙趁人多混乱逃走了。季三良从一条街被抓了起来，于是有人言称郭江安与其亲戚联合贩卖假酒。又一顶污秽的帽子甩到了郭江安的头上。

‘郭江安以权谋私。一条街的商业用房，老板们为了租好的位置，除正常缴纳房租外，还分别以1万元、8000元、5000元的好处费装进郭江安的口袋。’调查人员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明查暗访，老板们说：一条街这么多房子租还租不完呢？怎么会给郭江安好处费呢？

调查人员直接找郭江安询问了租房的情况。郭江安从抽屉里取出一大叠每年租房子的名单和批件，所有的名单和批件都是管委会主任刘水签批的。郭江安告诉调查人员说：‘租房是件敏感的事情，牵涉到每个老板的切身利益。所以，一开始我就坚持登记制度，谁先交钱谁往前排并请领导签批的制度。’

事实俱在，‘谋私’二字相距甚远。

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在货场，在路上，在边民互市贸易区，在停车场……凡是有外国车停的地方，总常常不显山不露水地有几个中国人和外国司机攀谈，说东道西，家长里短，海阔天空。可说千道万不离其宗，总穿插着这么几句话：‘您到霍尔果斯口岸拉货几年了？’‘在国门一条街出关排队吧？’‘车最多时排过几天？’‘有无越队出关的？’‘越一次队付代价吗？’‘多大的代价？’‘谁收的钱？’‘给不给票？’等等。

为什么要问这些话呢？举报信中说郭江安‘敲诈勒索哈方国际海关监管货车的驾驶员，激起了极大的国际愤慨和不良的国际影响；几年来一直利用出关排队的权力，抢着不放哈国国际



海关监管车辆,每辆车要敲诈勒索 100~300 美元,才可放行出关”。如此严重的事件,执法部门能不速查严惩吗?

然而说到这些问题,外国司机回答是干脆的:3 年,5 年,8 年,10 年,都在国门一条街排过队,最多排队 3 天;也有越队出关的,也有付了代价的,收好处费的不是管理服务公司,这不是管理服务公司的业务,这些事都是私下做的,还给什么票呢?

“不是管理服务公司的业务”,排除了管理服务公司经理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寻访了 30 多位外国司机,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场“春雪”,地地道道的“春雪”。这场“春雪”对郭江安的冲击超过了 20 年前春雪的冲击之苦。20 年前的春雪,来自于自然,是肌肤之苦,是物损之苦;这一次“春雪”,来自于人为。如果说 20 年前的春雪是杀向羊群的刀子,那么这次的“春雪”则是刺向人心的刀子,是寒心之苦,是伤心之苦。

人们啊!为什么不能让创造业绩的人们舒心地去干一番事业呢?

又是一道风景线

“不到新疆不知道新疆之大,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之美,不到霍尔果斯不知道中国边境线之神秘。”这是到过新疆,到过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学习、考察、旅游的人们的感叹。久而久之,伊犁霍尔果斯成了客人到新疆观光的固定的参观景点。

到霍尔果斯必不可少的参观景点一是边境线、中哈界桥、异国风光,二是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到了 1996 年建了国门一



条街，一条街成了宠儿，跑到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前头去了。到口岸观光的人们，看了边境线、中哈界桥、异国风光，回过头出了检查厅通道就是一条街。一条街初建时并不为游客们注目。一条街不如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规模大，不如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货物多，不如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去的外国人多；一条街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外国人的购物点。但是 1997 年 8 月后，一条街不仅是外国人的购物点，而且成了中国游客的购物点。出了检查厅，越过铁栏门，主干道左边人行道边上，在十几米宽的水泥地砖上，紧和铁栏相接处开始往前延伸很长很长，在桌子高的整齐的一个接一个的露天阳伞下，摆了许多数不尽看不完、五光十色、形状各异、小巧玲珑、优雅大方、款式新颖、做工精致、在国内市场很少看得见买得到的来自外国的生活、装饰精品，如巴基斯坦雕刻精美的大小不同的铜鹿、铜马、铜像、铜杯、铜盘，印度的铜灯、铜壶、铜画，土耳其的小刀，伊斯兰油画、织画，俄罗斯的望远镜、军表、石英表、怀表、剃须刀、水晶杯、水晶小碗，哈萨克斯坦的地毯、驼绒毛衣毛裤等等，游客看得流连忘返。游客到霍尔果斯不仅仅是一饱边陲的风光，也渴望购买一点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以作纪念。一条街以其小、美、新、精、奇的特点呈现出来的东西，恰恰迎合了游客的心理。所以，到一条街观光的游客往往超过了导游规定的 30 分钟的时间，没有一个是集中不起人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购买小纪念品上了。

小纪念品形成了一种特色，给一条街增加了繁荣，成了一条街的热点。

然而这景观不是自发形成的，是管理服务公司郭江安偶尔



所得促成的。

口岸是对外的,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是对外的,国门一条街当然也是对外的。多年以来,人们想的是对外,对外,对外;要是到口岸的人们想的都是对外,哪想到对外的地方还需要对内呢?

1998年7月24日上午,郭江安到口岸党委办事,看到党委副书记在会议室里,将望远镜、剃须刀赠送给在口岸体验生活的参加新疆笔会的全国文学期刊的主编、副主编们。这些主编、副主编们,捧着小小的纪念品高兴得如获至宝。他由此想起口岸党委、管委会为给内地的客人买一件外国产的小小的纪念品,往往派出人员满口岸去找。“内地人都这么喜欢外国的小东西吗?”他心里自问自答:“是的,内地人就是喜欢外国的小东西。少者为贵嘛!自己到内地出差不也是买些新疆少见的物品吗?现在随着口岸的改革开放,到口岸观光考察的越来越多,每天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财源市场,如果发挥好这个财源市场,不仅对内地客人服好了务,而且对口岸的发展昌盛也将是有益的。”

在国门一条街建一个外国小商品市场的想法在他脑海里产生了。

内地客人到口岸喜欢买的小商品在以前也是有卖的,但是三三两两,这里几样,那里几件,都是散乱地放在卖给外国人的货物旁,没有专门的货位,不容易被人们注意,专门对内地观光游客设立市场观念还没有形成。他现在看到了,想到了。国门一条街是内地游客到口岸观光的必经之地,在一条街辟出一块



宝地建一个专对内地游客的外国小商品精品市场是一举几得的事情。对内地人是提供方便,对口岸是发展,对小商人是支持,对外国货是开放。

经过短时间的积极准备、宣传和建设,外国小商品精品市场在一条街建成了,近百家铺面连着摆了开来,在阳光下商品反衬出黑、金、白、蓝、紫的色泽,闪闪烁烁,好一道风景。这一道风景,吸引来一批批的游客,招来了更多的商人,国门一条街更加繁荣了。

发表于《中华民族博览》2000年第2期)



一丛丛荆棘一支支歌

—

绿色的庭院遮住了7月的酷暑。光洁的水泥甬道掩映在青松翠柏之下,院内的假山、花卉、草坪被假山中的喷泉落下的雨丝淋得湿漉漉的,花草上挂着水珠儿,丝丝的凉意沁人心脾,把火毒的太阳投下的暑气的淫威驱走了几分。

一辆‘213’蓝色小轿车开进院内,完全可以直接开到里边停在办公室前,然而却停在了门口。‘嗒’的一声,车门推开,钻出一位魁梧、英俊、洒脱的白皙青年,明亮亮的大眼,深情地近乎审视地望着院内的一切,深深地呼了几口院内清新的凉气,随着胸脯的起伏,一股快慰的暗流贯通全身,说不出的心旷神怡。

‘刘局长,回来了!’一声叫喊,既是向刚从车上下来的青年



人的问候，又是在向院内办公室同仁们报信。门挨门的办公室，‘轰’的出来了很多人，亲热地涌上前和青年人握手、问候。

这位青年叫刘军，霍尔果斯口岸建设分局局长。他刚从江苏省南京市挂职回来。挂职3个月，学习了不少城市建设经验，他对口岸建设充满了信心和向往，也增强了他对自己一手组建起来的口岸建设分局的别后的思念。他跨进分局机关大院，一股馨风扑面而来。他的心甜得像浸在蜜罐里。

一阵寒暄，各回办公室去了。

刘军坐在办公桌前，蓬勃的心情使他激动不已，口岸建设的蓝图出现在脑际，像一盏明灯照得他心明眼亮。

‘嘀铃铃……’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他抓起电话，是口岸纪委书记的声音，“伊犁州纪委转来一封信，告你们砸了人家的牌子，砸了人家的桌椅……”

一瓢冷水泼在了刘军勃勃的雄心上。

他怔住了。他恼怒，他怨恨，他冷静，他自责。他平静了，他想通了。他由此想了很多，心里像翻涌的海，万千感慨。

人生之路，多像布满荆棘之路啊！然对于能者，劈荆斩棘，永不停息，开拓出一块块明亮的空间，编织出了一支支劈荆之歌。

这样的路，建设分局走过了整整6年啊！

二

强劲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睡多年的霍尔果斯口岸



重新恢复开放。全国四面八方的商贾向这里云集，浩浩荡荡的各路建设大军在这里摆开了战场，各路人马把刚刚苏醒过来的霍尔果斯口岸吵得天翻地覆，千万年荒寂无人光顾的戈壁陡然人涌如潮，地皮黄金般金贵起来。

口岸南环路的北边，是四川省十一建的工地。十一建闯荡新疆十几年，年年创优，然而今日这支过硬的工程队却在激烈鏖战中像打了霜的茄子蔫不拉唧的，三四十个民工放线、打桩、挖槽、盖棚子，看似干活挺卖力，就是脸上挂着晦气，毫无生气。再仔细看看他们的活儿，线桩好像是拔了重栽的，混凝土底座好像是拆了重浇铸的，工棚好像是推倒重建的。这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残局。

这个残局，他们费了四五天才收拾完。

5月28日，凉风徐徐，是新疆初夏不太热的日子，是施工的好天气。十一建工程队情绪显然好了许多，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可是上午10点，杀气腾腾的一伙人在一位黑大个儿的带领下冲进了工地。黑大个儿开口不逊，训斥加命令：“叫你们停下为什么不停！停下！停下！”

工地负责人刘森抬头一看，是5月15日来的那伙农场的人，那天也是这位黑大个儿领的头儿。那天，黑大个儿以类似主人的身份吼道：“谁叫你们在这儿施工的？停工！停工！”刘森看他那个色厉内荏的样子便理直气壮地不理他的茬：“哎——，我们是经州建设局、州土地局和工地甲方批准的。”黑大个儿一看不买他的账，便强硬起来：“这是我们农场的地盘，不经我们允许是乱占土地。”刘森与其辩解。黑大个儿把脸一吊，朝农场的那



伙人命令：‘给我拔桩！拔桩！’那伙人一哄而上。施工人员站起护桩。年轻的阻挠：‘不能拔！不能拔！’年老的则无奈地哀求：‘不能拔！不能拔啊！’那伙人你看我，我看你，站住犹豫了。黑大个儿一看，急了，吼道：‘拔！拔呀！拔了回去好交差。’大概‘交差’二字起了作用，那伙人又鼓起劲，把护桩人一推，扑向线桩，²³根线桩刹那间全部拔光。建设部门4人4天的劳动毁于一旦，造成施工人员推迟5天进场。

这是新疆石油总公司、伊犁地区石油公司、霍城县石油公司三家联合在这里建的万吨石油中转仓库。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已签订好协议，7月1日开始进油。本来就工期短，任务重，现在边防农场以196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边防农场为霍城县外逃边民‘代耕、代收、代管’‘三代’的含糊文件为依据，无视自治区后来关于口岸土地归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理的明确规定，来口岸胡搅蛮缠，争要地权。耽误了时间，工程怎么完成？影响了石油进口，中方的信誉怎么维护？

中转库方着急，承建方着急，建设分局更着急。5月16日，建设分局和州土地局领导前往某师师部协调，某师不予理睬。今天，这伙人又来捣乱，看来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干预。刘森经过上次的接触，知道了内在的情况，看到他们又一次闯来，就微笑着迎上前去恭敬地递上州建设局、州土地局发的文件和施工证书，以示施工的合法性。然而，这位黑大个儿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说了句：‘我们只认农×师的文件。’把刘森一推，指挥那伙人将三个工号的³³根桩又全部拔光。⁴⁶人的建设队伍被迫停留现场，无法施工。



为了维护国际贸易的严肃性，口岸管委会继续动员建筑队伍不可懈怠，夜以继日，加紧施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5月30日上午2时30分，农×师×副师长、边防农场×场长由警车开道，后边跟着一溜小车，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好不威风，闯入石油中转库基地勒令停工，又是照相，又是录像。

地权纠纷还在升温。

6月3日上午10时10分，边防农场一行40多人带着钢钎、锤头、铁锹闪电式地第四次赶来，二话不说，疯狂地把刚浇铸成型的仓库基础和水池、工棚等附属工程再次全部捣毁，等口岸管委会副主任齐星海通知边境派出所出动赶到现场时，这伙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6月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州人民政府召开了由农×师、×军分区领导参加的口岸建设协调会议，产生了会议纪要。6月6日上午12时，边防农场副场长又带领四五十人第五次闯入口岸施工现场，将刚修复的水池、工棚再次捣毁。

6月8日，边防农场一伙人第六次闯入口岸，在石油中转库用地上擅自放线，公然打围墙，搞他们的活畜基地。

事情到了无法协调的地步。如果口岸的土地权属问题不能尽快解决，口岸的建设将出现混乱失控局面，直接影响到外来投资，口岸面临的机遇将会失去，贯彻中央关于东联西出的策略将会落空，口岸的建设将要受到严重损失。

这一地权之争，造成边防农场和石油中转库经济损失50多万元人民币。



此时,党和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干预,建设分局在利益上对边防农场给予了一些让步。

经过半年的努力,中国—哈萨克斯坦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第一市场开业,效益极好。三个半月的时间,摊位费、房租费、工商管理费三项费用就是投资建市场 78 万元的 1.5 倍。亟待建设一个包容多个市场的互市贸易区。在贸易区申请建市场的单位很多,位置按口岸规划有好坏远近之分。这个权限恰恰在建设分局手里。建设分局既是警告又是诱导,提出 边防农场如果在中转库地权上继续纠缠,就不划给边防农场土地建设互市贸易市场;反之,不仅划给互市贸易市场建设用地,而且摆到黄金地段上。这一招对边防农场震动很大。用‘三代’争地权实在是力度不大,希望渺茫。而建设互市贸易市场地皮才是实在的,伸手可及。早建一个月,收入就是几十万元呀!既得的利益不去争取,干什么在似是而非希望不大的事情上内耗呢?边防农场明白了这个道理,采纳了建设分局的意见。果不其然,边防农场承建的互市贸易市场早早开业,收到了可观的效益。

不曾想,昔日为地权之争演出闹剧的口岸城建办主任刘军和边防农场的场长、黑大个儿,竟成了今日的铁哥儿们。高兴之余,还不时互相拿出对方昔时的嘴脸打诨。

三

办公桌上摆着的加洲边贸城有限公司关于供水系统自成体系的申请报告,口岸建设分局局长刘军看得非常慎重仔细。在



刘军的眼里,这份报告不是几页纸,而像一座山。

加洲边贸城有限公司是香港一洲集团董事长庄永竞先生的企业,“一洲”和“加洲”是庄永竞先生的大儿子和小儿子的名字,用姓名命名“一洲集团”和“加洲边贸城有限公司”,是为了显赫父辈创业的辉煌。加洲是一洲的子公司。加洲在霍尔果斯口岸以最优惠的条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局签订了购买土地1.328平方公里的协议,投资10亿元人民币,在边境线建立国际自由互市贸易区。设想之远,投资之巨,面积之大,建设之宏,是口岸数百家投资者之最,堪称开发口岸之龙头。

1993年9月19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庄永竞先生邀请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和新疆、甘肃、陕西、贵州、宁夏5省(区)主要领导汇集霍尔果斯,在1.3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高竖起了10面彩旗,浇筑起标有“加洲边贸城”5个红色醒目大字的庞大的钢架屏障,悬挂起“香港霍尔果斯加洲边贸城奠基仪式”横幅。蓝天下,飘垂着红、黑、黄、绿、青、蓝、紫等各种各样的气球标语。地面上,礼炮队、军乐队、腰鼓队、秧歌队、舞蹈队、气球队、机械施工队、与会者、参观者人山人海,录像、摄影记者奔前跑后,多少万年寂寥的戈壁随着会议主持人的号令有节奏地沸腾起来,其声、其势,制造出从未有过的辉煌,为中国东联西出走西口擂起了震天撼世的前奏。

加洲边贸城龙头的地位和作用显而易见。庄永竞不仅是香港的一位资本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爱国商人,庄永竞的工作做好了,会引来多个资本家投资。

刘军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



加洲边贸城关于供水系统自成体系的申请报告显然是不能贸然回绝的。

然而,刘军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在这事上是一直心潮翻涌的。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益,是商人的共性。供水自成体系,涉及到国家地下水资源轻易地被占用,同时却把污水留给了我们,好精明的一笔账。加洲边贸城在申请报告中只强调供水自成体系,没有谈到排水自成体系,这是私人企业发展自己自然的特性。刘军没有急于表态,想等待加洲的下文。果不其然,没等多久,加洲的下文便露了端倪,提出了排水和口岸总体规划并网的要求。

因为加洲边贸城排污总量占地 12 公顷多,最低处排污地段恰是加洲的黄金地段。12 公顷多,太珍贵了,加洲舍不得丢弃。

刘军的文章就从这里做起了。

刘军意在迫使加洲边贸城服从口岸供排水总体规划。

口岸的供排水管道布局已形成体系。扩建后的供水源正远远超过口岸近期总体的需求,新增的输水管已从双方交界处穿过。如果加洲一方自成供水体系,就会使我方供水投资难以如期收回,形成供水大于需求无法体现经济效益的被动局面。

所以,刘军向加洲边贸城郑重提出:如供水自成体系,污水处理就必须自成体系。如果供水由我方供给,污水处理就可以与口岸排污并网。何去何从,请加洲自己选择。

刘军提的在理,显露不出一丝逼的意味,无懈可击。加洲权衡利弊,服从了口岸的总体规划,撤回了供水自成体系的申请。

口岸的整体利益保住了,遏制了地下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国



家的利益保住了。

四

行驶的汽车卷起的黄尘雾一般地包围了车身，车里的人隔着玻璃向外看，只见车外尘浪翻滚，两边灰黄黄一片。没走多远，密封不好的“212”、“213”车里的人便变成了土人。这是一个内地省到口岸的考察团，由自治区和伊犁州领导陪同，卧车、轿车、“212”一大溜五六辆。车子不知为什么停住了，等了一会儿，待黄尘过去，刘军和陪客的领导才推开车门，小心翼翼地落脚，而后脚尖点地如履薄冰般地走到前边查看停车的原因。脚，还是被尘土淹没了，尘土灌满了鞋。

开路车陷进了尘坑里，人们不得不下去推车。车轮一转，尘土又瀑布似的飞溅起来，推车人都成了“鬼”人。州上安秘书和刘军很熟，叫着刘军的名字，似开玩笑又似埋怨地说：“刘军，你这个口岸建设局局长怎么当的？你就这样来招待我们吗？”

刘军一听也没当真，反正不是外人，心里想的顺口就溜了出来：“这已经是进了一大步了。您一个月前来，连车子都开不动就忘了吗？”

刘军说的是实话，一点儿也没有夸张。在这个霍尔果斯河干河谷里，人头、拳头大的卵石一个挨着一个，哪里走得了车？这条土路是为应急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开业拉来黄土临时修的便道，已经可以行车了，只是因车流量太大，便道承受不了，土地干燥，又没有水，干硬的黄土自然就会碾磨成粉末似的浮土

了。安秘书想到此,觉得自己不切合实际地责怪刘军有些过火,想说句歉意的话;思维敏捷的刘军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愧然笑着说:“安秘书,你批评的对。不能满足现有的便道,我们建设分局要尽快改善口岸的路况。”

然而,怎样改善口岸的路况呢?

1992年4月成立城建办公室,后改为口岸建设分局。刘军上任之初,主管局只给了30万元启动资金,口岸的给水、排水、道路建设资金几乎是零。对此,他们不等、不靠、不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第一,按基建程序在项目开发之前才收配套费。刘军对此做了改革,在划拨用地时预交配套费、红线费、档案保证金、绿化保证金。而且拉开档次,好地段高价格,谁出的价码高、交费及时,就划给谁。第二,先让施工单位贷款,谁能贷上款就让谁干。第三,报请领导批准,与武警交通四支队签订补偿协议。

武警交通四支队正在为口岸修筑清霍公路,刘军和武警四支队董参谋长是同学。刘军要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

此时正是口岸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武警四支队有建仓储和商贸设施的意向,但不太坚决。这一意向不知挑动了刘军的哪根神经,大为兴奋,眼前为之一亮。

这一意向使刘军萌发出辉煌的设想。这个设想使刘军看到了土地的价值。

刘军大胆的设想并非是刘军所能为的。他得到了主管局和口岸管委会的支持。

刘军大讲特讲口岸的时效和口岸的前景,使武警四支队坚定了建立仓储和商贸设施的信心。



武警四支队需要地皮，口岸城市建设需要好的道路。

武警四支队参谋长和刘军共同做通了新疆公路设计院的工作，把亚欧路由原二级标准提高到城市一级道路标准，再将一级干道由 1 公里增加到 2.2 公里，把跨横卡拉苏河的中桥由原 9 米宽提高到 26.38 米宽，并增加 3 个过水桥涵，把陇海路、兰新路、振兴路、神州路修成二级道路，及 2 座桥的修建，列入交通部门的公路计划。口岸以免收土地费、配套费的办法，给武警四支队无偿提供了 3 万平方米地皮，仅此一项，为口岸节省投资 350 万元。

口岸尝到了甜头，武警四支队尝到了仓储和商贸设施的甜头。

刘军继续鼓励，使武警四支队修建第二个仓储，形成了用 4 万平方米地皮换取武警四支队修建 8 公里沙石路基、2.5 公里沥青路面的对等协议。

路修成，又为口岸节省 400 多万元。

明晃晃的马路在口岸展现出来。

口岸外运公司严副总经理看到这一切感慨地说：“我在口岸工作了 40 年，50 年代是土路，60 年代是石子路，70 年代是柏油路，80 年代是沥青路，90 年代看到了水泥路，口岸真正地发展起来了！”

五

一阵风，红、白、黄塑料袋飞上了天，过往的‘卧的’、‘摩的’、



卡车穿梭在塑料袋飘飞的路上。

‘讨厌！’塑料袋飞到挡风玻璃前盘旋，挡住了司机的视线。

司机们发现，塑料袋的发源地来自友谊医院门前一堆垃圾。

‘真损！’司机们对着医院骂。

沸沸扬扬的话语如蒺藜一样滚到医院院长的耳朵里，扎得院长皱眉头，冤枉叫苦，信手写状投诉建设分局：‘你们光收卫生费，不按时清垃圾，损害我们的卫生和声誉……’

局长刘军一看诉状头就大了，恨得眼里冒火，把市容环卫办主任小余叫来训斥：‘垃圾为什么不清运？’

‘垃圾车坏了。’

刘军消了些气：‘想其他办法嘛！’

‘车子马上修好。’

‘为什么不把情况告诉对方？’

“……”

刘军觉得自己存在官僚主义，垃圾车坏了 8 天自己还不知道。环卫办有责任，自己作为局长更有责任，受责备的首先应该是自己。

刘军心里很内疚，沉重地对小余说：‘这件事我们要认真对待，好好处理。’

第二天，友谊医院没想到，刚一上班，建设分局局长刘军带着环卫办主任以及当事人一行赶到医院上门道歉，赔偿卫生和声誉损失 80 元，对当事责任人处罚 10 元。

刘军这一举动又是一阵沸沸扬扬。

目前，建设分局在伊犁州纪委和口岸党委的支持下，正向口



岸各单位以及电视台、报社等 100 多个部门做出纠风郑重承诺，承诺内容 48 项，服务标准 45 条，大到规划审批、用地、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小到用户用水、摊点摆放、生活排污、居民垃圾清运。服务时限最长 10 天，最短当日完毕。投诉处理时限最长 15 天，最短当日结案。对违反服务承诺时限或超过处理时限的责任人，都有明确的经济处罚赔偿标准。

客管办一执法人员在边贸市场段执行车辆检查，行为不当，妨碍了车辆的正常通行，且态度不好造成不良影响，被投诉到分局。局里认真对待，立即决定：当事人在分局大会上做书面检查，并根据《行政处罚法》和《承诺制度》罚款 50 元，全分局通报批评。

纠风社会服务承诺是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于是建设分局大张旗鼓地在口岸电视台、广播电台“西部窗口”、“企事业之窗”介绍“城镇建设知识和文明市民常识”，宣传解答承诺中的有关问题和热点问题。在具体运作中，边操作，边完善，始终坚持以热情服务、排忧解难为中心。分局下属的 7 个部门千方百计地帮助困难企业单位、个体从业人员共渡难关。合理合法地运用减免费用、半价办证、分期付款、打欠条、义务维修、微利更换供水设施配件、重新审定用水性质、按实有人数核算生活用水量、实地丈量绿化面积、义务劳动恢复绿化带等方式，做到每半年走访覆盖口岸 6 个片区 1 次。在下访解忧办实事中，重点帮助那些没有社会关系，没有靠山的普通企业、个体工商户，加大解决他们实际困难的力度。

兰新路、博格达路段民族餐厅反映：锅灶与房屋间距离太小，灶具无法摆放和操作。分局从两个方面考虑，既尊重少数民



族习俗，又维护城市市容和道路畅通。经实地查看，在不影响市容、市貌、绿化、交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了间距，方便了业主。

天新公司在口岸经济低徘徊时期，从天津来霍尔果斯口岸投资办厂，人生地疏，环境陌生，分局主动上门跟踪服务，简化办事程序，实施一条龙综合服务，使天新公司从征地到建厂投产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总投资100多万元的工程，效益立杆见影。在办厂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分局从整体利益出发，毅然决定将其所需缴纳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从12万多元减半到6.2万元。在缴减半费用仍有较大困难时，又让其分批缓缴。在其施工建设中，分局专业技术人员经常随叫随到，给予政策上、技术上指导。在供排水上，只收成本价，义务为其安装直径100毫米的供水管道210米，一次减免费用1.8万元。还亲自帮其到外单位联系吊车卸材料、设备。天新公司说：“我们在口岸办厂就和在天津办厂一样，甚至还要方便。”

六

1993年10月的一天，刘军和友邻边防农场副场长为商讨口岸、边防农场联合发展大计来到了边防农场六连。

这个连队离场部尽管较近，但因为是“边防”，外来人员尤其是上级检查生产的领导来得很少。只要有场领导陪同外人来，就认为来人是干部，就会引来大人们崇敬的目光和成群嬉笑看稀奇的孩子。听说口岸建设分局局长刘军、口岸交警大队大队长雷金鑫和张副场长是为连队走口岸之路而来，连队简直



沸腾了，男女老少都高兴地出来听口岸刘局长和副场长关于连队发展蓝图的只言片语。

下午上班时间到了，大人们陆续走了，孩子们一阵风跑了，街上只剩下了一个孩子。连队又恢复了边防农场特有的寂静。

刘军、雷大队长和张副场长继续在街上谋划着。

图纸放在了 50 米以外的路上，刘军想再看一看图纸，张副场长欲迈步去拿，那个小孩会心机灵地说了句：“我去。”银铃般的童音还未落地，风也似的就跑去把图纸取来了。

孩子善解人意的聪灵，取图纸动作的麻利，引起了刘军的注意。这孩子较瘦、较黑，十一二岁的孩子，个子虽不高，皴了的脸上的两只眼睛里却黑澈透亮，扑闪扑闪地透着智慧。刘军看了，心里浮上了喜欢的爱意，笑着问道：“小朋友，你怎么没上学去？”

“叔叔，我没有上学。”孩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怎么没有上学呢？”刘军继而疑惑地问。

“我上不起。”

“你父母呢？”

“我父母被人杀死了。”

孩子说到这里泪水充满了眼睛，啜泣起来，黑瘦的手背在眼前抹着。

刘军心中为之一震，一下怔住了。他不由走到孩子身边，把孩子搂在怀里，两眼望着远方，脸上严肃得如冰霜样凝重。

张副场长讲述了孩子的灾难。

孩子叫宋有根。在他出生 8 个月时，家里飞来一场横祸，年轻的父母惨死在歹徒的刀下。他捡得一条性命，在场领导的安



排下，被一位好心的老大爷收养。老大爷死后，他与一位孤老太太相依为命，靠着一点救济金艰难度日。他曾上过一年半学，后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

有根的不幸深深地打动了建设分局局长刘军和雷金鑫的心，刘军向口岸建设分局的同志们讲，向口岸交警大队的同志们讲，广泛唤起人们对有根的同情。刘军和他的好友——口岸交警大队大队长雷金鑫来到了六连，领上有根去见六连连长和场里的王政委，提出以口岸建设分局和交警大队的名义收养这名孤儿，请六连和场工会帮助监督有根的生活费和学费，扶养有根长大成人。同时帮有根盖起价值 9 000 多元的两间住房，解决生活费 5 000 元，使这位失去父母生活无助的孤儿重返课堂。每年逢年过节，分局领导还把米、面、油、肉、糖等送到有根家里。孩子和老人把刘军、把建设分局当做头上的救星。

边防农场十连有一位下身高位截肢的残疾女青年，叫陶维俊，也是因为刘军‘走自食其力的路’的一句话，扬起了陶维俊的生活风帆。她要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她拄着拐杖走到口岸，找了好多家公司，都没有找到工作，无奈她找到了建设分局局长刘军。刘军和建设分局向陶维俊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口岸黄金地段金鑫宾馆旁，特为她开起了一家‘天使小商店’。

刘军的所作所为，包含着的是共产党的爱，人民的情啊！

七

‘音像发行站’牌匾堂皇地竖立在这间比较大的房间门楣上



方，标志着从业人员的权益不容侵犯，象征着建设分局向社会纠风服务承诺的诚意。看着这块牌匾，就像看到建设分局的形象在往上长。

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场纠纷。

这里曾是夜市，音像生意很好。为了整顿市容，决定将夜市搬迁。为此建设分局发了通知，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户仍旧不搬，在搞音像的同时，仍然在门前摆桌设点搞夜市。市容办来阻止，这户主人便持菜刀大打出手，将市容办人员致伤。派出所将此户主关了起来。但就在此时，市容办的青年人气愤不过，把这户的桌子、牌子砸了。这就导致了户主放出来后的告状：“我犯法我受罚，市容办不该砸我的桌子、牌子……”

这就是局长刘军从南京挂职回来遇到的一件头痛事。

坏事可以变好事。刘军调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召开局务会研究利害，做市容办青年人细致的思想工作，充分认识纠风服务承诺的目的、意义，提出了上门道歉、赔偿损失、恢复牌匾的意见。

很快，“音像发行站”牌匾挂了起来。

1995年6月，霍尔果斯口岸被国家建设部荣列为全国500家小城镇建设试点之一，并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6个口岸参加北京全国小城镇和村庄建设成就展。其成就在北京“全国小城镇和村庄建设成就展”展厅大屏幕上滚动播动，图片、文字资料优先安排在综合展厅展出。1996年霍尔果斯口岸总体规划方案获国家建设部表扬奖，口岸被评为“全国村镇建设先进镇”。1998年霍尔果斯口岸建设分局又为“精—伊—霍”铁路修筑口



岸车站的建设制作出了蓝图,为霍尔果斯建市做好了准备,得到了人们的赞许。

在 1998 年验收建设分局能否进入自治区级文明单位行列的时候,这些事件成了建设分局精神文明建设叫得响过得硬的闪光的亮点。

写于 1998 年 9 月)



西部北斗

有人把边民互市比作月亮,把商检喻作北斗。月亮是非贸易性贸易之比,那么北斗呢?

白色的‘金杯’面包车顶着新疆 8 月 20 日上午的暑气,穿过车辆拥挤的柏油马路,来到‘卧的’、‘面的’、‘摩的’、货柜车、卡车井然云集的呈环型悬着醒目字标的‘中哈边民霍尔果斯互市贸易市场’门口。

我这次进市场并非是陪客,而是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口岸首批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文明单位行列的霍尔果斯商检局写一份材料进行采访。

市场面积 7.5 公顷。才刚刚 11 点钟,各类市场货已摆挂停



当,人已熙来攘往。几百名搬运工(全是内地来谋生的民工,眼睛盯的是外国人的货,挣的是外国人的钱)揽上活儿的,手推车装得满满的,小跑着往市场内的外国停车场拉;没有揽上活的,紧跟在外国人后边,在摊位前的孔道里穿梭找货。一拨儿一拨儿的来自各地的参观、考察团漫步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里观光、询问。

我来到了外国停车场进货通道。外国停车场是封闭型的,有两个进货通道,暴晒于强烈的阳光下。身着蓝色商检制服的4名检验员,两个人把守着一个通道。通道口外,装载货物的手推车扇型摆开,挤了一大片,排队等着商检员验货进场。商检员站在烈日下,手持剪刀,紧张地一丝不苟地验货、验证,一车车货流水似地通过检验,跟着外国客商奔向各卸装点。卖主高兴,买主满足,脸上露出的表情都是对商检检验的敬重和信任。

商检员个个忙得大汗淋漓,无暇四顾。我站了好大一会儿,顶班的副科长曹振东和开赛尔才发现了我。

曹振东中上等个儿,30岁出头,清瘦,文弱书生相。他知道了我的来意,淡淡笑了下,便文静地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月亮不能没有北斗

公元1994年。异国。

农村。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一集体农庄偏僻地作业组(相当于中国的生产队)一农人伊敏诺夫,出生于伊宁,1962年随父母移居苏联。40多岁,大学生,年富力强,在作业组里很有威



望。但是有一天，他从江布尔州回家，一进家门就遇上了让他下不来台的事。他家的亲戚、朋友、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一二十人吵吵闹闹挤在他的房子里等他。这些亲朋过去可亲的笑颜不见了，个个翻着白眼愁苦地怨恨地瞪着他，数落他。他奇怪地听了一会儿，看到丢在他面前的雪白美观帮底却裂口的运动鞋明白了。这些运动鞋好看不经穿，穿到脚上一跺脚就撑开，有的穿个三五天、七八天，顶多穿个十几天，不是帮裂就是底掉，亦或是断底。他是这个作业组的个体大户，从中国霍尔果斯边民互市贸易市场批发来几十万双雪白漂亮价廉的运动鞋，拨给这些亲朋易地去卖，货很快就销售完了，取得了两三倍的利润。不曾想，竟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他不曾经商，祖上多少辈子不曾经过商，哪想到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经穿呢？他不能得罪这些亲朋，他要用所得的利润拿出一部分去补偿亲朋们的损失。

他热爱中国，敬重中国的人民，中国市场的某些中国人怎么用这些劣质东西去哄骗他呢？他埋怨惟利是图的奸商，痛恨生产这些劣质产品的厂家。

城市。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幢破旧的楼房里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寻声上去，才知道这幢楼里死了人。死者 21 岁，无业，名叫阿西里。昨夜和他的同伴喝了一夜酒，屋角里堆了十几个中国产的俄得克空瓶子。伙伴们都走了，没想到他醉死了。这消息不胫而走。

中国货不好的消息从各地不断传向哈萨克斯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阿拉木图。阿拉木图汇成了一股反中国货的潮



流。

于是,中国货被焚烧,中国酒被查禁,中国车被扣留,中国人被驱赶……中国人在哈萨克斯坦一时似乎没了立足之地。

消息一个个传到了新疆,传到了北京。

于是,李鹏总理 1994 年出访哈萨克斯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出了 [994] 《关于禁止霍尔果斯边民互市假冒伪劣商品出境的通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做出了对霍尔果斯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假冒伪劣商品限期整顿的决定。

假冒伪劣商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在国际上造成这样恶劣的影响,给国家声誉造成如此难以弥补的损失,人们不禁要问 国家商检是干什么的? 霍尔果斯商检是干什么的?

问得好。

谁来解答这个问题?

实践。

中哈边民霍尔果斯互市贸易市场是新生事物。在 1992 年 8 月 15 日开业的时候,只想到了扶持和一般的处理,这棵小苗是成长还是夭折,还估摸不透。所以给了宽容的政策,也没有让商检进互市贸易市场验货,当时并没有预测到商品一出笼竟有这么多的假冒伪劣。

边民互市作为月亮,怎能离开商检这个北斗呢?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通知》,在口岸党委、管委会的领导下,霍尔果斯商检局参与了互市贸易市场的假冒伪劣整顿工作。从 1994 年 4 月 11 日起至 5 月 30 日清查完毕,共查出假冒伪劣商品和“三无”商品 9 730 包,主要是服装、鞋类、提包、小百货、



电器等,约占市场内商品总量的 82%,产地为江、浙、闽沿海一带;合格商品 3 570 包,占市场商品总量的 17.7%,产地为石河子、上海、湖北;无货主商品占 0.3%。在清理整顿的同时,对货柜、照明线路、消防和防盗设施进行了调整、完善、更新,对卫生进行了清扫,对市场管理人员进行了教育。这次整顿声势大,规模大,最彻底,影响面广,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7 月 18 日,值得纪念的日子,霍尔果斯商检正式进边民互市贸易市场验货,商检如闪光的北斗,高悬在互市贸易市场上空,与月亮为伴,频频生辉。

北斗时与雷电相遇

边民互市对于商检是块崭新的阵地,既新鲜又陌生,既顺利又艰难。

1994 年 12 月 3 日中午,进货商检通道口,两三个人吵吵嚷嚷,刹那聚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疙瘩,不少好奇人还正往那儿跑,装满货物的手推车堵了一大片。到跟前才闹明白,商检周钧、代海伟查出了四五家假冒阿迪达斯运动服,120 件 1 万套,值五六万元,被扣。江、浙客商和经纪人及外国客商一哄而上,吵嚷着把周钧、代海伟围在中间,指手划脚地边揉边吼:“为什么要扣我们的货?”“你们没权力扣!”“人家愿买愿卖嘛!”……有一个狂徒,借推搡之际,大打出手,一拳打在代海伟的背上,代海伟转身看时,狂徒已趁乱抽身逃走。聪明的人看把事情闹大了,赶快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赶来平息了争吵。



商检进互市，假冒伪劣商品一批批地检出来。

凡搞假冒伪劣商品的都不是善者。

商检员刘津森，查出韩国皮鞋 47 包 2 350 双，价值 4 万元，扣住，下了班处理，客户不愿意，脏话出口，施以威胁：‘你等着，出了市场我收拾你。’刘津森并不发火，好言相劝，也不让步。下了班，副科长曹振东找其谈心，让其恢复原来商标，处罚 2 000 元，予以放行。几天后，这位客户了解到别人都是这样处理的，跑来表示歉意。

个体商贸大户奴尔塔依·阿吉，用做皮毛生意赚的钱建了一所维吾尔族孤儿学校，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宣传的典型。冬天出口橘子逃检，被商检扣住。找前任局长张波，张波不理，找州党委书记写条子，张波不放行。他气得咆哮起来：‘我找自治区主席去！’张波笑着说：‘你找谁都行，但都必须按规定办。’他没辙了。冬天橘子怕冻，他乖乖地认罚 6 000 元，补上手续出国。

商检条件较差，在互市工作的人靠单位送饭吃。冬天在屋里吃饭。一些清油商趁此机会将兑了水的 300 多公斤清油偷偷运到外国货场，被商检抓住，第二天一冻就分了层，商检对其讲清利害，果断予以销毁。

在白砂糖监管过程中，商检发现拉运出口食品的车辆全是独联体国家拉运羊毛、皮张返程的车辆。这些车辆卸货后车厢内残存着羊毛、粪渣、油垢、尘土垃圾，不进行清扫就装运出口食品，造成出口食品不同程度的污染，影响了出口食品质量。对此，商检立即采取了措施，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出口食品运输工具卫生管理的通知》，把监装范围从白砂糖扩大到所有食品、



饮料、酒类商品。同时开展了槽车的清洁检验工作。所有装运出口仪器的车辆都必须清扫干净,经商检监装人员检查合格后方能装车。仅 1994 年 5 个多月,商检就验出不合格商品 18 批次,173 吨。商检员处理个体商贩 17 次,捍卫了国家声誉,树立了商检形象。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少。

北 斗 无 瑕

行贿受贿和赠送礼品性质上没有严格的界定,它都产生于一定的目的。

下午 3 点钟,在进货商检通道,一外商趁人稀少用汉字歪歪扭扭写了一个纸条儿,送给商检副科长曹振东。曹接过一看,上写着:“请放行,我给你人民币 1 000 元。”曹振东看了眼那位外商笑了,调侃地说:“你在后边添上两个零吧。”外商被逗笑了,畅快地对曹振东说:“好。就按你的办。我下次来。”

这是因为这位外商买了十几包“阿迪达斯”被商检扣住,中国客户跑了,这位外商急着要货。曹振东告诉他:“下次来,我帮你找他。”但说什么都不行。于是出现了上边的一幕。

客商对付查扣是很有办法的。

为了假冒行贿,为了劣质行贿,为了逃检行贿,为了少罚款行贿。千变万变都离不开钱买方便。

在行贿对象上根据查扣货物的价值也是有分别的。大值大花,小值小花 大官多给,小官少给 领导少给,现管多给。

商检人与行贿受贿这一社会现象看得透,淡如水。



商检人与在口岸搞出口商品的所有个体、集体，国有、私营，各大公司、厂家无不没有关系。一年下来，赚钱总忘不了商检人，新疆粮油食品土产进出口公司二部×××送来了烟、酒、公文包，边民市场管理处送来了羊毛被，有的还送来了奖金。这当然是礼品、礼金，和上边赤裸裸的行贿是有一些区别的。但在商检人看来，礼品、礼金也含贿意。这么重的大礼，为什么不送给其他单位，单单送给商检呢？这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吗？多少年来，商检人对此态度非常明朗：能退则退，不能退不论多少都交公。这已经成了商检人的惯例，年年造册登记。据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10月底，8名干部拒收现金5.8万元，拒物值1203元，拒吃请212次。

细雨润物

查禁假冒伪劣商品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声誉，提高经商人素质，做好国际贸易。

在市场经商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江苏、浙江沿海农村来的个体，文化程度很低，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浙江女葛如红，没文化，对商标根本不认识，只要能赚钱就行。一天，她的50包1万双拖鞋全为劣质品，帮底只沾了一层胶，手伸进去一撑就开口。货出不去就哭闹。商检给她出主意：“你把这些货全拿回去，沿底扎上一道线再出口。”浙江女照此做了，只花了点手工费，拖鞋全出口了。在市场，货发出去就赚钱，货压下就赔钱。浙江女赚了钱，对商检从心里生出说不出的感激。



从互市走的货每年不下 25 万吨,出口值 5 亿元人民币,但是赚的钱不多。原因是经商人意识不高,商贸知识贫乏,光知道把货卖出去,不知道利用政策多赚钱。如中央给新疆的退税政策,出口商品凭商检单到海关去报关后可退税:食品 6%,轻工业品 9%,机电产品 13%,多少商人、企业都不知道,商检给了商检单随手一丢,根本不知道出口商品退税一说,认为商检单只是应付商检的,货物出去就行了。商检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为商人、为企业出谋划策,具体指导。伊犁糖厂出口砂糖 20 吨,上税 15%退了 9%;清水河榨油厂清油出口很好,按上税的 9%退税,增加了利润,出口生意越做越好。许多客户明白后把商检单看得十分珍贵,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也开始研究起了党的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一位客商看样品后花 2 500 元人民币买了 100 块石英表,拿回去一看一块也不走。她持着信誉卡去换,得到的是一顿嘲笑。无奈中她找到商检员,一道找到货主,对这种败坏国家名声、见利忘义、坑害消费者的行为商检给予严厉的批评,立即退了货。

独联体商人到市场购物也有违规的时候。市场是封闭式管理,到市场购物的外国人必须 within 市场内购物。一俄罗斯族女客商避开保安人员视线溜到市场外购了 2 万多美元的货物,市场不让进,当然也就回不了国,坐在大街旁的货物上掉眼泪,哈萨克族商检员开赛尔看到后问明情况,指出了她的过错,亲自带她去市场管理处联系,把货运进市场,按时出国,感激之情,无需赘言。

商检人把关服务的意识,促进了经商人结构、商品结构的变化。市场面积从不起眼的 0.25 公顷地发展到目前庞大的 7.5 公顷,经历了 6 年漫长的过程。起初,各大公司看不上眼,仅做大贸易。现在都盯上了边民互市,把边民互市当成未开发的处女地。各大公司实力雄厚,文化程度高,承受能力强,工作上遇到问题易于沟通,使小商贩、小个体占主导地位的市场,让厂家直销、各大公司垄断了起来。商品档次提高,劣质品淘汰,好商品较稳定,物美价廉,如食品类中的康师傅、大碗面、大红花,化工方面的红山油漆、七色花油漆、翠源牌油漆等大众商品基本站住了脚。

北斗在西部闪烁

“上面下来的人,往往引起下面人的注目。一天在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新疆局下来锻炼的吴少尘脸色不对劲:左脸黑,右脸红。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人是不是病了?旁人说不是。不是,为什么脸色不一样?旁人也觉得奇怪。于是,去问本人,本人说没病。没病怎么成了两面人?本人一照镜子,也笑起来,如此模样,回去怎么面对亲人?还是副科长曹振东解开了这个谜。近来货检任务很重,站在暑天太阳地里工作,忙得就没有转身的机会,脸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左脸太阳直射,右脸太阳晒不上,刚出城市的白脸人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人们恍然大悟。但吴少金‘两面人’的绰号,却成了青年们的笑料。”李惠杰副局长对我说。

李惠杰是才提拔起来的青年人,长时间在第一线工作,对商



检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比较清楚。他给我讲了一个舍小家顾大家的商检员,至今感动着我的心。

此人叫陈防,无锡人,大学毕业分在口岸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专业人才。为了专心工作,妻子做出牺牲,辞去工作,携 70 多岁的公公来新疆伊宁市,减少了陈防挂家的后顾之忧。但,一年后妻子生了孩子,陈防在口岸工作,常常一个月回不了家一次。妻子又照顾公公,又照顾孩子。公公身体不好,照顾不了家务。有次妻子病了,在医院挂着吊针还看着孩子,还惦念在家的公公。局长袁建军听说后,到医院看到这一情景,差点掉下泪来。妻子对局长提出,鉴于实际情况,能不能把陈防调回伊宁局工作。袁局长很想答应这个要求,但考虑到如把陈防调出口岸局,口岸的工作要受到影响,考虑再三,说明情况,让陈防拿主意。陈防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口岸火热的生活吸引着他,他毅然坚定了在口岸局工作的决心。妻子十分通情达理,同意了陈防的建议,返回无锡老家,待孩子大了再来新疆。刚团聚的夫妻又分居了。

陈防以事业为重,以需要为重的观念在口岸局、伊犁局传颂着。

在互市贸易市场工作接触的人很多,客商结构由低层向高层发展,但仍然出现了些说三道四的事情。口岸局为了有一支廉洁强大的队伍,常派人深入下去,听取客户对商检员的反映,最希望如实听到说商检员的缺点,不愿听到好话。在互市的商检员个个洁身自好,谨慎工作。一次,一张状子告到了局里,告副科长曹振东、开赛尔把关不严,放假冒产品出口。局长立即派办公室高戈前往调查。一查并非如此。‘华侨牌’油漆质好,外



包装也好,外商很欢迎,每天销一二万桶。‘华侨牌’公司在发货中,发现和‘华侨牌’商标类似的陕西‘双牛牌’油漆出口,就认为‘双牛牌’是模仿假冒‘华侨牌’。其实,‘双牛牌’并不是模仿。这次出口是拿出去的样品,一切证件齐全,没有问题。还有一次告曹振东、开赛尔放劣质清油出境,得了好处。一查真相大白。伊犁产的清油是胡麻油,好吃,味好,价格贵;博乐产的清油是棉籽油,食用味差,价格低,但不是劣质。一些外商图便宜,要了一些棉籽清油,影响了胡麻清油的出口。由于心里不平衡,伊犁胡麻油厂家就告商检员不公。商检领导真的来查了,胡麻油厂又觉得理亏,不敢再无中生有。

在市场的商检员不怕客户揭短,怕的是领导官僚主义。局领导的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办事,给市场商检员吃了定心丸,壮了胆,也教育了提假意见的人。

商检员的奉献,秉公办事,创造了边民互市平等竞争的环境。市场稳中发展,形成了规律:外商每周一、二、四、六来人多,购物多;三、五为间歇日,来人少。一个队一般是10~20人,带1~2辆客车、3~4辆卡玛斯车;卡车装货20~30吨,值30多万元;客车装物3~5吨,值10万元左右。出口吨位年年在上升,货值年年增长。1997年互市出口6423吨,价值70072万元;1998年1~5月,出口吨位35760吨,价值36599.5万元。

北斗之星

把各项商检制度汇编成册是霍尔果斯商检局在口岸60多



家单位中的首创之举。说到制度的贯彻，局长袁建军给我一本《督察记录本》第二本）。我只看了 1998 年 1~7 月的督查情况。现仅把 7 月份督察情况抄录如下：“7 月 6 日，袁世荣未按要求着装扣 2 分；7 月 7 日，曹振东在边民互市因验货与客户发生争执，扣 10 分；7 月 13 日，开赛尔夜 12 点 50 分晚归，扣 2 分；高戈总结数据有误并出局扣 2 分，7 月重点工作未完成扣 10 分；古丽未按时上班扣 5 分，上岗时间躺在床上看电视扣 5 分；胡晓鹏未按时上班扣 5 分；张立强、王珏夜 2 点 30 分晚回宿舍各扣 2 分；张冠军、刘津森值班各有一车货未开票，要求将钱补上，并各扣 5 分。”

扣分的含义是扣工资，1 分扣 20 元。来真格的，月月如此。1~7 月 59 人扣分，其中包括局长袁建军。

袁建军告诉我，商检权力很大，但真正的权力是在检验员手上。在内部管理上如果不严，容易造成影响，失去公正性。以前开除的几个人，其中就有正式干部。这个干部是大学生，讲义气，爱喝酒。今天喝酒明天醉，不上班。领导耐心地教育批评，家长也积极配合。但给了机会不改，仍向客户要钱，群众反映很大。商检不得不将其开除。这样就召来了各方面压力，不同级别的领导说情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甚至商检局在向地方征地盖办公大楼时，这位除名干部任高层领导的舅舅以免除对他外甥的除名作为条件，与口岸局的上级局交涉，要求再给一个机会，不行就调走。新疆局给了坚决的支持，没有接受这个条件，硬是维持了对这位干部开除的决定。

商检制度贯彻得钉是钉，铆是铆。这使我想起了口岸商检



在一些上级领导层和口岸客户中的口碑：“商检素质好”，“商检人不要钱，不吃请，办事快”，“商检人办事公道。”

商检人为什么素质好？商检订了制度为什么就不是说在嘴上，挂在墙上，给人看的？

袁建军局长说：“邱局长、于局长打的基础好，没有特权思想，留下了好传统。”

邱局长、于局长何许人也？邱栋玖，1992 年伊犁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和霍尔果斯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的组建人，现为新疆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的副局长；于文江，霍尔果斯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和伊犁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第二任局长。

“邱局长、于局长每年总结鼓励大家提意见，没有打击报复。规定逢年过节不准请客，亲朋可以，单位不准摆桌子，防止轮着来，发现就处罚。住宅楼不准放鞭炮，包括小孩。不提倡给领导拜年，但领导集体要给职工拜年。不准给领导送礼、接风，避免有人钻空子。人际关系正常，领导率先垂范，不存在偏的问题，很轻松。”袁建军说。

北斗之星像月亮一样闪闪生辉。

写于 1998 年 12 月）



谷 壑 峥 嵘

没想到……

一座扇形白色的大厦被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职工诅咒为“扫帚星”。为啥呢？奇怪得很，这座大厦从它崛起的那天起，大厦高度一天天上，外运总公司的财气一天天下；冯拉松的建设大厦落成启用了，外运总公司的经济效益滑到了谷底，两年亏损292万元，工资发不出，职工嗷嗷待哺，职工对大厦怎能不诅咒！

克里木，哈萨克族，外运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觉得好笑：“大厦何罪之有？该诅咒的是人，是人的决策错误！”说得一针见血。

然而，时空跨越了两年，仅仅是两年，职工们脸上就出现了悦色，看到大厦就再也没有怨气了。2000年1月18日这天下

午,外运总公司的全体职工欢天喜地地走进大厦,整齐地坐在悬挂着‘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 1999 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红布黄字横幅的大会议室里,恬静地望着主席台上就坐的一排领导,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人们的目光锁定在台上正在讲话的年轻人身上。年轻人脸圆而面善,肤色苍白,不过三十四五年纪。他讲话声音不高,言辞缓慢,平稳流畅,语气中掩盖不住内心的沉重。‘这是怎么了?两年扭亏,1999 年一年平均每人涨了三级效益工资,想都想不到,应该高兴才是呀!’

人们心里忘不了 1997 年 12 月的一次职工大会。这位年轻人出任了外运总公司的总经理。任职伊始,第一次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也是声音不高,慢慢悠悠,心里很沉重;但听不出气馁,闻不到消沉。他的话是决策,是动员。他倾诉给职工的是真情,是期盼。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流淌到职工的心坎里,他吐出的每一个字都重锤似地敲击着每一个职工的心魄。他就是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总经理石君杰。

可那时是什么时候呀!

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随着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开展成立于 1950 年 4 月,20 世纪 60 年代,因中苏关系恶化,口岸关闭,公司即终止了过境货运及代理等业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霍尔果斯作为国家一级陆路口岸于 1983 年 11 月 16 日重新恢复对外开放,公司也随之恢复和发展。然而恢复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1983~1990 年,口岸货运代理和仓储企业仅此外运总



公司一家,平均年进出口 10 多万吨的货物全由外运总公司一家承担;1991~1996 年,口岸货运代理和仓储单位增加到 23 家,进出口货物年均 50 万吨左右,这 50 万吨货物 23 家承担,承担最多的是外运总公司,年均承担 25 万吨左右。那时的外运总公司红火得不是怕货少,而是怕货多。外运总公司组建早,条件好,货主都争先把货放在外运总公司。在这 6 年间,外运总公司的货场上、仓库里,货物堆积如山,月月存在疏港问题。为了疏港,曾经连续几年惊动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府副主席何德爾拜、李东辉先后分别挂帅带工作组到口岸疏港,一疏就是 10 天左右,甚至当时的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也亲临口岸指导疏港。但是,辉煌的好景不长,由于不可逆转的经济规律所使,1996 年下半年,口岸进出口贸易开始下滑,从 50 万吨下滑到 10 多万吨,外运总公司存放货物年均不足 2 万吨。没有货物交接、存放,哪来的收入!

恰在这个时候,公司决策人缺乏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分析,无视现存困难上了外运大厦新办公楼建设工程,将外运公司 460 万元的家底花了个精光,并负债 100 多万元,加之连续两年累计 292 万元的亏损,职工的工资哪里来?

外运总公司从辉煌的峰巅落到了万丈谷底,前后左右盘旋,奔突无望,见天不见路。在这绝望诅咒的日子里,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石君杰出任了外运总公司总经理。他上任演讲施政方针,不忙不慌,稳稳道来。台下群众,不,不只是群众,包括所有的总公司领导干部,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演讲的石君杰,耳朵听着,心里想着,眼里的目光却是大加审视和疑问:“他能行吗?他这么

年轻能担当此重任吗？”

时过境迁。石君杰的施政过了两年，292 万元的亏损，第一年减亏 142 万元，第二年扭亏持平，还给职工调了工资。公司哪个不说：“想不到，想不到啊！”

“岂只是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的职工们想不到，就连新疆外经贸集团公司的领导们也想不到。”克里木和徐东海副总经理这么说。

1998 年 12 月，外运总公司减亏 142 万元的报告报到了外运总公司的直属上级——新疆外经贸集团公司。减亏 142 万元的消息在集团公司经贸大楼轰然炸开：“可能吗？可能吗？新疆的企业几乎都在走下坡路，他们却在往坡上爬。这么一个烂摊子，一年减亏这么多？”集团公司随即派出工作组到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进行审计，一查，果真是减亏 142 万元。

外经贸集团公司的领导们震惊了：“石君杰这个小伙子不可小视。”

为什么会“震惊”？领导们深谙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的状况，对石君杰的“一年减亏一半，两年扭亏持平，三年盈利”的施政纲领曾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不过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做做样子而已，和实际脱离得太远了。谁知道这头牛犊还真打败了活“老虎”。

1999 年 12 月，石君杰把两年扭亏持平的报告打到了外经贸集团公司，领导们又派下工作组进行审计，一审计除去工资、办公费用和 110 万元的固定资产折旧外，还盈利 10 万多元。

领导们信服了。



‘行。小石这小子还行。’领导们赞叹着，眼里闪出明亮的光。这光，既是安然，又是自得。他们为有这样一位总经理感到由衷的欣慰。

连外经贸集团公司的领导们对石君杰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能责怪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的职工们的怀疑、担心吗？

克里木副书记最了解石君杰的心思。石君杰心里想得远啊！他哪里会盯着两年的两步走？他盯的是第三步盈利。外运总公司的改制问题，他不知上上下下请教过多少次，他只求改制措施早日出台，把盈利的步子迈大一步。改制措施压得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哪能轻松起来呢！

别无选择

石君杰参加外经贸集团公司会议星期六从乌鲁木齐回到伊宁市已是灯火辉煌，进家一杯茶沏上未喝一口，一个个退休职工便把个小客厅挤了个满满登登，别说是坐下，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见他们个个都阴着脸，进得屋来连个招呼都不打，回答石君杰的问好，也爱搭不理，连声音都变了。石君杰看这阵势，知道今天的一场较量是免不了了。他警告自己，一定要以礼相待，要信任他们。

这些人都是他的前辈，有的曾是他的领导。他知道自己万般无奈亏待了他们，但又没办法。内疚是懦夫的表现，惟有硬起心来，才能做到不亏待他们，真正地优厚于他们。他要敞开心扉，合盘托出他的作为，做一番解释，让他们理解。但不等他开

口，一位老者已经板着脸说话了。

“石总，今年 8 月份过去了，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你叫我们怎么生活？”一开口就直截了当。

石君杰感到内心一沉。一提钱，他的心就震颤起来。此时，他抱着双拳左右晃动着，万分抱歉地说：“总公司实在是没钱呀……”

“没钱？没钱还要投资 18 万元给海关盖房子？”另一老者接上道。

这一说，人们就哄哄开了：

“是呀，没钱还给海关盖房子？”

“海关是多有钱的单位！还用得外运总公司送人情吗？”越说越有点离谱。见众人对给海关盖房完全误会了，石君杰急了，赶紧拉下脸正色说：“前辈们，听我说！听我说！这个月的工资没发，在岗、退休的一个样。我知道大家都很难。但是，在这困难的时候怎么办？你们是走过来的前辈，有的还当过领导，你们说，是把这点钱发了工资，还是用这点钱当做摇钱树去挣钱？”

说罢，石君杰停下，巡视了一眼，想听听前辈们的反应。

一句话问得客厅里的人沉静下来，沉静得人们翻眼皮，沉静得人们疑惑地相互观望，沉静得人们心跳得咚咚响。多数人被问得脸红红的，低垂着眼在沉思；一两个人瞄势观情，嘴唇翕动，发不出声音。

石君杰看到问话松动了人们的情绪，便放缓速度意味深长地继续说：“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道理你们是懂的。给海关 X 光检查仪盖配套设施确实需要投资 18 万元，如果不争取把检



查仪放在外运货场,我们的货场就死了。投资了,我们的财源就会百倍、千倍、万倍源源不断地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犹豫的余地,没有一点条件可以选择。这是为什么呢?”

石君杰告诉大家,目前口岸处于萧条。即使在这萧条时期,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外的反动分子也没放松颠覆新疆分裂祖国的弦。1998年4月6日制造了震惊国人的偷运枪枝弹药案。为了防止武器弹药的偷运发生,党和国家极为重视,很快配备了大型X光监测仪器运到霍尔果斯口岸,实行对进口的打包货物进行100%的监测。然而仪器只有一台,安装到哪个货场,十几个货场竞争激烈,都想把仪器安装到自己货场。口岸党委、管委会和海关考虑到外运总公司是口岸最大的国有仓储企业,做出决定:监测仪器安装到外运货场,房屋由外运出钱建设。进口的所有打包货物全部在外运卸货、监测、存放,并由外运代办其一切业务。这是盼不来、争不到、求不来,能使外运有所转机的天赐良机。这个良机稍纵即逝,容不得半点犹豫。所以,外运总公司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推迟发放工资,勒紧裤腰带,心里流着血,咬牙把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以最快的动作,请最好的设计师,画最好的图纸,以高速度的建设,一丝不苟的监督,拿出高质量的建筑,让党和国家送来的仪器早日在霍尔果斯口岸使用。

退休职工们听了,谅解了,想通了,又不无惭愧,握了下石君杰的手,说了句:“小石,委屈你了。”便鱼贯而出。

这一年监测仪器使用后,进口的7万多包货物,全部在外运监测、存放,创下了100多万元的效益。退休职工的工资,不仅

给予了补发,而且还涨了工资。这是后话了。

退休职工聆听到的 18 万元问题,只不过是石君杰施政当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真正的主旋律他们了解的是不多的,往往也是一知半解的。因为住宅区离口岸工作地还有百公里之距呢。

1997 年 12 月,石君杰上任的时候,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总公司亏损 292 万元,资金严重流失,内外欠款 1 000 多万元。公司没有一分钱,吃了上顿没下顿,口岸形势萧条,人员素质低下,基本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单一经营,100 多号人守在口岸,没货都坐着,思想不解放,按部就班,工作拖拉,遗留问题很多。这样一个摊子怎么办?关键问题是打破观念,走出口岸,哪里有钱,哪里有效益,就到哪里去。阿拉山口是新疆的铁路口岸,石君杰悉心研究了阿拉山口口岸过境货物单位吨位,发现新成立的新疆外经贸集团公司一年要进出口 25 万吨左右的货物。报关、代办业务是一笔很大的费用,这笔费用叫有报关权、代办业务的单位挣去了。新疆外经贸集团公司是霍尔果斯口岸外运总公司的直属上级,集团公司朱董事长非常关心外运总公司,亲自安排,并指示要抓住这个机遇,把新疆外经贸集团在阿拉山口过境的货物名副其实地全部由外运公司报关,成立自立报关行。经过半年的努力,石君杰跑自治区、跑外经贸厅、跑海关、跑铁路局、跑口岸委、跑工商局……批文等一应手续办了下來,成立了阿拉山口报关行和分公司,1998 年 7 月 1 日正式开展业务,半年取得利润 50 多万元,开辟了新的增长点。

奎屯市,是火车站所在地,是铁路、公路货物集散中心。集



散,即存在吊装卸、存放问题。具有报关、代办、代管等一切业务50年历史的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当认识到必须走出困境,走出口岸才有活路,思想开放有所悟性的时候,敏感性、认识性就比一般人敏锐深刻得多了。石君杰带着他的助手们到奎屯市考察了几天,就把在奎屯市成立分公司的决策定下来了。在新疆外经贸集团公司特别是朱董事长的指导、支持下,奎屯分公司很快成立起来。1998年11月进驻奎屯开展铁路吊装、代装、代发业务,与铁路集装箱公司、奎屯运输公司、兵团运输等十几家实力雄厚的企业展开了吊装、代装、代发、储存等业务的激烈的鏖战竞争。到12月底,盈利12万元。

同时,在经营上扩大范围,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社会的需求,还成立了伊犁分公司、顺达公司、旅游贸易公司。

这样,经过1998年一年的努力,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由口岸单一业务,变成报关、商旅等多种业务地域,从一个口岸拓展到两个口岸、多个区域,初步形成了经营新格局,为外运走出低谷打下了基础。加上制度完善,强化管理,当年就减亏一半,第二年扭亏持平。

归真返璞

长椭圆形会议桌周围,坐着一圈青年人、中年人和几位老年人,个个仪表堂堂,西装革履,色调和谐的领带打得非常标准、时髦、端正。他们脚底下铺的是和田织花地毯,坐的椅子和面前的桌子是时下最时兴的红木家具,桌面上摆满了烟糖水果。首座

上坐的是东道主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总经理石君杰，他的分公司的经理们分别相应地陪坐在自己的客户身边。这是 2000 年元旦前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召开的客户联谊座谈会，既是征求意见，又是表示感谢。过去这一说是没有的。以这样的礼遇接待客户们何曾有过！客户们在口岸经商大都十几年了，当然和外运总公司打交道也十几年了。他们对外运总公司太熟悉了。十几年来，别说能进今天坐着的这个外运总公司总经理决策议事的最高殿堂，就是请吊车司机快点装卸或加点班装卸，也得求爷爷告奶奶说许多好话，请司机吃饭，送物或送钱。那时的客户在外运跟前是孙子，外运的职工都是老爷。因为进出口货运、仓储、装卸外运独家经营，没有外运总代理、代办手续，外贸进出口是搞不成的。那时在外运办事，真可谓脸难看、事难办。逢年过节是口岸商人难得的机遇，他们挨着请外运吃饭，请领导请职工，请上的是荣誉，是看得起你，请不上的是晦气，是没人缘，没关系。吃饭不算，还得送礼、送物，送挂历已算不上什么礼品了，哪个办公室丢的不是一捆一捆的。

客户们坐在外运总公司的这个会议室已是第二次了。从石君杰任总经理起，过去那种不正常的颠倒了的现象又重新颠倒了过来，把客户当成了贵客、上帝。这是石君杰让外运总公司起死回生的绝招儿。客户们身处其中，看着诚挚的招待，听着石君杰坦荡、热情的谦辞，心里想着外运总公司观念的转变，万端感慨怎么也控制不住。

吃过苦头的人想甘甜，挨过冻的人想温暖，走过黑夜的人想



日出。深化改革的劲风吹来了，口岸仓储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从此打破了存货过去一统天下的格局，存货有了选择的余地。外运，你不是当老爷吗？拜拜吧。甜蜜、温暖、红日在向外贸商人招手，外贸商人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自此，外运货场，人走了，场空了。占地 15 万平方米，库房、敞棚、货台、硷地坪建设齐全，有各种机械 29 台（辆），年可承担 100 万吨货物交接、仓储、装卸任务，在口岸条件一流的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没事干了；总公司 200 多人，其中聘用人员 100 多人，全是大学生、业务骨干，不得不解聘了。剩下的差不多都是文化不高又不愿干活、不会干活的正式职工。公司到了崩溃的边缘。

“能者上，庸者下，竞争上岗，优化组合，精简调岗”，死水一潭的外运总公司水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大专或本科函授，贵族老爷式的派头没有了，盼客户，想客户，千方百计地请客户。客户请来了，个个殷勤有加。

万象公司副总经理郭洪坤坐着外运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的‘皇冠’卧车到海关、国检办理出口手续，而外运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伏维基则徒步到 1 公里外的集装箱公司办理业务。对此伏维基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外运日子真是太难过了，竞争对手真是太多了、太厉害了。前几天，他到口岸不多时，就得知了仓储、代理单位竞争的信息。外运进出口贸易公司主要业务是仓储和代理，具有同等业务的集装箱公司是外运的劲敌之一。口岸出口煤，按规定出一车煤，仓储、代理单位收 25 元劳务费。外运这样做了，而集装箱公司为了多争取客户，一车只收 20 元。密是

保不住的，外运知道了，也赶紧降至 20 元；当外运降至 20 元时，集装箱公司降到 18 元；紧接着外运降至 18 元，而集装箱公司又降到了 15 元。

出一车煤，劳务费降到 15 元，已在做赔本的生意了。

伏维基经理就是前往协商成立仓储协会，不在价格上竞争，提高服务质量的问题。

服务质量，外运视作走出困境、招揽客户、找回生机的头等大事。客户坐外运的小车办事，外运给客户联系食宿、找办公室等等，付出这样的代价，何曾有过？

节前联谊座谈会开得出乎预料的成功。外运以为：市场经济中的服务是无止境的，不断深化发展的，客户们总会提一些改进的意见。没想到，客户们对现阶段外运的服务是满意的，竟没有提出服务不够的问题。提得多的倒是合理收费问题；仓储单位不要为抢揽客户以降低收费而自相残杀，只要全心服务、合理收费就行。

中肯的意见，显而易见。

这是新形势，新境界。作为外运，又该怎么办呢？石君杰想。

客户们看到了外运的新开拓，新精神。

调 资 风 波

原则是严肃的。原则是律人，而不是治于人。



从公司制定那些规章制度起,石君杰就时刻准备着迎接挑战者。

1999年12月,外运总公司扭亏持平,略有盈利。4年没有调过工资的外运总公司进行调资了,是喜事;一年调三级工资,是特大喜事。但喜事,并非每个人都喜。有喜就有忧。他(她)没有调上工资。为啥?调资有原则。如果不是调资,他(她)也就没有忧。

他来到了石君杰的办公室,连门也没敲就闯了进来,质问石君杰总经理说:“您为什么不给我调工资?”

石君杰抬起头来,微笑着说:“调工资是定了原则的。原则,您看了吗?”

“看了。”

“原则是怎么定的?”

“年出勤10个月。”

“是啊,年出勤10个月,条件定的是宽的。您达到了吗?”

“我不就是缺几个月时间嘛。这么多年没调工资,就不能照顾照顾吗?”

“照顾照顾?”石君杰苦笑了笑,问:“怎么照顾呢?”

然而,石君杰并不等他回答,回顾似地说起了曾经发生的一件件往事。

1997年12月,石君杰上任实施裁减职工,竞争上岗。这一下炸了窝,整个外运闹哄哄起来。

外运总公司突出的特点是裙带关系。1983年外运总公司

重新组建后,在口岸独家经营,效益成倍地往上翻。十几年的时间外运职工的子女除高考走了的外,基本上全在本单位消化就业。还有的相互联姻,逐渐构成了外运庞大的裙带群。精简下岗,叫谁下?动一个牵几个,动几个牵一片。职工之间每家每户都开动了脑筋,竞争上岗。能力强的,宝刀在握,不慌不忙;能力弱的,惶惶不可终日,拉关系,奔走说情。找石君杰的当然不少,但石君杰能松口吗?

中层领导实行一年一聘。聘任的中层领导都和总经理石君杰签了合同,完成任务奖,完不成任务罚。

一位分公司经理没有完成 20 万元的任務,按规定任务 20 万元的 3% 罚了 6 000 元款。进出口仓储贸易公司和飞达商旅公司都完成了任务,都按规定给予了 1 000 元的奖励。

一位分公司经理没了工作,在家待岗半年,工资、生活费一分钱没有。这位经理认认真真的、书面的、口头的,一次次检查,提出了可行的经营办法,才重新安排了工作。

他和她是外运总公司的能人。在公司走下坡路、发不下工资的时候,他和她停薪留职了。殊不知外边的生意并不好做,没赚钱,连本钱几乎都搭进去了。恰在此时,石君杰当了总经理,公司起死回生,燃烧起腾达的旺气,三番五次地要求回来,说破了嘴皮,用尽了办法,石君杰就是不动心。石君杰说:“外运的岗位有限,岗位要留给与公司同甘苦共患难的人。”

“如此等等,照顾得了吗?”石君杰感慨万端地指着靠墙沙发上坐着的几人,加重语气地对他说:“您看看他们,他们和您一



样。”

一个是副总经理的弟媳妇,没有服从总公司的安排,未按时到岗 20 天;一个是退休职工的儿子,请病假 11 天;另一个是下岗后再上岗。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因出勤不足未调上工资而来。

“您缺勤几个月,造成的后果您自己知道。”石君杰恳切地对他说。

后果,他当然不忘。那是半年之前,他在几百公里以外的一个公司当业务员,长期在外,苦熬不住,便请假回家探望,公司批准了,但要求他把正在办的一笔业务处理完后再走。但他为了赶车,业务未处理完就走了,要不是公司发现得早,及时给予补救,将造成好几万元的经济损失。为此,公司叫他下岗,后因检讨得好,又有较好的业务素质,给了他一个改错的机会,又让他上岗了。他缺的几个月,就是这个空档。

石君杰把矛盾推给了他,说:“情况就是这样,您说该不该照顾呢?如果照顾了,公司会怎么样呢?”

此时,他无以对答,惭愧得无地自容。

弥勒佛不见了

列车东南去。

卧铺车厢靠窗的下铺坐着一位穿着朴素长相黑瘦的年轻人,望着窗外晃过的树木、房屋、桥梁、山川、河流,随着车轮有节奏的奔进轻微地晃动着。此时,他收回了目光,好像想起了什么,眯起了眼睛,过窗之物顿时模糊起来,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是新疆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的干部。他这次南下的任务是陪坐在他右边的法院的同志到广州去执行法院的裁决。一想到此,总经理石君杰的声音就浮在了耳畔:“新春同志,虽说此行的任务是陪同,但您的任务是非同寻常的重要,如果找不到南方工贸的人,法院的同志就枉去此行了。”

组织上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南方工贸是军队企业,1993~1995年在霍尔果斯生意做得非常红火,进出口了大量物资。几年中霍尔果斯外运为南方工贸垫资、代支关税、给外国司机代付差费,合计人民币140多万元。在口岸外贸走向低潮的时候,南方工贸立马收兵,撤回南方。在撤回时,曾提议将价值40多万元的日本“三菱”交外运顶账,但当时的外运领导坚持要钱不要物。于是时机失去。军队人员更替很快,转业的转业,调走的调走,信息断了,外运也就把140多万元的欠款搁置一旁了。

欠外运债的岂只是南方工贸一家!欠外运债的还有伊犁州外贸公司140多万元,伊犁地区外贸公司200万元。这是外债。内债更多。

口岸重新恢复开放,全国一哄而上搞外贸。身处口岸以仓储、代理为主要业务的外运总公司也筹集款项组织了一些外贸公司直接搞进出口贸易。顺达公司,外运拨款260万元,银行贷款215万元,计475万元;运达公司,外运给流动资金30万元,借款100万元,银行贷款180万元,计310万元。两个公司合计785万元,搞了几年的外贸,一分钱未拿回来。

内、外债两项1265万元,把外运掏得空空的,又背上了银



行贷款的包袱，这都是 1996 年前遗留下来的欠债，压得外运公司及外运职工喘不过气来。

职工说：“该要账啊！”是啊，欠外运总公司这么多债，该要账啊，为什么不要账呢？

外运总公司没有认真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是为什么？职工们不知道，外边人不知道，直属上级不知道。但人们总感到，外运总公司的上空好像坐了个弥勒佛，左右了外运总公司。弥勒佛的笑声笼罩着外运，一年到头的笑声犹在耳旁，紧箍咒似地让人们头痛得难以自持。

突然，事情来的突然，又在人们的预料之中，1997 年 12 月，弥勒佛不见了，弥勒佛的笑声消失了。

石君杰上任后在抓人员素质提高的同时，抓了清欠工作，成立了清欠领导小组，下设清欠办公室，抽出专人，聘请律师，并亲自挂帅，毅然决然地开展了清欠工作，对内、外欠债进行了认真清理分类，诉诸法律或追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伊犁州外贸公司欠的 140 多万元追回了 40 万元，伊犁地区外贸公司的 200 万元，讨回 208 多公顷地作为偿还，顺达公司 475 万元和运达公司 310 万元正在诉讼之中。南方工贸已经做出了裁决，袁新春陪同法院同志正是去南方执行。

南方工贸地址在什么位置，责任人又在何方？袁新春是第一次去广州，法院的同志对广州也很陌生。这使袁新春心里很不踏实。

夜晚到了广州。广州是灯的海洋。南方工贸找到了，法院封了他们的车和办事处的住址，140 多万元欠债的解决看到了希望。

本固枝荣

领导坐小轿车上下班,如今似已不显特殊。然对于石君杰总经理和职工同坐大轿车上下班,职工却是刮目相看的,向他投去的目光是亲切、是敬佩、是水乳交融。像他这一级的领导,坐大轿车上下班在口岸是绝无仅有的。行政、事业单位过双休日,星期五下午早就走了。他们是企业,一人兼多职,星期六口岸还在过货,等到下午货过完了闭关后才能回家,过的是单休日。在口岸大起大落经济形势的冲击下,石君杰上任了,石君杰给自己定下了廉政措施,上下班不能坐小车,要与职工同坐大轿车,几年如一日,只有工作急需时才坐小车。这么大的口岸,每星期一早晨,他们第一个到口岸上班,每星期六下午,他们是最后一个披着落日或顶着星星离开口岸。今天又是一个周末黄昏,口岸的人已经空空如也。他和他的职工们坐在大轿车上,有说有笑、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回家度周末。

一提周末,职工们就想起石君杰的家。总经理呀,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的法人代表,却住着 60 平方米的房子,比所有职工住的都小、都旧。职工们过意不去,劝他搬进调走的一位干部稍大点的房子。但他想的是他的职工。不仅让职工住好,而且要让职工吃好。他亲自抓食堂,抓伙食。在总公司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天给每人补贴 3.5 元钱,花钱少,伙食好,打游击的人没有了,职工的忧虑没有了,职工们安心工作。职工的岗位分布在各公司,各公司实行的是目标经营责任制。按说各公司的工作



总经理就不要管了,但是石君杰不。他认为:总经理就是要为各公司服务好、指导好、监督好。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各公司签订的经营合同,他都认真看。需自治区、自治州解决的问题,他亲自跑;与驻口岸各单位有关的疑难,他亲自去协调。职工们说:总经理腿勤,嘴勤,没架子,服务保障响当当。

总经理为职工所信服,职工们无不在行动上和总经理一个心眼,为扭亏增盈去苦干,去拼争。

7月24日凌晨4时,业务员管宁在铁道旁查完车皮号,随火车进了换装库。一节车皮里的灯亮着,他过去看了下,发现两个女青年蜷缩着,和衣坐在车皮地上打盹,走近一看,竟是本单位的报关员李淑华和乎西旦。她俩流汗的脸上和汗湿的身上叮满了一层的蚊子和小虫儿。他的心里顿觉隐隐作痛。叫醒她俩不忍心,不叫醒她俩亦不忍心。她俩和他在铁道旁、换装库、报关行连续干了三天三夜了,一天睡不了两个小时的觉。他一个青年男子还勉强熬得住,两个秀气的青年女子怎受得了?但受不了又怎么办?公司正值创业初期,一切都要经受严峻的考验啊。

无情的阿拉山口,夏天热得像火炉,40℃左右的高温烘烤得路是烫的,风是烫的,火车换装库里的气流是烫的。冬天,-40℃左右的高寒把阿拉山口变成了冰的世界,火车换装库冰宫似的奇寒。阿拉山口的风七级以上的一年刮200余天,七级以下的不算风。大风来了,停在露天地上的汽车刮得像醉汉样的摇摇晃晃,人在外边哪站得住。到阿拉山口闯世界的他们经受不了恶劣气候的洗礼还怎么站住脚?

从公路口岸到铁路口岸,对铁路是陌生的。创业初始连个办公室也没有,苦了仅有的两个女报关员。白天在海关大厅上班,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有时一夜来几十个车皮,人员不够,还得加班验货。加班无加班费,风区无风沙费,面临下岗,谁也不会提条件。但稍不慎还会造成滞留。李淑华的教训是深刻的,她自己忘不了,分公司的人也忘不了。那天,哈萨克斯坦的火车来了,李淑华为一家公司报关、验货,火车在换装库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规定的时间,铁路专业用语叫“滞留”,造成滞留是要罚款的,滞留是谁造成的,就罚谁的款。那次滞留是因李淑华对铁路业务不熟悉、工作超负荷造成的,1 000 元的滞留费就罚到李淑华的头上。李淑华口服心服,为损害公司的形象而悔恨不已。公司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人人记取,引以为戒。认识不了铁路,如何走进驾驭铁路的王国?

分公司 8 男 4 女,都是有家室的人。离家 200 多公里,工作在十几级的大风里,出不得门,生活单调,一两个月回家一趟,对孩子特别想,天天盼望着家里的电话,分公司经理殷利泉光顾着工作,拖的时间更长。女青年乎西旦,维吾尔族,丈夫去世了,12 岁的儿子住在婆家,7 岁的女儿住在娘家,3 口人住在三个地方。婆家、娘家生活水平不一,两个孩子吃的饭也不一样,做妈妈的心痛得泪往肚子里流。但是工作起来又真格的叫真,一丝不苟。她所担负的工作,不仅没出现过差错,而且都是高效优质。

中午。

一位圆脸、白净、双眼皮的高个儿青年,穿着浅蓝条白底汗



衫，扎着白布围裙，一个人汗流浹背地在厨房乒乒乓乓忙活了40来分钟，米饭、三菜一汤就做好了。他站在门口一喊：“开饭了！”人就来了。三个，连他共四个。

“饭做得真快、真香。”人们赞叹着。

“不快不香，吃不好，中午休息不好，下午咋干活儿。”他说。

“小沈，你还不是和大家一样干活儿，下了班还做饭？”一心扑在工作上七八个月没回过家的中年人何延林不平地说。

“我最年轻，和大家不一样嘛。”他满有理由地笑着说。

“什么不一样？你不就是个经理吗，你不是肉长的？”何延林白了他一眼，警告似地说：“累垮了就好了。”

小沈叫沈丹骏。他是奎屯分公司经理，但又是炊事员。炊事员是谁安排的？！他自己。

奎屯分公司组建初期，总公司给核定的编制是5人。沈丹骏原是总公司的秘书，任分公司经理后，为节约开支，暂聘了3人，连他4人。他就暂把炊事员兼起来了。平时下了班，几个人来帮忙，也累不着什么。可这天，气温升到30℃，是进入7月以来最热的一天，加之这天活儿又累，下了班他就赶大家去休息，自己一个人做起饭来。他把下属放在心上，没一点经理的架子，下属能不体贴自己心爱的经理嘛。

分公司的经费是太紧张了，最困难的时候账上只有2000元，11月天气冷到-10℃，锅炉维修不了，煤也没拉来。到市区办事，没有工作车，两公里的路打“的士”10元，舍不得，就靠步行。他理解当前的艰难，知道自己该怎么渡过艰难。

下午,30℃的高温燎烤着大地,走出屋子就像走进了火炉。他们顾不上午休,就到车站吊装钢材了。上午吊装了12车发往克拉玛依,下午还要吊装12车发往独山子机械厂。现在正是挣钱的大好时节,他们要紧紧抓住,一天当做两天用。但是干着干着,意外的事出现了,吊车坏了。沈丹骏心里咯噔一下,怔住了。吊车坏了,意味着下午12车吊装任务完不成了。独山子机械厂急着用货,火车上的货吊装不完要罚款,分公司的信誉要受损,刚在竞争中站住的脚跟要松动。沈丹骏急出了一身大汗,毅然决定到奎屯市租用外单位的吊车来完成12车钢材的吊装任务,即使赔本也要稳住脚跟保住信誉。

12车钢材按时吊装完了,沈丹骏没有考虑就登上了汽车,送车队去独山子机械厂。按理说,沈丹骏前去护送是多此一举。因为沈丹骏所在的奎屯分公司的任务是货物中转和代理,沈丹骏负责把货吊装上车就完成了任务。但是沈丹骏对问题想得细、想得深、想得远,想到了更深层、纵深的服务。他把货物送到厂家,履行核重、核数、对账、信息返回的义务,为买主、为卖主、为铁路三方免去了许多麻烦。奎屯分公司的信誉就是这样取得的,奎屯分公司的阵地就是这样用信誉铺筑的。

沈丹骏的奎屯分公司渐渐忙活起来了,跑来洽谈货物中转、货物代理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分公司的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一位不知名的同乡青年慕名来找沈丹骏,声称他在托里县开采大理石,每年向内地发石材任务很重,请求沈丹骏帮助代理中转。说起大理石,这位同乡青年很风趣,侃侃而谈。他说托里出的大理石叫“新疆红”,云南出的大理石叫“中国红”,印度出的



大理石是世界最好的,叫‘印度红’。沈丹骏听得很有兴致,心里乐开了花,这是飞来的金凤凰,还有不应承之理?

金凤凰使奎屯分公司取得了好成绩。寥寥数人,1998 年半年完成 15 万元;1999 年完成 50 万元,完成规定利润的 103%。

奎屯市的夜晚是美丽的,尤其是各大宾馆、娱乐场所门前霓虹灯的闪烁,更增添了这座城市的迷人。

一辆‘奥迪’卧车开进了这座城市。卧车奔驰了 400 多公里,车上的人尽管年轻,还是略显疲劳。

他们浏览了一圈奎屯市迷人的夜景,车子开进了奎屯分公司的工作现场。那里有简陋的住处。

来人是新疆外经贸集团公司派到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任职的副总经理徐东海。他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能人,他不以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是个‘烂摊子’为难,他不以霍尔果斯外运总公司发不下工资为苦。他胸怀坦荡努力工作,坐着前任总经理在外贸辉煌时购下的小车,在 108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四个工作点常年奔波解决问题,为总公司的扭亏为盈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可在自己的问题上,时时处处为公司着想,不枉花公司一分钱。挂职两年多中出差从没住过高档宾馆,到了分公司的驻地,常常是和职工住在一起,实在没处住,也只是住进招待所。

石君杰带出了一个能拼善战的坚强集体。对于这个集体,有什么样的谷壑,有什么样的险峻的峰巅冲不出、攀不上去呢?

写于 2000 年 3 月)